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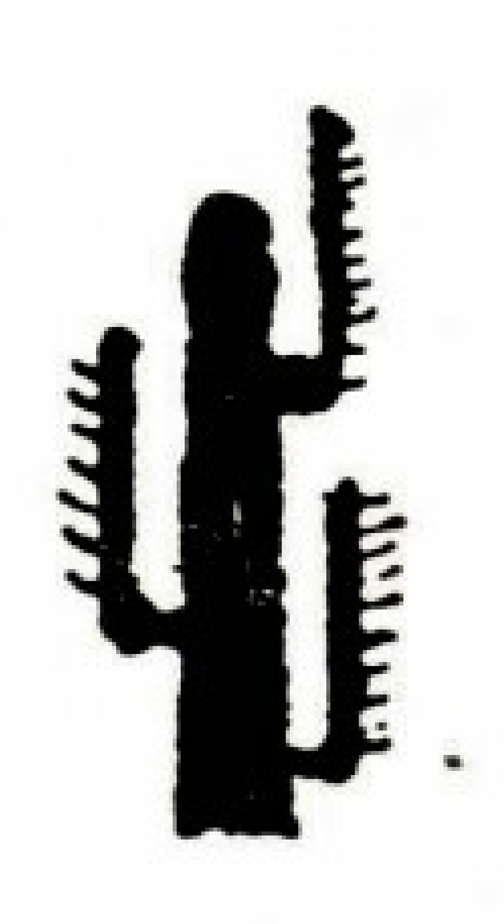
默默的招供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巴西〕若苏埃·蒙特罗著
喻慧娟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默默的招供

〔巴西〕若苏埃·蒙特罗著　喻慧娟译

（滇）新登字 01 号

Josue Montello

O Silencio da Confissao

根据巴西新边界出版社 1980 年第 1 版译出

装帧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默　默　的　招　供
〔巴西〕若苏埃·蒙特罗著
喻慧娟　译
责任编辑　瞿洪斌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四川省温江人民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210000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1—6500
ISBN 7-222-01082-3/I·275　　定价：9.8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云南人民出版社

腐朽灵魂的供状（代序）

一、若苏埃·蒙特罗的生平与文学创作道路

若苏埃·蒙特罗生于1917年8月21日。小学是在他的出生地巴西的马拉尼翁州的圣路易斯市度过的。中学则毕业于巴拉州的柏林市。1936年去里约热内卢上大学，攻读教育专业。以后获得马拉尼翁州联邦大学荣誉博士。大学毕业以后，在巴西教育部担任过商业教育司副司长、进修部专员。1944年，参与国立图书馆的技术与管理结构改革。1945年后，在国立图书馆工作，先后担任文学教师、教务协调员、教务处主任、馆长。1946年，参与马拉尼翁州的初级与中专教育改革。1956至1957年，曾任总统府民事办公室副主任。1960年，组建共和国博物馆。以后，曾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尔克斯大学任巴西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大学任巴西文学教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大学任巴西历史及文学客座教授。1967年至1968年，组建并担任联邦文化委员会主席。1969至1970年，担任巴西驻法国使馆文化参赞。1970年后，担任马拉尼翁州联邦大学校长。1973年，组建马拉尼翁州历史与艺术博物馆；改组马拉尼翁联邦大学校务委员会。1985至1989年，担任巴西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

从1941年起，若苏埃·蒙特罗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长篇小说《关闭的窗口》；次年，发表文学论文《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944年，出版了《文学生活史话》。这三项成果使他获得了1945年由巴西文学院颁发的“希尔维奥·罗迈罗”文学奖。1947年，剧作《人们正需要天使》获得巴西文学院颁发的“阿尔杜尔·阿塞维多”戏剧奖。1948年，长篇小说《死星之光》问世；1952年，长篇小说《镜子迷宫》问世。这两部作品获得1953年巴西文学院颁发的“戈埃里奥·乃托”小说奖。1959年，发表长篇小说《第十夜》；同年，获得里约热内卢市政府颁发的“巴乌拉·布里多”小说奖。1965年，长篇小说《天堂的阶梯》问世；同年，获得巴西作家协会颁发的“费尔南多·奇纳科里亚”小说奖。1967年，该书又获得巴西笔会颁发的“路易萨·科劳乌迪奥·德·苏萨”小说奖。1971年，长篇小说《神圣的码头》问世；同年，获得巴西作家协会颁发的“当年才子”奖。1972年，又获巴西文化基金会小说奖。1975年，长篇小说《圣路易斯的鼓声》问世；1978年，长篇小说《阿尔坎达拉之夜》问世。这两部作品获得圣保罗州艺术评论联合会颁发的创作奖。1979年，长篇小说《沙砾王冠》出版；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图书研究会小说奖。1980至1991年期间，共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即：《默默的招供》（1980）、《流放者广场》（1981年）、《赞美上帝》（1982年）、《天然宝石》（1983年）、《沉默的回廊》（1984年）、《午夜时光》（1985年）、《鸟群醒来之前》（1987年）、《最后一位客人》（1989年）、《屋檐下的香客》（1989年）、《空房》（1990年）、《墙上的黑影》（1991年）。此外，还创作了中篇小说七部，剧作八部，儿童文学作品八部，历史专著五部。

若苏埃·蒙特罗经过了八、九年的准备时期才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不幸染上了肺结核，于是只好休

学养病。孤独、寂寞地整天躺在床上，他感到烦闷不已。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一本《堂吉珂德》，从此产生了对文学作品的浓厚兴趣。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阅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回到学校以后，他萌发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但是，这个想法受到父亲的批评。对此，他回答说，要么当诗人，要么当画家，就是不想当商人。父亲只好随他而去。起初，他写了一些抒情诗。文学老师看了以后说他“缺乏诗人的灵气”，劝他改写小说或散文。他试着构思一部中篇小说并且也想好了题目，但是写了一半就作废了，因为语言准备不足。直到1941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方才问世，这部题为《关闭的窗口》的小说，描写的是作者家乡的风土人情，它与另外两部小说（《多余的人》和《光明的城市》）构成乡土小说三部曲。书中的舞台都是圣路易斯市，既描写了市内的资产阶级生活，也描写了郊区贫苦农民的悲惨处境。作者在回忆这段时间的创作时认为“自然主义的老传统对我影响很大。尽管这部作品明显是不成熟的，但它却标志着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当然，在《关闭的窗口》之后，我得另辟蹊径。不过，我家乡的风土人情一致是我灵感的源泉并且是后来作品的常在因素。”文学评论界的看法是：作者有才气，善于描写外部世界，善于捕捉细节，文字也很优美；但从整体上看，却还不够成熟。《死星之光》（1948）的问世标志着若苏埃·蒙特罗在文学道路上的一大转变。这是一部描写心理与哲理的小说，试图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探寻时间的奥秘；但是他并没有陷入复杂心态的迷宫里，因为“我曾真正体验过书中人物的身心痛苦”。文学评论界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是“心理小说的杰作”，“开始了巴西文学的新题材”。但是，作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时詹姆斯·乔依斯、福克纳、吴尔芙等人的作品早已引入巴西。就是巴西文坛本身也早在1940年前后出现了格拉西里亚诺·拉莫斯、若塞·林斯·

多雷戈、若热·亚马多、若塞·阿美里戈·德·阿尔梅依达等新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他们也都运用了类似的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赶上了外国小说的新潮流。如果我要以成名为目的，那么模仿其中某位作家并非难事。可是这恰恰与我的追求相悖逆，因为我的目标是：那怕我才疏学浅，也要写出具有我自己个性的作品来，要让作品符合我的感受和态度。”“因此，尽管有许多人赞扬这部作品，我却觉得它距离我心中的理想还十分遥远。”

1952年，长篇小说《镜子迷宫》问世；1953年，获得巴西文学院颁发的“戈埃里奥·乃托”小说奖。这部心理小说是若苏埃·蒙特罗进入创作成熟期的过渡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已经摆脱了自然主义的繁琐文风，努力追求朴实无华的风格，但是他认为新旧风格是可以调和在一起的。小说出版后，评论界和读书界都给予好评。文学评论家帕尔德玛尔·卡瓦尔甘迪写道：“如果今年不再出现这样有分量的作品，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感到满意了，因为1952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部第一流的小说。”作者本人则认为：“作为艺术追求，它并不是我理想的小说。”1955年6月4日，巴西文学院授予若苏埃·蒙特罗院士资格。这是对他前一阶段的文学创作、评论与研究的最好奖励和小结。1959年，长篇小说《第十夜》完成，仍然以圣路易斯市的家乡生活为主题，主要叙述一个名叫阿贝拉尔多的少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母亲裸体时所产生的复杂心态和一个名叫巴依瓦的医生对女儿过分溺爱所产生的变态心理。故事情节并无奇特之处，但是作者叙事的方法却是绝妙的：把复杂的心理活动与美丽的家乡风光交融在一起。文学评论家穆希奥·雷欧写道：“读者可以看到，在这部作品里，既有复杂的心理活动，也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圣路易斯市的美丽风光），可以说是情景并茂。它是目前巴西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1965年，长篇小说《天堂的阶梯》问世，主要叙述巴西天主教与新基督教之间的信仰冲突，故事的背景仍然是圣路易斯市。从谋篇布局上看，作者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他在回忆自己的文学生涯时是这样提及这部小说的："我记得故事的开头是在驱车登山时想出来的。我把轿车停在路旁，就在报纸的空白处开始起草。当天夜里就拉出了整个情节线索。"作品出版后获得两项小说奖。在报刊、杂志上有一百多篇文章评论这部小说。其中有分量的文章是评论家特厘里斯道·德·阿特亚泰写的，他说："这不仅是一部反对宗教狂热的作品，而且也是反映巴西文化气氛的杰作。显而易见，这几年若苏埃·蒙特罗在利马、马德里、里斯本、巴黎的文化、外交活动使他认识到巴西文化在世界上的位置，并且进而认识到我们文化不发达的症结。这一认识在《天堂的阶梯》里有着充分的反映。"1971年，长篇小说《神圣的码头》问世，叙述一个名叫塞威里诺的老船夫驾驶小木船出海与死神搏斗的故事。创作手法是传统叙事法与倒叙法的结合。整个作品的结构"堪称晶莹剔透"，因为组成这一结构的三个部分（叙事，写景，议论）互相配合，浑然一体。小说发表后，获得两项文学奖。但是作者仍感到不满意，很想再写一部反映黑人生活的作品。此后，经过三年的努力，1974年12月24日若苏埃·蒙特罗写完了长篇历史小说《圣路易斯的鼓声》。作品描写了1888年巴西奴隶制崩溃的经过。实际上，小说中的时间范围很小：夜里10点到次日上午9点。但是，书中包括的人物多达400余人，上至总督、将军、主教、法官、作家、记者、律师、医生，下至平民百姓、妓女、流浪汉、乞丐……。作者试图通过反映废奴运动的经过来揭示黑人的民族精神："我必须承认，在我深入了解奴隶制的问题以后，我不仅知道了黑人奴隶的痛苦历史和悲惨处境，也认识了他们那伟大的民族精神。"作者还承认："这部作品中大量地

融注了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从创作角度说，作者认为，在此之前的写作仅仅是实习阶段，“漫长的实习生活使我解决了叙述技巧问题。如果没有这一实习阶段，我就没有能力塑造如此众多的人物，更没有能力驾驭构成这部作品的漫长时间与空间”。因此，《圣路易斯的鼓声》是若苏埃·蒙特罗的代表作，它集中反映了这位作家的创作才能。巴西文学评论界也认为这部小说是“描写巴西奴隶题材的伟大作品之一。”1978年以后，由于身兼多项公职，若苏埃·蒙特罗几次想罢手不再写作，但是创作冲动依然十分强烈，真是欲罢不能，只好“在海里挣扎”。1978至1991年间，他又创作了十三部长篇小说，写下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为巴西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若苏埃·蒙特罗的文学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主张文学应植根于本乡本土。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家乡为题材的，因为他个人的生活体验主要来源于家乡，而“个人的生活体验可以更强烈地反映出社会变化的进程”。家乡的风土人情既是他写作的舞台，更是为他提供创作素材的丰富源泉。

2、写作态度要真诚。“在我写的书中从未忘记要忠于我真诚的性格。”做人要真诚，写作也要真诚。做伪证是犯罪，写伪文也是犯罪。若苏埃·蒙特罗就是本着这种态度“当一名时代的见证人”。

3、要尊重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文学大师给我们的教诲之一就是不要模仿他们，不要追随他们，而要另辟蹊径。这就需要对社会生活进行独立思考，做出独立判断。“在写作这个行当里，我们所做的一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持之以恒地独立思考和独立创作。”

4、文学作品是人与人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之一，因此写作者应该时时想到读者。“小说哪怕发展到高级艺术品的程

度，它也不应当脱离群众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如果小说家对这一趣味有所超前，那么就需要花好多时间把这一超前行动变成群众所能接受的东西。”

5、主张传统与创新应该统一。传统之所以不会过时是因为它有合理存在的因素，一旦这些因素被破坏，传统也随之动摇，革新为之成立，“昨天的异端也就会变成今天的正统”。因此，“只要把变革所带来的有效成分纳入传统之中，革新与传统是可以达到理想的统一的”。

对于这些主张，若苏埃·蒙特罗是身体力行的，这从下面我们对《默默的招供》分析中可以进一步得到印证。

二、关于《默默的招供》

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是相当曲折、复杂的，但是中心线索是围绕着贝尼希奥之死展开的。贝尼希奥是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商会会长、几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圣保罗州和里约州长的好朋友，他经常出入总统府，与内阁的部长们过从甚密。在1961至1964年政局动荡的时期，他的反改革立场是十分坚定的，面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甚至准备以自杀相对抗。1964年3月31日布朗库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古拉特代总统的民主政府。贝尼希奥立刻表示拥护布朗库军政权。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代表巴西大资产阶级的人物。因此，在他死后，有位警官透露说：“人们都推测贝尼希奥博士死于政治原因，与3月31日革命有关。”但是，从贝尼希奥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娅·奥古斯达弥留之际的招供中，人们方才知道贝尼希奥不是自杀。那么，究竟是谁杀死了贝尼希奥呢？这就是贯穿全书的悬念。围绕着这个悬念，作者把贝尼希奥与三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一一道来。第一个女人就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即贝尼希奥的合法妻子。此人出身豪门世家，极富有，不仅在巴西拥有房地产，而且在瑞士也有大量存款。她的第一个丈夫乘船从欧洲

归国途中在海上遇难身亡。本来她已经适应了寡居的生活，但是经不住年轻、漂亮、精明能干的贝尼希奥的追求，终于和这个刚刚毕业于化学专科学校的学生结了婚。婚后，夫妻二人感到各个方面都不和谐；不久，她便发现丈夫“在外边偷香窃玉”，但是她容忍下来，因为“当她看到精明强干、赋有创造性的丈夫站在新建的公司门口，把一项心愿变成现实，并且计划进一步建立分店和代理商以销售他生产的日用品，尤其是那些效果独特的餐具和灶具洗涤剂和被卫生部门确认有特效的杀鼠药，她深深为丈夫感到自豪。”她重视财富的积累，更重视“名节”。她对丈夫直言不讳地说：“要我同意离婚？是吗？别胡思乱想啦！贝尼希奥。你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好了。你知道，我只要求你装装门面。我不是像你这种性欲很强的男人所需要的女人。可是在神甫和法律面前，我是你的妻子。这一点我永远也不会让步的！……”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像一层薄薄的面纱，只能勉强维系着二人的关系，当然拦不住雄心勃勃的贝尼希奥去另觅新欢。于是，第二个女人出现了。她名叫玛达莱娜，即本书最重要的主人公。第一章就是以她的名字为题的。这个女人的命运十分悲惨，她因患肺结核而被迫住院，遭到婆母和丈夫的嫌弃；后来，与贝尼希奥相识、相爱，进而同居，就更受到亲朋的指责和冷落。她在第一章第一节的一开篇就说：“上帝可以作证，我活了这些年，仅仅是为了贝尼希奥和这个家。只有我心里清楚，为了能够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在贝尼希奥被杀以后，她主动承担了杀人的罪名，并且为此蹲了八年监牢。她为什么要这样忍辱负重呢？这就要回顾一下她与贝尼希奥的关系史了。在她结识贝尼希奥之前是有丈夫、儿子和家庭的。但是，在他患病住院之后，婆婆和丈夫都嫌弃她；就是在她痊愈之后，婆婆也对她采取了一系列隔离措施：不许她抱儿子，不

许她上餐桌，不许她与仆人接触，当然更不许她与丈夫同房了。而且，这些措施是要长期实行的。她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自然无法忍受这种监禁生活，终于愤然出走了。就在此时，贝尼希奥向她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她真是从心底里感激这位“天使”，当然也就献出了贝尼希奥所要求的一切。她对他的爱发展得迅速、纯洁而热烈。因此，当她从匿名电话中得知贝尼希奥另有新欢的时候，她痛苦至极，真想跳楼自杀：“她盯着镜子里被绝望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女人，脑海中又一次闪过在夜里不断出现过的念头：只消再往前走上几步，从中间的窗口往下一跳，全部痛苦顷刻间就会烟消云散了。”她没有跳楼，因为楼下有几个儿童在玩耍，她怕自己的鲜血和尸体吓坏了孩子们。她只好另找机会。但是，贝尼希奥向她摊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不能和你生活在一起了，玛达莱娜。我已经答应弗拉维娅，今天要搬到她那里去住。”这时，她心中的怒火像岩浆般地喷发出来：“别碰我！我讨厌你，贝尼希奥。我恶心。见了你就恶心。我恨你，只想离开你！你给我走开！我要像轰狗一样把你轰走。我不想再看见你了。不想，绝对不想！你太卑鄙了。今天我才认识你。才看清了你的懦弱，才看清了你可怜虫的面目。你给我出去！”但是，在贝尼希奥死后，她又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罪。她在监狱中老老实实地服刑，心甘情愿地忍受各种羞辱，因为她要赎罪，要接受上帝的惩罚，服从上帝的旨意。宿命论是她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她必然要把自己的痛苦交给上帝去解决，其终极目的是要净化自己的灵魂。但是，她能做到吗？书中没有答案。第三个女人的名字叫弗拉维娅，她是贝尼希奥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娅·奥古斯达的妹妹卡希尔达的女儿，也就是说，贝尼希奥是这个姑娘的姨夫。他对弗拉维娅的追求，仅仅是因为后者年轻、美丽。在政见上，他是站在保守势力一边的；她则支持民主改革力

量。实际上，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带有交易色彩：他要她的美色；她要他的金钱。卡希尔达对女儿的一席话就道出了这种关系的实质："弗拉维娅，你可要紧紧抓住这个贝尼希奥，要用牙齿和指甲抓住他，千万别让他跑了！这可是一座挖不完的金矿啊！我的好女儿，你可交上红运了。"起初，弗拉维娅对母亲这番话并不以为然，因为她对贝尼希奥的确有好感。但是，熟谙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卡希尔达却十分明了贝尼希奥之流反复无常、喜新厌旧、自私自利的本性。她说："如果说贝尼希奥可以把你列为遗产继承人，别忘了：他也可以回到公证处，不费吹灰之力重新立个遗嘱，把你一笔勾销。你听我说：夫妻生活是一场战争，每天晚上丈夫和妻子都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签署停战协议。在贝尼希奥正式睡到你身旁之前，你千万不能放松。像他这样的男人，你是打着灯笼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的。你必须步步紧逼，迫使他离开那个女人。只要贝尼希奥不是白天黑夜都属于你，你就处在危险之中。……"这哪里是母亲在指导女儿的家庭生活，简直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将军在部署一场大战。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弗拉维娅怀上了贝尼希奥的孩子，却死于难产之中；卡希尔达则在旅游途中暴病身亡。全书以玛丽娅·奥古斯达在病中交出杀人供状宣告结束。

这部作品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意图吧。1985年2月他在《一个小说家的自供状》中写道："1979年当我开始写《默默的招供》时，我的腹稿是写一部侦探小说。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构思来安排情节的。但是，不久我就发现叙事线索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这类小说的常规。由于故事的本身是以里约热内卢1964年社会动乱为背景的，我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时期的喜怒哀乐，使小说忠于我所了解和目睹的事实，从而成为巴西这一

动荡时期的见证。”于是，作者便把一部侦探小说扩展成为社会言情小说。

《默默的招供》描绘了一个上自总统、内阁部长、富豪，下至流氓、罪犯的黑暗世界。作品刻画了贝尼希奥这个兼有巨贾富商和反动政客双重身份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中心，通过他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敌视态度及其糜烂的家庭生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腐朽，特别是上层社会的精神危机和道德沦丧，因而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

贝尼希奥原是个化学专科毕业的学生。他善于夤缘钻营，投机取巧，巴结权贵，聚敛钱财，终成巨富；在男女关系上，他喜新厌旧，荒淫好色，挥霍无度，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他之所以能够横行霸道，是因为他在反动政府里有靠山；他当然希望反动统治能够长治久安。因此，当爱国民主力量兴起时，他恼怒不安，狂叫：“要是以为我会举手投降，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可以应付一切，就是不能受凌辱。我说过了：我可以自杀，宁愿去死！”他对任何社会改革都抱着敌视态度：“你看看现在成什么样子啦！罢工接连不断，抢劫层出不穷。政府一个接一个地颁布愚蠢的改革措施，什么分土地啦，什么限制外资啦，可是物价还是在飞涨，谁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他心里很明白：由于政治腐败，贫富悬殊的加剧，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群众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民主力量动摇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根基，他从内心里感到恐慌。

为了反映下层百姓的困苦生活，作者以相当的笔墨描绘了监狱里的悲惨场面：强制劳动、互相斗殴、精神折磨等等。可是有个女犯人竟然这样认为：“说句实话，我在这监狱里比在外面舒心得多，好得没法比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我有房子住，有东西吃，还有可以聊天的朋友。外面我有什么呀？”所以她决定：“等刑期满了以后，我得设法让他们再判一次，

让我回到这里来。”如此留恋监狱生活，这充分说明她在外面的处境已经艰难到她无法忍耐的程度了。一方面是穷苦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另一方面则是贝尼希奥们花天酒地的生活；两厢对照便可了解阶级矛盾尖锐的原因了。因此，这里特别有必要提及群众给下台总统儒塞利诺送行的场面。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在任总统期间（1956—1961）十分重视发展民族经济，尤其是在能源、交通、食品和内地开发等方面；是他提议并决定建设新首都巴西利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表明这些建设的成效越来越显著。但是，当时顽固的保守势力却极力反对。1964年布朗库将军发动军事政变以后，下令剥夺儒塞利诺的政治权利并将其驱逐出境。这就是小说中为他送行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场面与贝尼希奥之死并无直接联系；但是，此事由卡希尔达和弗拉维娅耳闻目睹就指明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因为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来看，卡希尔达母女当属小资产阶级，固然他们也在做发财的梦，但终归处于受压迫的位置上，所以她们渴望着社会变革并相信历史将证明改革是正确的。这里不妨将有关镜头照录如下：

卡希尔达慷慨激昂地说：“弗拉维娅，跟我来！儒塞利诺要被流放啦！我是刚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将来，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人们讲讲今天发生的一切了。我是说等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可以说：大家听着，儒塞利诺被流放的时候我也去给他送行了。我们不怕警察，不怕挨枪子儿。走吧！以后我跟贝尼希奥讲清楚。像今天这样的事，谁也不肯失去机会的。”

她们钻出汽车，机场前是一片激动人心的场面。人们不顾候机大厅四周的警察满脸怒气、持枪威吓，聚集在宽阔的大街上，一时阻碍了交通。随后，气愤的人群越来越密集；接着便冲进了大厅、走廊和洗手间。他们大都是普通老百姓。男人们

穿着汗衫；女人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连衣裙。还有许多人穿着凉鞋，或干脆光着脚。……嘈杂声越来越大，仿佛轰鸣的海浪在探照灯强烈的光柱下扑向机场跑道。一个满头金发的便衣举起手枪，声嘶力竭地不让人们喊叫；而群众却像火山爆发时顺着山口溢出的岩浆向四处延伸，把隔离桩挤得七扭八歪。……人群还在不断膨胀，不断涌流；他们推开士兵，推开警察，推开搬运工人，推开箱子、行李、手推车提包……，向前涌去。……消瘦的儒塞利诺仍然竭力站稳脚跟，面带笑容，不停地向大家招手。这时，人群唱起了国歌，并且声音越来越大；他激动得流泪了。……卡希尔达哭着，唱着，疯狂地挥舞着拳头。……

显而易见，作者对这个场面的描写正是在贯彻“使作品成为巴西这一动荡时期的见证”的创作意图。为达此目的，他还十分注意捕捉那个时期的社会情绪，即把不同阶层的具体人物的个人情绪对准同一个社会问题，比如：面对着民主改革，贝尼希奥反对，弗拉维娅拥护，玛丽娅·奥古斯达不关心，玛达莱娜中立，司机、仆人们支持。这样就构成了一幅清晰的社会心态位置图。

在创作技巧方面，善于结构故事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全书分为九章，每章中又有若干节；章节的分法以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为准，而不是像传统小说那样按照事件发生的开头、高潮和结尾来安排。比如：第一章的题目是《玛达莱娜》，里面又分五节，主要叙述玛达莱娜因贝尼希奥另有新欢（弗拉维娅）而发生争吵并导致贝尼希奥死亡的故事；第二章的题目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其中又分六节，主要叙述贝尼希奥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娅·奥古斯达为什么在婚后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又甘心忍受以及弗拉维娅如何出现在玛丽娅家中和认识贝尼希奥的经过；第三章的题目是《弗拉维娅》，里面又分四

节，主要叙述弗拉维娅与贝尼希奥的暧昧关系：贝尼希奥占有前者的美色；弗拉维娅则利用后者的金钱和势力摆脱贫困和政治迫害。这一章里，妙语惊人之处颇多，把贝尼希奥的丑恶灵魂暴露得淋漓尽致。比如：弗拉维娅是这样嘲笑贝尼希奥的："我现在倒想看看我姨妈（即玛丽娅·奥古斯达）一旦知道你和我在饭店里开房间会是一副什么面孔。你，贝尼希奥，社会秩序的捍卫者，资产阶级的栋梁，资本家中的台柱，竟然干出这种事来！"第四章的题目是《长夜漫漫》，分为四节；主要叙述贝尼希奥之死在三个女人身上的反应：玛达莱娜感到十分悲痛和自责；玛丽娅·奥古斯达则很冷漠；弗拉维娅仅仅是难过。在社会上，政界、商界、舆论界和警察局对贝尼希奥的死因众说纷纭：政治谋杀、情杀、自杀等等推测形成了扑朔迷离的悬念。第五章题为《招供》，仅分为三节，主要叙述玛达莱娜承担杀人罪责的经过以及此事公布与众之后弗拉维娅的反应。第六章题为《上帝的羔羊》，分为五节，主要叙述玛达莱娜的狱中生活。第七章题为《归来》，分为三节，主要叙述弗拉维娅难产而死的经过。第八章题为《审判》，只有两节，叙述玛达莱娜在法庭上的表现以及她所受到的羞辱。第九章题为《重逢》，也只有两节，叙述玛达莱娜假释回家的经过和她与弥留之际的玛丽娅·奥古斯达的会面。到了全书的结尾，作者方才讲出贝尼希奥之死的真相。这种谋篇布局的好处是：一、可以突出塑造人物形象。二、可以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三、由于事件发生的客观时间顺序与作者叙述的主观时间是错落、颠倒的，读者就必须不断地对作者叙述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了"再创作"活动。四、作者有意把悬念留到全书的结尾，因而刺激了读者的好奇心：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五、在每章中，除去以主要人物为核心之外，作者有意安排了一些"题外的话"，比如：僞塞利诺总统的出走，布朗库将军

的政变，女犯人的悲惨生活等等，这些看似闲话的笔墨，实际上是在烘托中心事件发展的气氛，从而使读者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进而认识到主人公们的思想意识与言行表现都不是孤立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在玛达莱娜身上，作者宣扬了宿命论的思想。这个女人把一切不幸都归于“天意”、“上帝的安排”，因此只能逆来顺受，只能忍耐，只能自责和忏悔；作者把这种世界观是用褒奖的口气加以宣扬的，作为唯物主义者当然是不能同意的。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贫穷和愚昧，作者仅仅抱着怜悯的态度；对于社会动乱（如群众罢工，游行以抗议独裁统治），作者不去分析动乱的根源（阶级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反而时时对群众运动颇有微词。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思想局限性造成的。但是，由于这部作品的主攻方向是对准大资产阶级中的顽固派的，特别是揭露了他们那虚伪的假面目，暴露了他们那自私自利的本性，所以对于这一认识价值又应给于充分的肯定。

赵德明

1992年2月于北大燕东园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若苏埃·蒙特罗　　　　高　莽　画

译者简介

喻慧娟，女，1946年生于江苏海门，197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员。翻译出版过巴西长篇小说《石人圈》，合译出版过中篇小说《蒂埃特河上的假日》，另外还翻译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玛达莱娜

1

长夜漫漫，难以入眠。她时而在起居室和卧室之间徘徊，时而坐在靠窗的沙发椅上，或者躺在凌乱的床上。口中苦涩，双眼酸胀，太阳穴隐隐作疼。连她本人也不明白究竟感到了什么。突然之间，头脑中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仅存的是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天。走出浴室，经过卧室的穿衣镜时，她甚至连头发也没有梳理一下，只是发现还穿着昨天的连衣裙。

到餐厅与贝尼希奥共进最后一次早餐之前，她坐在床沿上，脊背微微弯曲，双手搭在胸前，眼睛呆呆地望着空中。此刻，她感到生命正在坍塌。没有丈夫，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尽管她尽力克制，但仍然浑身颤抖。这难道是她的过错吗？不，不可能。或许确实是她错了，只是没有意识到罢了。

她双手交叉：

“上帝可以作证，我活了这些年，仅仅是为了贝尼希奥和这个家。只有我心里清楚，为了和另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在那个年代，这类事还被看作是丑闻而受到许多人的责难。”

她听着贝尼希奥在隔壁书房里的脚步声，猜想他已穿上衬衣，打好领带，梳过头发，刮完胡须，只消穿上外衣，就要坐到餐桌前头来了。这一夜，他肯定还是像以往一样度过的，还是躺在那张沙发上，一直睡到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漾进屋里。现在，也许他正在把剃须刀、牙膏、牙刷和头油，放进已经装着衬衣、拖鞋和药瓶的手提箱里吧。

玛达莱娜右臂撑在床头，继续倾听隔壁的动静，又开始伤心落泪。梳妆台的镜子里映出她的身影，泪珠从眼眶中沁出来，慢慢地滚过面颊，挂在腮边，仿佛在犹豫，不肯轻易掉下去。她竭力稳定住情绪，起身走到镜子前头，把眼泪擦干。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的煎熬，她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绷得紧紧的脸颊显得苍白，青黑的眼睑如同眉笔画过的一样，竖在双眉间的两条皱纹格外突出。尽管正经受着痛楚的折磨，但她那刚毅的神情仍然与突出的颧骨和绷紧的下颏显得和谐；尽管头发蓬乱，但她并不由于一连几小时的内心争斗而表情颓唐，而只是平添了几分恰如其分的倦意，这又反而使她和挂在客厅里的那幅奥斯瓦尔多·特依谢依拉十多年前为她作的画像更加相似。

晨曦透过朝着山丘的三扇窗户的窗帘钻进屋里，使房间显得宽敞了许多——尽管整整一个不宁静的长夜之后它变得杂乱无章：床头柜上那盏羊皮纸罩台灯放着微弱的光亮，几件衣服搭在椅背上，一双鞋横在床前，两本杂志、一份晚报躺在地上，两张撕得粉碎的彩色照片，还有揉皱了的信纸、明信片、婚礼请帖，以及法国大使馆为新任公使衔参赞举行招待会的请

来，扔在椅子和梳妆台中间的纸篓里。

玛达莱娜想赶在贝尼希奥前面走到餐厅。她离开梳妆台，看了一眼台灯，顾不上把它关熄便匆匆朝门口走去。她抓住门上的水晶把手，侧耳静听，没有听到任何脚步声。莫非他已经离开了书房？

餐厅空空荡荡，好歹有五彩玻璃窗稍稍冲淡了冷峻的气氛增加了几许欢快的色调。银制乡姑雕像放在铺着亚麻绣花台布的餐桌中央，似乎在对着它周围的阳光微笑。两扇窗户之间的立地钟刚刚敲过八下，似乎每当长针挪动一步，它也露出一次笑容。

餐桌已经准备停当，茶具放在英式银碟上，它们似乎对这对夫妻间的争执一无所知：两只瓷茶杯分别放在玻璃窗前的餐桌两头，正在等待着主人的到来；两张大椅子已经挪开，餐巾也放在了餐具旁边。

玛达莱娜迎面碰上了仿佛从窗帘后头钻出来的女佣人。女佣人张口问道：

“夫人，我可以上早点了吗？”

女佣人又高又瘦，微微斜视的眼眼里透出爱拨弄是非的神情，拢到脑后的头发披在白色的罩裙上。

玛达莱娜摆摆手，说等一等。她感到女佣那双眼睛正窥视着自己的黑眼圈。

女佣看着她，继续说：

“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原以为贝尼希奥博士会起得很早，所以烤好了面包。可他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只好又烤了一块。”

玛达莱娜垂下眼皮，几乎闭上了眼睛，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几次想解雇儒蒂特，免得再看到她那双斜视的眼睛和染得红红的指甲。现在她又一次下了决心：等眼前的事情处理完毕，就和她结算帐目，打发她回家。再也不能忍受她这种鬼鬼

祟祟的行为和缺乏教养的好奇心。玛达莱娜总是感到儒蒂特时时不离左右，要么躲在门帘后面窃听，要么用眼睛在搜寻着什么。没有哪个抽屉、没有哪扇门她打不开的。她仿佛有一把万能钥匙，连保险箱也不在话下。她胆大心细，手指灵巧，从来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只有当锁子实在难开，或者外面有什么响动，她才会神色慌张地抱着鸡毛掸子、低着头离开屋子。

玛达莱娜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盯着女佣，目光越来越严厉，等待她自己走出去。儒蒂特终于胆怯了，蹑手蹑脚地离开了餐厅，脚步轻得连踩在地毯上的响声都难以听见。

玛达莱娜的目光中仍然充满敌意。她双手搭在贝尼希奥平常坐的椅背上，期望以此来缓和一下自己绝望的心情。她不能善罢甘休，这是关系到命运的一番较量。六月份刚过完四十二岁生日的她，头发开始花白，不得不常常光顾美发厅，再也来不及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也不想再开始新的生活，绝对不想。十五年来，她一直忠心耿耿地为贝尼希奥而生活。现在，她不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认输。

痛苦再次涌上心头，眼泪重新夺眶而出。玛达莱娜走到隔壁小客厅，瘫坐在沙发椅上。她用手绢捂着眼睛，左手支着额头，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应该再和贝尼希奥抗争一番吗？或许应该下贱地跪在他面前，请求他不要抛弃自己？在想象之中，她抱住贝尼希奥的双腿，苦苦哀求：

“将来由谁照顾你，贝尼希奥？你是个病人。莫达·利马大夫告诉我，你必须非常注意身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对我来说太残酷了，而对你本人来说是意味着自杀。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是留下来和我一起生活吧。”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来，不，绝不能卑躬屈膝。她知道自己在贝尼希奥生活中的份量。当着朋友的面，贝尼希奥曾多次承认欠她的情份太多，特别是在以往艰难的日子里。而

现在，他把一切置诸脑后，竟然要抛弃她，就好像看完一张报纸，火车刚开出车站就将它扔到窗外。难道果真如此？难道她真是一张废报纸，可以随意让人揉皱、让人丢弃？

她转向客厅明亮的大窗户，眯起疲乏的眼睛，却全然看不到上午的蓝天上飘动的那个风筝。她机械地伸出胳膊，从身旁的桌子上取下一本相册，漫无目的地翻看起来，越看越觉得那一个个场景更加加深心中的绝望——一张张照片上显现的失去的幸福和她今日正承受的痛苦形成鲜明的对照：出席大使馆的招待会，参加跑马俱乐部的比赛，乘游艇在安拉多斯莱斯游览，在这套公寓里为她和贝尼希奥举行生日盛宴，两人手挽手在贝得罗博利斯公路上散步……而现在，两人沉默不语，行将分手，似乎过去的一切都遵照无情的命运的安排，已经彻底完结。

她用双手捂住脸，站起身，简直再也喘不过气来：

“上帝呀，救救我吧！”

她担心刚才说话的声音是不是太高，会不会被那个神出鬼没的女佣听见，赶紧朝门口望了一眼，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动静。这时，一阵晨风撩动窗帘，使她吃了一惊。从客厅传来开往桔林宫的汽车声。这时，她才发现玻璃窗外那个正翩翩飞舞的风筝。仿佛受到风筝的吸引，她轻轻地朝窗口走去。然而，还没有走到窗前，就似乎忘掉了风筝，在一张弓面前停住脚，眼睛却又转向挂在钢琴后面墙上的那幅贝尼希奥的画像。

她在屋子中央挪动着沉重的脚步，搓着双手，闭上眼睛低声哀求：

“千万不要丢下我不管，圣母特雷莎！”

客厅里那座路易斯十五世式的钟表上面是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里映出的那个彻夜未眠而疲惫不堪的女人正打量着她。她不由得停住脚，擦了擦额头，怜悯地惊叹了一声：

“啊，上帝，我变成什么样子啦！”

等见到了贝尼希奥，该说句什么呢？既然已经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进餐，她还能平静地坐在他身旁吗？她盯着镜子里的被绝望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女人，脑海中又一次闪过在夜里不断出现过的念头：只消再往前走上几步，从中间的窗口往下一跳，她的全部痛苦倾刻间就会烟消云散。

她思来想去，没有个头绪，便用力拉开窗帘，伏在窗台上朝下望去。

阳光下，两个孩子在草地上踢球；另一个在前面一点的地方拉动手中的绳子，天上的风筝摆动着长长的尾巴；一个胖胖的黑女人用小车推着婴儿，正从楼房的下面走过。

玛达莱娜望了望三个孩子，望了望黑女人，望了望小车中的婴儿，转身离开了窗口。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孩子们和黑女人惊恐地看着她的尸体、喊叫着四散奔逃的景象。他们怕鲜血，更怕死人。

2

昨天傍晚接到的电话，仅仅证实了她从匿名信中所知道的和凭女人的本能察觉到的一切：丈夫在欺骗她。电话里的声音沉闷，显然是用手捐捂着话筒发出的，但语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贝尼希奥要抛弃你，玛达莱娜。”

玛达莱娜的脸色变得铁青，拿着听筒的手抖个不停。她只是听着，什么也没有说，直到对方把话筒搁下，电话里的声音随之消失。她觉得周围一切都在旋转，眼前突然漆黑一片，险些昏厥过去。

她把话筒抱在怀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竭力摆脱目前的混沌状态。刚才电话里的声音重新在她耳边响起来：

“玛达莱娜，贝尼希奥另有新欢。那女人名叫弗拉维娅，是他第一个妻子的外甥女。这一回他可不是一时冲动。不是，绝对不是。那是个漂亮的姑娘。他热烈地爱着她，爱得发狂。姑娘也准备为他生个儿子。贝尼希奥要离开你了，你应该有所准备。挽留也无济于事。你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莫非听到的真是这些话吗？会不会只是一种听力幻觉？也可能是有人恶作剧？恶作剧？恶作剧会对姑娘指名道姓？还说是玛丽娅·奥古斯达的外甥女，已怀孕？不，不可能是恶作剧，肯定是真的！

玛达莱娜放下听筒，拖着拖鞋，步履沉重地朝卧室走去。经过餐厅的时候，她靠在椅背上，用手摸着左胸，分明感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儒蒂特踮着脚尖，轻轻从小客厅走了出来：

“玛达莱娜太太，贝尼希奥博士回来进晚餐吗？”

“即便不回来，也要像往常一样为他摆好。不要再问了。我已经对你说过几次，不想再重复了。”

“是，玛达莱娜太太，现在我知道了，不再问了。就当作贝尼希奥博士回来一样准备。对不起，请别生我的气。”

女佣一面毕恭毕敬地小声说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着女主人。低着头走出餐厅时，又问了一句：

“要我给您送杯水吗？”

此刻，玛达莱娜的第一个念头是去贝尼希奥的小书房看看。她锁上房门，朝书房走去。

窗户前面，对着书桌的地方，放着一张长沙发。最近，贝尼希奥一直在这沙发上过夜，说是这一阶段常常失眠，晚上看书看到很晚。尽管玛达莱娜声称习惯于亮着台灯睡觉，可他还

是说：

“我回到家的时候，你都已经睡下了。”

“我只是躺着，一边看电视一边等你。要是电视节目不好，我可能犯困。这也不怪我呀。可是你一回来，我就醒了。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相反，我很愿意和你聊天。”

他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是我觉得不方便。在书房会好一些。我可以一会儿起来从书架上抽本书看，一会儿坐到书桌前看看别的什么，然后躺下再看看书，直到睡意上来，不用关灯就睡着了。如果在床上，在你身旁，我就不会那样随便。关上灯，我睡不着。可我见你睡着了，又不忍心把你吵醒，就只能那样静静地躺着。就是这样，请你耐心等待。我的失眠很快会好转，那时我再回卧室睡觉。”

玛达莱娜想翻翻文件夹和抽屉，找到一些什么东西来证实或否定电话的内容，可是，还没有坐到写字台前，便听到儒蒂特在楼道里的脚步声。她赶忙过去把门锁上，再回到写字台前。她的嘴唇和双手不停地颤抖，分明是这一消息可能得到证实的恐惧笼罩了她的整个身心。

收到最初几封匿名信的时候，她也曾经烦恼，可不久就平静下来。同样恶毒的信件几年前她也曾收到过。时间会澄清一切，无须操之过急。然而现在，当她接到这个电话，尤其是从电话中知道了那女人的姓名和已经怀孕的消息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暮色降临，房间渐渐暗下来。玻璃窗上残留着一丝落日的余辉。不过，这微弱的光亮很快就会消失。占满客厅整个后墙壁的大书架上，一本本书籍尚依稀可辨，但书脊上的书名已经模糊不清了。

玛达莱娜按了一下写字台左上角的台灯开关，强烈的灯光

刺痛了她的眼睛，在文件夹上形成一个红色的光圈。她打开文件夹，用颤抖的手指翻动着，直到看见一本只剩下存根的支票簿才停下来。随后，她翻了翻存根，发现所有留在存根上的记号都是字母“F”，凡是留有记号的，又都是高额支出。

她脸色发青，双唇颤抖：

“是她。毫无疑问，是她。这个‘F’就是弗拉维娅。”

双臂软软地瘫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上。失去男人的严峻事实压得她动弹不得，使她久久无力站立起来。她像是被扔进了万丈深渊，却又不知道怎样向上爬。向谁去诉说呢？有谁能与她分担这份绝望的痛苦呢？她一直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的安宁才活着的呀！对于贝尼希奥来说，有她陪伴，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呢？她玛达莱娜什么时候在床上拒绝过他的怪僻要求？

她气愤地喃喃自语：

“在这方面他不会对我有任何怨言。”

传来了几下敲门声。她推开支票本，熄灭台灯，把双手放到文件夹上，朝着又开始敲门的女佣说：

“我不用晚餐，儒蒂特。你可以收拾餐桌了。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说我头疼躺下了。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去睡觉。别忘了关窗户、关灯！”

沉寂了一会儿，儒蒂特又问：

“要我给您煮杯茶吗，玛达莱娜太太？”

“不用了，谢谢。”

十点左右，玛达莱娜走出卧室。外面漆黑一片。她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分辨清了家俱的轮廓和大小客厅之间的过道，才来到餐厅。此刻，她双眼火辣辣的，嘴巴干涩，脊背隐隐作痛，这是因为长时间在卧室里双手托着下巴，躬身坐着的缘故。她靠在椅子上，可背上的疼痛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朝下

身散射。尽管手边就有平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服用的药片，但现在她却不肯服用，仿佛在此时此刻需要这样的疼痛。由于担心因为过份悲伤而困倦，她在起居室和卧室之间来回踱了一会儿。为什么不去小客厅等待贝尼希奥？那样，他一回来，打开走廊的灯，走到餐厅门口，就会发现她躺在蓝色沙发椅上，就会立刻明白她等待的意图了。

她并没有在小客厅前停留，而是被楼下花园路上传来的汽车声吸引到了大客厅，站在中间的大窗户前，拉开窗帘，朝外张望。从桔林宫进进出出的汽车的红色灯光在树枝的缝隙中闪烁，与银色的月光交相辉映。她本想伏在窗台上，却又立即改变了主意。此刻，让共和国总统为政治危机担忧去吧，与她有什么相干？

月光透过半开的窗帘照在地毯上。她转身沿着月光走进客厅，忽然想起在古拉特政府最后那个月的一个凌晨，贝尼希奥和她在这里所进行的那番谈话。那天，他把她叫醒，拉着她的胳膊说：

“跟我过来，我想让你也看一看。对不起，我打断了你的美梦，但你应该看一看，你现在过分平静了。”

来到大客厅，他用发抖的手拉开窗帘：

“看见上坡下坡的一辆辆汽车了吧？我们最后的日子来到了，玛达莱娜。会有一场血战，我毫不怀疑。我首当其冲，将是头几个受害者之一。一夜之间情况急剧恶化。很可能明天上午带有镰刀和斧头的红旗就要在桔林宫升起来。”

尽管睡意全消，玛达莱娜还是非常平静：

“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睡下。快去睡觉吧，你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好好睡了，总是这样担惊受怕。走吧，我们回卧室去吧。”

贝尼希奥惊魂未定，没有理会她的劝告，仍然紧锁双眉，

烦躁地搓着手，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睡衣的长腰带拖在地毯上如影随形。最后，他坐到沙发的一头，说：

“如果让他们抓住了，我宁愿去死。死了反而更好，哪怕是死一千次。一切都不难度过，唯独酷刑无法忍受。我不会卑躬屈膝，不会辱没人格，这些我已对你说过。如果你听我的话，我们早就像许多人一样离开巴西，去阿根廷、巴拉圭或者葡萄牙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不少人带着金银财宝和金钱到了瑞士。我们本该也这样做，可是你反对，不肯走，说什么巴西终归会好起来。现在，你看看，成了什么样子！罢工接连不断，抢劫层出不穷。政府一个接一个地颁布愚蠢的改革措施，什么分土地啦，什么限制外资啦，可物价在飞涨。谁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出租汽车不见了，公共汽车消失了，银行家们无所事事，没有人愿意干活。国家瘫痪了，和1917年3月的俄国毫无两样。共和国总统原来还持温和态度，现在也已赤膊上阵。谁也弄不明白。或许明天就有人来敲我们的门，像抓罪犯一样把我抓走，扔进囚车。我不过是个商会的领导成员，为什么要抓我？就是因为我没有跟着他们胡闹！我过去没有参加，将来也不会卷入！我有我自己的信念！”

玛达莱娜还是用原来那种和缓的声音劝解说：

“你已经接受了挑战，贝尼希奥。晚上，你在窗台上点燃了蜡烛，尽管我并不喜欢那样做；你接受采访，去电台、电视台发表讲话；然后，乘飞机离开这里，去圣保罗参加那个家庭长征队，现在还要在这里组织同样的活动呢。”

贝尼希奥想发作一通：

“你当初不想让我做这些事？”

“别着急，不要曲解我的想法。你既然有自己的信念，就要坚持。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你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坠入深渊，而是要大胆地迎战。我反对点蜡烛，因为这样的抗

议举动未免有点可笑。再说，烛光还有另外的意义。”

他坐在沙发沿上：

“在科帕卡巴纳区，在大西洋大街一带，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当然，在弗拉门戈和博达霍戈海滩上也是一样。”

“可这里是根勒公园，只有我们点燃了蜡烛。”玛达莱娜提醒说，“幸好很快就被风吹灭了。否则，在这种地方，紧靠总统府，离若奥·古拉特仅两步远，四处都是朋友和敌人，你的抗议超出了抗议的界限——简直成了一种挑衅。”

贝尼希奥站起身：

“你认为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如果真的一切都完了，就去某个大使馆避难。”

“现在？所有街道都已经封锁得严严实实，根勒区成了名符其实的捕鼠盒。可以肯定，各街口都已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占领。逃走已经来不及了，玛达莱娜。”

他重新坐了下来，用双手抱住脑袋：

“完了，一切都完了。”

她站起身，拉着贝尼希奥的胳膊，声音更加热切：

“我们去睡觉吧，贝尼希奥。我不让你这样灰心丧气。别再这样，昂首挺胸去面对现实吧。不论有多少罢工、抢劫，不论情况多么混乱，我的想法都跟以前一模一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会安顿下来，恢复正常。我们都是巴西人。巴西向来如此。”

贝尼希奥又走到窗前，朝桔林宫眺望。

月亮似乎升得更高了。树枝随着凌晨的清风摇曳，反射出若明若暗的光亮。来往的车辆已经不多，偶尔出现的红色尾灯沿着山坡滑上滑下，随即消失在街头或者树荫之中。

贝尼希奥关上窗户：

“要是以为我举手降服，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可以应付一

切，只是不肯遭受凌辱。我已经说过，我可以自杀，宁愿去死。”

玛达莱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稳定住自己的情绪，把丈夫拉到床前：

“你现在就躺下，我们睡觉吧。”

他早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就像忘记了其它危机时刻她曾给予他的种种帮助一样。特别是那一次，由于一家大银行倒闭，他一蹶不振，不知所措，甚至还说要自杀。而现在，她玛达莱娜却埋在客厅的沙发椅里等待着贝尼希奥，想到了自杀。

月光重新漾进客厅，明亮、清澈，灰色地毯上的图案显得更加清晰。时钟走动的声音越来越响，只有这嘀嗒嘀嗒的声响为这寂静的公寓增加了一点生气。外面的斜坡上，偶尔有几辆汽车来往。

玛达莱娜站起身，望望窗外，一阵恐惧掠过心头：

“难道古拉特时代的严重事件又要重演吗？”

时钟又响起来。她一下一下地数着，又大吃一惊：已经半夜啦？不会错吧？待她放下窗帘，来到餐厅，走近时钟一看，才发现果真已经半夜了。除了古拉特下台的那个夜里，贝尼希奥从来没有这么晚回来过。莫非发生了什么不测？她焦虑不安地拉开半个百叶窗朝街道两头张望，只见两辆黑色汽车亮着车灯往下行驶，另外三辆正爬上山坡，朝桔林宫开去。她侧耳静听，没有听到枪响。明月高照，整个城市沉浸在静谧之中。

她关上百叶窗，沿着从窗口缝隙射进的一束月光漫无目的地迈了几步，环视一下四周，自杀的念头又一次顽固地、悄悄地出现在心头。她又一次流下眼泪，然而这一回没有放声大哭，而是慢慢挪动脚步，穿过小客厅和餐厅，来到卧室，轻轻关上门，锁上锁，然后坐到起居室靠窗的沙发椅上，机械地揉着窗帘的一角。

没有子女，没有可信赖的女友，独自一人在这宽敞的公寓里，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她该怎么办呢？仿佛一个黑暗的山谷就在眼前，只要迈出一步，就能消失在万丈深渊。为什么不往前迈这一步呢？必须走这条路。她用指尖擦擦眼睛，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

餐厅里时钟仍然响个不停。外面，已没有汽车来往，晨曦已经爬上百叶窗。可见贝尼希奥还没有回来！难道不再回来啦？如果真的这样，那么昨天傍晚的电话就是他让人打的，为的是躲避亲口招认的窘境，难道真是这样吗？

玛达莱娜走到房间里的忏悔台前，用颤抖的手点着十字架前的蜡烛，任凭火柴棍在手上燃烧，似乎想让它烧疼指尖。她捏着已经熄灭的火柴，低声说：

“我的上帝，莫非他竟然能不回来跟我说一声？不，我不相信。如果他真的不回来，我就去找他，哪怕是到弗拉维娅的住处去找。一定要去，要和他说清楚。他必须听我说。”

凌晨一点的钟声敲响了，尔后又是秒针走动的嘀嗒嘀嗒的声音。玻璃窗外，一根黑乎乎的干细树枝在月光下来回晃动，活像一具骷髅。

不一会儿，玛达莱娜听见贝尼希奥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尔后是打开书房门的声音。她屏住呼吸，把耳朵贴在门上静听，注意着丈夫的一举一动。她甚至已经抓住水晶门把，只消轻轻一拧就能打开门，走进那个房间。然而，她没有这样做。

晨光透过山岗的树梢照在长方形的玻璃窗上，玛达莱娜站在窗前。一束柔和的阳光滑下树冠，钻进屋里，似乎要洗净一下她那哭了整整一夜的苍白的面颊。

3

玛达莱娜无须回头便知道埃梅琳西安娜太太正站在房门口盯着她。如果稍微把眼睛斜一斜，肯定能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得见她那又矮又肥的身躯和那副架在高鼻梁上的深度金丝眼镜后面透出的两个黑点。从门口传来的声音非常清脆：

“你真的要走吗？”

玛达莱娜没有回答，继续弯着腰往箱子里放衣服。过了一会儿，婆婆又问：

“你没有听见吗？我在问你是不是真的要走？！难道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吗？”

玛达莱娜又从衣柜里拿出几件内衣叠好，塞进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的手提箱里。这时她才回答婆婆的问话，不过连头也没有回：

“是的，我们用的语言不同。我说一种，您说另一种。也正因为这样，自从我结婚那天起，我们就不能互相理解，我在这儿是个多余的人。”

尽管已是中午，但天气仍然阴冷。为了挡寒，玛达莱娜穿上了一件毛衣，使她丰满的乳房和苗条的腰枝显得更突出。现在就差没有把拖鞋换成出门的皮鞋，把从疗养院穿回来的大毛外套披在削瘦的肩头了。

在合上箱盖之前，她抬起头，转身朝着婆婆说：

“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一直是个多余的人。我已经离开这儿五年了。五年来，我离开了儿子，难得见到丈夫。我本想事情也许会有所变化。确实是有变化，只不过是变得越来越糟。夫人竟然把我隔离在这个房间里，简直像对待一个患病的客人，而不是从疗养院痊愈归来的您儿子的妻子、您孙子的母亲。”

埃梅琳西安娜夫人跨进房间，双手交叉在肥大的胸前，走到铁床旁边，但小心翼翼地避免接触家俱和四周的物件。

她面对玛达莱娜，把头昂得更高：

"已经痊愈？"她耸了耸肩膀，"人们都这么说，可我不相信。住在雷仁德的时候，我亲眼见过你这种病人是如何毁了全家的。"

玛达莱娜提高了语调：

"所以您把我当作闯进这个家的人。我对路易斯·马里亚诺说过，我不愿意回这里来，我愿意住在一个属于我的一套公寓房间里。在那里，我可以和我的丈夫、儿子生活在一起，远远离开您这位霸道专横的夫人。是夫人您打电话到疗养院，非让我回这里不可，说什么一切都安排妥当，说什么不用我操心。可我回来之后看见了什么呢？别的不用说，就连我的丈夫也没有看见。他明明知道我要回来，却去阿根廷参加什么马球锦标赛。"

埃梅琳西安娜夫人仍然扬着头，转动着两个大拇指，不慌不忙地说：

"你想让他放弃一场代表巴西参加的国际比赛，仅仅为了你，为了你痊愈归来？那你为什么不再等几天？既然已经在那儿呆了整整五年，再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又算得了什么？想回来，回来就是了。路易斯·马里亚诺去旅行了，这我事先告诉过你。你回来时，我不是去接你了吗？"

玛达莱娜气愤地回了一句：

"可当我走近您要吻您时，您却躲开了。"

"难道要我冒被你传染的危险？如果我病了，谁来照看我的孙子？谁来照看？女佣能行吗？"

"我告诉过您，我已经好了。"

"这种保证我听得多了。治疗不如预防。在这种情况下，

谨慎一点儿有什么不妥？”

玛达莱娜瞪大眼睛：

“谨慎一点儿？我连儿子都没有碰一下，埃梅琳西安娜夫人。我想抱他的时候，他总是避开我。这是夫人您教的。连和他说句话都不行。是夫人让若泽·马利亚躲避我的。我连女佣们也不能接触。甚至花匠也想方设法躲着我。这一切还不够，夫人还把我限制在这间屋子里，让我与外界的一切隔绝。您不许我坐到餐桌上，竟然要佣人带着手套把三顿饭送进房间来。有时候我在家里转一圈，没有任何人敢跟我说话，只能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人们都躲着我，这是夫人带的头。我要摸一下什么东西，夫人马上打发人消毒。这一切都是当着我的面干的。干得那么公开，又是那么愚蠢。”

埃梅琳西安娜夫人不动声色地听着，然后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说：

“我干了，确实是那样干的。我不是伪君子，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你告诉我：在这间屋子里，你缺少什么？电视机、收音机都在这儿放着。喜欢看书的话，就在书架上。椅子、沙发、床、桌子、缝纫机、衣橱、忏悔台、电话，应有尽有。要是想看看风景，这里有两扇朝树林的窗户。你还有专用的浴室，归你一个人用。我没有禁止你在树丛中去散步，我可没有禁止过。我只是对你说过，你只能在我孙子上学的时候出来。我不想让你碰到他。我一直说得清清楚楚。”

玛达莱娜眯上眼睛，目光中迸出仇恨的火花：

“那么，对我的监禁要到何时为止呢，埃梅琳西安娜夫人？”

婆婆啧啧两声，耸耸肩，镇定而又傲气十足地说：

你这种病很危险，有时好了还会重犯。谁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摆脱。我不能未卜先知。为了我的孙子，我的儿

子，也为了我自己，我必须小心从事。还有女佣们，她们也是人，再说总是和我们接触。”

玛达莱娜气得脸都变了形。她真想抓起雨伞大声喊叫着把婆婆赶出房间。不过，她只是转过身，弯腰按了按装得太满的箱子。一时间，房间里鸦雀无声，空气凝固了。接着，她听到婆婆的脚步声到了门口，随后又返回来：

“对了，对了，还有另一件事，应当让你知道。为了观察我孙子的健康状况，每隔两个月，我都带他去医生那儿检查一次。我可没有忘记你在生他的时候已经患了这种病。尽管接生的医生亲口说过，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病是不会传染给孩子的，可我还是要提防一点。所以，孩子的事，你尽管放心。”

玛达莱娜继续弯着腰收拾箱子。此刻她所听到的只是雨点敲打窗户的声音。突然，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在加维亚度过的压抑的日子。他们新婚燕尔，正欢度蜜月，婆婆就开始表现出专横、霸道，一天到晚指手划脚，几乎把她的丈夫从她身旁夺走。现在，她从疗养院回来，又旧戏重演。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怀孕后的一个凌晨，当她第一次咯血弄脏了地毯、枕套、床单时，埃梅琳西安娜夫人向她投来的敌视的目光。婆婆也是戴着这深度眼镜，快步走到儿子身旁，大声命令说：

“别管她，路易斯·马里亚诺。玛达莱娜的这种病会传染的，这我知道。快离开她！”

玛达莱娜吐出的鲜血染红了瓷尿盆。路易斯·马里亚诺托着她的头，不知如何是好。婆婆抓住儿子的胳膊，气势汹汹地喊道：

“走开！我已经说了，让你走开！”

幸运的是，医生很快就来了，冷静而又麻利地让玛达莱娜服下两片药，然后叫她躺下，不要说话，而埃梅琳西安娜夫人则远远地站在一边，喘着粗气嚷个不停：

“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总让我碰上这种事！”

第二天上午，婆婆用喷雾器把整个住宅消了一遍毒，把儿媳隔离在一个房间内，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禁止路易斯·马里亚诺接近妻子。家庭医生维森特·希布里亚诺大夫也束手无策，只是安慰说：

“埃梅琳西安娜太太，现在和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医学已经有强有力的新手段对付肺结核病，不用担心。当然，你可以采取防范措施，但也应当让生活继续下去。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的。”

又过了一星期，玛达莱娜从虚掩的门缝里听见婆婆打电话时得意洋洋的声音：

“维森特大夫，那女人又咯血了，咯得厉害极了，把整个屋子弄得一塌糊涂。我告诉你这些，是想最好给她找个医院，越快越好。关于她的孩子，我已经决定了，孩子一生下来，就由我照看，由我照管我的孙子。”

玛达莱娜合上箱盖，扣上铁锁鼙，然后转动钥匙把箱子锁上。

埃梅琳西安娜夫人说：

“这么说，你真的要走？”

“要走。这里我无事可做。我已经受够了对我的一切照顾。忍受到今天，够了。您和您的儿子过吧。对我来说，他实际上只是一个让我怀上孕的丈夫。”

“我还要跟我的孙子在一起，”埃梅琳西安娜夫人神气活现地说，“他身上有路易斯·马里亚诺的血液，也有我的血液，有我们家庭的血液。是我把他从小带大的。你没有喂过他一滴奶水，从来没有。也没有换过一块尿布。他是跟我学会走路、学会说话的。”

玛达莱娜板起面孔，盯着婆婆：

“作为母亲，我有拥有儿子的权利。只要我愿意，我就来把他接走，请夫人明白这一点。”

埃梅琳西安娜夫人直起身子，把头一扬：

“你休想把他从这里带走。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我全都知道。你的这个电话有个分机在我房间，你和那个什么贝尼希奥的谈话都被我录了音。别以为我没有注意，我早就采取了防范措施。而且路易斯·马里亚诺也知道这一切，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会跟你分居，不提任何要求。什么废话都不用说了。”

玛达莱娜提起箱子掂了掂重量，然后穿上外套，拿起雨伞，在婆母愤怒的目光下走出房间，仿佛是婆婆那咄咄逼人的眼镜把她推到了门外。

人行道上细雨濛濛，玛达莱娜听到身后传来“咣”的一声，门关上了。她拉上大门，随着门铃发出的轻轻的叮当声来到街上，向两边张望。只见贝尼希奥的汽车正倒着开了过来，车门已经打开，准备让她钻进车里。

4

八点半的钟声刚刚敲响，玛达莱娜又回到餐厅，站在自己的座位前面，双臂搭在皮椅背上，等待着贝尼希奥到来。

儒蒂特带着惊恐的神情出现在餐厅，玛达莱娜也不知道她是从厨房还是从客厅钻出来的。

“夫人先用早餐不更好吗？贝尼希奥博士到现在还没有从书房里面出来，好像要出门旅行。”

玛达莱娜没有马上回答，似乎要等钟声敲完。随后，她把

脸一沉：

“用不着为我操心。别在这儿转了，回你的厨房去。到用早点的时候，我会按铃叫你。”

玛达莱娜双眉紧锁，站在椅子后面，陷入默想沉思。此刻，在她的脑海中，埃梅琳西安娜夫人那矮胖的躯体、高翘的鼻尖，以及站在加维亚的宅院大门口挥起右手让她滚开的形象已经消失，心中只有贝尼希奥的残忍带来的新的悲剧。他真的要走了。这个时刻，他也许正从箱子里取出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又把剃须用具、衣服刷、拖鞋、手绢、药瓶装进箱子里。

“不过，他一定会回到这里，来瞻仰我的遗体，安排我的葬礼。”玛达莱娜心中暗想。她扫了一眼已经摆好的餐桌，只见桌上放着两只瓷杯。银制餐具、放茶壶和奶瓶的垫子、喝桔汁用的玻璃杯，还有用浆洗过的亚麻餐巾盖着的面包筐。

尽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共进早餐，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玛达莱娜相信，阳光充足的餐厅里的宁静不会再重新出现。餐桌中央的花瓶里，红玫瑰花正向下低垂着。触景生情，她的眼睛又湿润了：

“啊，上帝，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贝尼希奥还没有从书房里出来，她只好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到餐厅的另一头。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在身上，而对她浑身的彩霞毫无察觉。她又朝前踱了几步，伏在立地钟旁边的窗台上。窗对面，另一座建筑物的墙覆盖着深绿色的长青藤，下面是汽车车库的通道。为什么不从这儿跳下去？

清晨，她想把家里所有的安眠药全都吞下去，然而从床头柜抽屉里找出的药瓶里只剩下最后一片。她干吞下这片安眠药之后，只觉得嘴里发苦，但仍然睡意全无。突然，他想起在若奥·古拉特执政的最后一个月里，贝尼希奥想用来自杀的药片，可惜翻遍了卧室和穿衣间所有的抽屉、柜角，都没有找

到。

她更加思绪不宁，坐在穿衣间的沙发上，凝视着忏悔台上那支在夜间最后的阴暗中挣扎的烛光。随后，她又把双腿伸开，双手交叉在胸前，忽然她想起了儿子。如果他还活着，现在该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了，并且一定长得仪表堂堂，酷似他的父亲：高高的个子，浓浓的眉毛、宽宽的嘴、薄薄的嘴唇、平滑的头发垂向耳边。当初怎么能离开他，把他留给埃梅琳西安娜夫人？而婆婆只想把他据为私有。真不应该那样做，可自怨自艾有什么用呢？忽然，她又想起了在疗养院举行圣诞节聚会的那个下午，她和贝尼希奥在并不茂盛的桉树林中并肩漫步的情景：

“玛达莱娜，我听人们谈到过你，可始终没有机会见面。你想象不出我现在是多么幸福。我是来参加疗养院荣誉室为我举行的挂像仪式的。可我觉得最大的奖赏莫过于我们的相识，意外的相识。”

在树林的尽头，她从侧面看着他：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我已结婚，还有个五岁的儿子？真的，我儿子大概长高了。我只从照片上见过他。我丈夫怕我把病传染给儿子，从来不把他带到这儿来。在我住院的这些年里，我丈夫本人也很少来探望我。这次又有五个月没有来了。简直不像是在过圣诞节。”

贝尼希奥停住脚步：

“我能提个请求吗？如果我每个周末都来看你，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从里约到这儿，开汽车只不过两小时的路程。公路好极了，再说，沿途的景色也很美。你就答应吧，把这作为我送给你的圣诞礼物。你想象不出我有多么高兴。真的，高兴极了，简直像一个得到了一件豪华玩具的穷孩子。真的，真是这样。我的手都发凉了。你看，这种激情是装不出来的。我感到生活变了，就从今天开始。我太激动了。”

从此，他经常前去探望，玛达莱娜每次都穿上最漂亮的连衣裙热切地等待着。三个月后的一天，他们又一次走到林子尽头的树阴里。一曲涓涓细流在落叶中静静地蠕动。贝尼希奥握住玛达莱娜凉冰冰的手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跟医生谈过了。你的病已经治好了。只要您愿意，就可以回到里约去。疗养院已经同意你出院。”他盯着她的双眼，继续说：

“我知道你会激动的。我也激动，很激动。当然，我知道，这应该由你的丈夫，而不应当由我来告诉你。因为他不在这里，这个好消息就只好由我来带给你了。祝贺你。”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阵。正要转身往回走，他说道：

“我真不理解，你丈夫为什么要把你丢在疗养院不管。难道他另有新欢？”

“一切都有可能。”玛达莱娜点点头。

“我认为是这样。”贝尼希奥显得很自信，“会有别的可能，我也是男人。所有正常的男人都需要一个女人，不过，我是个例外。我告诉你一个从未向别人披露过的秘密。我与一个聪明、博学的女人结了婚。但她只满足于和我同桌共餐，同室共叙，可在卧室，却不和我同床共枕。结果，我们只得各寻生活。我尊重她的冷漠，对此我们都没有过错，同时她也从不过问我在干什么。我结婚是为了得到一个朋友、一个妻子。可我只得到了一个朋友。”

“那你想继续这样下去吗？”玛达莱娜很想知道答案。

“如果我对你说，这事不取决于我，而取决于你呢？情况正是这样。我经过再三考虑，已经拿定了主意：我要和你生活在一起。今天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

玛达莱娜静静地面对着他，而他也看到泪水湿润了玛达莱娜的双眼。此时，虽然相对无言，但两人都心潮澎湃，两双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那么，我的病呢，贝尼希奥？”

“我从来没有把你的病当一回事。尽管放心，你已经治好了。即使出现什么问题，我也永远不会离开你。”

一个月以后，是他开汽车来把她接走的，没有让她乘坐夜晚才能到达里约的慢慢腾腾的小火车下山。到达加维亚的大宅院前，他打开铁门，穿过花园。帮她把箱子放在楼梯口，然后回到车上，等着站在门口的玛达莱娜向他挥手告别。

六个月以后，在根勒区的这幢公寓里，当得知法官没有将儿子判给她时，贝尼希奥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安慰说：

“亲爱的，我会让你再生一个儿子。”

“可是我不能再生了。”她坦白地说。

于是，她告诉他，在第一次分娩时，医生已经给她扎结了输卵管，担心再次怀孕会使病情加重。贝尼希奥答应给她领养一个孩子，可她认为养子和亲生儿子不是一回事。这件事留待以后再说吧。

“上帝知道应该怎么办。”

现在她知道了，十五年前贝尼希奥应该让她生的孩子，今天却给了另外一个可以作他女儿的女人。她叹了一口气，双手抱着头，一筹莫展。她明白，此时只要再稍稍往窗台外探一探身，让身体失去平衡，就会摔死在楼下。然而，她还是回到了餐桌旁，站在座位前，双臂搭在皮椅背上，等待着贝尼希奥。

听着即将敲响九点的嘀嗒嘀嗒的声音，玛达莱娜回忆起在皇家教堂向儿子遗体告别的情景。儿子和父亲是在去贝得罗博利斯的路上在山脚下遇难的。父子俩并排躺在教堂里，埃梅琳西安娜夫人守候在他们旁边。突然，婆母发狂似地站起来，扶了扶眼镜，瞪着血红的双眼，愤怒地喊道：

“这一切都怪你，玛达莱娜。其他人都没有过错。我们想

方设法为你治病，而你却丢下丈夫和儿子不管。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儿子和孙子就不会每星期到一位女友的庄园去度周末，也就不会像疯子似的在公路上奔驰。现在看到后果了吧：我的孙子死了，儿子也死了。而你还装作痛不欲生的样子，好像你不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你给我滚开！滚开！”

干瘪、瘦小、行动不便的公公上前挡住妻子：

“别，别这样。”随后，给玛达莱娜让出一条路：

“请尽你做母亲的义务吧。”

还不如不看儿子一眼就返回去。她由贝尼希奥搀扶着，快步走近儿子的尸体，揭开盖在儿子脸上的单子，真切地看见儿子青紫的脸，两个已经浑浊的眼珠、带着伤口的额头、左眼、右脸，红玫瑰盖着的小手，以及头一次吃圣餐时穿的白衣服。金黄色烛台上的四支蜡烛照耀下，小若泽·马利亚更加纤小，皮肤惨白，尤其是那握着银色念珠的手指更加毫无血色。两只嗡嗡飞舞的苍蝇不时地停在他的头发上。面对这破碎的尸体，玛达莱娜心中所有的痛苦都从她嘴里涌了出来。她颤抖着哀求说：

“宽恕我吧，我的儿子。”

尔后难熬的日子里，她去桑托斯·布里托博士的诊室里倾诉自己的过去，回忆逝去的时光，直到拉住贝尼希奥的手，才重新感到生活的兴趣。

这一切都成为往事，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对十五年来和陡美满生活绵绵的回忆，更加剧了玛达莱娜心中的绝望。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抛弃她、毁掉她，为什么要对她——他的妻子、伴侣、情妇和朋友——如此残忍？不久以前，古拉特政府刚刚倒台，他参加家庭长征回来，这样对她说过：

“在这段恶梦般的时期里，如果没有你的冷静，我不知道成个什么样子。是你救了我的命。”

苦难过去了，他重新恢复了自信，又能够随时出入总统府和瓜那巴拉州府，不断受到国防部长的紧急召见，与参议员和众议员们通电话，和米纳斯州及圣保罗州的州长们会见。这时候，他把她丢在这座公寓里，尽管他明明知道她忍受不了这种残忍的报答。这合情理吗？不，绝对不合。既然他，贝尼希奥，要害死她，为什么她，玛达莱娜，不杀死他呢？虽然她一再摇头，企图排除这个愚蠢的念头，可还是顺着原来的思路想下去：

"接着我就自杀。"

玛达莱娜紧紧地攥起拳头，深深地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终于又镇静下来。如今，贝尼希奥的第一个妻子孤零零地住在圣达·特雷萨的大宅院里，陪伴着她的只是那只长毛狗，以及花园里的几棵玫瑰花。倘若她玛达莱娜也具备那种冷漠和审时度势的本领，贝尼希奥也会赞叹一番：

"你不会相信我提出离婚的时候玛丽娅·奥古斯达作出的反应。她先是脸色苍白，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我，随后微微一笑，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对我说：'为什么要离婚呢，贝尼希奥？你在外面寻花问柳，我从来不介意。多一桩或者少一件，又有什么区别？可现在，为了那个什么路易斯·马里亚诺的老婆，你竟然让我面临麻烦，到法庭应诉，听法官宣判，瞧书记官的面孔，对律师讲述，被可怜我的人群团团围住？不，不能这样做。你不要指望我干这种荒唐事。我已经知道你要跟那个姑娘一起生活。我只是担心，她住过好几年疗养院。你喜欢她？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不同意解除我们的婚姻。你继续你自己的生活吧，我管我的生活，就像以往一样。别再提这件事了。就这样吧。'"

玛达莱娜急切地问道：

"那我们怎么办呢，贝尼希奥？"

“别着急，等我讲完。我没有和她纠缠，因为我了解她。后来，她得了重感冒，一连几天卧床不起。有一天，我又和她提起这件事，那时你还在医院里，但她知道我已经为你买了根勒区的公寓。这下可认真了。当我说要离婚时，她再也没有笑，而是斩钉截铁地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决不会把你，我的丈夫，从手中丢失的。你如果认为不能离开那个女人，就去和她一起生活吧。可你要明白，你是我的丈夫。我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你妻子。我一无所求，只要你每星期四回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幸运的是，你已经在社会上站住了脚，有足够的条件和你喜欢的人一起生活。我知道自己的缺陷，也知道，对于你来说，我并不是个完美的妻子。你有权利找一个能满足你男性要求的女人。对此我并不反对。’”

玛达莱娜仍然盯着贝尼希奥：

“这么说，我不能以你妻子的身份出现？”

“为什么不能呢？我非这样做不可。我为你在我身旁而自豪，为能在赛马俱乐部、在弗鲁米南斯足球俱乐部、在大使馆的宴会厅里宣布这件事而自豪。你是我的，永远属于我！直到上帝把我们分开！从钱财方面，我们也不会和玛丽娅·奥古斯达有任何纠葛：我和她结婚时，我还很穷，而她很富有，我坚持财产分开，由我管理她的产业，后来使她的财产大大增加了。同时，我也扩充了我的财产，建立起化学工厂。她有她的生活来源，我也有我的生活来源，谁也用不着依靠谁。”

几个星期以后，玛达莱娜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人用柔和的声音对她说：

“是玛达莱娜吗？同你讲话的是玛丽娅·奥古斯达，贝尼希奥的妻子。今天吃午饭时，贝尼希奥又同我谈起离婚的事。我知道是你让他再次和我纠缠这件事的。请你打消这个念头吧。你幸福地和他在一起生活好了，不必惹我心烦。别再提这件

事了。下午好。”

玛达莱娜听到对方挂话筒的声音，惊魂难定，拿着听筒的手仍然僵硬地停在耳边。直到放下电话的时候，她还不知道是该笑还是仅仅耸一耸肩膀。最后，她还是笑了笑，耸了耸肩膀：

“既然她愿意这样，那就这样吧。”

一个月以后，她才把这件事告诉贝尼希奥。他也笑了：

“我已经知道了。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在打完电话后的那个星期四，我去吃午饭的时候告诉我的。她甚至还说挺可怜你，说在她通报姓名以后，你竟然一言未发。”

“确实，”玛达莱娜承认，“当时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想说，可说不出来，仿佛在做一场恶梦。”

自从来到这里，玛达莱娜甘心情愿地在公寓里隐居，重新开始了宁静的生活，不同邻居来往，只有在去位于马沙多广场的教堂时才出门。对于曾在医院里住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她来说，这里有贝尼希奥作伴，孤独的生活毕竟打开了一扇窗口，可以看到一块蓝天。确实，现在她感到心满意足。她在写给住在圣·路易斯的爷爷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希布里亚诺老人寄来的回信却火气十足：“我只请求你，不要带着你的这位新伴侣来马拉尼翁州，因为我可能会拒绝接待。我见到你时，也决不会为你祈祷。你就忘掉我吧，我也会把你忘掉。”

晚上，等贝尼希奥看完老人的信，她把它撕得粉碎，从客厅的窗户扔了出去。幸好，曾祖母贝格蒂达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曾祖母虽然与丈夫无话可说，却必须天天和他一起进餐，同床共枕，而且，她还要在老拉米罗·达博尔达——一家之长——的笑声中，每年为这个家庭生个儿子。据说老人在本世纪初度过了百岁大寿。

对老寿星的回忆使她感到那个夜晚轻松了一些，可贝尼希

奥一再追问，想知道老人是否还活着。

“大概还活着。我可不想活那么久，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流放广场旁边的小阁楼里，好像老人还住在那里。”

比爷爷的信更为可恶的，是“荣誉”教堂的教区长拒绝为她祝福，拒绝为她发圣餐。她无可奈何，只得跪在忏悔室里为自己争辩：“我已经忏悔了，保罗神父。”

“可你仍然有罪。你是在教堂结婚的。这种婚姻不能解除，所以你的身份不合教规。这些你知道。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

玛达莱娜默默地起身，走到祭台前，长时间跪在那里，低着头，双手捂住脸，不停地祈祷，直到压下心头的怒气，走上大街时，才相信上帝已经知道了她心中的忧伤，一定会宽恕她。以后的每个晚上，她都跪在圣母像前念忏悔经，即使躺下后，还要攥着念珠祈祷。

她两只胳膊搭在皮椅背上，正在默想沉思，突然被桌子另一头出现的女佣吓了一跳。女佣的眼睛里似乎闪着更加明亮的光芒：

“贝尼希奥博士从书房里出来了，玛达莱娜夫人。”

5

他看也没有看她一眼就坐到餐桌旁，全然是一副出门的样子。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说。

玛达莱娜坐到他的右侧，一面打开餐巾，一面暗自寻思：“以往，在坐下之前，他总是先吻我一下。”

接着，她用右手摇了摇铃，让女佣送上茶来，同时瞟了丈夫一眼，发现他似乎也忍受着极大的煎熬，一夜间老了十岁，脸上的皱纹更深，黑黑的眼圈更加显眼，因刚刚刮过胡须而发青的下颏，更给绷得紧紧的脸上增加了几分憔悴。

她还发现，丈夫拿着切面包刀的手在发抖。在端起茶壶往银制过滤器上倒茶的时候，他竭力控制住手的颤抖，才没有把茶洒在亚麻台布上。

在他伸出胳膊，想给妻子倒茶时，她用手遮住了茶杯，说：

“谢谢。”

玛达莱娜打个手势，示意站在门口望着他们夫妻的儒蒂特退下。女佣盯着两人的面孔慢慢向后错动脚步，仿佛要把好奇的目光留在餐厅。直到左肩撞到墙上，才转过身，系一系围裙的带子，朝厨房走去。

楼上的一架电唱机响起来。声音太大，贝尼希奥站起身，关上窗户：

“我已经向管理委员会提过抗议，可噪音还是这么大，无法忍受！”在抱怨着回到座位上。玛达莱娜低着头，没有注意到疯狂的音乐因关上窗户而减弱。她捏着一块面包的手也在颤抖，面包渣落到台布上。

贝尼希奥感觉到寂静中隐伏着一触即发的敌意，便搭讪说：

“要对我说什么吗，玛达莱娜？”

她没有转过脸看对方一眼：

“应该是我来这样问你。”

随后，她转身盯着他的脸，仿佛胸中的怒火终于涌到口腔喷泻出来：

“昨天傍晚，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说你有一个比我年

轻得多、甚至可以作你女儿的情妇。还说她已经怀孕，正等着为你生个儿子。这些丢人现眼的事都是真的吗？”

贝尼希奥抬起眼皮，简单明了地回答：

“都是真的。”

玛达莱娜为丈夫如此无情的坦率大为震惊，用双手扶着桌子边沿，抬起头，颓唐的脸上先是惊恐，住后转为愤怒：

“你竟然对我说得出这等残忍的话来！你明明知道，你和她在一起，无异于置我于死地。难道你不肯想一想，这些年来，我对你多么关心，多么忠心耿耿？为了和你一起生活，我舍弃了丈夫和儿子，你却像扔掉一个烧坏的灯泡一样把我丢到一边？难道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贝尼希奥？我和你在一起，完全是因为爱你，并非为了什么个人利益。我除了是你的情人、知己、伴侣之外，还是你的妻子。我毁坏了自己的名声，丢下了儿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对你的爱，为了陪伴你。而你现在却竟然对我说，我在你生活中只像一根用过了的火柴棍、一张读完了的报纸。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让你嫌弃我的事。你要把我丢在这儿，遗忘在这儿，就像遗忘一件穿旧的衣服，一块用脏的抹布，然后心安理得地换上你第一个妻子的外甥女，是吗？你已经给了她公寓、首饰、金钱，还有儿子，而玛达莱娜这个傻瓜却还在这儿自作多情，还在为你的生活操心，为你的健康担忧。上帝知道，我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最近一个月以来，我不断地收到关于这些丑闻的匿名电话和匿名信。起先，我还以为是你的对手们干的，昨天我可全明白了。我看了你的支票本，知道了你为这位弗拉维娅所花去的巨额款项，也证实了你已经像个失去理智的人、像个疯子一样用另一个女人取代了我。”

此刻，尽管玛达莱娜异常激动，但还能把声音压得很低，没有高声吼叫，然而她的双手在有力地挥动着，脖子上青筋暴

突，眼睛瞪得大大的，唾沫星不时地从嘴角飞出来：

“你好好看着我，贝尼希奥。你把我毁了。我完了，完了，全完了。”

右边太阳穴上暴出青色的血管，头发从耳边垂下。她扬着头，眼睛里怒火熊熊：

“你不是想要个儿子吗？那为什么当初我提出接上输卵管时你还反对？当时，我已经准备上手术台了，尽管冒着再一次住医院的危险，可当时是你阻拦了我。现在，我想要给你而被你拒绝了的儿子，你却在弗拉维娅的肚子里找到了。她肯定在欺诈你，在欺骗你！在绝望的日子里，你指望谁来着？不就是我吗？还有谁？你担心被捕而要自杀的时候，是我阻挡了你。你由于银行垮台而陷入困境的时候，是我给了你所有的金银首饰和父亲留给我的所有股票。我的一切都交给你支配。这样你才跳出火坑，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这样一个对你忠心耿耿、有求必应的女人，你却要抛弃她、忘掉她，只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比我更年轻、向你伸出胳膊、叉开大腿的骚货。我怎么才能让你恢复理智呢，贝尼希奥？你要知道，尽管你干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还是爱你，因为你是我一生中真正爱过的男人。人一生只能爱一次，我爱上了你。我是你生活中的一切：伴侣、母亲、知音、秘书、女佣、护士。我是你生活中的一切，贝尼希奥。可现在。你却用残忍的抛弃来奖赏我。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使你要杀死我？说呀！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你就说吧！”

接着，她转身对刚刚停在餐厅中间、半张着嘴，瞪着眼的儒蒂特吼道：

“滚！给我滚开！”

她几乎站着等女佣走出餐厅，才重新转过身，对低垂着眼睛、双手伏在台布上的贝尼希奥说道：

"昨天夜里，我几次想到自杀。几分钟前，险些从那个窗口跳下去。只要你一走，我就自杀。对于这一点，你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把几天来压在心底的无可改变的想法倾吐出来之后，她用双手紧紧地捂住绷得紧紧的脸，强忍住哭声，仅仅让泪水尽情流淌。她的全身颤抖，没有梳理的头发在上下飘动。

哭泣声缓和下来后，贝尼希奥才从痛苦的心灵深处发出了肺腑之言：

"我也想到了自杀，玛达莱娜。想到了，而且多次想到。这一切不应该发生，可是发生了，成了既成事实。我走错了一步。可是，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又不能回头。真的，不能回头。一个多月来，我一直想和你敞开胸怀，真诚地、如实地说明一切。可我没有这份勇气。只是躲着你。我尽量不在家里停留，等你睡下以后才回家。我已经估计会发生现在发生的一切。你不会善罢甘休。不会，绝对不会，你所说的一切，我全都听到了，全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早就承认你有理。可我希望你，恳求你相信时间。现在，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本人也不认识自己了。我生命垂危。对于健康，我并不抱什么幻想，随时都可能死去。我还能活几年？一年？两年？几个月？还是几个星期？不知道。然而，尽管剩下的时间如此短暂，说不定我还要把它缩短。随时都有可能。但现在，我的处境更复杂了。我有了儿子，这是事实。这就改变了一切，既然这孩子不是你的，而是属于另一个女人。我和你都没有过错，问题是那个女人给了我新的欢乐，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欢乐。我完全记得，你想动手术接上输卵管，而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愿意冒失去你、让你重回医院的危险。你还曾因此不高兴。我要对你说，这既不怪你也不怪我。要怪的话应当怪生活，怪我们周围的一切，它们超然于我们的意志之上，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像溺水者一样被波

涛推来涌去。我也要恳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玛达莱娜合上双掌，两只胳膊支在桌上，乞求道：

“别丢下我，贝尼希奥。你可以去寻花问柳，但不能离开我，我恳求你。我知道，这么低三下四地求你，实在是自我嘲弄，自我作贱。可是，在生活的波涛把我推来涌去的时候，我只能抓住这块木板不放。”

她闭着双眼，紧咬着牙关，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贝尼希奥发现，她正一步步被摧垮，于是皱着双眉，低着头，十指交叉在一起说：

“我不能和你再生活在一起，玛达莱娜。我已经答应弗拉维娅今天搬到她那儿去。箱子也收拾好了。我再也不能作为你的丈夫回到这儿来了。可我将永远是你的朋友，永远，永远是你最忠实的朋友。”

他伸出右手，想抚摸一下玛达莱娜的肩头，期望她能冷静下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宽恕我吧。”他请求道。

似乎被对方的手指烫了一样，她突地站起身，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他一番，差一点把唾沫喷到他的脸上：

“别碰我！我讨厌你，贝尼希奥。我恶心，见了就恶心。我恨你，只想离开你！你给我走开！我要像轰狗一样把你轰走，不想再看见你。不想，绝对不想。你太卑鄙了。今天我才认识你，才看清了你的懦弱，看清了你可怜虫的面目。给我出去！”

贝尼希奥依然板着脸坐在那里，并不抬头看玛达莱娜一眼，只是把手抬到胸前，摸了摸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银制小药瓶，用颤抖的手打开瓶盖，往左手心里倒出几粒药片，取出一粒，用桔汁吞了下去。

玛达莱娜吃了一惊，怒气随之烟消云散。她看到贝尼希奥

脸色苍白、手指攥得紧紧的，知道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她想问他是否要叫大夫，可还是忍住了，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屏住呼吸，用泪汪汪的眼睛盯着他。贝尼希奥脸色惨白，嘴唇青紫，双拳紧握：

“我不舒服，玛达莱娜。”

她惊魂未定，正想上前去扶一把，贝尼希奥仿佛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上身前倾，整个脸部正砸在满满的茶杯上。茶水湿了一大片台布。

第　二　章

玛丽娅·奥古斯达

1

玛丽娅·奥古斯达做完体操，用毛巾擦了擦从肩头淌下的汗水，望了望芒果树和游泳池上方的蓝天，纵身跃入被白瓷砖衬得蓝莹莹的清澈的池水。她甩开前臂朝前划了几下，又游回来，坐到池边上。

胖乎乎的黑女佣脸上镶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绷得紧紧的制服外面系着一条方格围裙。她走出厦廊，问女主人是否要在池边用早餐。

“在小餐厅。”玛丽娅·奥古斯达命令道。

四周的高墙，还有院子里的树木，把这座古老的宅院和其它房屋隔离开来。玛丽娅·奥古斯达就地脱下游泳衣，披上贝尼希奥留下的一件浴衣。

她对着洗手间那镶满墙的壁镜照了照，心里想，要不是每天早晨做体操、游泳，肯定会显得更加苍老。她总是这样自我安慰：

“最重要的是，岁月流逝还没有在我身上留下沉重的印记。”

她那秀长的脸上闪烁着两只明亮的蓝眼睛，两束金黄色的长发披在肩头，遮住了白皙的皮肤。尽管嘴角微微下垂，但那两片嘴唇、高高的鼻梁和匀称的下颏，还保留着一些美丽的线条。她当年的丰韵在三十来岁的女儿吉奥玛利娜脸上体现得更为突出。女儿有两个淘气的儿子，不听姥姥的管教，成天打闹、漫骂，老人只得让他们离得远远的。

第一个丈夫乘船从欧洲归来途中在海上遇难身亡，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最初一两个月里，那时他们刚度完蜜月，而且她已经怀上了吉奥玛利娜。待妊娠反应过去以后，她渐渐适应了寡居的生活。于是年轻、富有的她在圣达·特雷萨安了这个家。九年后，她第一次见到贝尼希奥，便被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乌黑发亮的眼睛、招人喜爱的举止所激动。当时他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耀地毕业于化学专科学校，活泼开朗、侃侃而谈，说正准备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一家大公司，并一再对她独居的孤寂表示同情。他甚至微笑表示愿意来保护她：

“我晚上来门口的人行道上巡逻，从夜里一直到天亮，不让你有任何危险。你别笑，我说的是真的。晚上这地方太僻静了。”

好一副热心肠。几天以后，他爬上围墙，在上面插上一排尖尖的铁棍，还给她送来一条丹麦良种狗。只要周围稍有动静，它就瞪着两只在黑暗中闪光的眼睛，竖起耳朵，汪汪地吠个不停。

对于这种种殷勤，他虽然已经生疏，但还是微笑着接受了。不到一个月之后，过复活节的时候，就在圣达·特雷萨的

这所宅院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结束了她的寡居生活。八岁的女儿躲进一间小屋，又哭又闹，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婚后的头几个晚上，丈夫苦苦纠缠，非扒光她的衣服、吻她的全身不可，并且不肯关卧室的灯。这时候，玛丽娅·奥古斯达转而觉得本不应该再婚。男人们都一样，都有怪僻的念头，这些是她的廉耻和行为准则所不能接受的。贝尼希奥感觉到这种不协调，以堪称典范的豁达表示理解：既然不能成为享有全权的丈夫，就当一个关怀备至的伴侣吧。几天以后，他用两张单人床代替了夫妻的双人床，并用一个床头柜隔在中间。

玛丽娅·奥古斯达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紧紧拥抱丈夫：

我一直想这样更好一些，可担心你不会和我想的一样。谢谢你，贝尼希奥。”

晚上，两人上床时，她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丈夫看见她赤裸的身体。常常是丈夫走进卧室时，她早已躺在床上。他吻吻她的额头，然后躺在各自的床上交谈几句，听听电台的新闻，看一会儿书报，最后，一人关上床头灯，直到第二天的晨光透过门缝，照在卧室的地毯上。

贝尼希奥在外面偶有艳遇，玛丽娅·奥古斯达并不提出异议，只希望这样的事在白天进行，并且不打破和她在家共进午餐、晚餐的规律。每当贝尼希奥换衣服时，她很想检查一下他的各个口袋，不过每次都能忍住，因为她觉得应该理解丈夫。既然是个男人，他必定要满足男人的天性。与其让丈夫像个神经衰弱症患者一样提心吊胆地窥视妻子赤裸裸的身体，倒不如任凭他在外边偷香窃玉。当她看到精明强干、富有创造性的丈夫站在新建的公司门口，把一项心愿变成现实，并且计划进一步建立分店和代理商以销售他生产的日用品，尤其是那些效果独特的餐具和灶具洗剂和被卫生部门确认有特效的杀鼠药，她深深为丈夫感到自豪。

另外，女儿吉奥玛利娜主动要求在贝得罗博里斯的西翁中学住宿。从那时起，她周末很少回来看望妈妈，连假期也往往在同学家的庄园里度过。

为此，玛丽娅·奥古斯达反而倍感轻松，她总是这样对贝尼希奥解释女儿有家不归的原因：

“生就的怪脾气，跟她父亲一样。”

十五岁那年，吉奥玛利娜告诉母亲，说她决定和在贝得罗博利斯一家纺职厂负责安装电气设备的瑞士工程师结婚。玛丽娅·奥古斯达一口答应了女儿，并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贝尼希奥：

“我母亲也是在这个年龄结婚的，一辈子过得很幸福。但愿外孙女的婚事和姥姥一样。”

婚礼是在贝得罗博里斯举行的。贝尼希奥因商业业务前往纽约，玛丽娅·奥古斯达独自去教堂参加结婚仪式，干巴巴地吻了吻女儿和女婿，当晚便返回圣达·特雷萨的家里，仿佛偿还了前夫所留下的一笔人情债。

她喝斥着躲开了在身旁蹦来跳去、摆头摇尾的爱犬，走进餐厅，随手拿起女佣人下午放在博物架上的信，但直到夜里躺到床上以后才想到阅读这些信件。在庆祝生日和图书发行仪式之类的请柬当中，有一个没有写寄信人地址的蓝色缎纸信封。这是谁寄来的呢？她本想顺手扔进纸篓，但被信封娟秀字迹所吸引，犹豫了几分钟之后才用象牙小裁纸刀小心翼翼地挑开信封，发现里面是贝尼希奥最近带着若奥·卡埃塔诺剧院一位女主角外出旅游的照片。她不由得笑了。这位女主角的一幅几乎全裸体照片登在最近一期《夜晚》画刊的封面上。她把照片和信封撕碎，扔进了藤编纸篓，平躺到床上，脑袋在枕头上挪了挪。她知道，一个星期以后，心满意足的丈夫会带着许多礼物笑眯眯地回到她身边：

“好景不长，迟早会烟消云散。”她想。

女主角烟消云散以后，接着又来了几位女合唱队员、市剧院的一位女舞蹈演员、一位女体育教师，还有一位电台女歌唱家。一九四九年初，玛丽娅·奥古斯达的妹妹来到圣达·特雷萨的宅院。她身材欣长，红红的指甲，身穿大花连衣裙，看样子有什么事情急于告诉姐姐。玛丽娅·奥古斯达打开门：

“卡希尔达！”

妹妹摘下头上的大草帽：

“既然你不告诉我你的近况，那么我来告诉你，我还活着。我刚从日本回来，是带着一批巴西人去东京旅游的，这个星期回来的。你呢？还是独自一个人清闲自在地生活？但愿上帝保佑你永远这样。你可不知道当一名旅行社的职员有多么辛苦，整天东跑西颠，身后跟着一群蠢猪。他们见什么都惊讶、赞叹、拍照，什么轮船、飞机、汽车、火车，我已经坐够了。”

她把香烟插进烟嘴，倒在钢琴旁的沙发椅上，跷起腿：

“贝尼希奥好吗？我从报纸上看到，他又开了一家分公司。真是百川归大海。”

她点上烟，朝着屋顶吐了个烟圈，然后眯起那双睫毛弯弯的眼睛，头微微前倾，斜视着对方，说：

“前天我去科雷雅斯的一家医院看望一位朋友，她已经在那儿住两年了。世界真小啊，是她告诉了我有关你丈夫的消息，说他和蔼可亲。大概贝尼希奥是这家医院的慈善股东，或者什么类似的玩意儿，我也说不清。他的肖像还挂在那儿的荣誉室里。还听说你丈夫在那儿找到了一个崇拜者。那女人看起来蛮漂亮，有一双美丽明亮的眼睛。她生的是肺病，已经结过婚。”

玛丽娅·奥古斯达走到妹妹身旁，说：

“这事我倒还不知道。”

"你最好盯住她，还应该瞪大眼睛盯着贝尼希奥。男人总是男人。没有哪个男人对女人比若奥·维森特对我更倾心了吧，可你看到了，他后来对我干出了什么事。不仅把父亲留给我的一切花个精光，还为一个骚货而自杀了。留给我的，只有还抱在怀里的弗拉维娅和那套只有一厅一室的房子。他居然还有脸给我写了那封凄凄惨惨的信，说什么我才是他真正的心上人。真正的心上人？去他妈的！那天我去墓地时，要不是旁边有个空墓穴，我非往他的墓穴里撒泡尿不可。他这种东西只能配得到这种报答，或者连这种都不配。屎尿不如！"

说着，她站起身，把烟头扔出窗外，像在舞台上一样转过她那又高又瘦的身躯，收起烟嘴，说：

"你要拉紧一点拴住贝尼希奥的绳子，这并不难。那个女人能让任何男人失去理智。我的判断准得很。不过，你运气不错，因为她肺有毛病，将来出了院也受不了贝尼希奥那玩艺儿。"

尽管如此，直到这一年年中，玛丽娅·奥古斯达才在晚餐桌上突然问丈夫：

"科雷雅斯那所挂着你肖像的是什么医院呀？"

贝尼希奥手捻着餐巾上的面包屑，没有立即回答。玛丽娅·奥古斯达瞪着好奇的眼睛死死盯着他，贝尼希奥只好开口：

"圣经上说，右手做的事情，左手不应该知道。但对于你，我没有任何秘密。那是一所面临严重困难的肺结核医院。我召集了几位朋友，给了一笔可观的捐款，帮助它度过了危机。圣诞前夕，他们突然为我举行了挂像仪式。"

玛丽娅·奥古斯达仍然死死盯着他：

"你在那儿的风流事进展得怎样？"

尽管这样的问题已在预料之中，但贝尼希奥还胀得满脸通

红。他低着头看着餐巾，心里想着该如何回答。说实话吗？还是等以后慢慢把这个会让她伤心的消息透露给她？他抬起眼睛：

“别介意，玛丽娅·奥古斯达。我应该对你说实话。我要向你提个请求，这是我对你提出的最严肃的请求。”

玛丽娅·奥古斯达微微一笑，把头一斜，打断了对方的话：

“要我同意离婚？是吗？不要胡思乱想，贝尼希奥。你该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好啦。你知道，我只要求你装装门面。我不是像你这种性欲很强的男人所需要的女人。可是，在神父和法律面前，我是你的妻子。这一点我永远不肯让步。你以往的风流事都一桩桩过去了，为什么这次就不能过去？不用担心，会过去的。海誓山盟的爱情也都有完结的一天。这是生活告诉我们的。我知道你近来很为难，经常说去圣保罗和米纳斯，可又没有在那些地方出现。周末你也不在家呆着，我只能在晚上见到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发现你把内衣一件件拿走。我发现了，已经发现了。可这一切都是草把子点火，风能把火吹旺，最终还得吹灭。你别担心。”

贝尼希奥重新抬起眼睛：

“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那就是我弄错了。人人都会有错的时候。不过，对于这件事，我很放心。”

两个星期以后，丈夫又一次对她说：

“我今天要告诉你，你确实错了。玛达莱娜离开丈夫和我一起生活了。我要跟她住在一起。”

玛丽娅·奥古斯达沉思了好久，来回折叠着餐巾。她瞥了贝尼希奥一眼，看出了他那双瞪得大大的眼睛里的急切的目光。

“至于我，你不用担心。你了解我，知道我是怎样对待你的那些外遇的。我只求你别忘了我。你的那些爱情来去匆匆，可我却是永恒的。我对你没有任何其它要求。”

第二个星期四，贝尼希奥回来用午餐时，还没有按门铃，等在客厅里的玛丽娅·奥古斯达就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打开了门，满脸堆笑地紧紧拥抱着他，随后又轻轻地摸了摸他那晒黑了的面颊，责备说：

“应该中午到，可现在十二点半了。我已经开始担心了。还好，我了解你。”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玛丽娅·奥古斯达一直等待着玛达莱娜重新住医院的消息。然而，等了一年又一年，贝尼希奥仍然是每星期四带着一束玫瑰跨进家门。后来，她逐渐习惯了这新的孤独，习惯了晴天玩拼字游戏、雨天玩牌，还有养花、晨操以及游泳池边的太阳浴。每星期还进行三次按摩，偶尔还进城去圣·安东尼奥修女院转转，或者去圣·本托的那座她所喜欢的旧教堂。

一九五九年圣诞节前夕，玛丽娅·奥古斯达因为好久没听说科雷雅斯医院的事了，在午餐桌上问起贝尼希奥。

“完了。”他回答得很干脆，“现在，那所医院几乎没有肺结核病患者可治了。庆幸的是，玛达莱娜全好了，还胖了一些。”

过了几分钟，玛丽娅·奥古斯达难以控制自己，问起丈夫医院那幅肖像的下落。

“玛达莱娜把它带回公寓，挂在餐厅和客厅中间的休息厅里。像伊斯玛伊洛维奇的所有作品一样，我的面孔显得过分温和了一些。不过，去过那儿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说画得还像我。”

一阵沉默。女佣收起了餐具。一只蝴蝶穿过餐厅，从后窗

口中国式的花盆上面飞了出去。

看到玛丽娅·奥古斯达聚精会神的样子，贝尼希奥说：

“我已经和奥斯瓦尔多·特依谢依拉说好了，他给我再画一张大一点的全身像，放在客厅里的钢琴旁边。”

玛丽娅·奥古斯达只是点了点头，仿佛嘴里说不出话来。她扶着贝尼希奥的胳膊，缓缓地朝客厅走去。突然她停了下来，抓住他的双肩，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悲伤：

“整个午餐过程中，你四次说到你很幸福，其实你用不着对我这样说。我从你的眼睛里、声音里、高兴的表情中已经感觉到了。可惜的是，这并不是我给你的。尽管如此，我也高兴。”

说完，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紧紧扶着丈夫的胳膊，继续缓缓地朝前走去。

2

丹麦狗到了风烛残年，已经难得吠叫几声。终于有一天，玛丽娅·奥古斯达发现这条叫“君主”的大狗死在花园里离关着的大门两步远的地方。她极度悲伤，发誓再也不养狗了。然而，贝尼希奥让她大吃一惊：有一天，夜深人静时，他把一只德国种猎狗放到花园里。这条狗把尖尖的耳朵竖得高高的，一大块黑斑盖住了脊背和粗大的尾巴，栗色的眼睛里闪着好斗的凶光。

清晨，阳光灿烂，玛丽娅·奥古斯达兴高采烈地走向游泳池。她突然发现，微风吹皱的水中倒映着一条狗的影子。原来，有一条狗正一动不动地伏在对面池边晒太阳，嘴里耷拉出长长的红舌头，死死盯着她。她大为惊骇，停住脚步，呼唤佣

人：

“娜娜！卡达利娜！你们快来看！”

三个女人远远地望着，狗突然叫起来，但仍然留在池边望着她们，仿佛对三个女人突然出现并且以诧异的神情盯着它而迷惑不解。

娜娜认为，这只狗肯定是邻居家的，晚上从虚掩着的门口钻进来的。卡达利娜却说：

“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是我在下雨以前关的。从那儿它肯定进不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朝游泳池走了几步，坐在凳子的一头，捶着膝盖，望着那只扬着头的狗：

“过来，过来啊！”

那狗缩了缩两只前腿，站了起来，头抬得更高，拖着弯曲的尾巴，朝凳子走过来。它看了看玛丽娅·奥古斯达，好像要就近观察一下她的眼神，随后把嘴搁到她的膝盖上。玛丽娅·奥古斯达激动了，轻轻抚摸它的头。她忽然发现狗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仔细地看了看，高兴地叫道：

“一面写着我的名字，另一面写着它的名字。这狗是我的！它叫‘大王’！是我的，娜娜！是我的，卡达利娜！”

星期四，近正午时分，贝尼希奥回来吃午饭，发现玛丽娅·奥古斯达红光满面，正领着狗在游泳池边上跑呢：

“这儿，‘大王’，这儿。”

她看到贝尼希奥，便张开双臂，奔了过去：

“只有你才会惦记着给我弄条狗来。我还以为不会再喜欢别的狗呢：我很快就和它混熟了。看见了吗？‘大王’这样盯着我，好像它好久以前就认识我啦。”

贝尼希奥和玛丽娅·奥古斯达朝餐厅走去时，它也俨然一副主人的样子，慢腾腾地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就座之后，它又

蹲在两人中间，直到午餐完毕，它一直高傲而又殷勤地一会儿瞧瞧贝尼希奥，一会儿看看玛丽娅·奥古斯达。

那时，“大王”还不满一岁，但已经具备这种狗的个头和力气。它自己选择休息和睡觉的地方，玛丽娅·奥古斯达和两个佣人很快就熟悉了它的习性，把它当成了家庭的一员。如果玛丽娅·奥古斯达把它关在里屋，让它作伴，它就会在客厅、走廊和房间里转个不停，对着下面的门缝闻来嗅去！如果女主人把它放到院子里，它就先奔跑几圈，似乎要练练四条腿的功夫，然后再东嗅嗅西闻闻，到处察看。在认真地完成了这一番巡视以后，就伏在大玻璃门旁，朝着外面的大街，竖起耳朵倾听着街上的动静。

刚到圣达·特雷萨时，“大王”添了不少麻烦。兽医每隔一天去给它诊治一次。它甚至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玛丽娅·奥古斯达为它焦急万分，痛哭一场，又一次发誓不再养狗。然而，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照料，“大王”又开始在院子里奔跑、吼叫，看样子不会再让女主人操心。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某个下午，大门开着，它上了街，且不知公共卫生部巡查野狗的卡车上星期还在圣达·特雷萨转呢。当天深夜，它疲备不堪惊慌失措地夹着尾巴回到了灯火辉煌的宅院，大门仍然开着，门前还停着一辆汽车。它饿着肚子悄悄地走进大门，来到后院的芒果树下，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啃着一块骨头。

卡达利娜发现了它，不禁高叫起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大王’回来了！在那儿！”

下午从办公室被叫回来帮助找狗的贝尼希奥也走了过来。只见‘大王’蜷缩在树下，惊恐地低着头，望着人们。玛丽娅·奥古斯达怒不可竭，高声吼道：

“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我这儿快急疯了，你却在街上遛弯儿，不怕被汽车轧死？以后再也不许给我开这种玩笑了！”

"大王"站起身，摇了摇尾巴，竖起耳朵，低着头慢慢地朝玛丽娅·奥古斯达走过来。女主人跪到地上，抱住它的脖子，兴奋的泪水夺眶而出。

虽然已经阉割，"大王"仍然有一阵子烦躁不安，钻在某个角落里呻吟。不过，最终它总是高兴起来，恢复原有的习惯，又像以往一样奔跑、打瞌睡，街上一有动静就大声吠叫。

玛丽娅·奥古斯达五十岁生日那天傍晚，卡希尔达乘出租车来到门口。她穿着一件大毛外套，哆嗦着下了车，大王在门后狂叫起来，不许她走近大门。卡希尔达瞪着眼，把脚一跺，挥着拳头喊道：

"笨蛋，连我都认不出来吗？好好看看我！"

她决定和"大王"较量一番，不顾它狂吠乱叫，举着手提包，穿过花园来到楼门前，使劲按了一下门铃。玛丽娅·奥古斯达穿着平时在等候贝尼希奥时穿的连衣裙出现在客厅门口。迎接妹妹：

"在生日时你能来这儿，真使我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卡希尔达？我真没有料到。"

"大王"看到门已关上，她们站着说话时，便悄悄地站到贝尼希奥的肖像下面。卡希尔达微笑着，把香烟塞进长长的烟嘴：

"玛丽娅·奥古斯达，如果我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那就对不起了。我可以有任何缺点，但绝不会撒谎。我不能骗你，说我是为你庆贺生日来的。不，不是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我最讨厌的事，那就是过生日。我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理会。如果说小时候曾经庆祝过生日的话，那么成人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份心思了。难道要庆祝衰老吗？难道为假牙、关节炎这一类事情感到高兴吗？能为更年期高兴吗？不能。我来这儿另有原因。"

玛丽娅·奥古斯达站在客厅中间，双臂交叉在胸前，神情

严肃地看着对方，准备倾听客人带来的什么坏消息。

卡希尔达点上香烟，说：

“我需要你帮帮忙。今天，我要带另一批旅游者去秘鲁和玻利维亚，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今天，我还得到一个绝密的消息，听说我们旅行社正在组织去印度旅行。这是一次再好不过的旅游，我不能失掉这个机会。我想让贝尼希奥和我的老板说一下。他们是商会的同事。对于贝尼希奥来说，这点事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可对于我来说却非常重要。”

玛丽娅·奥古斯达想了想，说：

“我说一声并不难，可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以前，每个星期四贝尼希奥都来和我一起吃午饭，就是在若奥·古拉特政权最糟糕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可是，最近他已经有一个月不露面了。”

卡希尔达从嘴上取下香烟，瞪大双眼惊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的生日，他也没来？”

“没有。我还以为他病了，打电话到办公室询问。回答说他到商会去了。可那儿也没有他。又说他被叫到拉瑟达州长办公室去了。从那儿我才知道，自从革命成功，推翻了古拉特政权以后，贝尼希奥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去瓜那巴拉宫，一会儿又去桔林宫，还有作战部。这星期，为了见贝尼希奥，圣保罗州州长专程来过里约两次。他最后一次来，还是你让我跟他谈弗拉维娅的事那天呢。”

卡希尔达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说起那件事，你们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后来再没有人来敲门找弗拉维娅了。当时，看到警署的调查员闯进公寓，我就特别担心。可惜，弗拉维娅并没有改邪归正。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她了，不知道还会干出什么事来。我的女儿来到世上是为了让我赎罪的。不幸的是，你这个教女还像个无

头苍蝇。三十岁的人了，还和二十岁一样显得年轻、漂亮，可惜命运不济。起初的那次恋爱不冷不热，后来弗拉维娅自己把他轰走了。只有我知道她掉进了什么泥坑。后来虽然改好了一点，又回到了学院，可还不如不回去呢：跟另一伙人鬼混，成天在街上游荡，还去工厂门口撒传单，在巴西中心广场组织群众大会。一句话，像我告诉你的一样，我已经无法忍受了。要不是贝尼希奥说情，我女儿已经被关进监狱准备受审了。现在，她又离开家了。事先没有告诉我一声，走后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被蒙在鼓里，对她的下落一无所知。我甚至想到她会不会被车撞了，还到法医医院去了一趟。还好，没有在阴森森的太平间里找到她。后来我又到各家医院、警察所去找。正当我准备再次来这儿，求你看在上帝份上，麻烦贝尼希奥帮忙时，她中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但是没有说明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冲她发了一通火，说要把她拒之门外，任凭她流落街头。她还觉得好笑。我就是要这样干，已经决定了。我受够了，该结束了。既然她甘愿沉沦，那就让她沉沦吧。你看见我眼睛里的这些血丝！是这几天熬出来的。现在好了，结束了。她的生活让她操心，我只管我自己。我再也不来这儿为她请求什么了。够了！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也不想头上再添白发，让理发师再劳神费力了。”

佣人进来准备打开客厅的灯，卡希尔达站起身，借着窗口最后的一点余光看了看手表：

“快六点啦！我必须八点半赶到机场！玛丽娅·奥古斯达，一旦有机会你可千万别忘了和贝尼希奥说那件事。对我来说，印度之行太重要了。再见！”

玛丽娅·奥古斯达把妹妹送到大门口，回到客厅，看了看贝尼希奥的肖像，感到胸口一阵憋闷。随后，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挂在钢琴上方的银制镜框，那里有女儿、女婿和外甥们的相

片。还好，女儿吉奥玛利娜上午打来电话，祝她生日快乐。自从女婿回瑞士工作，把全家都带走后，她一直想在春天去探望他们。然而，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时间漫长而单调，她仍然隐居在这座安静的宅院里，等待着每星期四与贝尼希奥会面。而现在，既然他忙于和总统、州长们应酬，来共进午餐的机会越来越稀少，那么为何不去旅行呢？

她关上灯，走出客厅，但很快她又改变了想法，坐到窗口旁的沙发椅上。乳白色的光线从百叶窗的隙缝中漾进来，撒满她的全身。她的眼睛湿润了，嗓子一阵阵发紧。此刻，她感到很伤心，难道贝尼希奥真的忘记了她的生日？哪怕打个电话，道声对不起，或者说上一句亲热的话语，又费什么事呢？就那么简单……她手托下巴，感到难以自慰：

“起码也应该送来一束附上他名片的玫瑰花。那样我也就知足了。”

她坐到晚餐桌旁，形影相吊，仅仅喝了一口汤。一股股透心的夜风，偷偷从窗口和门缝钻进来，仿佛发出声声叹息。娜娜默默地、迈着轻轻的脚步忙碌于餐厅和厨房之间。她在给玛丽娅·奥古斯达送上咖啡时问道：

“太太是想再等一等贝尼希奥博士，还是按往常时间关门？”

“照常关门。”玛丽娅·奥古斯达站起身，命令道：

五十岁……已经满五十岁了，她自己也感到惊讶。还能活多少年呢？十年？五年？还是两年？没有任何人陪伴，孤孤单单地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早晨，洗完冷水浴，心里想着贝尼希奥一定会来看她，对着镜子长时间仔细端详，好像要从中寻找一个自我。隔一天一次的按摩很起作用，托人从纽约买回的新的美国面霜已经见效，脸上的皮肤显得比以前柔嫩、光滑。可是现在，她突然想终止那种按摩，把这种霜那种蜜统统扔进

垃圾堆，放弃每天的晨操。这一切有什么用？费尽了心机，付出这么大努力，最终还是竹蓝打水一场空，不能改变监狱式的、滌罚所式的孤独、枯燥的生活。

回到卧室，池想看看电视剧以分散精力，然而却打起了瞌睡。待一觉醒来，才换上毛睡衣，打开了发髻。她觉得，这个夜晚是一年中最寒冷的一个夜晚。她披上一件已经被虫蛀了的皮外套，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检查一下娜娜是否把所有的门窗都已经关好。她打开客厅的门，给"大王"裹上那件毯套，让它到外面的窝里去歇息。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拐角处的路灯亮着，一直照到紧关着的大门和突出的玻璃廊檐，把强睁困乏的眼皮、为忠于职守而不得不察看着周围动静的"大王"照得一清二楚。

"上帝陪伴你。"玛丽娅·奥古斯达对它说。

她似乎觉得，一阵阵嗖嗖的夜风使气温下降了许多。

回到卧室，她开着床头灯，长时间地倾听周围的声响。远处传来有轨电车爬山坡时车轮发出的尖利的摩擦声；邻居院内，一扇窗户在随风摇晃，铁挂钩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院子深处，随着一阵风刮过，树叶窸窣作响。

玛丽娅·奥古斯达关上床头灯，忘却自己，把思绪引向弗拉维娅，那个在荣誉广场小教堂里接受洗礼的红朴朴、胖乎乎的小女孩。母亲撒手不管，认其自便，她现在怎么样了？为她洗礼的神父麦莫利亚已不在人世。弗拉维娅的父亲已经用枪口对着胸膛结束了生命。还有胖胖的卡鲁，是她拖着长长的睡袍、抱着弗拉维娅去的洗礼池。她也不在了。尽管时隔已久，可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长长的蜡烛光照在小姑娘圆圆的小脸上，阵阵冷风吹来，烛光摇摇曳曳。这时，玛丽娅·奥古斯达觉得身体渐渐飘起，不久便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溶进神秘莫测的夜晚。

玛丽娅·奥古斯达后半夜醒来，卧室里还是一片漆黑。除了风声之外，她似乎还听到了接连不断的敲门声，仿佛是谁在用拳头捶打大门，“大王”也在狂吠，好像还在门廊和大门的路上奔跑跳窜。

“等一等。”

玛丽娅·奥古斯达听出，在狗叫声和敲门声中，似乎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她急忙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台灯，慌乱中找不到那件旧皮外套，就把一件冬天穿的大棉睡袍裹在身上，使劲打开卧室的门，向前厅跑去，一路打开了所有走廊的灯，耳边不断传来狗叫声和敲门声。

来到前大厅，她怎么也摸不着墙上的电灯开关，于是跑到第一个窗前，打开百叶窗，朝外面张望。只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倦缩在门槛旁，使劲地捶打着铁大门，“大王”则不停地吼叫，蹦跳，准备随时冲向大门。

玛丽娅·奥古斯达站在百叶窗前看了一阵，她难以明白外面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裸体的女人一边敲打着大门，一边喊：

“是我呀，姨妈。求求你，快来开门吧！”

3

玛丽娅·奥古斯达扶着百叶窗，头一个反应是疑惧。稍后，她镇静下来，走到客厅门口，转动钥匙，但手忙脚乱，费了好大劲才拧开，冲到门口，一只手打开大门，另一只手挥动着驱赶“大王”。她扭下睡袍，扔到弗拉维娅的肩上。姑娘又冷又怕，浑身抖个不停，双手捂着前胸，眼睛盯着在几步远的

地方前蹿后跳、狂吠乱叫的良种狗。

玛丽娅·奥古斯达提高嗓门、对着在门槛旁仍然汪汪吠叫的“大王”喊道：

“安静！”

对面，那家半开的圆形窗户里有人探出头来朝外窥视。前边，拐角处的二层小楼上的灯也亮了，灯光摇摇曳曳，战战兢兢。

这时候，玛丽娅·奥古斯达发觉自己穿着睡衣，头发蓬乱，穿着拖鞋，迎着凌晨的寒风，站在花园里。下面的街上，又有一家凉台上的灯亮了，一对老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敞开着的大门中间，朝这边花园张望。

玛丽娅·奥古斯达顾不得不停吠叫的“大王”，一把将外甥女推进大门，拉到客厅，飞快地把门关好。

然后，她转过身来，盯着站在厅里惊惶地看着她的弗拉维娅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弗拉维娅？”

弗拉维娅躬着身子坐在靠窗的沙发椅上，双手捂着脸，赤着的双脚踩在地毯上，脸部和脖子上带着一道道被抓破的伤痕，左耳边上的一个伤口还流着血，蓬乱的头发垂在额头上，遮住了那双瞳孔变大了的黑眼睛。

尽管已经坐了下来，弗拉维娅还是不停地颤抖。她没有马上回答姨妈的问话，又哭起来。玛丽娅·奥古斯达仍然站在那里，双眉紧蹙，双手交叉在高高的胸前，望着外甥女。

“别哭了，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怒气冲冲的玛丽娅·奥古斯达又问道。

弗拉维娅这才抽泣着说：

“姨妈，原谅我。我也不知是怎么来到你这儿的。是上帝救了我。我原以为一切都完了，甚至许了愿。我以为我要死

了。他们打了我一顿，想杀死我。一切残忍的手段都用了。他们抓我，烧我，险些掐死我。现在我还觉得昏头胀脑。”

玛丽娅·奥古斯达走近几步，问：

“是谁想杀死你？”

“有两个人。他们逼着我喝酒，使劲掰开我的嘴，我差点儿憋死。你看我这嘴唇。其中一个人我见过，我年轻的时候跟他在同一个系里上过学，后来他辍学了。另一个我今天头一次见到。两个人都说得到命令要杀死我。”

玛丽娅·奥古斯达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仍然盯着她：

“这是为什么？你干了什么事，他们要杀你？我还是一点也不明白。你把真实情况全都说出来。我要知道全部真相。我在这儿听着呢。”

弗拉维娅擦了擦眼泪，竭力忍住哭泣：

“姨妈，我活腻了，受够了。我想洗手不干，可是不行，他们不让。昨天，我决心不干了，就回家去了。可我运气不好，公寓门关得紧紧的，妈妈大概为了防小偷，门上换上密码锁，只在传达室给我留下一张条子，说她再也不想见到我，还要我别打扰她，从她的生活中消失。我想来找您，但后来去了女友索尔丽家。她请我跟她一起出门。在街角钻进一辆汽车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可是马上就发现上当了。车上的两个疯子正是后来要杀死我的人。索尔丽把我带到那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开始，我想跳车，真的，差一点从开动着的汽车里跳下来。可那个开车的疯子加快速度，闯过红灯，另一个强盗则用手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叫喊。到了蒂儒卡海滩，汽车突然停下来，我的女友下去了，坐进另一辆在那儿等着她的汽车。空荡荡的海滩上，只剩我和那两个疯子。他们扒光我的衣服，蹂躏我，还对我拳打脚踢，然后把我光着身子扔进汽车，驱往

我吸毒、喝酒，一再说是那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求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放我走，可那个我从未见过的身强力壮的家伙把我按在车后椅上，用手枪口顶着我的嘴，威胁说，只要我喊叫，他就按动扳机。我哭着，发誓决不对任何人透露任何事情。这时，我以前那个同学同意把我放在圣达·特雷萨区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们一打开车门，我就光着身子跳下车，爬上山坡，跑到这儿来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等她又哭了一阵，才摇摇头：

“太可怕了，弗拉维娅！太可怕了！”

隔了一会儿，她又问道：

“可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仅仅因为你要从那种荒唐生活中挣脱出来，他们就要杀你？”

“真的，姨妈，我已经说了。我知道很多事情，他们害怕我说出去。可我不会说，不会说的。我知道面临的危险，我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这关键时刻，妈妈不肯帮助我。看在上帝份上，你帮帮我吧。我晕头转向，不知道该怎么办。让我留在这儿吧。”

玛丽娅·奥古斯达大声叹了口气，站起身：

“现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个澡，把身上的污垢和血迹洗掉，然后再往伤口上擦点红药水。跟我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走在前面，双臂交叉，双手夹在腋下，下巴冷得微微发抖。深更半夜，她家招来了什么灾祸呀？这个连亲生母亲都无法容忍的干女儿闯进来了，一丝不挂、浑身伤痕。感谢上帝，挨了一顿痛打之后，居然还活着！这次教训之后，她会改邪归正吗？或许她这样垂头丧气、失声痛哭流涕只不过是因为受了这次惊吓吧？”

她在浴室门口停住脚步，在弗拉维娅进去之前又对她说：

“你幻想中的生活是一回事，可实际看到的是另一回事，两者差别太大了。现在就看你能不能学得有点头脑了。你很

明白，你之所以没有和你的那些搞颠复的朋友一起被捕，是因为贝尼希奥应我的请求，在州长及警察局长面前为你说了情。不然的话，你早进了监狱，在里面啃魔鬼揉搓过的面包了，谁也救不出你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走进浴室，等弗拉维娅进去后，打开淋浴喷头，用手背试了试水温，转过身，绷着脸对已经脱下裹在身上的衣服、还在哆里哆嗦的外甥女小声说：

“进去吧，水热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站在浴室一角，看着喷头里喷出的水从弗拉维娅的头顶流到脚下，冲刷着她那匀称的身段，冲刷着她肩头和胳膊上一块块瘀血的青紫色伤痕。看样子她绝不像个三十岁的人，至多二十岁，还是个少女的身材，高高的乳房，细细的腰枝，丰满的臀部，肩头皮肤上还带着一个个微小的斑点。

过了片刻，她又责怪说：

“你应该知道点廉耻。你这样站在我面前，好像存心展示你的性器官。我是你姨妈，比你年岁大得多。依我看，到你们这一代，女人可以裸露一切，一点也不知道难为情，好像脸蛋和性器官没有什么两样。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在该成家的时候却变成了女流氓，不知道什么叫羞耻。在这儿，在我面前，在女佣们面前，我要求你检点一些。”

弗拉维娅辩解说：

“姨妈，这儿不就我们俩个女人吗？现在谁还像过去一样严严实实地裹在衣服里面？”

“正因为这样，报纸上才日复一日、连篇累牍地刊登不堪入目的东西。像你一样的姑娘是色情狂们的牺牲品。这些家伙糟踏、蹂躏她们，杀死她们，就像对你干的一样。法医研究院的太平间里摆满了被色狼们蹂躏至死的姑娘们的尸体。还有一些姑娘

进了疯人院，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废物。更多的则吸食卡可因、大麻成瘾，不得不跟警察打交道。”

弗拉维娅抬起头，满脸绝望，大声说：

“求求你，别说这些了。我一切都明白，我已经受够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走上前去，竖起一个手指说：

“嘘！安静！我不愿意有人在这里喊叫。”

“请原谅，姨妈。”弗拉维娅转身对着镜子，擦干头发。

玛丽娅·奥古斯达在弗拉维娅肩头披上一条大浴巾：

“明天我让女佣去给你买几件衣服，特别是内衣。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几件我年轻时穿过的衣服，让你今天晚上穿。你在这儿等着。”

玛丽娅·奥古斯达身穿皮外套，用力拉开卧室壁橱的大抽屉。细雨淅淅沥沥地拍打着玻璃窗。她从一摞摞衣服里寻找着睡衣，裤子、毛衣，柜子里的樟脑味扑鼻而来。她想：

“如果她想住在我家，那就大错特错了。我绝不允许她住在我这儿。我太老了，忍受不了外甥女的放荡行为。我有权过安宁和平静的生活。俗话说，如果上帝没有赐予儿子，魔鬼就会送去外甥。可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像这样疯疯癫癫，被猫、狗糟踏的外甥女，还想造反，和恐怖分子同流合污。这样的人我绝对不要。明天我就和她说个一清二楚。住上一天、二天，倒还可以。日子再多，休想。”

她把睡衣、裤衩和外套搭在胳膊上，嘟嘟囔囔朝浴室走去：

“做母亲的倒撒手不管，把难题交给别人。我是她的教母，这我承认。但我无法忍受这孩子的疯狂行为。今天的丑剧就已经够呛了，扰得四邻不安。不能让她留在这里。饶了我吧！”

她推开浴室的门：

“我拿来了，你看看这些衣服合身吗？我原来很瘦，也许你穿着正合适。”

弗拉维娅照着门边角落的镜子，穿上带花边的内裤和睡衣。姨妈在门口等着，从镜子里看见外甥女脸上乐开了花，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芒：

“姨妈，我穿的这件袖口和裙摆带花边的睡衣真好玩。妈妈也有这么一件，可惜边上撕了个口子，她说是结婚那天晚上爸爸抱她上床的时候撕破的。”

弗拉维娅没有发现姨妈正绷着脸、闭着嘴、瞪大眼睛盯着她，继续说：

“我敢肯定，这一件也是夫人结婚时穿过的。我猜对了吧，姨妈？对不起，我没有什么恶意，就是这个脾气，您别生气。现在我才看清那两个混账东西把我抓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眉头上这道伤痕。大概背上也有伤口。刚才冲水的时候疼极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打断她的话：

“别想在这面镜子里照个没完没了，一直到天亮。快擦干头发，跟我来。”

“好吧，姨妈。”

玛丽娅·奥古斯达转身沿着走廊朝厨房走去，双脚有力地踩着地板。弗拉维娅紧跟在姨妈后面。后院深处，狂风呼啸，树枝沙沙作响。雨点敲打着房顶，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淌。忽然，雷电交加，吓得弗拉维娅双手抱在胸前，蜷缩着身子，轻轻地跟在姨妈后面。玛丽娅·奥古斯达在厨房旁边的一扇门前停住脚，拧动门把手，打开房门，拉亮灯。这是一间狭长的小卧室，里面摆着一张铁床，两把陈旧的铁椅，一个黑木衣柜，一个斗橱。

“你就住在这儿吧。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有床单和毯子。

浴室在哪儿你已经知道了。明天我们再商量你的事。”

玛丽娅·奥古斯达回到卧室，耳边的雨声越来越大。她仿佛又看到弗拉维娅正扬着眉站在卧室里，默默地望着她。闪电一个接着一个，把玻璃窗照得透亮。睡意全消，她眼前又闪现出外甥女赤条条的身躯，黑黑的阴毛与腹部和大腿白白的皮肤造成鲜明的对照，雨水顺着她的乳房、细腰和漂亮的大腿淌下来。怎样才能把她打发走呢？即使不得不撞开公寓的门，也要把她送回去。可是，如果她非住在这儿不可呢？

“把她塞进一辆出租汽车，让她住进某个旅馆，那怕由我付钱，一直到卡希尔达回来。”玛丽娅·奥古斯达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思考对策。

房间里一片漆黑，闪电渐渐稀疏。玛丽娅·奥古斯达醒来时，新的一天的光亮已经透过窗帘的隙缝钻了进来，一束雨后的阳光把隔壁房间照得通亮。

玛丽娅·奥古斯达没有心思像平常那样起来作晨操和游泳，径直坐到桌边，对送来咖啡的娜娜说：

“家里住着我一个外甥女，你还不认识。她叫弗拉维娅，就在厨房旁边的房间里。你不用叫醒她，让她自已醒来。等一会儿，我想让你进城给她买几件衣服，包括两条连衣裙。弗拉维娅和你身材差不多，只是稍稍高一点。不过，你得快去快回，不要整个上午都在奥维多尔大街和乌鲁瓜亚纳大街上转个没完。出门之前，你先到以前我外孙们放玩具的房间里找一只小手提箱，放到她房间里。开门、关门时要小心，别把她吵醒。把箱子擦干净，她今天要用。娜娜，别忘了，是今天要用的。”

“好吧，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等我收拾完桌子，我马上就去选一只好一点的箱子。”

“好。”玛丽娅·奥古斯达说，“桌子不用收拾了，说不定

什么时候弗拉维娅就从房间里出来。”

十一点左右，玛丽娅·奥古斯达达看完上午的报纸，坐在摇椅上晃动着，等待娜娜回来。是到弗拉维娅的房间，告诉她已经在弗拉门戈区她家附近为她找了个旅馆的消息呢，还是等她醒来以后再说？为了消磨时间，玛丽娅·奥古斯达又拿起报纸，把刚才只看了看标题的文章又看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到拼字游戏栏。到中午十二点的钟声有气无力地敲响时，她几乎猜中了全部字谜。

她站起身，没好气地自言自语：

“这个娜娜老毛病改不掉。明明知道我很着急，她还在玻璃橱窗前转个没完。”

她腰板挺直，迈开大步，朝弗拉维娅的房间走去，皮鞋的后跟重重地踩在过道的地板上，眼镜链垂到高高的胸前。她轻轻地敲了敲门，叫了一声，没有听到任何回答，便拧开水晶门把。难道外甥女以为在这儿可以白天睡大觉，晚上醒着？不，绝对不行。在这里，绝对不让她白天和黑夜颠倒。

她用力拧动门把，把门打开。只见弗拉维娅果真还在酣睡，似乎对从宽大的玻璃窗照进房间的正午的阳光毫无察觉。

玛丽娅·奥古斯达站到床前，把毯子拉了拉，盖住她的臀部，开始叫她起床。她端详着外甥女，只见姑娘的脸颊红喷喷的，鼻翼翕合，呼吸匀称，两片干裂的嘴唇微微发紫，额上一道道伤痕在红汞的作用下变成粗粗的暗红色线条。尽管经过了一夜挣扎，那两只相距稍远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使沉睡中的姑娘仍然不失其特有的美丽。

玛丽娅·奥古斯达伏身床头，大声喊着姑娘的名字，但弗拉维娅还是纹丝不动，沉沉大睡。姨妈拍了拍她的肩膀：

“都过中午啦，弗拉维娅。”

她感到外甥女身上滚烫滚烫的，赶紧摸了摸姑娘的额头：

确实在发高烧。于是她在床边坐下来。

“弗拉维娅！”她摇了摇姑娘的肩膀。

弗拉维娅嘟嘟囔囔地说：

“我快渴死了，姨妈。恨不得把水龙头的水都喝光。嘴唇干、头疼，浑身都疼，特别是背部。越来越冷，全身都冻成冰块了。可能发烧了，烧得很厉害。”

娜娜抱着买来的鼓鼓囊囊一包衣服出现在房间门口。玛丽娅·奥古斯达顾不上听她解释为为什么在街上耽搁这么久，焦急地对她说：

“快去亚历山大海军上将大街找若奥·科拉雷斯大夫，请他立即来这儿一趟。越快越好！”

4

若奥·科拉雷斯大夫直到傍晚才来。他身材矮小，肥胖臃肿，皮肤红润，玳瑁眼镜使他的脸庞显得更宽，擤起鼻涕来声音震天价响，两个大腮帮子几乎垂到衣领上。他无需仔细检查便做出诊断：

“肺炎。两叶肺都感染了。不过，她年轻，不会有危险。”

大夫开了药方，嘱咐每隔半小时分别服一次附子和西洋莨菪，直到第二天上午。如果高烧不退，再换用磷或者汞。他解释说：

“汞能去除背部的疼痛，有助于呼吸。”

大夫说他要直接回家，没有急诊晚上不准备出门，所以再三对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说：

"随时可以找我。我的电话机就在床头。如果需要，我再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说：

"我看不需要。明天一大早，我就把姑娘的情况告诉你。"

灰濛濛的傍晚，细雨绵绵，冷风阵阵。她刚把大夫送出门口，就打发娜娜去卡特特的一家药店买药。

"今天晚上你和弗拉维娅一起睡，每隔半小时让她吃一次药。即使病情恶化，也不要去敲我的门，你直接打电话给若奥·科拉雷斯大夫好了，告诉他病人的情况。要是出现什么更坏的事情，你再去叫我。不过，不会出什么事的。"

清晨，玛丽娅·奥古斯达去游泳池之前轻轻地打开弗拉维娅的房门，看见外甥女和女佣都还没有醒：佣人睡在柜橱和窗口中间的沙发椅上，台灯还亮着；外甥女身上裹着毛毯，脸朝着墙，呼吸依然急促。她轻轻地走过去，除了脚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声音外，没有一点儿响动。弯下腰，她摸了摸姑娘的额头：

"还在发烧，烧得很厉害。"

她沉不住气了，亲自打电话请来医生。医生不慌不忙地说：

"情况正常，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不可能一下子见效，要耐心等待自身各器官抵抗力起作用。发烧是好现象。不过，还要注意观察，看有没有痉挛症状。"

到了周末，医生才答应改变药方：

"现在换用硫磺和砒霜来退烧，减轻病人的虚疲。到了用烈药医治的时候了。"

医生挥动毛茸茸的胖手，神气俨然地解释着治疗方案。弗拉维娅高烧不退，仍然埋头昏睡，不肯抬起眼皮看看下午明媚的阳光。

宅院宁静如初，生活似乎按照正常的节奏进行。星期四，厨娘为贝尼希奥博士准备了午餐。在紧身的佣人制服外系着白色围裙的娜娜摆好餐桌，铺好亚麻台布，往花瓶里插上鲜花，两套刀叉分别放在两个法国里摩日瓷盘旁边。中午时分，她和玛丽娅·奥古斯达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街上的动静，等待着贝尼希奥博士的汽车停在路旁，等待着听到开大门的声音、“大王”的叫声以及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快一点了，踪影全无。佣人看到女主人走到冷清清的餐桌旁，默默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摇了摇银铃，命令送上午餐。

八天以后，弗拉维娅的病情终于有所好转，能够喝些娜娜用银托盘端来的热气腾腾的鸡汤了。她由佣人扶着在床上坐起来，背后垫上枕头，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等着晕眩过去，虚汗从太阳穴一直流至凹陷的脸庞。娜娜像护士一样一勺勺喂着鸡汤。弗拉维娅渐渐睁开眼，看着窗户的玻璃，不觉得阳光那么刺眼了。

午休后，玛丽娅·奥古斯达得知外甥女病情好转，便去看望她。这几个夜晚，她和娜娜轮流看护弗拉维娅，每隔半小时为她喂一次药。看见姑娘抬着头靠在枕头上，不管她脸色依然苍白，眼睛显得更大，竟然压不住心中的怒火：

“我已经决定送你去住院。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能像护士那样担惊受怕地熬夜了。如果我和娜娜继续受这份罪，坐在沙发椅上，一只眼睛盯着你，一只眼睛盯着钟表，那么我们都有归宿了：等你一完，我们随后就倒下。幸运的是你脸色好多了。”

她坐到床前的软椅上，又估量了一下外甥女的病状：

“得了肺炎，恢复起来不容易。这都是你的那些疯朋友们的罪过，差一点没有结果了你这条命。不过，恢复到先前那副模样，昂首挺胸，还需要一段时间呢。都瘦成皮包骨头了，掉

了十公斤肉，也许更多。我甚至想过，这一次要在你手中放蜡烛了。更糟糕的事你还不知道呢：这儿电话不断，特别是晚上和清晨。你的朋友们用最难听的称呼，用最脏的话询问你的病情。现在我该问问你了：为什么你不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只要说出来，以后的事由贝尼希奥去处理。”

弗拉维娅叹了口气，用苍白的手打了个手势，请求姨妈换个话题。可玛丽娅·奥古斯达从椅子上欠起身，接着说：

“他们现在还恨你。甚至连与此事无关的我，他们也捎带上了。按他们的意思，我早该把你扔到大街上了，不管你病不病。”

弗拉维娅疲乏难忍，垂下眼皮，双手伸进毯子下面，昏昏欲睡。晚上，娜娜又端来鸡粥时，她胃口好多了，没有佣人来喂。自己用勺喝完鸡汤，头上的汗顺着脖子往下流。感到一口气吸进肺里，没有觉得疼痛。然而，当她双脚踮地，打算站起身来时，却觉得浑身无力，不得不回到床上，双腿伸直，全身已被汗湿透。她设法安慰自己：

“一天建不成罗马城，我也得慢慢恢复。”

第二天下午，姨妈来她房间，看见她坐在椅子上，用毛毯盖住膝盖，早报摊在胸前，从窗口射进的阳光轻柔地照在她身上。

“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玛丽娅·奥古斯达说。

姨妈倒背着双手，在门窗之间徘徊，又提高嗓门说：

“在我们这个州和其它州，很多人被捕了。若奥·古拉特时代的阔佬们很多都躲进了外国大使馆，或者恨不得多长几条腿，赶快逃出国外。要是你还和你的狐朋狗友们在一起，已经成了政府拘留所的宾客了，或者蹲进了女牢。我只求上帝让你吸取这次教训。”

她突然在外甥女前面停下来：

“我已知道，在十三号的群众集会上，你钻进了若奥·古拉特的主席台，还是闹得最欢的几个人之一。你也想在巴西点把火吗？”

弗拉维娅摇摇头。见教母死死盯着自己责问，终于开了口，慢慢地说：

“巴西有七千万人口，可只有三千五百万人拥有土地。我们只想通过土地改革，让其它的巴西人也有一点点土地。然而，看到了吧，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外国阔佬们买下了一片一片的土地，从那儿把我们的同胞赶走。”

玛丽娅·奥古斯达吓得目瞪口呆：

“这么说，肺炎、你那些朋友们的拳头，还有裸着身子在圣达·特雷萨区的大街上奔跑，电话里骂你的污言秽语都没有打消你的疯狂念头？”

弗拉维娅眯起疲倦的双眼，靠在椅背上，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没有。”

“还好，让我明白了。”

几天以后，弗拉维娅试着在院子转了一圈，“大王”紧紧跟在后面。现在，“大王”已经跟她熟悉了，总是瞪着圆圆闪亮的眼睛，轻轻摇动尾巴围着她转。餐厅里，她坐在放着一盆蒂纽隆①的窗台旁的摇椅上，静静地享受着下午的温暖的阳光。家里环境幽静，这种安宁无可比拟。远处，一角大海映入眼帘；近处，阿巴加特②的树叶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长青藤爬上墙头，伸向邻院，发出阵阵幽香。

娜娜刚刚清扫过客厅里的傢俱，掸头上还裹着块布，手里

---

①：一种天南星科植物，大叶上并带有白色、红色、玫瑰色斑点，开小花。

②：巴西热带的一种水果树。大树、大叶、果实大小似芒果，但呈绿色。

拿着掸子兴奋地走过来和弗拉维娅打招呼：

“喂，小姐，真难让人相信。你可把我们吓坏了。我都怀疑若奥·科拉雷斯大夫的那一点点药能不能起作用，还劝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另请一位大夫。真要举起手来谢谢上帝，你已经坐在这把椅子上啦。”

听着餐厅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和阿巴加特树叶的沙沙声。弗拉维娅对正在给桌边的椅子掸灰的女佣说出了心底的想法：

“我从没有想到这种宁静的环境能让我这么舒服。好像我现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而且呼吸的空气也是这么新鲜。下面，那么多车辆来来往往，没法跟这里相比。”

后来，娜娜放好水，让她在澡盆里洗了个澡。她来到院子里，向后院走去，看见库房一角堆放着破旧傢俱，旁边还有一扇门。她走过去拧动门把：门锁着。不过，从钉着荷叶的门缝里模模糊糊地看到：黑乎乎的小屋里除了一张长方形桌子上放满试管、碗盆，还有一个柜子。柜子里摆放着一排排五颜六色的瓶子，散发出一股药房特有的那种刺鼻的油漆味和酸味。

她迷惑不解，一回到屋里就问娜娜那儿是个什么地方。女佣看了看四周，确信女主人不在附近，用调皮的神情轻轻对姑娘说：

“那是贝尼希奥博士的实验室。他和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一起生活时，就是在那儿进行试验。他星期四来吃午餐时，偶尔也还钻进里面，套上白围裙，像个药剂师似的捣鼓这些瓶瓶罐罐。只有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在场的情况下，我才能打扫那里。她每星期三下午跟我一起下去，看我扫地、掸灰，清扫完毕就把门锁上。那里的气味太厉害了，即便开着门，也呛得我昏昏沉沉。”

随后，女佣敛起笑容，郑重其事地说：

“这儿用的香皂、香水、厨房清洁剂、银器去污粉、厕所消毒剂等等，都是贝尼希奥博士制造的。听说他富极了，想要多少钱就能赚多少。”

在走廊和餐厅之间，弗拉维娅听见电话铃声响个不停。她正在电话机附近，便走了过去。“大王”紧紧跟在她后面。近来，她成了“大王”的好朋友。每天早晨或午休后从房间出来，都发现它在门口等候。这种时刻，它总是摇着尾巴，拖着笨重的身子，懒洋洋地跟着，低下头，让姑娘能抚摸他的头顶。姑娘刚刚坐到电话机旁的椅子上，“大王”便把脑袋钻进她怀里，等待着又一次的亲热。

姑娘拿起话筒：

“请讲，我听着呢。我已经知道是你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来到客厅门口。她脚步很轻，没有发出一点响动，蹑手蹑脚地停了下来，瞪着眼睛，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着，尽量不让外甥女发现。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别再打搅我。你们干的坏事我已经受够了。这些天，我病得起不了床，不知死活。不，我不会告发任何人。你们早就知道，贝尼希奥博士是我姨夫。我没有求他在警察面前说情，那是我妈干的。快十年啦，我一直对你们言听计从。我受够了，必须改变我的生活。我决不把知道的事情告诉别人，这我已经向你们发誓了。我现在住在姨妈家里，因为你们在我一再请求以后把我扔在了附近。不，我绝不出去。谁被捕啦？艾斯特？还有依萨贝尔？若纳斯也失踪啦？他们打死了卡尔利纽斯？我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说过了，饶了我吧。不，我可不能求别人担保。我能担保什么？不，我不去请求。太荒唐了！你们不能这么干！不，不能！只有白痴们才会干这种残忍的事。不，我不告发任何人。不过，你们不能胡来，看在上帝份上。喂，喂，喂！”

玛丽娅·奥古斯达尖厉的声音立刻在客厅里响起来。她冲着“大王”喊道：

“快给我滚出去！我不想让狗呆在家里！”

接着，朝刚刚放下话筒的外甥女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让我这条狗安静些！我不想让‘大王’跟在你身后，让它到后院去吧。”

弗拉维娅站起身，尴尬地说：

“不是我叫它来的，姨妈。是它老是跟着我。我喜欢动物，动物也喜欢我。”

玛丽娅·奥古斯达竖起食指说：

“可它有主人。”

说罢，她拉起“大王”的项圈，把它拖了出去，“嘭”的一声关上门。尔后，仿佛想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就坐到钢琴后面，试着弹了莫扎特作品的几个音节，却弹错了，于是站起身、合上琴盖，坐在客厅里，双腿交叉，拿起两根毛衣针、一团毛线，一直织到傍晚第一束黑影笼罩宅院。

晚餐桌上，她问弗拉维娅：

“我听见了你今天在电话里说的话。你那伙白痴朋友究竟想干什么？你求他们别那么干。这是怎么回事？”

弗拉维娅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垂下眼睛，琢磨着怎样说得婉转一些，不让姨妈受惊：

“别听他们胡扯，姨妈。没有什么。”

“胡扯，什么胡扯？你吓成那个样子，还求他们看在上帝份上不要那么干，怎么能说没有什么？看着我，弗拉维娅。”

弗拉维娅终于找到了托词：

“我看着你呢，姨妈。我已经说了，全都是胡说八道，疯子们干的事。他们还在威胁说，我从这儿一出去，他们就杀死我。”

玛丽娅·奥古斯达继续盯着外甥女：

“你要永远呆在这里？是这样吗？不，这可不行。上帝保佑。”

弗拉维娅安慰姨妈说，等妈妈一回来，她就回自家公寓，那儿才是她的家，姨妈尽管放心。

“不用为我担心，不会出什么事。”

还在秘鲁和玻利维亚旅游的卡希尔达，连张名信片也没有给玛丽娅·奥古斯达寄来。有一次，她翻看了当天的邮件，检查了未封口的广告信封，对坐在红色带纽隆花旁边摇椅上的弗拉维娅说：

“看来，你母亲正像过着她向上帝乞求的生活。竟然连两行字也不给我写，哪怕问问我有关你的下落。”

弗拉维娅停止在摇椅上晃动：

“她从来不写信，姨妈。她去旅游时，我要了解她的消息也得打电话向旅行社询问。今天我打了电话，她大概下个月才能回来。”

两天以后，玛丽娅·奥古斯达又看到弗拉维娅坐在餐厅的那个角落。

玛丽娅·奥古斯达钻进卧室，午觉一直睡到傍晚，睡得两眼红肿、布满红丝，好像刚刚哭了一场。丈夫没有回来吃午餐，她又白白等了一个上午。昨天下午，她总算打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他保证第二天中午一定带着空空的肚子、带着深深的怀念，带着一束鲜红的玫瑰花回家。

“你要准备原谅我的经常不在，只有我本人了解我的生活。在若奥·古拉特时代，白天和黑夜都属于我自己。可现在，已经应付不暇了。”

一早，玛丽娅·奥古斯达就亲自检查家里的准备情况，以迎接丈夫归来，又命令娜娜在桌上铺上一块木头岛的桌布，放上英国银制餐具。昨晚一场大雨，花园里的玫瑰开得不盛，也

不够漂亮，玛丽娅·奥古斯达打发人从荣誉广场的花店里买来三打玫瑰花，亲手一支一支地插在餐厅正中吊灯下面的花瓶里。她亲自选好盘子、指定做贝尼希奥喜欢的甜食。中午快到了，她打扮停当，好像要出门的样子，等待着走廊里响起他的脚步声。弗拉维娅最后又修饰一下头发。她身材太苗条，那件蓝色绸连衣裙显然肥大了一些。

一点钟左右，她和姨妈坐上餐桌。贝尼希奥的位置依然空着，气氛相当尴尬，两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时钟的秒针滴答滴答走个不停。用过午餐，两人又不声不响地离开餐桌。

现在，看到姨妈白白等了一场之后，绷着脸回到餐厅，坐在挂钟前面的扶手椅上，弗拉维娅忍不住问了一声：

“为什么夫人你不去城里，到贝尼希奥博士的办公室看看他？我要是你，早就去了。依我看，他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先是抬起头，盯着对面的外甥女，继而皱起眉头，仿佛想压住心头的怒火，最后瞪大眼睛，厉声问道：

这事与你有什么相干？管你自己好啦，我不是来满足你的好奇心的。如果你的舌头不肯老老实实在嘴里呆着，你就收拾东西滚回你的公寓，向你母亲提问去。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赶到大街上的话，请你安分点。走开，别在我面前呆着！给我走开！”

5

玛丽娅·奥古斯达觉得弗拉维娅正窥视她，嘲笑她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每逢星期四，当娜娜布置餐桌，放上贝尼希奥的

盘子和刀叉时，她心情更为紧张，总是钻进卧室，侧耳细听街上的动静，期待着大门嘎吱一声打开，或者“大王”开始吠叫。正午过后，如果还听不到丈夫在走廊里的脚步声，才默默坐到餐桌旁，并竭力回避外甥女一再搭讪。这时候，她总是连头都不抬，抢先干巴巴地说一句：

“今天我没有精神闲扯。”

星期五，弗拉维娅突然发现，午餐桌上只准备了她一个人的盘子。她大为诧异，问女佣说：

“我姨妈病了吗？为什么不来用午餐？”

娜娜耸了耸肩膀，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气。当弗拉维娅一再追问，她才走过去小声说：

“据我所知，这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一生头一回不在餐桌上吃午饭。以前，即便贝尼希奥博士去和那个女人同居的那一天，她也来餐厅吃饭。可今天她想在卧室里吃。不过，看得出来，吃得和平时一样。”

午休以后，弗拉维娅敲了敲姨妈的卧室门：

“是我，姨妈。我能看看夫人吗？”

玛丽娅·奥古斯达只把门打开一半，不让姑娘进去，板着脸从门缝里盯着姑娘，目光严厉：

“说！”

“需要我做点什么吗，姨妈？”

伴着关门的声音，她的回答来得干脆：

“用不着。”

又一个星期四。弗拉维娅正准备走出卧室，娜娜走过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让我为你在厨房准备早点，还有午饭和晚饭。”

午饭前，弗拉维娅看到餐桌上铺着亚麻桌布，放上了两套餐具，花瓶里插上了鲜花，看样子是迎接贝尼希奥到来。她感

到身边带敌意的沉默，心烦意乱，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近日来，她再没有和姨妈谈过话。她每天早上起床后，姨妈已经游完泳，重新钻进卧室。周围鸦雀无声，只是偶尔能听到姨妈在房门紧闭的屋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

头一天，娜娜曾胆战心惊地对她说：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不准我和小姐说话，还责问我是不是无事可干。请小姐别怪我不来照顾你。我已经在这儿干了十八年了，一时半时，找不到别的地方可去。”

弗拉维娅打电话给旅行社，也没有得到母亲的消息，但得知去秘鲁和皮利维亚的旅游团几天之内返回里约，她如释重负地吸了一口气。既然知道母亲即将回来，就更能忍受周围的紧张气氛：女佣不再和她说话，咄咄逼入的姨妈对她不理不睬，就连“大王”也整天被锁在后院，不得与她接触。

在厨房里吃过午饭，她回到卧室，拿起小收音机，开始听午间新闻。她斜靠在床上，半闭着眼睛，竟没有发现广播已经由新闻转为轻音乐了。等她醒来，白天最后的一丝光亮正消失在夜晚的黑暗中。

她问正在走廊里开灯的娜娜：

“他来了吗？”

女佣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弗拉维娅笑眯眯地走到院子里，“大王”正狂叫着企图挣脱项上的金属练朝她这边奔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在卧室隔壁的小房间里听到狗的叫声沉寂下来，半打开窗户：果然不出所料，弗拉维娅正抚摸“大王”呢。夜色朦胧，她只能隐约看出姑娘弯腰伏在狗身上的轮廓，本想喝斥一声，但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发火又有什么用呢？这一天她还没有受够吗？午餐桌上又一次空荡荡，冷冷清清。

她关上窗户，坐到靠里面的椅子上，想看看电视剧解闷。不，此刻她没有情绪，也没有耐心欣赏那对蹩脚的夫妇在郊区的街道上没完没了地亲吻，那也算得上什么爱情！她关上了电视机，把头靠在椅背上，回忆起自己孤寂的生活：远离女儿、远离外孙们，身边没有任何可以对之倾吐衷肠的亲人。弗拉维娅生病期间，她曾经认真地想过，要渐渐把姑娘改变成另一种类型的女人，但很快就发现，那只能是浪费时间，白费口舌。既然母亲风风火火，一心想到世界各地兜风，女儿也一定疯疯癫癫。况且，这姑娘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玛丽娅·奥古斯达收留赤身露体的弗拉维娅，后来又整夜整夜守候在床前，她本该对好心的姨妈感恩戴德，可病情好转之后她干了些什么呢？反倒窥视起姨妈的私生活来了！不仅瞪大眼睛满屋乱看，还整天和女佣们叽叽咕咕。拨弄是非。当姨妈精心梳洗打扮之后白白等了贝尼希奥一场时，你看她那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从时间上推算，她母亲快回来了。等她一到来，就让她把女儿带走。我是姨妈，不是母亲。"

九点钟左右，她走到后院，放开"大王"。团圆的明月倒映在游泳池中，微风吹来，波光粼粼。狗叫着，跳着，无忧无虑地甩一甩脑袋。玛丽娅·奥古斯达对它说：

"你被囚禁的日子快到头了，再耐心等几天。只要她一走，我就用不着拴住你啦。再过几天，我和你就能摆脱她了。"

这时候，弗拉维娅刚刚躺下。尽管总是难以入睡，她也早早就寝，等看书累了（想看书，手边总有什么杂志或报纸），就听听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一直听到深夜。她减小了收音机的音量，正在选择电台晚间节目，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玻璃窗在颤抖，整个住宅在颤抖。床头的台灯灭了，她摸着床沿站起身，竭力睁大眼睛，以适应透过窗户照进房间的微弱的月光。

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

“是他们来了，把威胁诉诸行动了！”

她摸着墙壁、家俱来到门口，在黑洞洞的走廊里碰到了高高举着蜡烛的娜娜，还听到了姨妈的叫喊声，两人一起朝餐厅走去。

“娜娜，在这儿，是这儿！”玛丽娅·奥古斯达朝客厅那边喊道。

佣人慌慌张张用手捂着蜡烛急匆匆赶到弗拉维娅前面，朝那边走去。客厅前面所有玻璃窗全都震得粉碎，仅有一扇尚存，但中间裂了缝。夜风从窗户框径直吹进来，客厅中央的枝形吊灯还在摇晃，水晶挂穗在朦胧的月光中闪闪烁烁。

玛丽娅·奥古斯达用力拧开前厅的门把，猛地把门推开，站在石头门槛上，又突然停下来，呆呆地望着七零八落的门檐、掉了脑袋的狗、门口两个大花坛之间的大窟窿，还有连同一小截围墙一起炸毁的大门。

姨妈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弗拉维娅跑到“大王”旁边，四处寻觅，硬是找不到狗的脑袋，只见凄冷的月光下一滩鲜血，几片烂肉。弗拉维娅吓得魂不附体，上下牙打战，双手僵硬，象座石雕一样一动不动，说不出话来。

对面的邻居横穿街道跑过来，身上穿着睡衣，头上却顶着个法兰西软帽：

“是炸弹爆炸。”他说着，看了看四周和他同样失魂落魄的人们，“一定是狗在花园里发现了炸弹，去嗅了嗅，引爆了。”

又有一些人们陆续聚集到门口，人们很快打开灯，伏在窗口上朝这边张望。金色的圆月高挂在房顶树梢上，组成一幅色彩纷呈的月夜图。

娜娜站在弗拉维娅的身边，手里还举着已经被风吹灭的蜡

烛：

“真可怕！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简直是世界末日到了！”

穿睡衣的先生提高嗓门，声音激动：

“十足的恐怖活动，和阿根廷、意大利没有两样。可我们在哪儿呢？这与我国人民的本性水火不容！只有野蛮人才会在这堂堂的圣达·特雷萨区干出这种事来。可竟然还有人责怪政府处置颠复分子过火了。对这样的混账东西，只能处以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越快越好。否则，我可能成为受害者，先生您也会成为受害者。还好，只炸死了条狗，没有人丧生。外国人会怎样议论巴西？先生们你们想到了吗？还说什么旅游，算了吧！外国人知道了里约热内卢也有恐怖活动，我们圣达·特雷萨区也有恐怖活动，谁还敢来这儿过狂欢节？”

从亚历山大海军上将大街方向传来警笛声。不一会儿，三辆警车冲上山坡。一位个子高大、身强力壮、身着肥大褴肩的先生伸下一双大脚，从第一辆车上跳出来，驱开看热闹的人群：

“走开，都走开。我们要工作了。”

后来，也是这位先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问玛丽娅·奥古斯达是否记得，几个小时前，有谁曾经进出大门。

“没有，今天没有人出去，也没有人进来。邮递员把邮件放在信箱里，佣人们也没有上街。午饭时应该来的人没有到，她是我丈夫，应该每星期四来和我一起进午餐。”

那位先生的眼睛突然一亮：

“贝尼希奥博士先生，商会会长，拉瑟达州长的朋友？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亲爱的夫人。炸弹放在花园里，有绳索与大门相连，他一进门就能引爆。他才是真正的目标。肯定是这样。你丈夫本来必死无疑，侥幸拣了一条命。我们已经找到一些炸弹的碎片，看来杀伤力很强。我想劝告您：您不要发表任

何议论。报纸不会发表消息，电台、电视台也已经接到不许广播的命令。只有一家电台，刚才广播了，但随后又播出了辟谣声明。这是上头的命令。”

还是这位先生，还有一个记录员，在餐厅里录下了玛丽娅·奥古斯达、女佣们和弗拉维娅的证词。姑娘惊慌失措，心乱如麻，用手绢捂着眼睛。玛丽娅·奥古斯达坐在桌子一端，绷着脸，听着她的句句回答，仿佛在琢磨她的每个字眼，每次停顿。

正在这时，玛丽娅·奥古斯达眉毛一扬，站起身，眼睛里露出惊喜的光芒，望着门口，那里，贝尼希奥正在朝她微笑，仿佛为自己的不期而至表示歉意：

我正在瓜那巴拉宫和拉瑟达州长谈话，知道这里出了事，就马上赶来了。”

说着，他看见了弗拉维娅，这姑娘用泪汪汪的眼睛惊愕地望望客厅里的肖像认出了他。

“那位漂亮的姑娘是谁呀？不用说，肯定是弗拉维娅了。是弗拉维娅吗？你可真美丽呀！祝贺你，弗拉维娅。我见你时，还是小丫头呢。好多年啦！”

随后，似乎慑于刚刚拥抱过他的玛丽娅·奥古斯达那严厉而咄咄逼人的目光，贝尼希奥不再那样热情奔放，只轻轻吻了下弗拉维娅的手，便转身和中断了听证的高个子先生握手：

“很高兴又一次见到你，警官先生。”

“这是我的荣耀，贝尼希奥先生。”

贝尼希奥转身停在弗拉维娅面前，按住她双肩，久久盯着她的眼睛：

“不用担心。你不会出什么事。我知道你和此案绝对没有牵连。快把眼睛擦擦。”

她竭力设法消除对方的误解：

“警官先生已经知道，我在这儿呆了一个多月了，远离一切，从来不出门。我是为‘大王’哭呢。”

6

街上安静下来，便道上空无一人，家家关门闭户。贝尼希奥告别玛丽娅·奥古斯达，答应第二天一早就安排花园的修理事宜，并且精神抖擞，口气坚定地说：

“生活还在继续。这段时期准备应付一切不测。本来事情会更糟，只是没有发生罢了，所以我今天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没有当场炸死。”

第二天凌晨，拉瑟达州长亲临现场。他从地上捡起一个沾着泥土的红玫瑰花蕾，似乎要留作纪念。尔后，他默默地看了一眼已经用塑料布裹起来准备埋葬在游泳池旁边芒果树下的“大王”，低下头，倒背着手离开了。

州长钻进汽车，和贝尼希奥挥手告别以后，丈夫对玛丽娅·奥古斯达说他也该走了。告别时，他说：

“可怜的玛达莱娜，她一定还开着灯看书，等待我回去呢。”

玛丽娅·奥古斯达抓住他冰凉的双手：

“原谅我刚才大哭一场。我从来不曾这样哭过，一直能控制自己，这你是知道的。可今天，我承认，太激动了。你看看我，我们相识时的青春和美丽已荡然无存。可是，我内心还是那个玛丽娅·奥古斯达。我不愿意失去你。不，绝不愿意。我生命仅存的一切就是你了。是你，贝尼希奥，只有你。连‘大王’也失去了。今天，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我唯一的安慰是你

的归来。像以往一样回到这儿来有什么难的呢？我几乎对你别无他求，而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能让你这位女友心满意足了。”

他抽出双手：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这几个月天翻地覆，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每时每刻都有人找我，请我帮助。不过，我已经答应你，下个星期四一定回来吃午餐。如果可能的话，这几天我还要抽个晚上来一下。”

玛丽娅·奥古斯达瞪大眼睛，惊喜交加：

“除了共进午餐，晚上还来一下？来吧，贝尼希奥。晚饭以后，我常常独自一人坐在摇椅上，听着时钟的滴答声，看着前面那把空空的椅子伤心落泪。”

她似乎为自己过分激动而觉得难为情，马上改变了话题：

“你的身体好吗？去看医生了吗？我看你稍稍胖了点。也许是生活得太舒适了。应当小心才是。”

在钻进等在便道上的汽车之前，贝尼希奥沉思了一下，对她说：

“你知道吗，我是从弗拉维娅的眼睛认出她来的。我还是二十多年前，她小姑娘的时候在这里见过她。她的眼睛和卡希尔达的一模一样。她出落得漂亮多了。我跟警官在客厅谈话，你看到了吗？他本想把弗拉维娅带走审问。我没有同意。后来，我又和拉瑟达说了，他答应了。弗拉维娅有前科，在没有证明她和这里发生的事情无关之前，我为她捏着一把汗。让她住在你这儿吧，在这里她会安全些。”

玛丽娅·奥古斯达没有掩饰绷紧的脸上不满情绪：

“我可对你说，尽管弗拉维娅受了不少罪，这我都对你讲过了，但她的想法仍然一成不变。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也已经受够了，巴不得她早一点离开。如果有人说我院子里的炸弹是我外甥女的杰作，我不会十分惊讶。”

贝尼希奥打开车门：

“别这么想。我也懂得识别人。弗拉维娅的事由我负责，我当她的担保人。”

第二天上午，被炸弹炸出的窟窿果然补好了，两边的花坛也修葺一新，还种上了拉瑟达州长从贝得罗博里斯自家院子里移来的玫瑰花。夜色尚未降临，圆圆的月亮已高高挂在房顶上方，一座和从前一模一样的大门已经装在铁制荷叶上了。

客厅里，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玛丽娅·奥古斯达一直等到很晚，时刻倾听着街上的汽车声。她一次又一次心神不宁地打开窗子向外张望，盼着贝尼希奥的汽车停在门前。

星期天晚上，贝尼希奥突然出现了，手里提着一只藤篮。他来到餐厅，打开篮子，从里面蹦出一只在陌生气氛和灯光下惊慌失措的暹罗猫。

“想不到吧！”看到玛丽娅·奥古斯达惊愕地把眉一扬，贝尼希奥对她说。这时，小猫躲到桌子底下，不停地叫着，随后从桌子另一边时钟底座旁钻出来。

两人一起望着小猫，看着它闻闻椅子，闻闻柜橱腿、墙根，随后又喵喵地叫着朝里屋走去，仿佛在寻找它的牛奶盘。

玛丽娅·奥古斯达让贝尼希奥在她对面的摇椅上坐下来：

“这几天晚上我一直等着你，甚至想你大概不会再来了。”

他却问：

“弗拉维娅在哪儿？”

“已经睡下了。她总是早早就上床，亮着灯看书或者听收音机。”

贝尼希奥站起身，漫无目的地踱了几步，朝屋里瞟了一眼，整了整领带结，仿佛想提出什么难以启齿的建议。玛丽娅·奥古斯达用狐疑目光望着他。她发现，当弗拉维娅怀里抱着

小猫，轻轻抚摸着它绸缎般光滑的皮毛，出现在客厅门口时，贝尼希奥的脸一下子舒展开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的椅子停止晃动。贝尼希奥对弗拉维娅说：

“我想和你谈一谈，正想让玛丽娅·奥古斯达去叫你。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让警察署销毁了你的案卷。这样，如果你的朋友们再干什么坏事，我希望你不受牵连。只求你一件事：脱离那伙人。”

玛丽娅·奥古斯达已经站起身来，忍不住心头的愤怒，脸色更加难看，从外甥女怀里一把夺过小猫，疯了般地高声喊道：

“谁叫你来的？回你房间去！”

小猫吓得魂不附体，在地毯上蹦了两下，竖起耳朵，瞪瞪那双小眼睛，夹着尾巴钻到玻璃柜下边去了。

贝尼希奥双眉紧皱，转身对玛丽娅·奥古斯达说：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对不起。我有点儿难以自制。坐下吧，坐下吧！”

他走到客厅尽头，勉强沉静下来，转过身对站在原地不知所措的弗拉维娅说：

“我希望你现在就开始新的生活。你的问题相当困难，费了不少周折才得以解决。我只想对你说明这一点。”

姑娘看了看藤篮，又望着贝尼希奥说：

“那么，我走了，晚安。晚安，姨妈。原谅我，我不是有意的。这只猫窜进我的房间，我没想到是夫人的，还以为是哪家邻居家的猫走错门了。”

姑娘刚一离开，玛丽娅·奥古斯达就对丈夫说：

“看见了吧，她一直这样。不生气，不发火，生性冷酷，

很有心计。还好，她母亲快回来了。”

以后的几天里，贝尼希奥音信杳无，玛丽娅·奥古斯达怀疑他下星期四是否会回来。目睹了她跟弗拉维娅大闹一场之后，他可能不会再来。然而，星期四一早，她照样为丈夫到来做了一切准备：餐桌旁放好两把椅子，花瓶里插满鲜花，桌上铺着抽花台布、摆上银制餐具。

暹罗猫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时钟旁边有它的软垫，还有一只盛奶的小碗，几个供它玩耍的纸球。玛丽娅·奥古斯达埋头阅读报纸时，它还会冷不丁地跳到她怀里，吓她一跳。这样，在“大王”惨死之后，女主人又找到了安慰。她给它起了个亲切的名字——“切利”，并且亲自照料，连往小碗里切面包片都亲自动手。在卧室里，只要她叫一声，“切利”即便睡眼惺忪，也慢悠悠地走过去，简直像一只驯顺的小狗。

星期四，快中午了，她抱着切利，焦虑地等待贝尼希奥。电话铃声响起来，她没有动弹，想等女佣去接，偏偏娜娜迟迟不来，只好伸出胳膊，拿起话筒把摇椅朝前移了移。电话里传出卡希尔达的声音：

“是我，玛丽娅·奥古斯达。我刚刚回来，累得半死不活，更确切地说是累死了，并且患了感冒。有弗拉维娅的消息吗？在你那儿？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走得匆忙，没来得及把钥匙留在传达室。留下的便条更吓人，肯定吓了她一跳。知道她还活着，我就放心了。要是不在你那儿，那就是在拘留所了。我只是不想让她到法医医院的停尸房。和你在一块儿，就更好了。你不仅是姨妈，而且还是她的教母。告诉她我要上床睡觉了。她如果愿意回来，就回来吧，不过千万别按门铃。我把钥匙放在门口的擦鞋垫下面。后天见，玛丽娅·奥古斯达，见面时再谈。我还想知道更多的消息，也有好些事要对你讲。”

天气晴朗，弗拉维娅在游泳池里呆了大半个上午，皮肤晒

得红红的。自从星期日的爆炸事件之后，她曾试图和姨妈搭话。但玛丽娅·奥古斯达却不肯转过身看她一眼。后来，娜娜走过来，一边搓着围裙一边尴尬地告诉她：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不想和小姐说话。请你别再坚持了。她让小姐呆在自己的角落，她呆在她的角落。还有一件事：今天她打电话给卡希尔达夫人工作的旅行社，知道卡希尔达太太星期四回来。等她一回来，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希望小姐立即回她的公寓，或者去某家旅馆。”

弗拉维娅语调平淡：

“知道了。不用再重复了。”

星期四，她正在厨房吃午饭，娜娜兴高采烈地进来说：

“你母亲回来了，弗拉维娅小姐。还让告诉你钥匙放在公寓门口的擦鞋垫毯下面。”

“很好，”弗拉维娅把通心粉绕在叉子上回答说，“现在，我姨妈还得忍耐一下，午饭后，我得睡一会儿。我不着急，又不是到绞刑架上救父亲。况且东西已经收拾好，只等着这道逐客令了。”

回到房间，弗拉维娅并没有躺到床上，而是坐在椅子上，脚上趿拉着棉拖鞋。她两手空空，仅有的行李就是柜橱里姨妈施舍的那一小摞衣服。留下呢，还是带走？最好还是留下。只要有身上的衣服，那双日本式凉鞋，还有一双袜子，就足够了。叫辆出租车到博达霍戈，不过还得让司机在楼前等候，她去六楼向母亲要了钱才能付车资。

这时候，她听到贝尼希奥回来了。听出了他的声音，还有姨妈的声音，以及两个人的笑声。接着，传来刀叉的碰击声，招呼娜娜收拾碗盆、桌子的铃声，以及挪动椅子的声音，还有时钟慢腾腾的报时声。

弗拉维娅对着镜子梳理好头发，往脸上擦点粉，抹上唇

宵。是绕过围墙，从后门出去，不辞而别呢，还是干脆堂堂正正的穿过餐厅，从前门走呢？她举棋不定，犹豫再三，最后才拿定主意：

“从前面走。”

在客厅门口，她看了一眼姨妈，又看了一眼贝尼希奥，装出一副不知所措、想退回去以回避这突如其来的相遇的样子。贝尼希奥马上笑脸盈盈地走过去，伸出热情的手：

“我以为你不在这儿啦。玛丽娅·奥古斯达告诉我说你已经走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沉着脸，眼中怒火熊熊：

“我不知道她还在这儿干什么，她早就该走了，她母亲回来了。”

弗拉维娅竭力保持镇静：

“我现在就走。”她对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贝尼希奥说。

贝尼希奥穿上坎肩：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送你一趟。”

“愿意……”弗拉维娅立刻答应。

她说完就走，沿着走廊，走过前厅，穿过院子，分明感到贝尼希奥紧紧跟在后面。她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站在汽车旁等了几分钟，随后听见贝尼希奥的脚步声，接着是锁大门的声音。

第 三 章

弗 拉 维 娅

1

弗拉维娅走到宽敞的窗前，眼前是一片蓝蓝的大海。从窗口向外眺望，波涛拍击着巉岩，溅起堆堆浪花；而另一些则顺利前行，直至椰子树下，消失在白净的沙滩上。远方的地平线上，一条白帆影影绰绰，游动于两座模糊不清的小岛之间。

如果随心所欲，她会伏在大理石窗台上，手托下巴，忘掉时间，任凭带有咸味的海风吹拂面颊、拨弄秀发。不过，她还是转过身来朝屋里看了看，发现男伴没有来。她还在用目光搜寻，他穿着衬衣、敞着怀，手里拿着两只酒杯，一小桶冰块和一瓶香槟走来了。

弗拉维娅背靠窗户，笑起来：

“这么说我们要庆祝一番啦？我现在倒想看看我姨妈一旦知道你和我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会是一副什么面孔。你，贝尼希奥，秩序的栋梁，资产阶级的根基，资本家们的台柱，竟然

干出这等事来！”

她背靠窗台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贝尼希奥把冰桶和酒杯放到房间中央的桌子上。桌旁两把沙发椅子罩着咖啡色平绒椅套，左边是盖着花床罩的宽宽的双人床。

弗拉维娅抬起头：

“我的朋友们也会议论纷纷，贝尼希奥。我，弗拉维娅，和你这位堂堂的社会名流在一起？不，这不可能。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不，这不可能是真的。”

他脱下衬衣：

“是的，确实是真的。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也会发生。

现在，他俨然像个年轻人，黑眼睛炯炯有光，胸前的汗毛间或还有几根白的，腰还不算粗，穿着袜子、光着上身，在房间里来回忙碌，有条不紊地收拾床铺，显得更加健壮、魁梧。弗拉维娅好奇地看着他，称赞道：

“我真喜欢看你叠床罩。干得好极了！”

她笑眯眯走进浴室，轻轻地带上门，却没有别上插销。

她开始洗澡，敛起笑容，又一次为如此轻易地顺从这个男人感到惊讶。在去巴哈·蒂儒卡海滩的路上，他只说了句回来时在宾馆里休息一下，她就象正等待对方发出邀请一样，爽快地答应了。当然是她无意中说了下面这番话才为对方打开了道路：

“您为我做的事，我还没有谢呢。我现在感谢吧。头一次，我妈和您说了以后，便立即生效：警察再没有来找我的麻烦。我曾想到办公室找您，后来还打了个电话，但秘书告诉我，要和贝尼希奥博士通话不容易，我就只好待以后再说了。现在，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旧恩新情一块儿谢了。您和警长及州长谈话时我在场，警长说得明白，要拘留我。是先生您不让。这些事我不会忘。我的记忆力好极了。”

五月，阳光明媚，晴空万里，不见一丝游云，轻风拂动树

叶，仿佛已经进入六月，夏天下午过分炎热的色调悄然逝去，整个城市成了五彩缤纷的理想世界。被夏天烘烤成白色的阿特罗山如今已被深浅不同的绿色覆盖，公共汽车和小汽车顺流不息，仿佛和谐地沿着固有的轨道运转。

贝尼希奥开车穿过了一座立交桥，看着眼前宽阔的道路：

“我能提个要求吗？你保证答应我吗？第一，别称呼我为先生。如果称呼先生，那你让我变老了。可我不想老，特别是现在，当我在你身边的时候。”

弗拉维娅用眼睛的余光看了看对方：

“你已经到五十岁了吗？”

“十二月刚过。谢谢你用“你”称呼我，希望永远这样。”

他左手握着方向盘，把右手放在姑娘的膝盖上，看了她一眼：

“现在，既然我们之间已经无需再客气，那我就提出第二个要求。如果我把这个下午作为礼物赠给你如何？你接受吗？太好了，弗拉维娅！我一定要把这阳光，这蓝天，这些飞翔的鸽子，这些树木，还有那海湾赠给你。这一切都是你的！四点钟我本来在商会有个会议。六点钟，科斯达·伊·希尔瓦部长等着会见我。可现在，我取消了所有这些活动。我要和你在一起，整个下午都是你的，不属于任何其它人。”

他突然沉浸在巨大的欢欣之中，用力踩了一下加速器，车子跑得更快了。她笑着坐稳当些，随后打开收音机，找到一个悦耳的音乐，放大了音量。似乎就在这一瞬间，她的生活像按纽旋转了一圈一样突然改变了。她随着内尔松·贡萨维斯的浪漫歌曲轻轻哼着，伸出左胳膊抚摸着男伴的头发和肩膀。

浴室里，她一边等着喷头里水温上升，一边对着镜子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心潮翻滚：

“我从来没有不经抗拒把身体交给别人的呀。”

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很多很多次她都用整个身心勇猛反抗，仿佛她天性未开，不可逾越，所以奋力自卫，用牙齿和指甲反击对方，弓下身子护住性器官，就像保护一条流血的伤口一样。每当这种时候，她都好像宁肯死去也不愿被人占有。

“不，不行。我已经说过了，不行！”她总是这样反抗。

不过，她还是个少年的时候，那个面色苍白、微微驼背的男友不容她脱衣服便扯下了她的胸罩，第一次占有了她。当时，她甚至以为被占有的快感或许超过男友的粗鲁。然而，当感到被伤害、被撕裂、被糟蹋，鲜血顺着大腿根往下流淌时，她使尽力气把他从身上推开，大声吼叫：

“猪猡！蠢货！肮脏东西！给我滚开！”

弗拉维娅一边用宾馆的大浴巾擦干身子，一边问自己，跟贝尼希奥上床是不是受着报复心的驱使，因为当初姨妈那样同情她，理解她，收留了她，而后来又对她态度极坏。她笑了，一边用毛巾擦着大腿上的水珠，想起了昨天晚上，她刚刚打完肥皂，喷头里的水突然断了，她不得不带着浑身肥皂沫走出浴缸，用洗手池里的水洗净身子。在厨房里用晚餐时，娜娜向她道出了真相：

“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亲自用两只手把水管开关关上的。看在上帝份上，你可千万别说什么，装作不知道这回事。”

浴巾围在脖子上，两端从胸前垂下来，盖住乳房，一直拖到大腿。弗拉维娅在离开浴室前，又一次停在镜子前面：

“不，我可不是为了向教母报复才把身体交给他的。不，我不是这种人。”

她又一次想起花园里发生爆炸事件的那天晚上，第一次见到贝尼希奥时给她留下的值得信赖的印象。她喜欢他的声音、

喜欢他的果断举止，喜欢他梳理整齐的头发，喜欢他坚定的步伐，喜欢他对她斯文而高雅的态度。每当正面看贝尼希奥时，更为他黑亮的眼睛激动得心慌意乱，仿佛他眸子的光亮照得她头晕目眩。

她轻轻打开门，没有发出一点声响，看见贝尼希奥正在离她一步之远的地方朝她伸着手：

“来，跟我来。”他鼓励着，抓住她湿漉漉的手，热切而又自信地说，“首先，你休息一会儿。我们不用着急。整个下午，还有晚上的一部分，都是你的。”

宽敞的卧室，窗户紧闭，窗帘落下，只有旁边的桌子上有一盏台灯亮着。床头，并排放着两个枕头；床罩上面，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薄毛毯放在两个枕头旁边。

贝尼希奥让弗拉维娅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拉开床单盖上她赤裸的身体。

“现在该我了。我不会耽搁太长时间。你先听一会儿音乐。”

她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得很低，几乎难以听清，却可以清楚地听到浴室里刷牙的声音，后来，是水龙头的声音、最后厕所的水箱放水的声音。屋里，收音机的音乐在昏暗中懒洋洋地回荡。

尽管已是情场老手，弗拉维娅还是激动不已。会不会显得形象丑陋？能不能让男伴感到她身体和性感配合默契？她也不明白为什么，竟然祈祷起来，忘掉了在暗淡的台灯光下回荡的西班牙舞曲。

贝尼希奥在她身边躺下，她闭上眼睛，等待着他来抚摸。他躺在一旁，左手支着头，右手轻轻摸着她的头发和额头：

“怎么，想睡觉了？”

在抚摸她的乳房之前，贝尼希奥用柔和、甜蜜的声音讲述

了他穷学生时代的生活，为了毕业所付出的艰辛、还有在里约热内卢找到的第一个职业。直到不再感到拘束，她才说：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你很凶，盛气凌人。可我现在看到的贝尼希奥是另外一个人，太不一样了。我好像不是刚刚认识你，仿佛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

贝尼希奥问：

“想把灯关上吗？”

“关吧。”

已经入夜，她自已开了灯，脸上再没有惊恐和担心的痕迹。此时，她平静，坦然，觉得有生以来第一次满足了屡次遭到压抑的性欲。傍晚时分，是她主动把贝尼希奥拉到身边，把赤裸裸的自己交给了他。贝尼希奥吻着，抚摸着，最后问道：

“我能看看你的身体吗？”

她点头同意，深信终于找到了能符合她这个女人的特点的男伴。贝尼希奥打开灯，慢慢地揭下床单，看着她的乳房、阴部、大腿、小腿，久久抱着她的双脚：

“弗拉维娅，你永远不会属于别的男人。我也发誓永远不会属于任何其他女人。”

他又重新开始欣赏她的面庞，看到姑娘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水中漂浮，而弗拉维娅则朝他微笑着，寻找着他那双有力的手的支撑。

2

一连几天，玛丽娅·奥古斯达脑海里不断闪现外甥女坐在贝尼希奥身旁，汽车开下山坡的情景。当时，她站在窗后，透

过百叶窗，远远看到他们俩在开动着的汽车里乐哈哈的模样。

这么多年里，虽然丈夫不断寻花问柳，玛丽娅·奥古斯达从来没有恨过那些女人。而现在，却把绝望和被抛弃造成的一股铭心刻骨的仇恨一古脑儿倾泻在弗拉维娅身上。她仿佛觉得，整条街上的人们都涌到人行道上来观赏这个场面，对面的邻居和左右街坊似乎无一例外地嘲笑她——玛丽娅·奥古斯达，人人幸灾乐祸。…

她僵硬地站在半开的百叶窗前一动不动，一连几分钟似乎忘记了自己。后来，两腿发软，要不是扶住身旁的椅子，非倒在地上不可。一股难以压抑的怒气涌上心头。她瘫坐在椅子上，咬定牙关，紧握双拳，千万句咒骂拧成一声怒吼发泄出来：

"女流氓！十足的女流氓！"

她一声又一声咒骂着，仍然怒不可遏，嘴角的那块白沫越来越大。最后，她总算硬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朝卧室走去，准备大哭一场。娜娜见她走过来，目光滞呆，面色苍白，不禁问了一声：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感：

"偏头痛又犯了。"

不错，她确实头痛，烈日更加重了太阳穴和脖颈一阵阵鼓胀，所以整个下午再也没有走出卧室，连晚饭也是娜娜送到床前，只吃了几片烤面包，喝了几口茶。

第二天起床后，她觉得身体沉重，双肩酸痛，眼睛火辣辣的。不过，她还是走到游泳池旁，先进行日光浴，后来钻进水里，游了几下。最后坐到桌子旁边，嘴里仍有一股浓浓的胆汁苦味。

"会好起来的！"她安慰自己说。

第二个星期一开始，尽管苍白的面庞上还残留着紫色的眼圈，但她相信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体重可能减少了几公斤，但她不愿意用浴室里的秤加以证实。早晨，她来到餐厅，给蜷缩在一角的"切利"送去了牛奶和面包片。

下午，她睡了一觉。晚饭后，可以勉强能看电视连续剧，不再被荒唐的剧情折磨得心烦意乱了。她觉得像是大病初愈，直到第二个星期才打起精神给女儿、女婿们写了封信，告诉他们家里添了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猫，以排遣她对外甥们的思念。

弗拉维娅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四，玛丽娅·奥古斯达照常让女佣准备她和贝尼希奥的午餐。因为身体虚弱，加上余怒未尽，心中烦躁，在客厅里等待贝尼希奥的时候只得翻阅着一本儒莉娅·罗佩斯·德·阿尔梅达的旧小说消磨时光。那是她在萨格雷·科埃乌学校学习时得到的奖品。宽松的连衣裙掩盖了脖子上的条条皱纹，却使她显得衣着很不入时，但跟周围古色古香的陈设相得益彰。时钟敲响，娜娜来到门口，问是否可以端上午餐，她连眼睛也不抬，只是点了点头。

又是一个星期四，同一时刻，玛丽娅·奥古斯达又穿上那件衣服，坐在原来的地方，不过已经能够自制，一边翻着膝盖上的拼字游戏的杂志解闷，一边倾听着院子里的动静。

宣布下午开始的钟声还在屋里回荡，她听见大门吱呀响了一声，随后花园里传来脚步声。她感到奇怪，因为贝尼希奥的脚步更加有力。门铃响了，她转动水晶门把，屏住呼吸，仿佛要昏厥过去。

门开了，站在面前的是卡希尔达。妹妹晒得黑黑的，披一件玻利维亚披肩，笑容可掬，手指上夹着烟嘴。

"姐姐，我们好像有一个世纪没见面啦。你这家伙可还是老样子。再没有比资本主义式的宁静能保养人的了。虽然我比

飞机的螺旋浆转得还快，可看上去还不如你健康。我比你几乎小五岁呢。对，比你小四年零十个月。”

她见姐姐一言不发，呆呆地望着她，感到好生奇怪：

“不请我进去吗？告诉你吧，我是来者不善，混顿午饭吃。让娜娜多准备一份餐具吧。我肚子里满是秘鲁和玻利维亚饭菜，吃腻了土豆和生鱼。现在想吃点家常便饭，你这儿的饭比任何其它地方都可口。”

她看见了蜷缩在一条椅子腿上的小猫翘着尾巴、低声叫唤：

“它就是‘切利’吗？弗拉维娅跟我说起过，说是只招人喜欢的小猫。确实不错。不过，最好让它离我远些，我还是讨厌猫。我这辈子本该投胎成狗。我一看见猫就害怕，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没有翘起尾巴、竖起耳朵，因为我的耳朵竖不起来，尾巴也只有在我穿高跟鞋时才翘得起来。”

说完，她敛起激动的神情，看了看周围，朝餐厅望了一眼：

“在等谁来用午餐吗？”

“大概不会来了。”玛丽娅·奥古斯达关上门，平静地回答。

卡希尔达皱起眉头：

“是贝尼希奥？对，今天是星期四。你说得对，如果他现在还不来，肯定不会来了。这么说，我们可以吃中午饭啦。我饿得发慌了。凭闻到的香味，我就知道饭菜准备停当了。”

说着，打开手提包又在烟嘴上插了一支烟：

“最近贝尼希奥一直来这儿吗？”

“上星期四没有来。看样子今天也不会再来了。”

卡希尔达果断地说：

“不，他不会来了。我们可以用餐了。”

她像家庭主妇一样，走在前头，玛丽娅·奥古斯达跟在后面，满腹狐疑地观察着她，竭力猜测妹妹来访的目的。看着卡希尔达被雨水打湿的披肩，她暗自思忖：

“她一定是来告诉我什么事或者打听什么事。要是没有什么目的，她不会在这个时候来。如果因为钱，她早就开口了。一定不是为了钱。”

午餐桌上，看到卡希尔达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不停地吐着烟圈，水晶烟缸里堆满了烟头和烟灰，玛丽娅·奥古斯达更加确信心中的猜疑。她不仅吸烟，而且说个不停，什么飞越安第斯山脉的印象啦，利马、库斯科、阿雷基帕和拉巴斯之行啦。还说游的的喀喀的时候，嘴里嚼着可可，看到印地安人在大街上撒尿。玛丽娅·奥古斯达漫不经心地听着，但兴致所在却是猜测妹妹娓娓动听地叙述旅游过程究竟有何居心。等她们坐到立地钟两旁的摇椅上，卡希尔达用感激的语调说：

“首先，我要感谢你收留了弗拉维娅，并且耐心地照顾她。她已经告诉了我她经历的一切。太可怕了。你对她太好了，确实是再好不过了。这是真心话。你对她所做的一切是无法报答的。我是她的母亲，应该首先承认并且明确说明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你的肚量和耐心。这是个天赋和秉性问题。要是我，或许会拍桌子砸板凳了。你是个重情义的人，重情义的典范！当然，我发过火以后也会体贴她，可我是母亲，而你是姨妈，姨妈和教母。可怜的弗拉维娅桀傲不驯，交了些个坏朋友，撞了南墙。不过，好像现在已经回头。愿上帝保佑。在秘鲁利马的圣·彼得教堂里（那是一座很漂亮的教堂，玛丽娅·奥古斯达，几乎和我们的圣·本多教堂一样美丽），不错，在圣·彼得教堂我为她许愿，让上苍帮助弗拉维娅改邪归正。看来上帝已经让她走上正路啦，玛丽娅·奥古斯达，我看圣·彼得一定听到了我的话，真的，一定是听到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把头倚在草垫上，闭上眼睛，停止摇动椅子。过了一会儿，卡希尔达又点燃一支烟：

“你在听我说吗，玛丽娅·奥古斯达？下面我要讲的十分重要，的确非常重要。”

佣人走进餐厅，慢条斯理地收拾起餐具。

等佣人出去后，卡希尔达接着说：

“我知道，弗拉维娅给你添了点麻烦，后来离开了这里。她不应该走，更不应该惹你生气。生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教训她也没有用，简直是白费时间。可我们也得承认，无所不知的上帝会有笔误，但归根结底写得正确。你听见了吗，玛丽娅·奥古斯达？”

玛丽娅·奥古斯达微微睁开眼睛：

“接着说吧！”

“你听着，现在我要告诉你的十分重要，请你注意听。”

她叼着烟嘴。袅袅的烟环遮住她的脸庞。她没有马上开口，似乎在等待姐姐好奇地睁开眼睛。

“的确，上帝会有笔误，但归根结底写得正确。这我完全相信。记得我再也无法忍受跟维森特一起生活时，他为我和他本人的绝望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现在，又一件事情发生了，它又一次证实人们常说的，为了让我们之中的某个人找到归宿，上帝往往故意划出曲折的道路。弗拉维娅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

玛丽娅·奥古斯达直了直身子，稍稍离开了椅背，仿佛再也没有耐心猜想对方到底要说什么。

在继续说下去之前，卡希尔达微微一笑，在烟缸边沿上磕了磕烟灰，仍然笑眯眯地把头一歪：

“你知道谁正跟我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外甥女、你的教女打得火热？你不会相信的，玛丽娅·奥古斯达。告诉你吧，贝

尼希奥！你的丈夫！对，正是他！他坠入了情网，爱得发疯，爱得昏头昏脑。昨天，他去拜访我，把一切都对我说了，态度很认真，确实像个新郎，说他决定和弗拉维娅结婚。是这样，结婚，正式结婚，一应手续俱全。在某个大使馆进行，不知道是墨西哥还是乌拉圭大使馆，反正是其中的一个。他还想安个家，抛弃玛达莱娜。真的，夫人，他要抛弃玛达莱娜。爆炸性的消息，玛丽娅·奥古斯达！好在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

玛丽娅·奥古斯达挪到椅子边上，脸色苍白，半张着嘴，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卡希尔达。过了一会儿，她上身一弯，双手捂住脸，放声大笑起来，直笑得椅子往后挪动了几下。这时候，娜娜走来，被这神经质的笑声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女主人到底是在笑还是在哭。

卡希尔达果断地把手一挥，打发佣人出去。等玛丽娅·奥古斯达笑声渐渐小了，她把脸一沉，非常严肃地说：

“这可是我女儿一生中重要的一步。”她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说，“我来这儿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告诉你现在发生的一切，这是你作为她的姨妈和教母所关心的；第二，想请求你同意和贝尼希奥解除婚约。这对我的女儿、你的教女的婚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非常必不可少。我们能得到你帮助吗，玛丽娅·奥古斯达？现在就看你怎么回答了。我女儿的前途攥在你的手中。”

玛丽娅·奥古斯达止住了笑声，望着空中，若有所思，好像望着自己的内心。卡希尔达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姐姐，急切地等待着。周围静悄悄的，时钟的滴答声就像心脏在一声声跳动。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过后，玛丽娅·奥古斯达说：

“你让贝尼希奥下星期四来吃午餐，我想先跟他谈谈。”

3

老妇人一头红发，满脸雀斑。她热情地打开办公室的门，指着背对窗户的皮沙发说：

“这儿好吗？还是喜欢坐在朝圣·本多教堂的那一边？贝尼希奥博士去圣达·特雷萨用午餐了，午饭后可能还去看医生。”

接着，看了看手表：

“他不会耽搁很长时间。他知道小姐你来这儿吗？噢，那会让他喜出望外，请随便吧！如果要我做什么，只需按一下桌子中间的电铃就行了。我就在隔壁。我为贝尼希奥工作快二十年了，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上司了。”

等她走出办公室，弗拉维娅站起身，看了看周围，欣赏着宽敞的房间，淡灰色的地毯，厚厚的窗帘，还有大办公桌后面那把非常显眼的圆腿大皮椅。

还没有来得及逐一细看墙上的名画、满满的书柜、挂着外套的衣架、推得高高的文件、铜制的铁饼运动员塑像、沙发旁的报架，她便一眼盯住桌子一角，日历和墨水瓶旁边的玻璃镜框里的女人。

“是玛达莱娜。”她认出来了。

难道是张近照吗？不，不可能：最近几年这种发型已难得看到。况且，衣服领子也太紧，与现在的潮流格格不入。可那双沉思的眼睛、微微弯曲的双唇、细嫩的皮肤、圆圆的酒窝，还有大波浪卷的头发，烘托得那张脸更加楚楚动人。

她直起身，朝着衣架走了几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两眉之

间那道皱纹。既然贝尼希奥已经决定只要玛丽娅·奥古斯达同意离婚，便马上离开玛达莱娜，为什么还把她的照片摆在这里？

她站到一扇玻璃窗后面，压住这突然涌上心头的醋意：

“也许时刻未到。妈妈说得有理；该发生的事迟早总会发生，无须着急，慢步走千里嘛，一定能成功；只要有手段，有耐心。”

确实，从姨妈家第一次见面到贝尼希奥不断去博达霍戈公寓，事情发展如此之快，连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像是在做梦，不折不扣的美梦。贝尼希奥还送给她钻石戒指、项链、耳环、白金手饰、连衣裙、香水和皮鞋。昨晚，把他送到门口时，弗拉维娅还听到另一个许诺：

“两、三天之内，你会大吃一惊。等着吧。你会知道我多么喜欢你。”

尽管时近傍晚，明亮的阳光仍然照在摩天大厦的楼顶、高大的树冠和康德拉里亚铁塔。右侧的山丘上，圣·本多教堂那巴罗克式的建筑显得更加威严、别致。远处，停泊着一艘艘轮船的港口后面，一只汽船正驶过海湾上的航标，向尼德罗依方向开去，另一艘满载客人的游艇正从对面慢慢驶来，在高处阳光的映衬下马达声格外清晰。

弗拉维娅重新坐到皮沙发上，在报架上取下星期日的“晨邮报”，眼睛落到第一版中间库比契克总统被人们抬着的一幅照片上，耳边立刻响起卡希尔达刚刚穿好衣服时那几句慷慨激昂的话：

“弗拉维娅，跟我来。儒塞利诺要被流放啦，我刚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明天，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人讲讲今天发生的一切了。我是说十年、二十年以后：——大家听着，儒塞利诺被流放时，我也去了，不怕警察，不怕挨枪子儿！

——跟我来吧，我以后再去给贝尼希奥讲清楚。像今天这样的事，谁也不肯失去机会。”

钻出汽车，机场前是一片激动人心的场面。人们不顾候机大厅四周的警察满脸怒气、持枪威吓，聚集在宽阔的大街上，一时阻碍了交通。气愤的人群越来越密，冲进了大厅、走廊和洗漱间。他们大都是平民百姓，男人们穿着汗衫，女人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连衣裙，还有许多人穿着凉鞋，或干脆光着脚；也有几个神父、几位修女，甚至还有一位腰系红带、头戴小帽的主教先生。嘈杂声越来越大，仿佛轰鸣的海浪在探照灯强烈的光柱下扑向机场起飞跑道。

一位满头金发的先生举起手枪，声嘶力竭地企图不让人们喊叫，而群众却像火山爆发时顺着山口溢出的岩浆向四处延伸，把隔离绳挤得七扭八歪。

“往后退！往后退！”他歇斯底里地喊叫，脖子上青筋暴突。

弗拉维娅被卷进人流。她害怕了，担心被人群涌向远处或者绊倒。卡希尔达迅速把女儿拉到身旁：

“弗拉维娅，从这儿走。别害怕，我对这里了如指掌。人民就是这样。”

弗拉维娅首先远远看见了儒塞利诺。他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竭力保持身体平衡。

“妈妈，看，在那儿。是他，没错，是他。”

“对，是他。”卡希尔达兴奋已极，歇斯底里地答应着，双手举过头顶，频频摆动。人群似乎在不断膨胀，不断涌流。他们推开士兵，推开搬运工人、警察，推开箱子、行李、手推车、提包，还有一把轮椅。一只鹦鹉疯狂地飞到一旁的柜台上，叽哩咕噜叫个不停。

从人群头顶上看去，消瘦的儒塞利诺仍然竭力站稳脚跟。

他面带笑容，不停地向四周招手。听到人群唱起国歌，并且声音越来越大，他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卡希尔达站在一个台阶上，紧紧搂着女儿，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激情：

“弗拉维娅，我忍不住了，也要哭了。”

她哭着、唱着，疯狂地挥舞着拳头。那位举着手枪的先生脸涨得通红，紧紧箍在脖颈上的领子早已被汗水濡湿。他朝被人们举到头顶的总统大叫：

“快让他们走开！”

然而人群越来越密，形成一股旋流，那位先生连同他的怒火和他的手枪都被裹进人海，不知所往。弗拉维娅把昏头昏脑的母亲推到门外，两人回到满天星斗的人行道上。

直到第二天下午，弗拉维娅才把头一天晚上的冒险行为告诉了贝尼希奥，并且开脱说：

“妈妈不愿意一个人去。不过，直率地告诉你，我也想和她一起去。”

她双腿交叉，把报纸看完，叠好，放在面前桌上，准备带走。随后又看了看手表，已经过四点半了。不知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同意离婚了没有？只有见到相应的证件才能相信，现在仍然疑虑重重。这时，办公室的门咯吱一响，红发女人满脸堆笑地进来了，告诉她贝尼希奥先生正乘电梯上楼：

“门房已经通知我了。”

等秘书一走，弗拉维娅立刻站起身，紧紧盯着办公室的门口。贝尼希奥来了，看见她站在桌子前头，立刻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张开双臂走过去，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亲爱的，我太高兴了！没有想到你在这里！”

他浑身上下都在笑，眼睛在笑，脸在笑，两只有力的手也

在笑。他先是在宽敞的办公室中间把她紧紧搂在胸前，随后又把她的脸稍稍挪开，望着她的眼睛说：

“我从医生那儿带来了好消息，从玛丽娅·奥古斯达那儿带来了坏消息。医生又给我做了检查，认为很好，只是建议两个月内不要开车，以免太紧张。像现在这样紧张的生活，他有点担心。不过，没有检查出任何严重的病症。”

“感谢上帝。”弗拉维娅松了一口气，“你的健康是第一位的，其它都无关紧要。”

贝尼希奥夹起一支雪茄，继续说：

“我和玛丽娅·奥古斯达一起用了午餐，平平静静，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还是那样喜欢那只暹罗猫，喜欢得着了迷，说什么小猫爱听音乐，每当她弹钢琴时，小猫都来到身边，在脚下转来转去。饭后吃甜食时，我直接提出了咱们的事。可她还是那样不动声色地看着我问道：‘你真的非要离婚不可吗，贝尼希奥？可我不愿意。我认为，既然事已至此，倒也挺好，我看没有改变它的理由。我不干预你的生活。对我来说，玛达莱娜也好，另一个什么女人也罢，全都一样。’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甚至谈得比以往时间更长。我再也不去她那儿了。她像一位老练的演员，总是满脸堆笑地扮演着她的角色，在离婚这件事上寸步不让：离婚，休想。我无计可施，心灰意冷，只好回来。”

弗拉维娅紧紧贴在情夫的身上，感到贝尼希奥的双臂搂着她的腰。她稍稍把脸移开：

“贝尼希奥，难道只有你离了婚我们才能幸福吗？别这样想。就这样下去，开始我们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总会有一天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如果找不到，就按照我们的方式，或者由我们发明一种方式，就像许多人已经做过的那样。”

她松开手，眼睛扫了一下桌面，但目光没有在那张照片上久留：

“前不久，也没有离婚，你和你的另一个女人难道不幸福吗？我并不要求非像她那样不可，但我说过，我已经是你的人，绝不会再属于其它任何男人。妈妈坚持要你离婚，可她本人也清楚她的姐姐，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一定会在关键时刻作梗。果然是这样。既然如此，就只好耐心一点。”

他绕过桌子，关上抽屉，又开了抽屉。她站在一旁看着。

“你在找什么？”她问。

贝尼希奥举起一串钥匙说：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公寓的钥匙。”

她迷惑不解地盯了他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

“我的公寓，贝尼希奥？真是我的？”她将信将疑，双手举在空中，倒有点为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到担心了。

贝尼希奥摇了摇钥匙说：

“你的公寓。”他又说了一次，“在路易·巴尔博萨大街一座楼房的顶层，对着大海，景色漂亮极了。”

她扑过去紧紧搂住男人的脖子：

“上帝会报答你的，亲爱的。”

她疯狂地吻着他，激动的眼泪洗刷着脸上的脂粉。贝尼希奥说：

“几个月前，一个离了婚的朋友想把这公寓卖给我，价钱不错。当时正是古拉特垮台前夕，我犹豫不决。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决定把它买下来。既然玛丽娅·奥古斯达拒绝了我的离婚要求，我就以你的名义把它买下来了。在回这儿之前，我已经打发人去办手续。房间家具已经配置齐全，地毯也铺好了。”

她把脸伏在他的肩上，更紧紧地抱着他，一连几分钟，一

会儿笑，一会儿哭。后来才抽抽泣泣地说：

"谢谢，亲爱的。谢谢你，上帝会报答你的。"

4

尽管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月有余，弗拉维娅还觉得像是昨天刚刚进来。夜里，她睡睡醒醒，醒醒睡睡，拖着懒洋洋的步子走来走去，打开三个大厅的枝形吊灯，一遍又一遍地欣赏家具、墙上油画、地毯、铁制大门和带壁炉的冬用客厅。

餐厅更加讲究。可坐十二人的餐桌周围摆着大皮椅，和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家的陈设一模一样。立地钟比姨妈家的那座更漂亮，更神气，宏亮的钟声在厨房里也听得真切。分别放置在立地时钟两旁的檀木柜子里有那么多精致的瓷器、那么多外国银制器皿和干净漂亮的茶具。

她第一次乘自家专用电梯来到玫瑰色大理石砌成的宽敞的前厅时，觉得双腿发软，瘫坐在一张金黄色的椅子上，看看周围的一切，看着贝尼希奥，将信将疑地望着身边金碧辉煌的陈设：

"这是我的公寓，贝尼希奥？真是我的吗？已经在我名下？我们要住在这儿？这是在做梦，贝尼希奥！不，我不相信。上帝呀，这可能吗？"

她站起身，不知道该奔向宽敞的大厅，还是继续眼花缭乱、昏头胀脑地留在原地。贝尼希奥摆弄着钥匙链，被她的狂喜所感染，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加快了。

后来，她又看了看冬用客厅里枝繁叶茂的花盆，转身面对跟在后边、出神地看着她的男伴说：

“所有这一切真都是我的？”她仍然不肯相信。

“全部都是。”

仿佛被对方占有的欲望比对公寓其他部分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弗拉维娅突然扯下贝尼希奥的领带，脱下他的外衣，扔到一把椅子上。随后又给他解开衬衣扣子，解下腰带，这一切做得都那么迅速麻利，那么慌里慌张。接着，她自己也飞快地脱下外套、鞋袜、连衣裙，直到赤裸裸地躺到旁边的沙发上，招呼说：

“来，来呀！我要为你生个儿子，在我身体里面，在我身体最里面。你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她紧紧地搂住贝尼希奥，疯狂地、热烈地把自己一丝不剩地交给他，直至感到他的生命像扇面一样完全在体内展开，洗刷着她，潜入她的五脏六腑。满足性欲之后，她闭上眼睛，把双手伸到脑袋下面，隐隐约约知道贝尼希奥不紧不慢地下了沙发，收拾起凌乱地扔在椅子上和地毯上的衣服。

几天以后，当弗拉维娅领着卡希尔达来看住处时，母亲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先在几个客厅里转了一圈，又看了一下四个卧室，穿过餐厅，来到厨房，走上平台，欣赏巨大园地里的花木和游泳池，最后伏在平台的栏杆上，眺望着乌尔卡山、甜面包山和博达霍戈的小海湾，最后瞪大两眼对女儿说：

“小弗拉维娅，你可要紧紧抓住这个贝尼希奥，用牙齿和指甲抓住他，千万别让他跑了。这可是座挖不完的矿，我的好女儿。你可交上红运了。愿上帝为你祝福，弗拉维娅！”

她站在那里，想马上构想出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

“你年轻，容易异想天开，这对你是不利的。不要罗曼蒂克，必须脚踏实地。既然你那讨厌的姨妈不肯跟贝尼希奥离婚，那你就从另一方面缠住他，让他保证你的将来。今天活着的人，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是这样，弗拉维娅。这是经验之

谈。我可见过许多财富落进粪坑的事，都是因为没有及时安排。你还记得卡尔梅利达和那位富翁的事吗？犹豫不决，最后那个不要脸的情夫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葡萄牙蓬·耶稣·多·蒙特的天主教兄弟。你绝不能马虎行事。这套公寓是个不错的开端。可仅仅这一点还不够，你要巧妙地问一下贝尼希奥，他是不是已经立下遗嘱。如果已经立了，就让他为你加上一条。如果还没有，就赶快让他立。今天活着的人，说不定明天就归天。我不是说让你立即去索要这一切，好象要账一样。不，不能那样。必须想办法，要温柔，要依从他。当一个女人真的像个女人时，就能得到一切。亚当不是也倒在女人面前了吗？为什么贝尼希奥就不会倒在你面前呢？会的。”

弗拉维娅认真地说：

“我不会向贝尼希奥要任何东西。不用我要，他就给了我这一切。我只求过他一件事，而且不是为了我，是为了我那位还被捕的女友。他已经帮她出来了。上帝不要让我向他要这要那吧。不，我不会要任何东西。那怕一丁点儿，再说，即使没有这些，我也是他的，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喜欢他。尽管我们想法不同，可我觉得有了他我才变成了一个完美的人。为了属于他，我甚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卡希尔达耸了耸肩膀，双手合拢，随后又分开，垂下双臂，离开阳台，走进一个客厅：

“好，如果不用你要他就给你一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你要知道，他尽管给了你一切，午餐、晚餐和你在一起，可却睡在玛达莱娜那里，同她一起用早餐。公鸡在哪儿打鸣，就在那儿吃晚餐；在哪儿吃晚餐，也就在那里的母鸡身边安窝。”

弗拉维娅也来到客厅：

“他不再到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那儿去了。他对姨妈说

过不再去了，真的没有再去过。”

“路已经走完一半。”卡希尔达说，“现在还缺少最主要的没有办。这个关键时刻，请原谅我对你说这些，必须和他摊牌。要么留你，要么留玛达莱娜。留两个女人，不行。丈夫可不能是共用的。”

坐进回博达霍戈的出租车里以后，她又对女儿说：

“你要是搬走了，我会想你的。”

“可是，你将跟我们住一起。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还是贝尼希奥给准备的。”

卡希尔达掏出手绢，捂住眼睛：

“现在，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几乎要晕倒了。我要和你们在一起住？我，你的母亲？住在那座宫殿里？这是怎么回事，弗拉维娅？你们真的非要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不可？贝尼希奥也这么想？既然这样，我就只好低头了。不过，我原先还以为要在我那个窝里过一辈子呢。既然你要我作伴，而且贝尼希奥也这么想，那就依你们吧。那就这么办吧。做母亲的永远是母亲。在你身边，随时给你指点指点，我也更放心。”

以弗拉维娅的名义办完了公寓的一切手续之后，卡希尔达亲自出马安排，搬到了路易·巴尔博萨大街。其实，所谓搬家，只不过是母女二人拿去了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其它一切都留在原来的房子里，为的是出租时要个好价钱。

“按美元计价。”卡希尔达特地用红笔在贴在旅行社告示板上的租房告示上加以注明。

不管母亲，还是女儿，都在宽绰、豪华的大公寓里走来走去，从这个客厅到那个客厅，从房间到走廊，有时母亲丢了女儿，女儿找不到母亲，等到重新碰见，两人都开怀大笑。

“在这屋子里走啊，走啊，腿都走累了，还没有抽出时间到平台上看看呢。”弗拉维娅说。

“多走走对身体有好处。”卡希尔达回答说：

一个月以后，母亲习惯了朝阳的那间卧室，女儿却还不适应那张可以调节高度、垫子松软、架子漂亮的床和能把头陷进去的枕头呢。看着房顶上的花纹、金色壁柜，宽大的梳妆台、从天花板上垂下的吊灯射出柔光，她难以入睡。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即便在暴雨抽打着甜面包山上下来往的缆车时，她都不厌其烦地欣赏着身边的一切，不肯朝外边望上一眼。

晚上，贝尼希奥总是走得很迟，这儿已经为他准备了拖鞋、睡衣，运动衣和内衣。后来，衣架上挂上了他的外衣，这是他借口拿到办公室去从家里带来的。

一天晚上，卡希尔达试图迫使他作出决定：

“我们能感觉到，尽管你要走，心还是在这儿。那为什么不留下呢？留下吧。弗拉维娅也不愿意独自一个人睡觉。不单是她，任何充满活力的年轻姑娘上床的时候都想让丈夫呆在身边。”

贝尼希奥满脸通红：

“别担心，卡希尔达太太，到时候一切会解决的。”

等他走后，弗拉维娅生气地对母亲说：

“请你别再干涉我的生活。贝尼希奥做得够多的了，他已经把我写进遗嘱。在家里的保险柜里，也不知有多少巴西银行的股份，全都是我的。我已经有了这么多首饰、衣服。跟你在神父、法官面前结婚的父亲也从没有给过你今天贝尼希奥给我的一切。”

卡希尔达把脚后跟踩在椅子上，继续染着脚大拇指指甲盖，不紧不慢地说：

“我能说话吗？你想听吗？我走过的路比你多得多，完全有理由操这份心。在这里约热内卢，女人可不缺，而且比你年轻的多得很。如果说贝尼希奥可以把你列为遗产继承人，别

忘了，他也可以回到公证处不费吹灰之力重新立个遗嘱，把你一笔勾销。你听我说，夫妻生活是一场战争，每天晚上丈夫和妻子都赤条条地躺在床上签署停战协议。在贝尼希奥还没有睡到你身旁以前，你千万不能放松。像他这样的男人，你是打着灯笼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的。你必须步步紧逼，迫使他离开那个女人。只要贝尼希奥不是白天黑夜都属于你，你就处在危险之中。玛达莱娜已经四十二岁，开始发胖了，而你才三十一岁，年轻，身条好。一切都对你有利。只有傻瓜才肯失去这个机会。如果我是你，早已经跟他摊牌了：要么要她，要么要我。”

第二个月月初，卡希尔达看了看朝太阳方向的封闭阳台上那盆已经开始冒出花蕾的玫瑰和天竺牡丹，又把眼光移到正在浇水的女儿身上。她身着蓝色运动短裤，大腿和腰部的线条更加突出。

她坐到游泳池边上说：

“我觉得你比以前稍稍胖了一点儿。好在你不像那些姑娘，稍微一胖屁股就大起来。你身子长得匀称。不是我自吹，你父亲有运气，碰上了我这样的好模子，才生下了你这样的女儿。这方面，你可没有什么好埋怨的。我们女人哪，如果一直注意，从下巴往下可以永远保持二十岁。听我告诉你，不少小伙子看见我光着身子还目瞪口呆呢。我确实很注意保养，不过天生的条件也帮了不少忙。玛丽娅·奥古斯达是个冷漠的女人，讲究什么廉耻，还不像个洗衣妇，拖着屁股、腆着肚子、牛一般的大腿。可我穿上比基尼还蛮漂亮呢！对不对？只是胸脯稍稍平了点。即使这样，只要挺起胸脯，肩膀往后缩缩，那样子足以喂嘴馋的小伙子们奶吃。”

说着，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弗拉维娅关了喷头，把皮管挂在墙壁的钩子上：

"你知道我月经晚多少天啦?十一天。从来没有这么拖后过。"

卡希尔达直起胸脯：

"十一天？感觉恶心吗？头晕吗？没有？听着，明天一早，你可要把头一次小便装在瓶子里。我亲自送去化验。看着我，我怀疑你怀孕了。"

她凑过去，满面春风地说：

"弗拉维娅，但愿上帝让你怀孕。你胖了，丰满了，心满意足，这都说明你肚子里有了孩子。如果有了，就什么都解决了。但愿如此，尊敬的保护神圣·儒达斯·达苔乌。不会错，肯定是有孩子了。河水终究要流进大海。"

第二天下午，她从化验室回来时，激动得连门钥匙也插不进去了，在前厅就一边按着门铃一边高声喊着弗拉维娅：

"是我呀,你母亲。快开门！快一点。这儿,弗拉维娅。"

她冲进屋里，高高举着化验单，激动地把女儿搂住。接着，又跪下去，把女儿拉过来，兴高采烈地吻着她的肚皮：

"是阳性！你怀上孩子了！"

她双眼泪汪汪地站起身：

"快把香槟冰镇上，等贝尼希奥回来喝。先别打电话告诉他。等他来了以后再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我也想在场。现在好了,你不会有任何风险。有了肚子里的孩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下午，卡希尔达在房间里换衣服，举起胳膊，让裙子徐徐落下。她皱着眉，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要是她不报姓名，用电话告诉玛达莱娜所发生一切，结果会怎样呢？这样，等贝尼希奥回到根勒公寓时，就用不着说什么了。玛达莱娜已经知道他有了外遇，而且那个女人怀上了他的孩子。

"一不做二不休，我甚至还可以告诉她姑娘是谁。"她下定决心，朝电话机走去。

第 四 章

长 夜 漫 漫

1

带着粗粗的金黄色环饰的棺材肃穆地停放在这座纪念碑式大楼的前厅中央，右边是卡依鲁和马乌阿二位子爵的半身胸像，左边是若奥六世和彼得罗二世半身胸像。这些安放在大理石柱上的巨大黑色雕像都带有几分晦气，正好和刚刚摆满花圈的灵堂气氛相符。

高大宽敞的前厅，正中高悬巨大的雕刻画。城市中心这座大楼的前厅充当灵堂，尚属首次。为此，商会会长亲自出马，使用他的权威，压服商会领导机构内那些反对在这里设灵堂的同僚们。

会长语气激动：

“以卡斯特罗广场的巴西文学院为例，送葬队伍曾从那里

出发，但其声誉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恰恰相反，使它显得更加庄严。所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反对在此祭奠我们这位伟大的同事，他昨天还在以其爱国之心、卓越的才能、无可比拟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同我们一起工作。”

阿马拉尔委员立即表示支持，随后巴雷多委员也表示赞同，只是后者建议以民主方式解决，即无记名投票，并强调如此隆重的仪式不会有第二次。在最后一刻，商会会长一锤定音，同意为三月三十一日革命的非军人英雄贝尼希奥委员在这里摆设灵堂。

会长高兴地说：

“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把卡斯特洛·布朗库总统、卡洛斯·拉瑟拉州长和科斯达·席尔瓦元帅请来了。”

慈善殡仪馆接到商会会长女秘书的通知，正为祭奠准备带有金黄色饰环和四盏明灯的棺材，在大楼前厅安排放青铜十字架和十八世纪的烛台的小供桌时，玛达莱娜仍然跪在丈夫床前，双手捂着脸放声大哭，甚至连更换衣服的心思也没有了。

在女佣们的帮助下，她总算把丈夫抬进了卧室，平放在床上。在整个过程中，她不停地呼唤着丈夫。然而，那双混浊的眼睛，半睁半闭的眼皮，惨白的面孔，毫无血色的双手，松弛的胳膊，耷拉的双腿，分明都告诉她，一切全完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喊来儒蒂特，让她赶紧到根勒区请莫达·利马大夫。

医生带着准备好的急救针来了，他看了看床上的朋友，沮丧地垂下双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接着弯下身，仔细地检查了一番，在死者下巴上系上一块手绢，把双手叉在胸前：

“急性心肌梗塞。无法抢救了，玛达莱娜夫人。这是上帝的安排，请接受我的哀悼。”

大夫在不停哭泣的玛达莱娜和儒蒂特帮助下为死者穿上衣

服，把穿着深色外衣的尸体放到丝绸床垫上，等待着棺材的到来。接着，医生走到隔壁房间里，坐在贝尼希奥的桌前，签署了死亡证书，交给玛达莱娜：

“很不幸，我们不得不料到这样的结果。我曾经想过，贝尼希奥先生还年轻，身体强壮，还能再活几年。可惜，他不听我的劝告，继续吸烟，而且丝毫没有放慢工作节奏。重要的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了，不曾有什么缺憾。”

玛达莱娜把湿漉漉的手伸给医生。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使她头昏脑胀。怎样安葬贝尼希奥？在这痛苦的时刻谁能帮助她？她心烦意乱，不知所措，坐在床沿上，一手捏着手绢，一手抚摸着情夫的头，绝望地叫喊：

“我有罪，我有罪。贝尼希奥是因为和我争吵才死的。他听我说话的时候太激动了。”

她跪到地毯上，两个胳膊肘支在褥垫上，低着头，不断地唠叨：

“原谅我吧，贝尼希奥。”

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死者冰冷的尸体，又哭起来。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抬不起头来。她想就这样哭下去，不管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她想永远守在这里，不理会从门缝里同情地望着她的女佣们。儒蒂特又一次请她清醒过来：

“该安排博士的后事了，玛达莱娜太太。起来吧，跟我来。”

后来女佣又惊慌地对她说：

“商会的几位先生来了。”

玛达莱娜站起身，用手背擦了擦哭红的眼睛，又坐到床沿上，低着头一动不动。餐厅里，儒蒂特对刚进来的四位先生说：

“从这儿走，从这儿走。”

莫达·利马大夫把贝尼希奥的死讯用电话通知了商会会长的秘书以后，会长立即把商会领导成员从家里召到他的办公室，宣布了这一噩耗，并要求对死者进行符合其身份的悼念。在定下在何处设灵堂以前，奥索里约委员就问，应当以商会的名义向贝尼希奥的哪位遗孀表示哀悼：

“是向他还没有离婚的第一位夫人呢？还是向和他行将分居的第二位夫人、或者向事实上已经和他同居的第三位？”

同事们相视无言，会长说话了：

“我建议到根勒区向亲眼看见他去世的夫人表示哀悼，贝尼希奥委员的尸体还在她住所里呢。”

现在，他们来了，一个个表情庄重，默不作声，脚步轻缓，但人人都在寻找烟灰缸，以碾灭手中的烟头。

儒蒂特殷勤地招呼道：

“劳驾，请从这儿走。”

整套公寓房间沉浸在死神安家落户的那种惶恐气氛中。人们低声说话，小心迈步。那张摆上早餐但尚未用完的桌子似乎也麻木不仁，与时间一样凝固了。只有风依旧自由自在地吹着，穿过客厅，钻进厨房，掀动窗帘，摇晃着花瓶里的玫瑰，抽打着百叶窗。

未打开卧室的门以前，儒蒂特先小声通报说：

“玛达莱娜太太，贝尼希奥博士的朋友们来了。”

玛达莱娜站起身，朝着门口，静静地垂着眼，痛苦的脸上满是泪水。

会长走进卧室，朝死者看了一眼：

“亲爱的夫人，我们以商会的名义来向您表示哀悼。商会将负责办理您丈夫的丧事。我们已让电台、电视台发布消息，通知共和国总统、国防部长和卡洛斯·拉瑟达州长。报界也得到通知，还有米纳斯·吉那斯州和圣保罗州州长，他们都是贝

尼希奥的朋友。如果家属同意，我们亲爱的同伴的灵堂将设在商会大楼的前厅。贝尼希奥的去世是我们商会、乃至整个巴西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在这样的时刻，语言难以表达我们的心情。请接受我们沉痛的悼念。”

慈善殡仪馆的职工抬着带金色环饰的黑色棺材来运贝尼希奥的尸体，儒蒂特忙得不可开交，不知道该去接响个不停的电话，还是接待不断按电铃、来看望死者的朋友和记者们。看到巨大的棺材从走廊里抬进来，女佣喉头哽咽，双腿发软，紧紧靠在墙壁上。

“圣母马利亚！”儒蒂特瞪大眼睛祈祷着。

她竭力镇定下来，用钥匙打开门，跑进卧室去，扶起蜷缩在房间一角，紧紧抓着床头镜，瞪大眼睛叫喊着不让把丈夫带走的玛达莱娜。

尽管如此，当人们把死者放进棺材，她又走过来，跪在地毯上，伏身解开系在贝尼希奥下巴上的手绢，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他的头。

“请原谅我，亲爱的，原谅我吧。上帝知道，我不是有意的。”

尔后，她扶着儒蒂特伸过来的手，站起身，后退一步，让人们盖上棺材。她开始沉静下来，对女佣说：

“快去，你送他们到门口再回来，我留在这儿，我需要你，我要换换衣服，不能这样出门。”

她靠在床头镜上，看着棺材出了卧室的门，朝餐厅走去。然后她轻轻地关上门，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儒蒂特回到卧室，玛达莱娜已经穿上黑色连衣裙，正在穿黑皮鞋。绝望的悲痛使她顷刻间似乎苍老了许多。听到女佣的脚步声，她问道：

“葬礼几点钟开始？”

“明天上午九点。拉瑟达州长打发人通知说要参加葬礼，国防部长也要去。”

她站在那里，接过女佣递上的毛巾擦了擦脸：

“谢谢你，儒蒂特。上帝会给我力量，让我坚持到底。劳驾你给花店老板打个电话，订购红玫瑰，要订很多很多。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陪着我。我需要你。你也换衣服吧，我等着。

她一边说着，一边像个梦游人那样收拾着卧室，把散乱的衣服堆放在一起，把枕头放回原处，把拖鞋在地毯上放整齐。她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2

汽车穿过马沙多广场，朝卡特特大街开去。玛达莱娜又一次坚定了一直在心中萦绕的固执念头：等贝尼希奥的葬礼一结束，就自杀身亡。现在，只等夜晚到来，从公寓的窗口跳下去了。

伴侣已经不在人世，她还活着干什么？她的一生全都是为了这个男人，为他而生活，为他而存在。现在，既然男人一去不再回还，她将来的日子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她自杀的主意已定，决不反悔：

“上帝会饶恕我的。”

心里越是觉得应该为贝尼希奥的死负责，自杀的念头就越发坚决。要不是她惹他生气，怪罪他，使他悲伤之极，他的心肌梗塞不会复发。除了用自己的死，还有什么办法能补赎罪过？

拿定轻生的主意没有让她更加悲伤，反而使她突然镇静下来，这一点从她昂起的头、墨镜后面那双无泪的眼睛和握着一串黑色念珠的手上可以看得出来。

司机减慢了速度：

"夫人，从弗拉门戈走，您不会介意吧？卡特特大街车辆太拥挤。"

"先生知道哪条路更好。"玛达莱娜没有抬眼望望车外中午的阳光。

阳光照在两旁的树木、橱窗、沥清路面、汽车顶部、楼房的高墙和公园的喷水池上，但玛达莱娜眼前却只有贝尼希奥，只见他缓缓伏在桌子上，伏在杯子上，脸色煞白，两眼圆睁，似乎在向她求救。现在，一切都完了，真的完了——僵硬的尸体放进带丝绸衬里的棺材，双手叉在胸前，指甲呈紫色，眼皮下的眼珠不再转动。

走近"光荣"广场，玛达莱娜又感到一阵害怕。她并不转过脸去看着女佣，对她说：

"别离开我，一直在我身边。"

过了一会儿，儒蒂特说：

"夫人还没有吃饭呢。应该吃点东西，至少喝杯茶或者咖啡。"

玛达莱娜用拇指和食指捻着念珠，想摆脱悲痛，正视现实。多少年来，她生活检点、家庭平和，为什么现在竟遭到如此残酷地惩罚？上帝已经因为她离开第一个丈夫——尽管事实上是他抛弃了她，不再爱她——带走了她的儿子。她低着头，接受了那不应承担的惩罚。只有她自己知道曾经背着贝尼希奥哭过多少次，请求上帝宽恕。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上帝还是当年的上帝，为什么非把贝尼希奥带走不可呢？迷惘之中，她得出了结论：

“更可恨的是我本人杀死了他。我，玛达莱娜。我，他的妻子。是我和他争吵，是我失去了耐心！肯定是我害了他！我的上帝，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她会因为亲手杀死了贝尼希奥这个念头备受煎熬，睡不着觉，喘不过气。怎能继续活下去呢？她下意识地伸出胳膊，用颤抖的手指抓住儒蒂特的手：

“上帝不应该对我这么残忍！”

“别这样想，镇静些。贝尼希奥先生比我们好，他离开了世界，得以休息了。”

这时候，在圣达·特雷萨，玛丽娅·奥古斯达刚用完午餐，正在叠起餐巾。她觉着浑身酸痛，想躺下休息一会儿。上午，按摩师为她按摩了半天。她躺在铁床上，好像还闻到了弗拉维娅的气味。

她问按摩师：

“你不觉得这房间里妓女气味？”

对方回答说：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你在说什么呀？”

“我感到了。不知道在褥子上还是枕头里。这儿肯定有什么臭味：我的鼻子不会闻错。”

作完按摩，随即命令娜娜换床垫和枕头：

“像弗拉维娅用过的衣服和单子一样，把这一切都拿走，或者拿到后院烧了。我不愿意让家里有这股气味。”

娜娜伏在床垫和枕头上，张着鼻孔嗅了嗅：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这只不过是您的印象。枕套里有点儿熨烫过的味儿。弗拉维娅回家以后，是夫人您让把垫子在太阳下一连晒了好几天。”

玛丽娅·奥古斯达厉声说：

“不管有没有气味，照我吩咐的去做！”

她正要从桌边站起身，听见电话铃声响了，便等着娘娘去接。

过了一会儿，女佣对她说：

“是卡希尔达太太，她有急事要跟夫人说。”

玛丽娅·奥古斯达叠好餐巾，擦了擦嘴角，挪开椅子，又放回原位，慢腾腾地来到卧室，拿起床头的电话分机，命令妹妹：

“说吧！”

对方掩饰不住内心的焦急：

“贝尼希奥出了什么事？”

“他出事了？”玛丽娅·奥古斯达停顿一下问道。

卡希尔达慌里慌张，话说得很快：

“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几分钟以前，他们打电话来这儿，说他今天早晨突然死了。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干什么事的人都有。在这次革命中，贝尼希奥树了不少对头。我打电话到玛达莱娜公寓，可没有人接。后来又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电话一直占线。我想起来告诉你，可你知道得和我差不多。”

妹妹挂了电话，连再见也没有说一声。

玛丽娅·奥古斯达坐在床边，慢慢吸了一大口气，然后打开床头柜上的小收音机，迅速转动频道选择旋钮，寻找可证实消息的有关报道。这时候，她想到打开前面小柜子上的电视机，看看是否还赶得上某个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电视机刚打开，屏幕上还没有出现图像，播音员的声音正在卧室里响起来：

“此刻，共和国总统先生阁下由秘书陪同在里约热内卢的商会大楼门前走下汽车，前去灵堂瞻仰委员的遗容。”

黑白图像出现了，玛丽娅·奥古斯达后退一步，屏住呼吸，看着商会会长走上前去迎接卡斯特洛·布朗库总统，然后

陪着他走进大门，穿过大厅里一直延伸到门外人行道上的人群。接着，她马上看到大厅里边四盏明灯中间安放着的棺材，两个大烛台之间竖着十字架。她赶紧扭动旁边的旋钮，想把图像调得更加清晰，然而一位大个子先生的背影，也许是总统的保卫人员，把贝尼希奥的脸遮住了。

播音员还在用他那独特的语调说：

"除了在里约热内卢的很多众议员和参议员以外，已经来到这里瞻仰遗容的还有卡洛斯·拉瑟达州长，阿德马尔·德·巴霍斯州长和马加良斯·平托州长。人们随时准备迎接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到来。死者的朋友们、同事们及一些单位送来了无数悼念贝尼希奥委员的花圈。当卡斯特洛·布朗库总统在签到薄上签字时，人们看到，棺材后面那个显眼的大花圈是商会敬赠的。在晚上八点的新闻节目里，我们将进一步报道悼念活动的消息。可以预先告诉大家的是，葬礼将在明天上午举行。"

玛丽娅·奥古斯达继续盯着屏幕。现在，一个戴着头盔的瘦俏男人从雪山坡上滑下来，另一位则站在山顶，在下滑之前，悦愉地吸了一口烟。

她仿佛回到了现实当中，关上电视机，重新坐到床沿上。几分钟以后，她开始拨亚历山大海军上将大街的花店的电话。对方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她知道，电话号码拨错了。她一面小心翼翼地重新拨号，一面考虑花圈上挽联的措辞。

卡希尔达终于打通了贝尼希奥办公室的电话。她屏住呼吸，听着一阵阵铃声。总算有人来接了。她问对方有关贝尼希奥博士的消息是否属实，一个女人用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对，是真的。很不幸，贝尼希奥博士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来不及抢救。"

话筒从手中落下来，卡希尔达两腿发软，一时懵了。现在

该怎么办？她怎能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正在平台上晒太阳，等待着贝尼希奥归来的可怜的女儿？她紧张地踮着脚尖朝平台走去，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一切都荡然无存：

“好事不长久。我女儿的好运算完了。好在我已经有所准备，不至于让人家笑话。

一束大松树的树荫在平台上摇摇曳曳，遮住弗拉维娅那似睡非睡的脸。她身穿比基尼泳装，躺在花圃旁的帆布椅上。该不该喊醒她？该不该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母亲弯下腰，叫了女儿一声，弗拉维娅一手放在额头挡住阳光，半睁开眼。

“你做好准备，我要告诉你一件最不幸的消息：今天早晨贝尼希奥犯了心肌梗塞！”

弗拉维娅一下子跳起来：

“他在哪儿？”

卡希尔达耷拉着双手，表情呆滞，怜悯地望着女儿，这神情分明告诉了弗拉维娅已发生的悲剧。

“你不会说他已经死了吧？！”

“已经死了！”

惊愕、恐怖、麻木、痛苦，一古脑儿涌上弗拉维娅的脸庞。她绝望地来回走动，举起双手，半张着嘴，看着母亲。母亲上前一步，搂住女儿，感到女儿的身子倒在了她身上。她企图把女儿拉回屋里：

“来，跟我过来。”

然而，女儿重新支撑着站直身子，紧攥着双手问道：

他的尸体在哪儿？”

“首先，你要镇静。你再悲伤他也不能复活了。你想哭，就大哭一场吧。哭了会轻松些。我也昏头胀脑，像是头上挨了一闷棍。可我总算镇静下来了。”

弗拉维娅扑到床上，放声大哭。卡希尔达用从生活中学来

的客观和实用的语调劝解说：

“还算好，他没有死在这里。你想过吗？那样的话，你奔我跑，乱作一团。现在他死在了玛达莱娜那儿，丧事就该由她来管，你和我都不用操心。上帝保佑。你没有办过丧事，我可知道。你父亲的丧事有多麻烦，互不谅解，家里闹得天翻地覆。死比生要复杂得多。你想想看，即使你现在怀着他的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况且要打胎也还来得及。反正贝尼希奥已经为你改写了遗嘱，给你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还有这套公寓。”

弗拉维娅坐在床边，双手抱着脑袋：

“看在上帝份上，你别再说这些事啦！现在不是唠叨这些事的时候！”

卡希尔达赶紧顺从地说：

“好，好，别生气，就当我没有说。我是无意说的，你忘记它就是了。”

弗拉维娅从柜子里抓出一件衣服：

“我要去看贝尼希奥。他们把尸体运到哪儿去啦？我要守在他身旁，就是我的责任。”

卡希尔达把烟插在烟嘴上：

“冷静些，慢慢来。这时候，你去干什么呢？贝尼希奥的遗体停放在商会大厅里，那里挤满了人。你现在去又有什么用？让玛达莱娜去充当这个角色吧。葬礼明天上午九点才举行，时间还充裕。晚上我陪你一起去。晚上，你可以在灵堂里随意地看他，不会因此闹出什么丑闻。你应当设法避免以第三个寡妇的面目在报纸上出现。让玛达莱娜和玛丽娅·奥古斯达去争吵吧。这时候，玛丽娅·奥古斯达也许穿着一身孝服，哭肿了眼睛，正想把玛达莱娜从灵棺旁轰走呢。”

三月一日大街上，司机对玛达莱娜说：

“夫人原谅，车速太慢。不可能再快了，现在是午饭时间。这时候，不管是瓦加斯总统大街还是这儿，交通都拥挤不堪。不过，总算快到了。我们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然后夫人从康德拉里亚街下车，就在大楼旁边。”

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司机又减慢速度。车辆拥挤，他只得不停地按喇叭，开开停停。

“夫人，您可以从这儿下车。”

司机摘下帽子，打开车门。

儒蒂特先下了车。女主人置身在拥挤的人群之中很是惊慌，赶紧抓住她的胳膊。两个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艰难地向前挪动脚步。玛达莱娜走上台阶，第一眼便看见了死者头前两支长烛中间的那个铜制十字架。

3

遗体淹没在玫瑰花丛中，只露出握着念珠的手和整过容的脸。垂死的痛苦随生命的终结而消失。他两眼紧闭，神态安详，脸上几乎没有皱纹。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胡须也刮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淡淡的蓝色阴影。

玛达莱娜不顾四周的喧闹，双手扶住棺材，目光紧盯着贝尼希奥，仿佛要把他那安息着的遗容永远铭记在心。随后，她在遗体旁的椅子上坐下，有力控制着双唇的颤抖，连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前来跟她握手。莫非曾经回答了那些哀悼的话语吗？要么一直低垂着双眼，一言未发？

坐在她旁边的儒蒂特似乎被周围拥挤的人群吓得不知所措，不过最终还是适应了这混乱的场面。人们进进出出，还有

的在遗体旁或四座塑像前久久站立，不肯离去。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突然一阵骚动，两个留着长发的男人抬着一个带着挽联和玫瑰的巨大花圈走进门口。这个花圈要比放在灵柩后面靠近电梯墙根的那个更加醒目。一位穿黑色衣裙、头戴纱巾、头发花白的妇人跟在花圈后面。她似乎有点紧张，稍稍停顿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重新迈开坚定的步子。走到灵柩旁边，她似乎又一阵激动。但又很快镇定下来，朝周围扫了一眼，仿佛要找谁说点什么。

她扶住死者脚后的棺木边，好像要支撑住自己的身体。紧皱着双眉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朝棺材的前头望去。

整个大厅里的人都注视着这儿。一位穿制服的听差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夫人，您有什么吩咐？”

夫人问：

“商会会长在哪儿？”

“在楼上办公室，刚上去一会儿。要我去叫他吗？”

“劳驾去请他下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在等着商会会长。她手扶着棺材，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神情冷漠。随后，她又昂起头，绕棺材转了一圈，在玛达莱娜对面停住脚步。玛达莱娜仍然低着头，双手贴在胸前，拨动着念珠，没有看玛丽娅·奥古斯达一眼。

商会会长下来以后，玛丽娅·奥古斯达自我介绍说：

“我是贝尼希奥的妻子。感谢商会对我丈夫的悼念。先生们考虑得非常周到。我从收音机里听说遗体将安葬在圣·若奥·巴底斯达公墓。我原想把遗体安葬在我家在圣·弗朗西斯科·沙维尔公墓的墓地里，看来已没有必要。先生们对墓地也作了安排。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只是尽了应尽的义务。”会长说着，朝周围看了

看，想找把椅子，“夫人不坐下吗？”

玛丽娅·奥古斯达把头抬得更高一点：

“不，我只呆一会儿。我把贝尼希奥交给朋友们了。我很放心，只是来表示感谢的。”

说完，她默默地凝视了死者几分钟，仿佛在为他祈祷。随后，瞥了玛达莱娜一眼。玛达莱娜的双手仍然放在胸前，摸着念珠，神情依然是那么痛苦。玛丽娅·奥古斯达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皱了皱眉头，转身朝商会会长伸出她那秀长的手，用几乎略带着敌意的语调说：

“再一次表示感谢。”

她用纱巾蒙住脸，傲然走出门外。到了大厅门口，朝街上望了望，似乎辨了一下方向，随后下了台阶，朝瓦加斯总统大街方向走去。从那轻盈的步态来看，她仿佛要去康德拉里亚教堂举行婚礼。

商会会长回到十一层楼上的办公室，对坐在窗口大沙发上看晚报的阿马拉尔委员说：

“阿马拉尔先生，现在就差贝尼希奥的第三个女人没有来了。第一个来了一下就走了，总共呆了不到十分钟。”

阿马拉尔继续看着报纸说：

“不用担心第三位不来。今天下午会来的，也会送来一个花圈。下午不来的话，晚上一定会来。”

说完，他高声地笑起来，随后丢下报纸，神情严肃地说：

“依我看，下面守灵的那位非常庄重。大概当年长得蛮漂亮。身段仍然很美。尽管饱受痛苦的折磨，面容还像一尊女神。”

他站在临街的窗前，对正在办公桌上忙着把文件收进皮包的会长说：

“我们商会谁在这儿值班守灵？”

“当然是你呀，我们当中你最年轻。不过，我晚些时候还回来。大约十点到十一点钟的时候。”

会长夹着文件包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好像要嘱咐点什么，然而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便离开了房间。

他来到下面的大厅，走到玛达莱娜跟前，弯下身子说：

“如果夫人您想休息一下，可以到十一层楼上我的办公室去，我们有一位同事在那儿。”

“谢谢，先生。我要守在这儿陪着贝尼希奥。如果需要上去的时候，我会去的。现在还不需要。谢谢。”

玛达莱娜用手绢捂住眼睛，又低声哭泣起来。

痛苦给了她力量，使她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她不停地接受人们的吊唁，并表示感谢，时而站起来，时而坐下，手中一直捏着那块已被泪水湿透的手帕。参议员、众议会、部长、州长、银行行长、将军们的名字虽然不断从她耳边响过，但这一切对她来说似乎都那么虚幻。她仿佛在一场压抑的噩梦之中，清醒过来看到的才是更令人心酸的事实：在陌生的、烛光照耀着的大厅里，贝尼希奥正一动不动地躺在红玫瑰花丛中。

她低垂着目光，自言自语：

“是我害了你。我，玛达莱娜。我，你的妻子。”

暮色降临，比奥广场上空响起康德拉里亚教堂的晚祷钟声，又一批人涌进大厅。随后，这一带变得分外热闹。人们急匆匆离开，各奔自己的方向。铁门一扇一扇地关上，发出哗哗的响声。周围的高楼上传来关窗户的砰啪声。这边、那边，前面、后面的灯光相继熄灭。剩下寥寥几盏灯火仿佛在监视着四周，令人生畏。一幢幢摩天大楼把急匆匆的人群从大门里推到街上。这一切都来得突然、划一，仿佛人们事先已经约定，同时行动。或者说，人们都好像在惊惶失措地逃离什么灾难。顷刻间，大街小巷挤满了汽车，人们在焦躁中行进，司机们互相催

促的喇叭声不绝于耳，混杂着警察们为了疏导交通而吹响的急促的哨声。公共汽车被乘客挤得水泄不通。不管是在三月一日大街、白河大道、瓦加斯总统大道的路边，还是在马乌阿广场、比奥广场、十一月十五日广场边上，焦急的人们难于叫到一辆出租汽车。夕阳残照下，一群群鸽子惊恐地拍打着翅膀，在圣·本多的山头、在教堂的塔尖、楼房的屋顶或树冠上面不停地来回飞翔。

这一切仅仅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熙熙攘攘的大街渐渐宁静下来。从拉巴广场到马乌阿广场，一条条街道暗下来，空荡荡的人行道上偶尔传来零星的脚步。万籁俱寂，鸦雀无声。在港口码头附近马乌阿广场上的酒巴间里，穿着紧身连衣裙的姑娘们晃动着高高的乳房，腋下夹着空空的手提包，在流浪汉或海员中搜寻着猎物。

市中心变得一片寂静，权作贝尼希奥委员灵堂的商会大楼前厅也显得冷冷清清。那里除了死者之外，只剩下玛达莱娜、儒蒂特、大楼看门人和两位听差。像四只大乌鸦似的四尊黑色半身塑像监视着整个灵堂，再加上四盏明灯，这里充满了殡丧气氛。

随着神秘的夜色慢慢地压下来，守灵的人们越来越疲乏。看门人在门房里打盹，两位听差为了驱赶睡意在那儿低声闲谈，坐在女主人旁边的儒蒂特也把脑袋靠在木制椅背上打起瞌睡。

这样，只有玛达莱娜在聚精会神地守灵。由于儒蒂特的一再请求，她曾带她到楼上会长办公室喝了杯为她们准备的咖啡，然后她回到死者头边的椅子上，又开始不停地自言自语：

“是我害了你。我，玛达莱娜。我，你的妻子。上帝知道，上帝可以作证。”

十点半左右，商会会长回到办公室发现阿马拉尔委员坐在那张大沙发上睡着了。没有等会长叫，他听到开门的声音就醒

了，在沙发上挺了挺身子，站了起来，带着有什么大事要报告的样子说：

“卡洛斯·拉瑟达在找你，已经打了两次电话，说有急事，让你一回来就和他联系。他在瓜那巴拉宫等你的电话。”

会长站着拨通了电话，对州长说：

“阁下，听您的吩咐。我已经回到办公室。阿马拉尔委员刚刚把您的口信转告我。”

“请稍等。我正想给你家里打电话。”

然后接着说：

“我去把办公室的门锁上了，这样说话更方便些。好，现在可以谈了。人们普遍怀疑，贝尼希奥是否属于正常死亡。可能是被毒死的。他的死因和他的遗产有关。贝尼希奥几天前重新修改了遗嘱，把现在正和他同居的姑娘作为遗产继承人。他已经给了她路易·巴尔博萨大街公寓楼里的一套住房。这件事他曾经和我谈起过。那位姑娘过去是学生，参与过颠复活动，而且是贝尼希奥第一个夫人的外甥女。我曾在她姨妈家里见过她。就是在她姨妈家的院子里发生爆炸事件的那天。贝尼希奥看中了她。特别是她现在已怀上了他的孩子。她可不是朵好闻的花儿。我听说有一天晚上她被两个和她一起吸毒的捣乱分子、流氓扒得精光，扔在了圣达·特雷萨，是她姨妈收留了她。那两个流氓不久就被逮捕了。这三个人和左派混在一起，撒传单、写标语、在工厂门口集会。那次的爆炸案件一直没有查清，因为贝尼希奥不让拘捕那姑娘。所以说，怀疑贝尼希奥被毒死不是没有根据的。我的責任是弄清事实，更何况还有两个与此事有关的匿名电话打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们必须把遗体送到法医研究所解剖。我已经给卫生厅长和司法厅长下了命令。今天晚上就送去解剖，越早越好。法医研究所所长亲自主刀。贝尼希奥的遗体必须在明天一早送回商会大楼。如果没有

什么异常，就算是依法办事了。如果有什么事，今晚就开始立案调查。不管是谁干的，都要弄清楚。法医研究所的车带着一位医生和两位护士马上就到。请通知正在为贝尼希奥守灵的那位夫人，或许还有其它几位夫人。随便找个借口。实在不行，就说是我的命令，我亲口下达的指令。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办成。你是有办法的。明天上午举行葬礼时我会去的。明天见。”

“明天见。”

会长皱起双眉，两条皱纹把鼻子和嘴唇连到一起。他抬头看着空中，脸色惨白，神情惊讶。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电话听筒还拿在手里。

阿马拉尔委员眼睛里带着诧异的目光，走过去低声问道：

“能让我知道你们谈了些什么吗？”

4

阿马拉尔委员坐在玛达莱娜旁边的椅子上，探着身，双手按着膝盖，和她谈了这件事。玛达莱娜的头一个反应是把头向后一扬，瞪大眼睛说：

“解剖？不！看在上帝份上，绝不能解剖！我不同意。请你们不要碰他的身子，求求你们了！”

阿马拉尔委员回到主席办公室，低垂着肩，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她坚决拒绝验尸。她不同意，无论如何不同意。”

会长站起身，看了看阿马拉尔委员、又看了看刚刚在烟灰缸上磕了磕雪茄烟的扎卡利亚委员说：

“现在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很简单。”扎卡利亚说，“既然第二位夫人不同意，就去找第一位夫人。她是他的合法妻子。打电话给她。”

他拿起话筒，对阿马拉尔委员说：

“电话我来拨，但得你和她来说。因为你已经知道该怎么说了。”随后把话筒交给了阿马拉尔。

电话拨通了，阿马拉尔委员说：

“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吗？请原谅我在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我现在正在商会会长办公室，我是阿马拉尔·维尔依拉委员。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有件事需要得到您的准许。贝尼希奥曾经和我谈起过，如果他哪一天突然死亡，希望能解剖尸体进行检查。”

玛丽娅·奥古斯达用惊讶的口气问道：

“怎么，委员先生，还没有解剖吗？这是突然死亡后应当采取的常规措施。贝尼希奥是个名人，肯定有对头对他的死感兴趣。另外，也有些虚情假意的朋友。我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晚安。”

阿马拉尔手里还拿着话筒，便回头对两位同事说：

“还没有等我道别，她就挂上了电话。”

得到玛丽娅·奥古斯达同意之后，三个人便一起来到大厅，看看三个人一起能不能说服玛达莱娜，免得医生和护士来运遗体时她大吵大闹。然而，他们发现，她正伏在儒蒂特的肩头放声大哭。女佣劝慰说：

“别这样。”

法医研究所的黑色汽车已经停在大门外面。已经跟玛达莱娜说过话的医生尴尬地看着这个场面，一位护士走过来向商会会长解释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努诺大夫和夫人一说，她就哭起来了，怎么也不同意把

丈夫的遗体拉走。”

会长走到玛达莱娜面前，说：

“请听我说，夫人。您知道我是贝尼希奥的朋友和同事。假如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措施，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问题是确实必要，而且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我陪夫人一起去研究所。”

玛达莱娜哭得更加悲惨，但总算点头表示同意。听差和护士们很快就把棺材抬上已经开倒车到了人行道上的黑色汽车里。玛达莱娜抬起头，放下捂着脸的双手的时候，眼前只有燃着四支明灯的空空的灵堂了。

会长伸过胳膊说：

“请跟我来，坐我的车去。”

一路上，他们跟在研究所的黑色汽车后面。玛达莱娜忍住哭泣，坐在车椅一头一言不发，决心一回到根勒公寓就马上自杀。坐在前面司机旁边的儒蒂特从椅背上面伸过手去，抚摸着女主人的膝盖，仿佛在说，她一直在陪伴主人。商会会长右手指上夹着已经熄灭的烟头，思考着明天在朋友和同事的葬礼上要致的悼词。

与此同时，身穿着黑色孝服的卡希尔达和女儿弗拉维娅正在路易·巴尔博萨大街上拦出租车。为了让女儿镇静下来，卡希尔达下午给了女儿一片安定药，让她实实在在地睡了一觉、直到半夜才醒。此刻，看到女儿的眼睛里惊恐焦虑的目光，又安慰她说：

“别着急，有的是时间。贝尼希奥还在等着我们。不必太匆忙。”

白白等了半个小时。从博达霍戈方向轻轻吹来一阵带着湿气的清风。母亲提议说：

“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吧。出租车已经没有了。人们需要的

时候，总是见不到它们的影子。”

还好，从科帕尔巴纳到蒂儒卡的公共汽车很快就来了。车上只有司机和售票员。

上车前，卡希尔达问售票员：

“路过三月一日大街吗？”

“对，从三月一日大街走。”

弗拉维娅走在前面，把车门弄得吱吱作响。她坐到前面右边的椅子上，想像着如何和死者见面。卡希尔达在启动着的车上竭力保持平衡，一边打开手提包取钱买了两张车票，又把找回的零钱放进去。

最后，她坐到女儿的身边：

“我上车以后才想起来，不知道手提包里有没有钱，吓了一跳。运气还不错，钱包在里面。你该想想应当怎么办了。死的人已经死了，可活着的人还得继续活着呀。”

弗拉维娅怀里抱着临行前匆忙从花园里摘下来用闪光纸包好的一束玫瑰花。为了不让母亲看见她伤心落泪，她不时把脸转向阿特罗方向，用手背擦擦眼睛。

卡希尔达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你肯定会碰上玛达莱娜。如果她盯着你，你就转过头去，就像刚才那样。不用说什么，尤其是别人看着你的时候。对于玛丽娅·奥古斯达，我最了解。这个时候她肯定像只母猫似的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我们不会有碰上她的危险。方一碰上，我会帮助你，不让她发火。还有一件事，你不要把花放到棺材里面，就放在外面，然后就走开，回到我身边来。要随机应变，或者停留片刻，或者马上就走。一切看当时的气氛再决定。到时候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

弗拉维娅紧闭着双眼，脑袋靠在长椅背上。她想到下车以后能看到的仅仅是在烛光下直挺挺躺在棺材里的贝尼希奥的尸

体，心里就感到一阵发紧。难道这是真的？她睁开眼睛，抬起头。母亲就坐在自己身边。沉甸甸的公共汽车正带着嘎吱嘎吱的响声，不紧不慢地朝卡斯特洛广场开去。窗外，烈士纪念碑和现代艺术博物馆耸立在满天星斗的夜色之中。

公共汽车似乎精疲力尽，速度越来越慢，声响越来越大，后来在路边停下来。一对夫妇上了车，熟睡的孩子伏在父亲的肩头。他们坐到了司机后面的椅子上。

卡希尔达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弗拉维娅：

“你看，你今后也是这个样子。”

说着朝孩子那边努了努下嘴唇。

不过，弗拉维娅从孩子身上看到的却是他和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一样长长的面孔，一样耷拉的眼睛，还有一绺遮住前额的头发。她的儿子也会像贝尼希奥一样的——一样粗硬的短发、一样黑色的眼睛、一样棕色的皮肤、一样坚定的神情。想到这里，她振作起精神，仿佛情夫在留在她肚子里的孩子身上死而复生了。这孩子一定是个堂堂的男子汉。她转过身，对困倦得半闭上眼睛的母亲说：

“我要为我的儿子取名叫贝尼希奥。”

卡希尔达抬起眼皮睁大眼睛：

“你真的决定生下这孩子？这我可不管。不过，你可不知道十月怀胎有多么不容易。恶心、呕吐，连头发也不想梳，衣服也不想换。我怀你的时候，甚至连澡也不想洗。还有，要花钱。弗拉维娅，你知道吗？有了一个孩子就要用数不清的钱。还有什么百日咳、麻疹、请保姆、拉屎撒尿的臭味，晚上哭白天叫。等到长大一点了，要穿衣服、要上学、要买书、买笔、买自行车，还有和同学吵架啦、成绩不好啦等等。花钱，没完没了地花钱。好像是在倒霉的日子里去赌轮盘赌，只出不进。你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吗？”

弗拉维娅点了点头，泪水涌出眼帘，沿着毫无表情的脸颊滚下来。

"我心甘情愿。"她回答说。

卡希尔达耸耸肩膀，双手放到大腿上，又闭上眼睛，任凭已开到阿特罗拐弯处的汽车不停地颠簸．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电影院区灯火辉煌，后面是市剧院，再往前是蒙罗艾宫和国立图书馆。这一片地方仿佛是一座巨大而空旷的聚会厅，只是没有什么客人光临。路边的行人也寥寥无几。各电影院门前宽大的广告牌上，索菲娅·罗兰几乎把一对鼓鼓的乳房坦露在黑色的上衣外面。再往前，克拉克·盖博正举着手枪，骑在一匹前蹄腾空的长鬃马上。

不一会儿，汽车沿着滨海大道拐进安东尼奥·卡洛斯大街。这里没有刚才那样明亮。黑乎乎的大街两旁耸立着一幢幢高大的楼房，路边更是不见人影。在圣达·鲁兹亚小教堂后面的拐角处，一只狗正用前爪翻动着垃圾堆里的一只罐头盒。十一月十五日广场附近，一阵风吹来，树枝摇摇曳曳。

卡希尔达拉了拉铃绳：

"我们到了。"

两人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在黑暗的路边停住脚步，胆怯地朝四周张望，辨认着商会大楼所在的康德拉里亚大街的方向。一只野猫惊恐地贴着墙根走过来，三窜两跳穿过了人行道。

卡希尔达抓住女儿的手说：

"从这儿走，我想起来了。很早以前，我曾去过商会一次。我想起来了，是朝这边走。走吧，就在前面，下一个拐弯处就是。

母女二人来到商会大楼的前厅，只见棺材架上空空的，灯

火已经熄灭，只有十字架还放在供桌上的两个烛台中间。为什么不见棺材？只有周围一排空椅子，门厅值班室里，一位先生头枕着胳膊睡得正香，那四尊半身塑像安坐在墙跟的立方体底座上。

卡希尔达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太可怕了！死者哪里去啦？真是莫名其妙！如果已经安葬，为什么棺架、烛台和十字架还在？”

弗拉维娅摇了摇看门人的肩膀。看门人醒过来，揉了揉余醒未足的眼睛：

“嗯？听你们的吩咐。对不起，我睡着了。”

弗拉维娅看着棺材架问：

“出了什么事？贝尼希奥博士的遗体在哪儿？”

“运到法医研究所去履行手续了。不过马上就送回来。夫人您不想等一会儿吗？等一下吧，过一会儿就回来啦。请坐，那边有椅子。”

卡希尔达此时也从两位听差那儿打听到了这儿发生的一切。她走过来，挎在胳膊上的皮制手提包摇摇摆摆：

“现在该怎么办？只有等了。这地方可要不到出租车。乘公共汽车也要到白河大街上去，离这儿很远。我倒没有关系，反正坐在哪里都能睡着。”

就这样，弗拉维娅为等待死者开始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母亲拉过一把椅子，在后边的一个角落坐了下来，把两只脚踩在鞋子上，不过一会儿，便双臂抱在胸前，低下头、打起了瞌睡。这么晚了，遗体还运到法医研究所，究竟是怎么回事？

弗拉维娅仍然抱着那束玫瑰，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环顾四周。

她重新走到看门人眼前，问：

“先生能肯定尸体是运到法医研究所去了吗？是去解剖

吗？”

“是运到那儿去了，不会错。是研究所那辆车，还来了一位大夫和两位护士。是不是解剖，我说不清。不过，去那儿一般不会为别的事。”

这乡下人撇了撇嘴：

“人死了，挨一刀和不挨一刀是一回事，反正死人没有知觉。”

弗拉维娅把花束放到棺架边上，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母亲身旁，但面向着大门口。她不能不等贝尼希奥，必须见他一面，他是孩子的父亲。此刻，他所给予她的全部的爱、全部的柔情和帮助一起涌上她的心头，泪水再一次盈满她红肿的眼睛。她要一辈子感激他，用全部的身心教育和抚养他的儿子。尽管她竭力压抑着悲痛，但热泪仍禁不住夺眶而出，沿着没有搽脂粉的面颊向下流淌。

偶尔传来开往三月一日大街方向的汽车声，有时某个听差起身出门，望一望茫茫无际的长夜，然后再回来坐到门口，低下头打起瞌睡。

天边微微发亮，黎明前的黑暗开始从圣·本多山头逐渐消失。法医研究所的黑色汽车终于开了上来，贴在路边停在大楼门前。从车上跳下两个男人，两位听差立即迎上前去。看门人抬起头，揉着惺忪的睡眼。

弗拉维娅激动地站起身喊醒了母亲：

“遗体来了。”

卡希尔达睁开沉重的眼皮，站起身来。弗拉维娅一见到从车里抬出的棺材，险些昏厥过去。卡希尔达赶紧扶住女儿：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她劝慰着，把一块香手帕送到女儿的鼻子跟前，“使劲吸一下，一会儿就好了。”

弗拉维娅两腿无力，坐到椅子上，抓住母亲的胳膊，眼看

着四个男人从她面前把棺材抬到了架子上。她觉得眼前一阵发黑，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握紧了冰冷的双手。一位听差重新点亮了所有的灯和蜡烛。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卡希尔达站在那儿，一边抚摸着女儿的头，一边安慰说，“快做深呼吸，自然地哭出声来。冷静点。你这样过份悲痛会影响胎儿，会流产的。注意克制自己。”

哭了一阵，弗拉维娅轻松了许多。她请求打开棺材，让她看一眼死者。看门人带着歉意回答说：

“不行，夫人。研究所医生有命令，不能打开棺材。请原谅我不能听从您的吩咐。很遗憾。”

卡希尔达对弗拉维娅说：

“看了又能怎样？最好别看了。至少在你记忆中是个活着的贝尼希奥。我们走吧，走吧。”

她终于把悲痛欲绝的女儿拉到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她搀扶着女儿，慢慢地朝康德拉里亚方向走去，寻找着第一辆早班公共汽车。

第五章

招供

1

这是在哪儿？出了什么事？玛达莱娜神志恍惚，坐在窄小的铁床上，焦急地环顾四周。她究竟出了什么事？怎么会睡在这个狭窄而又四壁光光的房间里？

她觉得舌尖发干，嘴里有一股胆汁一样的苦味，脑子里空荡荡的，胳膊和双腿僵硬而麻木。浑身瘫软，不得不重新躺到硬邦邦的床垫上，闭上眼睛，伸开胳膊。

思维似乎很艰难，她竭力唤醒自己的意识。四周浓雾弥漫，她毫无目的地走着，好像在寻觅自我。为了让自己能完全清醒过来，她尽量辨认周围的东西。

周围的一切家具都是铁制的：一张铁柜、一架铁桌子、一把铁椅子，墙上的那个衣架也是铁的，上面挂着一件外套。前面

的墙角有一个白瓷洗手盆，一块洗脸毛巾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房间里面凹进去的地方放着一只马桶，坐板已经裂开。

玛达莱娜坐了起来：

“上帝呀，这是怎么回事？”

那扇朝里开的房门紧紧地关着，大概用钥匙从外面锁上了。除此以外，靠床这边的窗户也关着，只有百叶窗的缝隙才能通风透气。

玛达莱娜跪在床上，伸手摸了摸窗上的插销，发现插销头已被取下，无法转动插销去打开窗户。此刻，玛达莱娜猛然想起了什么，模糊的知觉一下子清醒了：

“贝尼希奥的葬礼呢？”

她心急火燎地从床上跳下来，用双手拍打着房门，大声喊道：

“开门，开门，我要出去！”

钥匙在门上转动了一下，一个肥胖臃肿、两腮鼓起、皮肤黝黑的太太出现在门口：

“您醒啦？感觉怎么样？”

女人身穿白大褂，圆圆的脸上掀着两个酒窝。她微笑着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房门。玛达莱娜更感到莫名其妙，不觉后退了一步。

“您好了吗？”那女人关切地轻声问道。

玛达莱娜立刻反问了一声：

“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儿？现在几点钟了？我要去参加我丈夫的葬礼！我要出去！”

那女人用她那肥胖的身躯挡住了门口，还是微笑着用刚才那种不紧不慢的声调说：

“你丈夫的葬礼是在今天上午举行的，现在已经是晚上了。走廊里的挂钟刚刚敲过十点，你没有听见吗？昨天，努诺

大夫把解剖结果送给你以后，你一下子神经错乱，要跳楼自杀。你不记得啦？是我阻止了你。感谢上帝，当时我正好在你身边。要不是我们一位同事来帮助，我还拉不住你呢。真想不到夫人有那么大的劲，把我身上都抓破了。你看这儿。”

她露出脖子和胳膊上涂过红药水的伤痕，接着说：

“我的同事左肩上的伤口更厉害，差一点要缝一针。可怜的努诺大夫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又来了一位大夫，打了一针，让夫人睡着了。大夫以为你到明天才能醒。坐下吧，休息一下。我也是在年轻时失去丈夫的，知道这是什么滋味。”

玛达莱娜站在屋子中央，问：

“那么，是谁想出这个混账主意，把我丈夫弄到这儿来的？是谁？请告诉我。我想知道。”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女人撒了个谎，避开了玛达莱娜逼视的目光。“我只知道努诺大夫已经和夫人谈过了。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你要尽量克制。时间一长，一切都会好的。我有切身体会。想要我去叫大夫来和夫人谈谈吗？不过，您千万别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夫人知道大夫们的脾气，喜欢故作神秘。我不会因为夫人抓伤了我而生气，请不必担心。坐下吧，您需要休息。最好躺下，躺下吧。我去叫大夫。人在这种时候，总需要朋友的帮助。一会儿见。”

胖女人头也不回地走到走廊，关上了门。玛达莱娜又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她精神恍惚，沉重地坐到床沿上，躬着身子，双手抱住脑袋。

“上帝呀，帮帮我吧！”她哀求着，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

正当玛达莱娜按着太阳穴想让自己保持清醒，可怎么也弄不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时，卡希尔达在开着电视、一片狼藉的卧室里对女儿说：

"你哭得太厉害了，弗拉维娅。现在你应该安静下来。再哭又有什么用？能哭出什么结果吗？不能，只哭没有用。你还要活下去。听我说，电视新闻里马上要有关于贝尼希奥葬礼的消息。坐到沙发上来，这里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坐在垫子上。快擦干眼泪。要是再哭下去，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要不你还是躺到床上去，再去哭个痛快。不过，你要当心失去孩子。你如果要让他生下来，就要克制自己。对，就这样。"

两人紧挨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一位慈祥的先生从敞开的窗户里向外晃动着一件白色的衬衣，正为一种新洗衣粉做广告。接着是一种美国牙膏的广告，画面上爷爷、父亲和孙子正伴着肖邦的序曲刷牙。随后是一只训练有素的海豚在蓝色的游泳池水面上用嘴顶着一只大球，球体上写着巴哈·蒂儒卡最新产的铁钉的名字。在一则说是几乎不含尼古丁的高级香烟广告后面是世界名牌自行车广告，一个男人正骑着自行车周游法国。接着是一个人学着卓别林的样子转动着手中的拐杖，然后突然一转身背向着观众，背上写着不会让孩子患龋齿的一种新泡泡糖的牌子。

卡希尔达忍不住说：

"现在就差冷饮广告了。"

冷饮广告果然出现了。样式独特的瓶子跳起芭蕾舞，一位神父举着杯子，咂嘴赞叹道："味道太美了！赞美上帝！"

一阵短暂的安静之后，播音员终于带着悲伤的神情出现在屏幕上：

"贝尼希奥·西尔瓦委员的葬礼预定在九点钟举行，但直到十点四十五分灵柩才到达圣·若奥·巴蒂斯达公墓。在商会大楼前厅的灵堂里，几位先生致了悼词，向企业界的伟大领袖告别。首先致词的是商会会长，接着是死者的生前友好、诗人奥古斯多·弗雷德里科·斯密特。"

随着播音员低沉、庄重的声音，屏幕上出现了沉思中的会长、晃动着的人群、烛光照耀下的十字架、两位部长、殡仪馆老板、卡洛斯·拉瑟达州长，还有正站在灵棺前致悼词的诗人，只见他身体肥胖，才思敏捷，口若悬河，指手划脚地讲个不停。接着，人们开始朝门外移动，军警们正守护着停在门口的灵车。死者的同事们身着黑色西服，怀着沉痛的心情把灵柩从架子上抬了下来。从他们的脸上，以及他们抬着灵柩走向灵车时所迈的缓慢的脚步中可以看出，棺材似乎格外沉重。随后，他们淹没在街上的人群之中。在拥挤的人群里，拉瑟达州长仍很突出。画面上，一会儿出现他的正面，一会儿又出现他的侧身。一辆堆满花束和花圈的送殡车，紧跟在装着死者遗体的灵车后面。

弗拉维娅靠近电视屏幕，不时抽泣着用手帕擦去眼中的泪水。送葬的队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上徐徐行进，进了白河大街才加快速度，突然消失了。

“现在真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弗拉维娅说着，又放声大哭起来。

卡希尔达把手指放在电视机开关的按钮上等待着，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再没有其它消息。当那位慈祥的先生再次从窗口往外抖动白色衬衣时，她关上了电视，转身对正用手捂着脸哭泣的女儿说：

“弗拉维娅，求求你，别这样了。如果我是你，就上床去睡觉。哭有什么用？没有，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你就完了。明天还要为贝尼希奥的遗产清单进行一场战斗。他曾想到在遗嘱里写明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吗？如果没有写上，你还得费些周折，证明是他让你怀孕的。玛丽娅·奥古斯达会想方设法排挤你。我们必须对付这头猛兽。如果需要，我就跟她动动巴掌。当然这是以后的事。今天重要的是睡觉。

你吃一片安定还不够，得吃两片。然后好好睡一觉，醒来就是明天了。来，跟我来。不用关灯，等一会儿我关。已经十一点了，明天会是一个新世界。”

在法医研究所那间狭小的屋子里，玛达莱娜仍然坐在铁床上。她听到外面的时钟敲了十一下，然后周围又是一片寂静。门忽然打开了，一位只穿着衬衣的瘦瘦的青年走进来，把一盘水果放到衣架旁边的桌子上。他静悄悄地走进来，又无声无息地走出去。看到年轻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玛达莱娜真想拼命地喊叫，直喊到精疲力尽为止。然而，她突然改变了主意：

“上帝啊，我必须克制，发疯是没有用处的。”

门上的钥匙又响了。胖女人那张带着一成不变的微笑的脸上依然露出两个酒窝。她踩着轻盈的脚步走进小屋：

“怎么样？好一点了吗？怎么没有吃水果？应该吃点东西。你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想喝茶还是喝咖啡？要不就吃点水果，那样好一些。至少吃个苹果，或者吃个梨。不吃东西，你会头晕、没有力气的。要我给你削梨吗？”

她拿起餐巾说：

“没有送刀来。哦，我知道了。是故意不送的。像您这样的情况，是不能用刀和叉的。甚至连杯子也必须是金属的。这是为了不让人干出糊涂事来。我的话您听明白了吗？不过，夫人您已经冷静下来了，不会再糊涂了。要我去给您拿把刀吗？”

玛达莱娜再也忍耐不住了：

“求你让我安静一些！你给我出去！”

女人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房间，关上门，转动门锁上的钥匙。玛达莱娜用双手捂住脸，躬着身子坐在那儿。她想起了在商会会长给她安排的那个宽绰的房间里，一个又矮又胖的医生

手扶着眼镜架，眼望着别处对她说：

“很不幸，出了点不愉快的事。没有所长的允许，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只有他才能告诉您。或者他，或者拉瑟达州长，是他们命令进行解剖的。非常遗憾。”

“我丈夫的遗体在哪里？”

“已经不在研究所了。”

“可是为什么把我留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玛达莱娜向楼梯冲去。她要奔到大街上，扑到随便哪辆汽车前面。然而，被医生拦住了。她使劲从那两只有力的手中挣脱了出来，朝另一个方向奔去，但发现另一个男人正张开双臂准备拦截，另外两位穿白大褂的女人从楼道里包抄过来。她猛然奔到临街的窗口，使劲打碎玻璃，推开窗户。然而，她感觉到有几个人拖住了她的双腿，拉住她的双臂，按住了她的脑袋。还听到医生命令道：

“快，快打针！”

她拼命挣扎，没有感到打针的疼痛，只觉得身体变得轻飘飘的，好象罐头里的沙子从孔隙中飘飘下落。现在，她重新清醒过来。她抬起头，再次决定自杀。她朝衣架走去，当人们再把门打开时，就会看到她已经吊死了。她抬头朝四周看了看，想找到一个上吊用的钩子。

2

这男人很胖，个子几乎有两米高，头上戴着顶帽子，一顶旧毡帽，帽顶已经发皱，帽沿耷拉着，似乎想挡住那两只微微发绿的小眼睛。和他那令人生畏的魁梧身体以及那双毛茸茸的大手

极不相称的是，他的声音很轻柔，但这一点却和他那温和的目光很和谐。他侧着身子走进来，彬彬有礼地摘下帽子，窄窄的前额上留下一道戴过帽子的红印。

看到他，手里还拿着大褂的玛达莱娜吓了一跳。不过，他请求进屋的柔和声音抵消了他那巨人般的形象造成的不良效果。他站在那里，两腿像圆规似地叉开，脚踩得地板嘎嘎作响：

“请原谅，我来了。”

随后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把帽子挂在衣帽钩上，转过身，用炯炯的目光看着玛达莱娜说：

“知道我认识您丈夫吗？我们很熟悉。他是个伟大的巴西人。我没有能去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当时正在圣·贡萨罗办一件棘手的事。我知道去了很多人，灵柩到达时，路上挤得水泄不通，还有些人晕了过去。共和国总统也出席了葬礼。拉瑟达州长已宣布要用贝尼希奥博士的名字为一条街命名。这样做再正确不过了。”

他见玛达莱娜仍然站在那里盯着他，手中的衣服拖到了地上，便说：

“请坐上，”他指了指床，“如果夫人不坐下来，那么我也就不能坐了。我是个守旧的人。告诉您这一点就能说明我在公共汽车上，还为女士们让座。我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因此至死也要这样做。”

玛达莱娜开始有点不耐烦了，拧着手中的衣服说：

“请问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这间屋子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门上还上了锁？这儿是疯人院还是监狱？或许我成了某些把我当成疯子的狂人们的受害者？我要出去，回我自己的家。我在这里无事可干！”

胖胖的男人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只带有缩写字母的银制烟盒，用原来那样温和的语调说：

“夫人能坐下来听我回答您的问题吗？我马上就会告诉您我是谁，为什么来这里，这是什么地方，把一切都告诉您。可是夫人您得坐下来，我也坐下。”

玛达莱娜重重地坐到床沿上，昂起头，摆出一副挑战姿态命令道：

“说吧！”

男人缓缓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每一步都能让人感到他那一百多公斤的沉重的身躯。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椅子显得太窄小了，免强能容下他那肥大屁股。他艰难地叉起腿，打开烟盒问道：

“我能给您一支烟吗？”

“谢谢！”玛达莱娜回绝了。

“我吸烟您不反对吗？”

“请吧。”她不耐烦地回答说。

他取出一支烟，在烟盒上磕了磕，送到嘴角，用打火机点着，朝缩写字母上吐了一口烟说：

“这是我名字的开头字母：L和P，L是鲁卡斯，P是贝雷格利诺。我是什么人？一位公务员。年龄五十六岁，已婚，当了父亲，还是三个孙子的祖父。我原想找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去贝得罗博里斯附近我那座诺格依拉庄园种种玫瑰什么的。那么我又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一会儿您就会知道。”

他叼着香烟，半闭上右眼，看着玛达莱娜不再说什么，仿佛他的话和他的躯体同样沉重。

她不耐烦了：

“请继续讲，我正听着呢！”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把烟灰磕在手心里，继续保持刚才那

副神气，仿佛在等待形成下截烟灰。他抽了一口烟，用嘴里的烟吹亮烟头的火光，随后把头一歪：

“是拉瑟达州长亲自点名要我来的。本应该我的一位同事来，但州长认为，凭我的经验和待人的方式，由我来和夫人谈更为合适。他亲自找到了我的夫人，我夫人又从圣·贡萨罗找到了我。”

玛达莱娜双手垂下，按着膝盖，抬起头，逼视着对方：

“先生说话这样慢慢腾腾，我心情更加紧张了。大概到明天天亮我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呆在这个地方。求求您，快点讲吧！”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立刻回答说：

我现在就告诉您。夫人在这儿受到了保护。在外边您得不到安宁，记者们会拼命追问您，会死死缠着您，逼您讲出不该讲的话，或者篡改您的讲话，在您的私生活上大作文章。如果那样，我们如何能澄清事实？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设法把夫人保护起来了。”

他又抽了一口烟，又往手心里弹了弹烟灰。玛达莱娜双手交叉在胸前，抬起头。

“那么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她又一次对他的沉默感到不耐烦了。

烟烧到了尽头，鲁卡斯·贝雷格利诺看了看周围，寻找着扔烟头的地方：

“等一下。”

他把烟头和手心里的烟灰一起扔进便池里。看样子他有点恼火，踩得地板咚咚作响，但却满面春风地回来了。

“对不起。如果我再吸烟，您就骂我一顿。医生只准我每天吸十支。可今天已经吸了十五支了，夫人知道吗？”

他没有理会玛达莱娜脸上的愤怒表情，把他那肥大的身躯

塞进椅子里，神情显得很平静、和悦。随后，他把眉毛一扬，锐利的目光依然如故：

"莫达·利马大夫为您丈夫开的死亡证明说是死于心肌梗塞。事实不是这样。解剖结果是：贝尼希奥博士是中毒身亡。"

玛达莱娜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一动也不动。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继续说：

"致使他中毒身亡的药片是贝尼希奥博士在早餐桌上，在夫人您的身旁吃下去的。法医研究所的结论是今天凌晨通知我的。我立即被指派去弄清事实。严格地说，我今天一整天都忙于这件案子。我去了您的公寓，讯问了您的女佣人，取走了一些东西给我们的技术警察化验。取走的东西中包括贝尼希奥博士的这个银制小药瓶，它是女佣儒蒂特在桌子上捡到的。您还记得这个瓶子吗？里面装的是莫达·利马大夫为贝尼希奥博士开的药片。他每次用餐时都要吃这种药片，以控制心跳过速。"

他说着打开瓶盖：

"有一个剧毒药片混在其它药片之中。瓶子里的一些药片上留下了毒药的痕迹。这已经由技术警察化险清楚了。毫无疑问，把毒药片放在瓶子里，是为了让贝尼希奥博士把它当成心脏病药吃下去。事情也确实这样发生了。您丈夫当场死亡，来不及抢救。由于莫达·利马大夫知道他有心脏病，看到他是突然死亡，自然认为他死于心肌梗塞，并且开具了死亡证明。"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盖上药瓶，包在白麻手帕里，装进外衣口袋，随即站起身来。他那魁梧的身材在窄小的屋子里显得更加高大，似乎要把玛达莱娜压个粉碎。玛达莱娜背过手去，支撑着身体，脸色苍白，目瞪口呆。

"在这种情况中，"鲁卡斯·贝雷格利诺咧了咧嘴，耸了耸肩膀，"有两种假设可以考虑：第一，毒药是贝尼希奥先生

本人出于某种原因决定要自杀而自己放进去的；第二，是另一个对贝尼希奥博士的死亡感兴趣的人放进去的。”

他又坐了下来，艰难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翘起脚，钉着鞋钉的皮鞋大得吓人。

“对吧？完全正确。”他看着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的玛达莱娜，继续说，第一推测不不能让人信服。我们通过商会会长的证词了解到，贝尼希奥博士曾向他的好几个同事表示过那样的决心，即宁肯自杀也不愿意被逮捕。但只有左派成功，他来不及逃到某个外国大使馆时才那样做。好，让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假设。这种假设又可做两种推测：第一，毒药是由某个想害死贝尼希奥博士的政敌放到他药瓶里的，因为他是我们反颠覆运动最积极的成员之一；第二，是某个企图杀害死贝尼希奥博士而得到好处的人把毒药放到瓶子里的。”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放下腿，用两只毛茸茸的手按住膝盖，说：

“在这种情况下，谁是主要怀疑对象？谁呢？不难回答。现在我要谈到一个微妙的问题了，希望夫人能够理解。我不知道夫人是不是知道贝尼希奥博士曾两次修改遗嘱。一次，大约在两个月前，另一次是在上星期。最初的遗嘱立夫人您为贝尼希奥先生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因为他虽然和玛丽娅·奥古斯达夫人结了婚，后来也没有离婚，但他们的财产是分开的，而且没有法定继承人。但根据两个月前他修改后的遗嘱，玛达莱娜夫人您应和玛丽娅·奥古斯达夫人的外甥女弗拉维娅分割遗产，最近你丈夫和她的关系非常密切。”

鲁卡斯打开烟盒，揉搓着手指间已经熄灭的香烟：

“原谅我提及这件事。我知道这不会使夫人感到愉快，但我只能违背意愿谈这件事，因为这是我分析案情的必然思路。好吧，上星期，贝尼希奥先生又到公证处，再次修改了遗嘱。

他在说了一段对您无限敬佩和感激的话以后声明，玛达莱娜夫人是有财产的，自己拥有一笔不动产和股票，可以维持安宁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物质上的困难。因此，贝尼希奥博士决定只立弗拉维娅小姐为他的遗产继承人，并强调说她正怀着他的孩子。这样，贝尼希奥先生承认他与即将出生的孩子之间的父子关系，把孩子作为他一半财产的合法继承人，把根据上次修改遗嘱留给玛达莱娜太太的那部分留给了孩子。遗嘱已经签了字，并有证人。我看到了将要交给弗拉维娅小姐的该公证书的副本。”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直了直身子，抬起双手，带着胜利的微笑看着玛达莱娜，好像要让人照相的样子。他重新把手放到大腿上，说：

“面对这种情况，我要问：谁是贝尼希奥博士之死的主要嫌疑犯呢？那位弗拉维娅在双重意义上对他的死亡感兴趣：第一，她是他死亡的唯一受益者；第二，她和颠覆运动有联系，还卷进过煽动和恐怖活动。恐怖活动，这样说绝对不夸张。就在她住在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家，贝尼希奥博士去用午餐的那天，那家院子的花园里就发生了爆炸事件。当时我已经下令拘捕这位姑娘，进行必要的审问，可是贝尼希奥博士不同意我那样做，并得到拉瑟达州长的认可。于是拘捕就拖下来了。他们通过新闻检查没有让这一案件公诸于世。”

又一阵沉默。鲁卡斯·贝雷格利诺的脚尖在皮鞋里动了动，像是要站起来似的。玛达莱娜仍然眯缝着眼睛，双手背在身后，呆呆地注视着他。

鲁卡斯接着说：

“这样，弗拉维娅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既遵照上司的指示干掉了颠覆活动的政敌，又得到了贝尼希奥博士的巨额遗产，不管是留给她的那一部分还是留给她孩子的那一部分。成

功了，完全成功了。贝尼希奥先生死在夫人您的家里，莫达·利马大夫签署了死因为心肌梗塞的死亡证明。然而，不管犯罪行为如何精心策划，都不能做到万无一失，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抓住罪犯的衣领。正因为这样，最后一次修改遗嘱时的证人，也是拉瑟达州长的一位追随者，找到州长阁下，提出了贝尼希奥委员非正常死亡的怀疑。解剖结果如何？不出所料，贝尼希奥博士是中毒身亡！”

房间里又一次沉静了下来。鲁卡斯·贝雷格利诺前后晃动了一下身子，椅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无论从他那炯炯的眼睛里，还是从他的前额、头发、面颊和脖颈上，都能看得出这条汉子心满意足，神采飞扬。他抬起头，说：

“是谁下的毒呢？弗拉维娅！这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毋庸置疑的结论。是的，我还没有和弗拉维娅小姐谈话。我知道她正怀有身孕。但我应当去找她。当然，对她要特别尊重，因为她可能是罪犯，但是位母亲。我是尊重母亲的。你知道我是怎样做的吗？挑选了三名助手在她的楼门前昼夜警戒，不允许她走出门外。另外，不论白天、夜晚，都得到了两位看门人的配合。和弗拉维娅小姐谈话之前，我决定先和夫人您谈谈，因为贝尼希奥博士是在您身边死去的。”

他站起身，把一支香烟放到嘴唇上：

“现在，我再也不能不吸支了。”

说完，他用打火机点上烟。

他吸了一口，走到房间里面，又转身走了回来，头上罩着吐出的圆圆的烟圈。最后，他在离玛达莱娜两步远的地方停住脚：

“一旦怀疑成立，警方就开始谨慎、仔细的侦破工作。可夫人您险些因自杀而失去一切。所以，我们不得不给您打了一针，让您睡了个好觉。同时，决定先把您安排住在研究所的临

时准备的这间简陋、狭窄的屋子里。为此，请您原谅。可也没有别的好办法。我们首先要在外面寻找线索。现在线索已经找到。所以才来和您谈。再一次请您原谅。”

他走到衣架跟前，取下帽子：

“我的专车就在下面。请夫人允许我把您送回家去。”

玛达莱娜已经站起身。她面对着大汉，抬起眼皮，以坚定的声音说：

“先生不用去打扰弗拉维娅小姐了。是我杀死了我的丈夫。我，贝尼希奥的夫人。是我把毒药装进他的药瓶里的。是我把药取出来让他吃下去的。”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手中的帽子掉到了地上。他瞪着惊愕的眼睛，呆呆地盯住玛达莱娜，直到镇定下来，才问道：

“那么您为什么要杀死他，玛达莱娜夫人？”

“因为他要抛弃我，去跟弗拉维娅一起生活。这可不行。他只能是我的，不能属于任何别的女人。”

3

朝平台的两扇窗户上拉挂着窗帘。卧室中央的圆腿大床上，弗拉维娅刚刚醒来。她发现中午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直射进卧室里面。

母亲强迫她服下两片安定药以后，她像块石头似地睡着了。现在她渐渐清醒了过来，伸了伸胳膊，以消除浑身的麻木和慵懒。突然，通往走廊的房门猛地被推开，卡希尔达穿着睡衣冲进来，手上举着的一张报纸不停地抖动：

“天哪，弗拉维娅。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贝尼希奥不是

死于心肌梗塞。是被毒死的，被玛达莱娜毒死的！是玛达莱娜，我的女儿！报纸上都登了！她已经被拘留了！”

弗拉维娅在床上坐起来，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希尔达没有立刻把报纸交给女儿，却先去拉开窗帘，外面刺眼的阳光一下子涌进屋里。

“我已经让贝贝再去买别的报纸了。”

说着，她坐到女儿身旁：

“要我念吗？”

不等母亲说完，女儿抓过报纸，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急切地看着头版上的大长篇消息，上面配有玛达莱娜的照片，还有四行醒目的大标题：“凶杀案震动上层社会：情侣投毒，贝尼希奥·西尔瓦委员一命呜呼。”

弗拉维娅一边看报，一边竭力控制住双手的颤抖。卡希尔达站起身，激动地挥舞着手臂说：

“我一看到报纸的标题，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上帝保佑！这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情侣指的是你呢。后来，看到你没有被牵连到这桩案子当中，我的腿还抖个不停呢。我跑过来时，差一点摔倒在地上。到现在，我还觉得从脚到大腿根都发麻，双手冰凉。感谢上帝，玛达莱娜都招供了。如果她什么也不说，你就得在警察手里挨了一顿毒打，承认是你干的，连上帝也救不了你。弗拉维娅，你捡了一条命。”

女佣敲敲门，送来了其它的报纸。卡希尔达很快接了过来，急切地说：

“谢谢，贝贝。你不是跑去的，而是飞去的！找回的钱你留着吧。”

她坐到窗前的沙发上，尖尖的鼻梁上架着那副圆形的大眼镜，神情更加惶惶不安：

“我最怕这些报纸胡说八道。”她瞪大了眼睛，“没有什

么可登的时候，就胡编乱造，把你说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万幸，这份报纸只讲了解剖结果和玛达莱娜被拘留的消息，没有提到你的名字。这是我最担心的。”

她又紧张地拿起另一份，一会儿又扔到了一边。弗拉维娅也在紧张地看着报纸。她惊恐地喘着粗气，胸脯在睡衣里面不停地上下起伏。

卡希尔达放下手中的最后一份报纸，嘘了一口气：

“幸运，幸运，几乎所有的报纸刊登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有这一份大一点的报纸提到了你，我不喜欢。说这是一桩桃色案件，是由贝尼希奥另有新欢引起的。上帝保佑，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否则，就会有人来敲门，你我就别想安宁。要是那样，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离开里约，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藏起来。可我相信保护神圣·儒达斯·达得乌，这种事不会发生。上帝是伟大的。”

她走到窗口，远眺着从甜面包山上徐徐滑下的空中缆车，对身后的女儿说：

“在学校，你卷进那场风波，差一点栽了跟斗。这一次，要不是玛达莱娜招认，你可要倒霉了，非坐到被告席上不可。在警察局里，他们会拔掉你的指甲，扒光你的衣服，什么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还会整日整夜地在你眼前开着五百度的电灯，一个家伙会用手指着你的脸说：‘就是你毒死了贝尼希奥博士吧！’直到你无法忍受，完全崩溃，成了一滩烂泥，不得不点头承认，然后在他们准备好的证词上签字。到那时候，你想逃也逃不了，说不定还得跪着爬上断头台呢。一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的腿就发软。你想过吗？再说，现在政府正跟若奥·古拉特的党羽们算帐。巴西中央广场的群众大会你也牵扯进去了。忘记这一切吧。什么也不要承认，就说不是你干的。”

弗拉维娅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没有听见母亲在说些什

么。她的眼里闪着愤怒的目光，嘴里淌着苦涩的口水。她皱了皱眉头，放下手中的报纸说：

“难道巴西就不能用电椅来对付这种案子！真该让这个女人坐坐电椅。她竟然这样心狠手毒，在贝尼希奥用早餐时让他吃下毒药。真是恶毒透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但可以肯定，这个玛达莱娜一定会被释放。会的。为什么不会？会的。在其它国家可能不会。可在这里一切都可以忘却。你想过吗？她害了多少人？不只是害了我和我的孩子，还害了贝尼希奥的所有同事。他的生意怎么办？贝尼希奥是领头的人，多少家庭靠他得到一日三餐？而所有这些家庭都将因为他的暴死而受苦。他们遭受苦难，而真的罪犯却消遥法外。她为什么害死贝尼希奥？仅仅因为他要抛弃她？她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这难道还不够吗？他不也是撇下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去和她一起生活的吗？如果那样，在玛达莱娜害死贝尼希奥之前，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也该有更充足的理由把他毒死了，因为他才是她真正的丈夫。玛达莱娜感到自己落到后面，就发了疯，就不顾这一切了，只想到自己的自尊心。至少不能说她害死贝尼希奥是出于一时冲动。不是的，因为她是取来毒药放到他的药瓶里。如果他不在她的公寓里吃药，一定会在这儿用午餐或晚餐时吃药，那样就会死在我们面前。你想过吗？”

卡希尔达惊恐地瞪大双眼，看着女儿说：

“弗拉维娅，我还没有想到这些。你看，我的手都冰凉了。如果贝尼希奥死在这儿，连我也会牵扯进去。肯定，我也要被牵扯进去。为什么不会呢？有什么样的女儿，就有什么样的母亲嘛。那样，我们俩人都得进监狱。好啊！好在玛达莱娜亲自把毒药从药瓶里取出给了贝尼希奥，说不定还把药直接放到他嘴里呢。会是这样的。上帝救了我们，在关键时刻，或者说在千钧一发之际，及时地救了我们。看到了吧，我们的保护

神太灵验了，我们应该捻着念珠，一步一下跪地到圣·儒达斯·达得乌神庙去谢恩！”

她松了一口气，高兴地打了个旋转。

弗拉维娅把报纸扔到地上，煞白的脸上表情严肃，眼睛下面带着紫色的印影。她朝屋子深处走了几步：

“她不会有什么事的，不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许多人才造反。在巴西，关进监狱的都是穷人、流浪者、不懂事的孩子、学生和政治犯。我不相信监狱里会有社会名流。”

她迈着同样沉重的步子走了回来：

“现在，有关她的犯罪消息和她的照片一起登在报纸的第一版。明天，就放到后头的版面上，并去掉照片。总有一天，什么也不会再登，这件事也不再成其为新闻。一切都被遗忘、被掩盖。可我的儿子出生后却见不到父亲！这正确吗？不，我绝不同意！”

她沉重地坐到床上，愤怒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从眼眶里滚下来：

“上帝呀，这太过分了。”

卡希尔达递过去一块手帕：

“快把脸擦擦。”她站在女儿身旁，“我们自己说说，反正这儿没有人听见。在这场悲剧里，得利的是你。你发财了，自己供养自己了，不用为将来或者为你的孩子担忧了。只要你放聪明一点。不过，你必须准备另一场战斗。玛丽娅·奥古斯达肯定会设法推翻贝尼希奥的遗嘱。司法这东西是被蒙住眼睛的瞎子。我们得牵着它，不让它走错路。一切都会成功的，一切都会。”

她帮女儿擦干眼泪，说：

“你还年轻，别让青春白白度过。也不用悲伤。每当发生一件什么事，我们都要看到它的另一面。比方说掉在窟窿里，摔

断一条腿，那剩下的另一条腿不就是捡到的吗？如果掉到窟窿里，摔断两条腿，但还没有死，生命就是白捡的。一切都有个比较。即使人死了，也有个安慰：即上帝的宽恕。在恶运中更要看到安慰。此刻，当你在这儿，在这所豪华的公寓里时，玛达莱娜却在监狱里，没有自由，没有丈夫，失去了一切。这种时候，朋友们也会回避她。我不相信她会像你想的那样被释放。不，我不相信。贝尼希奥在他们圈子里的地位已相当显赫。同事们会想念他。你不是看到葬礼了吗？那简直不是葬礼，而是他的威望和力量的大展示。这使我感到震惊。在高层社会里，人们是很团结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玛达莱娜会受到惩罚。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也同情她。无限同情。你别奇怪，是真的。玛达莱娜这一辈子都要为害死贝尼希奥而后悔。”

弗拉维娅打断她的话：

“后悔？干那种事的时候残酷无情，过后她会后悔？”

“会后悔的。”卡希尔达又一次强调，“你没有看到吗，她在法医研究所企图自杀。为了不让她摔死在大街上，医生们不得不给她打了镇静剂。自杀是佯装不出来的。可你，弗拉维娅，怎么样呢？你现在感觉如何？感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体内形成，而且是贝尼希奥的生命。所以对于你，仅仅对于你来说，他还活着。”

弗拉维娅觉得自己的眼睛又湿润了。她咬紧下唇，没有哭出声来。

母亲拉着她的手说：

“快去收拾一下，洗过澡。为了不让人来打扰，我已经掐断了电话线，还让贝贝说你和我都不在家。现在，我用内部电话告诉看门人也这样说。”

弗拉维娅被母亲拉到浴室门口，随手关上门，但没有插插梢。她看着浴缸，想洗盆浴，好让自己冷静下来。于是，她打

开水龙头，脱去衣服，一边等着浴缸盛满热水，一边看着壁镜中的自己。身条还像个二十岁的姑娘——乳房又高又丰满，腰部纤细，臀部宽阔、腹部平滑、阴部盖着浓重的黑毛，两条大腿还是那么漂亮。她暗暗发誓，再也不会属于任何别的男人。她一边抚摸着肚脐一带，一边看着镜子，想从圆圆的肚子上找出一点怀孕的迹象。她知道，时候还没有到。然而，当她侧过身，却似乎看到小腹部微微隆起，肚脐眼稍稍抬高了些。她轻轻地、慢慢地抚摸着整个腹部，又激动地自言自语起来：

“我的儿子……我的孩子……”

她听着浴缸里的流水声，把脸凑近镜子，很快发现几根白发夹杂在那未经梳理的乱发当中。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

第　六　章

上帝的羔羊

1

玛达莱娜毫不怀疑，丈夫是自杀的，而且就在她眼前，坐在桌子的那一头自杀的。她亲眼看见他心慌意乱地打开银制药瓶，往手心里倒上几个药片，最后，拿起手中一粒送到嘴里，神情是那样坚定。他看也没有看她一眼，一连喝了两口桔汁把药吞了下去，脸绷得紧紧的。

她更加相信自己的看法：

“他本应该吃心脏病的药，却吃下了在若奥·古拉特政府即将垮台时准备用来自杀的一粒毒药。这两种药很相像，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样式。”

她记得，在发生示威、罢工、电话威胁的那些日子里，在盛传军曹和海员们要举行起义的日子里，他不知所措，曾拿出

这些毒药让她看过，而她曾强烈地反对这种荒唐的想法：

“贝尼希奥，不要再胡思乱想！”她生气地喊着，“你糊涂啦！难道你相信你商会的同事们也会像你一样干这种傻事？如果看到你死在家里，一定会嘲笑你。谁见过干这种事的？难道我对于你来说就无足轻重吗？或者你以为，当看到你自杀以后，我不会也去自杀吗？会的，我也会去自杀！看在上帝份上，把毒药扔掉吧！”

贝尼希奥拿着药片走进浴室。她站在门口，等着他把药片扔进马桶里。现在看来，除了那些已经扔掉冲走的，还剩下一些。剩下的是放在书房？放在商会？还是放在公寓写字台的某个抽屉里？为什么贝尼希奥会把毒药放在银制药瓶里呢？难道不怕和治心脏病药片相混吗？

她用双手捂住脸：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我不同意分手，他就自杀。果然如此，我不同意，他自杀了，就在我面前自杀的。我是罪人。我，玛达莱娜。我，他的妻子。是我失去理智，和他争吵。而他也没有控制住自己。”

是的，罪人就是她，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她。是她让他在绝望中失去理智的。当然她是罪人。她，玛达莱娜。她是凶手。她应该去自杀，用死来赎罪，就像所有杀人的人一样赎罪。为什么不呢？她一定要赎罪。不论如何判决，她都要在监狱里赎罪，上帝会给她力量，让她忍受惩罚，忍受到底！

“忍受到底，那怕是判三十年徒刑！”

床矮得几乎贴近地面，她不得不抬起双膝才能坐在硬邦邦的床垫上。在这窄小的牢房里，只有她一个人形影相吊。一扇带有铁栏杆的窗户朝着一座小山头。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沿山坡而建的小屋稀稀落落的灯光。天色已晚，外面连一丝风都没有。

警车把她从法医研究所一直拉到这里。尽管她认罪以后内心深处得到了安宁，一路上还是垂着双眼，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兴致。她记得，在女监狱长办公室里，她接过儒蒂特给她送来的衣箱，激动地拥抱着女佣，女佣也哭了。她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女佣，勉强说出了几句话：

"请你经常和阿吉诺先生保持联系，他负责我所有的一切。处理任何事情都要听听他的意见。"

看到女佣不停地抽噎，她说：

"擦擦脸。不要可怜我，我应该坐监狱。上帝知道，我罪有应得。"

此刻，牢房的门关着，一只光秃秃的电灯挂在一根长长的电线上。床边放着一个铁柜。前面的桌子也是铁的，桌上放着翻得乱七八糟的箱子。椅子旁边的地上，放着一包书籍。

她是被封闭的囚车送来的。鲁卡斯·贝雷格利诺陪着她，手中一直拿着那顶帽子。在监狱门口的小厅时，告别时，他说：

"我希望这一切都是出于误会。请原谅，在夫人认罪以后，我逮捕了你。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其它办法，特别是考虑到你的案子受到新闻界的关注，他们会大做文章。讨厌的新闻。"

他没有伸出毛茸茸的手，只是费劲地弯弯腰说：

"随时听您吩咐！请相信，我为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遗憾。丰富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天有不测风云，都由命运安排。"

他抬起头，手揉搓着帽子，脸蛋上的肉耷拉着，不自在地看着她，好像还想对她说些什么。最后，用沉重的语气说：

"夫人您是命运的受害者，没有其它理由能解释您的案件。请原谅，鲁卡斯·贝雷格利诺随时听您吩咐。如果需要，请让人叫我来。晚安。"

他往后退了几步，差点碰到墙边的椅子，然后转过身，快步朝前走去。她听见皮靴踩在走廊的瓷砖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一位修女走到玛达莱娜身旁，拉住她的胳膊，彬彬有礼地对她说：

“跟我来。”

她记得，穿过一条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随后穿过一个院子，上了一个台阶，接着又上了一个台阶。周围一切似乎都在沉睡。最后终于来到一条走廊的尽头。

修女在她面前站住。借着灯光，她发现修女的下巴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修女尽量使脸上僵硬的表情显得柔和了些：

“明天我来接你。现在已经晚了。既然你执意要穿上囚服，明天上午我给你送来。桌子抽屉里有这儿的规章制度，请注意一下，以便知道你有哪些权利和义务。一般来说，第一个夜晚是最难熬的。是天主教徒吗？那就祈祷吧。越是不着急，睡意就来得越快。明天见。”

玛达莱娜坐在床上，听见铁牢门关上了，随后是上锁的声音。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剪刀、针、指甲锉、象牙裁纸刀和用来剃腿上和腋下汗毛的刀都被拿走了。看着她那副惊奇的样子，修女一边收拾这这些物件，一边说，：

“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留在你手里。防患于未然嘛。不只是对夫人，对别人也同样，为了防止你们一时想不开。对任何人都要提防。”

尽管感到被周围狭小的空间压得喘不过气来，她还是由于因为正在接受应得的惩罚而在心理上得到一点慰藉。现在，她处在另一个世界，过着另一种生活。她能像其它女犯一样承受得了磨难吗？能，一定要熬到刑期结束。不能自杀。首先要接受惩罚，然后，才是死亡。有时，她看看周围，胸中不免感到阵阵压抑，恨不得痛哭一场，但她闭上眼睛，忍住泪水。她似

乎连换衣服的精神也没有了。等睡意来了，就穿着身上的衣服睡觉。她连腰都没有弯，两只脚替换着蹬掉鞋子，躺到了床上。

她被楼梯上的木屐声和走廊里女人们的说话声吵醒的时候，早晨的阳光已经照进牢房。她慌里慌张地爬起来。还好，很快就找到了放在箱子一角的拖鞋。她正弯下腰穿拖鞋；钥匙在牢房门的锁眼里转动了。她直起身子，等待带她来这里的那个瘦高个修女进来。可是，进来的却是另一个，矮矮的个子，高高的胸脯，圆圆的脸，厚厚的嘴唇上长着黑黑的茸毛。修女把衣服递给她，说：

“这是你的囚衣。”

玛达莱娜转过身去，面朝着屋子里面的墙穿着衣服，不好意思让修女看见她几乎赤裸的身体。修女用刚才那种严肃的语调接着说：

“听见打铃了吗？必须听着。六点钟打铃，要注意听。铃一响，大家就得起床，整理牢房。对夫人特殊照顾，让你单独住在这间小牢房里，别的犯人可没有这种优待。整理好房间以后，就赶紧下去洗澡，然后去饭堂和其它犯人一起用早餐。八点到九点，到院子里晒一会儿太阳，活动一下。然后开始分组劳动。看看你能在哪个组干活。我们这儿有缝纫组、装订组、编织组、工艺组、印染组、刺绣组等。还有些犯人在厨房和洗衣房帮忙，还有在文书科的。夫人会织毛衣吗？那就去编织组吧。一开始，总有点不习惯。像你这样的犯人总是不习惯的。有些还拒绝干活。不过那只是在开始的几天。过后，她们会自己找活干，为的是消磨漫长的时间。我看你喜欢读书。这座监狱有个图书馆。不过只能读到晚上九点。牢房九点必须熄灯。昨天是你来这里的头一个夜晚，算是例外。如果需要什么外面的什么东西，就和我说一声，我给你办，我是玛尔达嬷嬷。你

在里约热内卢有家吗？”

玛达莱娜望着空中，仿佛在追索往事。然后才说：

“有几个不来往的远房表亲，还有第一个丈夫一家，他们都恨我。”

她那平静的声音现在又带上几分恳求的口吻：

“我能在这儿放上我丈夫的照片吗？”

修女来不及掩饰内心的惊讶，问道：

“是被你毒死的那个丈夫？还是另一个？”

“不是另一个。”玛达莱娜回答说，“就是我杀死的那个。”她双眼低垂，仿佛要哭出来。

修女一时心慌意乱：

“请原谅我问起你这件事，我不应该说这种话，你忘掉它吧！请饶恕我。如果你认为放上照片好，那就放上吧。为什么不可以？没有人禁止。”

玛达莱娜低下头，捂住脸。过了一会，才露出泪汪汪的眼睛：

“玛尔达嬷嬷，他可是我的一切，我的一切呀！”

走廊里的木屐声和谈笑声渐渐远了。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像唱歌似地响起来：

“去了……去了，……上帝的羔羊去了……”

玛达莱娜觉得粗布囚衣粘乎乎的，仿佛别人已经穿过。在宽大的衣服中，她尽量缩着身子，好像设法避免与压在肩头的粗布接触。

修女把门开大一点说：

“带上你的牙膏和牙刷，我们可以走了。已经晚了，不过第一天总是这样。别忘了带浴巾。”

阳光充足的走廊里，嬷嬷让她走在前面。她们下了台阶继续向前走去，嘈杂的说话声越来越大，几乎淹没了那一直不停

的清脆的声音：

“上帝的羔羊走了……”

突然肃静下来，几乎所有的女犯人在同一时刻都停止了说话，一齐把目光投向玛达莱娜那张惊愕的脸。许多人脱得精光，几个人穿着裤叉挡住阴部。她们当中有几个白种人，几个黑种人，更多的是混血儿，还有一个日本人。从她们粗壮的身材和对玛达莱娜投来如此惊奇的目光，可以看出都是平民百姓。玛达莱娜紧张地点着头，好像在同她们打招呼。这时，嘈杂声又重新响起来。

屋子深处有一排没有门的洗浴间，喷头里的水顺着一个个赤裸身子流到地上，沿着水漕再进入下水道。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洗得上澡，值班人员守在门口，安排着人们按顺序进出。

玛达莱娜手足无措，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要在这乱哄哄的声音中脱光身子，站在这些湿漉漉的裸体面前。正在这时，一个女犯一丝不挂地走过来，若无其事地一面擦着身子一面说：

“就是你杀了自己的丈夫？我在报纸上看过你的照片。没想到他们也把你送到这里来。”

修女严厉斥责说：

“只管你自己的事好了！这里，谁也不用管别人的问题！”

那女人弯下身子，用浴巾塞进两条大腿中间，湿漉漉的头发朝下垂着。

“她也就那么说说罢了，因为守则上有规定。夫人知道，这里的人不会干任何其它事。我杀了自己的丈夫，这样说并没有什么难为情。他是个酒鬼，晚上一到家就恨不得把我压个粉碎。我真高兴，让他进了地狱。如果他再能来揍我，我还会让他再一次进地狱。”

看到修女离开了，她一边擦着一直长到小腹的黑乎乎的阴毛，一边朝着玛达莱娜说：

“我叫费罗梅娜，人们都称我费罗。”

她把手一摆，指着所有同伴说：

“看到这些人了吗？有的杀了人，有的偷了东西，还有的骗了人，卖了大麻；看见前面那位方屁股的胖女人了吗，她戳瞎了自己干女儿的眼睛，就因为孩子杀了她的一只鸡；正在做操的那一位——你看她那干瘪的乳房，高高的个儿——在男人的姘头家里放了火。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罪，可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我们也属于上帝的羊群。”

她用浴巾擦了擦肩膀，提高嗓门唱道：

“去了……去了……上帝的羔羊去了。”

晚上八点钟左右，玛达莱娜又回到牢房，脑海中还翻腾着修女帮她脱掉囚衣让她洗澡的那一幕：她犹豫着，迟迟不肯摘下胸罩和脱掉内裤，玛尔达嬷嬷用平静的声音命令道：

“全脱光。”

玛达莱娜发现周围又突然鸦雀无声。她赶紧走到喷头下边，面朝墙站好。尽管水声刷刷地响，她还是听到有人用惊奇的声音高声喊叫：

“看她的皮肤多白呀，好像从来没见过阳光。”

今后，她每天都要经历这种难堪的局面，每天，每天。能习惯吗？她知道，不会的。熄灯之前，她跪下去，抽泣起来。直到她坚信这一切惩罚能像喷头里的流水冲刷身子一样洗刷她的罪过时，她才平静下来。

2

一个星期以后，她不仅没有习惯新的生活，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反而对周围的世界更加难以理解。只有到了晚上，她回到牢房，听过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才在微弱得刚刚能看清书本和杂志的灯光下感觉到自我。

她对难友们态度很好，但对几个甘心沉沦的犯人有一种下意识的厌恶。隔壁牢房的玛鲁·博拉舍拉——一头红发、高高的胸脯，一刀砍在情夫妻子肚子上结果了她的性命——每当监狱里刚刚安静下来，她就想方设法地去打听她的经历。就在第二个晚上，她敲敲墙，小声问：

“你真的整天跟杂志上登的那些名流们在一起，吃尽了山珍海味？告诉我，那是个什么滋味？我喜欢看杂志，就是为了看富翁们怎么聚会。美得让人心里痒痒。如果我能那样，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奇怪，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死了都要进同一个洞穴。像你这样的人关在这间小屋子里，一定觉得挺难受。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住在山坡上的一间破屋子里，还不如这里呢。我能住在这里，可以说是荣升了。我同牢房的难友米洛卡也和我一样。你听到她打鼻的声音了吗？天天晚上这样，只要头一挨到枕头，就一直打到天亮。我可不行，不容易睡着，先得在床上翻来复去，直到躺得姿势合适了才能睡。

她大笑了一声，接着说：

“这儿有个好处，就是我想什么时候放屁就放，谁也不管。在我家那间小屋里可不行。我一放，巴掌就上来了。真的，夫人，我说的是实话。我那男人不原谅我，说这是没有教

养。在上层人当中，也是这样吗？”

玛达莱娜没有作声，玛鲁·博拉舍拉不高兴了：

“我问你话呢，你可倒回答呀。”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不，不一样，你别跟我打马虎眼。穷人和富人一样？别胡扯了。看见你光着身子，我吓了一跳。你的皮肤细得像酸牛奶。我的身子可不一样，是穷人的身子，是受苦受难的身子。你脱了衣服的时候，我恨不得去摸摸你的皮肤，一定柔软得很。我的皮肤太粗糙了，简直是兽皮。真的，是兽皮。在床上，只有男人趴在我身上打我的时候，我才享受到那种滋味。你肯定不会这样。享受那种滋味的时候，你不像我们一样高声喊叫或者破口大骂吧？在那种时候，上等人是不是只哼哼或者唱歌？”

她又乐滋滋地大声笑起来，接着对着窗户的铁栏杆打个哈欠：

“我等着你的回答呢。”

“我不知道。”

“知道，你知道，就是不愿意跟我说。得啦，我不跟你闲扯了，我困了。晚安！”

“晚安！”玛达莱娜回答着，松了一口气，重又数起念珠来。

不过，对于费罗，玛达莱娜倒有点好感。

傍晚，在院子里放风时，她腋下总夹着本黑皮的圣经。破烂的囚衣在瘦骨嶙峋的身体上过分肥大，使她显得更加苍老。她五十来岁，终日里眉头紧皱，在双眉间形成一条深深的沟壑，只有黑眼睛里的光芒使那张沉思的脸稍稍有一点生气。

头几天里，玛达莱娜感觉到费罗想对她说点什么。不过，尽管她们同在编织组，自从那天在澡堂里谈话以后，费罗一

直跟她很疏远。在阳光斜照的院里，玛达莱娜坐在靠门边的凳子一头，费罗坐在另一头，圣经摊在膝盖上。过了一会儿，费罗挪近点，开口问道：

"我可以求你帮个忙吗？"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我不认字，可想读圣经。到我这样的年龄，不可能再学了：我脑袋不开窍，已经不是学写字和嗑嗑巴巴地读识字课文的小姑娘了。我在监狱里成了新教徒，还得到了这本圣经。我想听听上帝的话，可我不会读，只能请别人给我念。我已经知道了圣经全部内容，是米尔维娜帮我念的。可她上个月已经出去了。没有她，我就像没有带狗钻进了森林。这群女犯人当中，大部分和我一样，不认字。那些识字的又不肯帮忙。有的帮我念过一阵子，过几天又不干了，或者念的时候跳过去好多，好像我没有盯着她的眼睛似的。看你的样子，不像那些人。你能为我念圣经吗？这样，对我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你也能得到天主的祝福。"

玛达莱娜伸出手去接圣经：

"想让我现在就念吗？"

"想。不过，不是在这儿，这儿太乱了。在这吵吵嚷嚷的地方读上帝的话简直是不尊敬。换个凳子你不会觉得麻烦吧？我们离这吵闹的地方远一点，到院子后面水池旁边去。跟我来。"

在伙伴们的嘻笑和议论中，玛达莱娜跟着费罗穿过院子。跟在她们后面的奇卡·鲁依瓦扯着沙哑的嗓子喊得最响：

"费罗又找到了个傻瓜代替米内尔维娜。费罗，你可真自在，找到了位上等人伺候你。但愿我也能找到个这样的。"

费罗难为情地对玛达莱娜说：

"别理这个罪人。不是她在说这些话，是受了魔鬼的指

使，魔鬼钻到人的灵魂，驱使人去干坏事、说蠢话。这个奇卡·鲁依瓦和你不同，也和我不同。她是个抢劫、杀人团伙的成员，终于落到警察手里了。”

玛达莱娜走进通向院子的走廊，发现不少女犯人在远远地盯着她，仿佛那一张张僵滞的脸在威吓她，要打她，杀死她。头一次洗完澡出来时，女犯们也是站在四周这样盯着她。当时，她就这样想过。多亏玛尔达嬷嬷过来喊道：

“走开，走开！”

玛达莱娜刚刚挨着费罗坐到监狱一角的一张凳子上，费罗就把圣经翻到要念的那页：

“米内尔维娜念到第十一章约翰福音，该念拉撒路复活了。她划了个记号。就在这儿，你帮我念完这一章吧。别太快，我想都听懂。有些难懂的词，给我解释一下。开始吧。”

念完以后，她接过圣经：

“我现在感觉更轻松了。上帝的话语驱走了恶魔，我的头脑更清醒了。你念得真好，一点也没有漏掉。我就喜欢这样。上帝会保佑你的。现在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也可以说是一个在这儿呆了更长时间的人的劝告：别跟这里的女人们搅在一起，她们都不可救药，不值得尊重。晚上，在牢房里，她们在一起厮混，就如男人和女人那样。真让人胆战心惊，简直是一群流氓。好像世界末日到了。只要魔鬼一眨眼，有人就能用铁丝把牢门打开或者关上。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提防着点。你有福气，独自住一间牢房，感谢上帝吧。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先是和米内尔维娜住一起，她可是个明白事理的规矩人；现在和罗萨·科尔达住一起。她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睡着以后像没睡一样说话。直到我从床上用根小棍捅她才住嘴。”

院子里响起开晚饭的钟声。她站起身，把圣经抱在胸前：

“上帝在上面看着我们。有一首圣诗说‘上帝是我们的牧

师'。说得对，我们大家都是他的羔羊。正因为这样，我才天天早晨和晚上通知大家：上帝的羔羊去了。咱们也是上帝的羔羊，我是，你也是。”

女犯们拖着木屐踢踢踏踏地上着楼梯，费罗走进院子。她的歌声盖过了脚步声和说话声：

“去了……上帝的羔羊去了。”

玛达莱娜慢慢跟在后面，没有看一眼监狱房顶上玫瑰色的晚霞，只觉得四周那一扇扇向着院子、还没亮灯的窗户在盯着她。傍晚最后一丝轻风吹过，为庭院遮荫的树木一动不动，格外凄凉。在踢踢踏踏的木屐声中，玛达莱娜觉得女友们的喧哗更像疯人院的哭叫，中间还夹杂着费罗的歌声。

她放慢步子，跟在队伍最后。饭厅里，她手拿着锡制的盘子和一把勺子，只得到一点点桶底的剩饭。厨师用大木勺刮了一下，抱欠地说：

“几乎没有你吃的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坐到了大桌子的一头，半生不熟的米饭，几小块肥肉，到了嘴里膨胀开来，像是不肯走下咽喉。她不得不下定决心，意识到这惩罚是罪有应得，才眼含泪水，默默地把盘子里的饭菜一点一点地咽下去。

3

贝尼希奥的画像已经挂在牢房的墙壁上，迎着从山坡漾下来的阳光。玛达莱娜躺在床上，看着他那双刚毅的眼睛、短短的头发和额头上那道浅浅的皱纹。尽管画家煞费苦心，把他的形象画得稍微喜相了一点，但仍然十分逼真。你看那炯炯的眼

神、通红的双颊和下巴当中的小窝。

玛尔达嬷嬷帮助玛达莱娜把肖像挂在墙上，说贝尼希奥挺和善，长得年轻．漂亮，看样子心地善良。

“玛尔达嬷嬷，你说对了。世上没有比他再好的人了。”玛达莱娜附合说。

从那时候起，尽管良心上的负罪感更加强烈，但身在牢房的四壁之中却不再孤独：她仿佛觉得贝尼希奥本人在那里看着她遭受惩罚。别的女犯人们带着稀奇的眼光来看肖像，她总是沉下脸，几乎要发怒。玛丽娅·博哈切依拉生气地说：

“听着，夫人。谁也不会撕下你男人一块。我只是想看看。有这样的男人，我可不会杀死他。可你把他杀了，干得真好！对不起。我要是你的话，才不会让他死呢。我会为他跳裸体舞，让他看着我的胸脯，看着我的那玩艺儿。我想他一定不会把我扔了。”

有时候，玛达莱娜在半夜或凌晨醒来，再也睡不着，只好醒着，只能考虑自己的新生活，清楚地意识到绝对适应不了这和她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环境。她能支撑到什么时候呢？如果法官判最长的徒刑，她能坚持到最后吗？莫非会被这巨大的不幸折磨而死，死在牢里？她把头枕在高高的枕头上，等待着晨光从窗口射进来，再次给贝尼希奥的肖像恢复原有的色彩，直到觉得他随着阳光苏醒；带着炽热的目光朝她走来。

她坐在床上，一边数着念珠祈祷，一边等待着牢房门口有钥匙转动。

“又是一天。”她叹口气，准备迎接监狱里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生活。

还要忍受多少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星期、这样的月份呢？她心中计算着。用刑期年数乘以一年的天数以后，她懵了。等不到服满刑期就会死去。想到这里，她突然又一阵伤心。最

后，她叹了一口气：即便到出狱的时候已经成了手扶拐杖、颤颤巍巍的老太婆，为了赎罪，也要活下去。她跪在地上，祈求说：

“我的上帝，赐予我力量吧，我不能在惩罚结束之前死去。”

进监狱几乎一个月以后跟儒蒂特的那次会面很是凄惨。在监狱长办公室隔壁的客厅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玛达莱娜不时地擦擦眼角，觉得女佣为她身穿囚衣而难过。在长时间的相对无言之后，儒蒂特虽然仍然心酸，但还是开了口：

“上帝保佑，我把我干的事给您交代一下：一切该支付的账目都已经支付了，我尽量把公寓打扫干净。经常把家具打开透透气，防止发霉。陆续收到的信我今天都带来了，夫人自己拆开吧。由于夫人没说清楚，起初我还想是不是最好把它们打开，后来我和阿吉诺博士说了，他要我原封不动地带给您，说只有夫人才能拆。作为代理人，他认为他只应管交税、付款、及司法文件方面事项，其它一切都应该由我来探望时带给夫人处理。如果有什么邮戳上注明日期的紧急事项我就去和他说，或者来这里交给门卫。”

玛达莱娜不经心地看着放在她旁边桌子上的一封封没有拆开的信，一共是十一封。她随手拿起一封，看了看封面，又看了看背面寄信人姓名地址，重新放回原处，抬起头，在胸前揉搓着刚才放下的湿漉漉的手绢说：

“请告诉阿吉诺博士，我情愿由他拆我的信件，包括你带来的这些。现在，我已没有兴趣和任何人通信。我只想远离一切，只想让所有人都忘记我。”

说完，她把信还给儒蒂特。

“我一定按夫人的吩咐去做。”女佣答应说。

隔了一会儿，玛达莱娜又说：

“请告诉阿吉诺博士，最好请到贝尼希奥的办公室去一趟，看看他的文件。或许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

儒蒂特抬起胸说：

“多亏夫人提醒了我。要是您不说，我还忘了他给您的口信呢。博士已看过所有文件，还会见了贝尼希奥博士的头一个夫人和最近同贝尼希奥博士同居的那个姑娘。不知夫人是否知道，她已经怀孕了。怀孕了。还住了院，不过现在已经回家了。阿吉诺博士对这一切都了解。”

又一阵沉默之后，女佣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於是靠在椅背上，不停地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上小手提包，而玛达莱娜继续低着头望着脚下，拧着手绢，似乎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别介意我沉默不语，儒蒂特。”她眼也没抬，对女佣解释说。

在这里，在穿着整齐的女佣面前，她一身囚衣，似乎她们之间改换了角色，她变成了女佣，儒蒂特却成了夫人。甚至连女佣拿包的样子，双腿并拢歪向一边，裙边盖住膝盖坐着的姿势及说话的口气和无拘无束的手势都和她正好相反：她垂头丧气，声音低沉，很少正视对方，而女佣却一直在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儒蒂特在椅子上坐直身子，说：

“我已经两次去马沙多广场教堂，祈求上帝保佑夫人。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这话一点儿也不假。我不相信像夫人您这样的人会有对头。可确实有。有个没有教养的老太太，自称是您的婆母，天天晚上八点钟左右给公寓打电话，污辱夫人，说夫人干过这个，干过那个，甚至劝我不要再管夫人的事，说只要我肯去另一家，她就给我很多钱。我打断了她的话，让她不

要指望我干出那种事来。除非有一天夫人辞退我，我绝不离开您，我永远是您的佣人。是的，直到夫人把我打发走。”

玛达莱娜不再揉搓手绢，盯着女佣。先是默不作声的望着她，后来又无可奈何地垂下目光：

“谢谢你，儒蒂特。你为我做得已经够多的了。”

接着，她像是在恳求女佣：

“你需要穿什么，就从我的衣服里挑一件吧。别难为情，我们体形差不多，穿同一号的衣服。只是我的鞋你不能穿：你的脚比我的大。不要内衣吗？那就挑一些吧，还有裤子和胸罩等。在这里，在这件囚衣下面，我带来的那几件衣服就足够了。”

一直望着女主人的儒蒂特赶忙低下眼皮，感谢说：

“您太好了，玛达莱娜太太。但愿上帝给您报偿。”

过了一星期，儒蒂特又来探视女主人时，已经穿上了蒂奥牌天蓝色中国丝绸连衣裙，只是胸部和腰处显得稍紧一点。她解释说：

“我挑了最普通的一件，玛达莱娜太太。是您发了话以后我才穿的。还选了两套内衣和三条裤子。裤子稍稍紧一点，穿穿就好了。就是找不到合身的胸罩。我的胸大，试着穿一个，扣上扣子，紧得快喘不过气来了，真可惜。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才好。”

对于玛达莱娜来说，再也不会穿那些考究的连衣裙了，留着它们还有什么意义？还有把衣柜抽屉塞得满满的裤子、内衣、紧身衣、披肩和外套。她看着儒蒂特的袜子说：

“为什么不拿双袜子穿？”

“我已经拿了，玛达莱娜太太。这双就是您的。”

当女佣打开意大利草编手提包，递上阿吉诺博士已拆开过的信件时，玛达莱娜闻出手帕上散发着一种熟悉的香水味，回忆

起威尼斯圣·马科斯广场旁边的那家商店。手提包就是从那家商店买来的。

"我把这个手提包也带来了，"不等玛达莱娜说话，儒蒂特就解释说，"因为我想，穿着这一身丝绸衣服，没有这个手提包，有人会胡思乱想。配上这个包，整个装束就完整了。"

"做得好。"玛达莱娜赞同着。

随后，她站起身：

"你走吧。以后不用每星期都来。等有要紧事再来。来以前要和阿吉诺博士打个招呼，他认为该来你再来。其它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只想让你保持公寓整齐干净。"

"我等着夫人。"告别时，儒蒂特说。

玛达莱娜回到编织室，看见只有习惯干活时睡觉的矮矮胖胖的女犯人卡鲁，她正坐在朝院子窗口旁边的一把带扶手的椅子上打盹。为了不吵醒同伴，玛达莱娜轻轻地走进去。她拿起两根骨针，正要开始织毛线鞋，卡鲁醒了，惊慌地说：

"我睡着了，"她抱歉地一边擦着红红的眼睛一边说："看到了吧，我特别爱睡觉。一睡着就做梦。总是梦见离开了这里。这可不好。等刑期满了以后，我得设法让他们再判一次，回到这里。这儿我有房子住、有东西吃，还有可以聊天的朋友。外面我有什么呀？"

她耸耸肩膀，打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拿起骨针飞快地干起活来，可目光却显得若有所思：

"要是别人对你说我烧死了亲手养大的女孩，你可得打点折扣。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上帝也了解大家。那个小淘气鬼成天折磨我，竟然往我烟斗里的烟丝里吐上吐沫，让我点不着。起初，我惩罚她。可管用吗？一点用也没有。后来我打她，看她能不能改好。可她还是继续捣乱，并且比以前更厉害。我受够了。她又干了坏事时，我就把火炉子放在她床下

面，浇上酒精，一下子就着了，火苗冒得老高，美极了。马上见效。以后这个小妖精再也不惹我生气了。你知道，我是靠洗衣服养活她的，是可怜她才收养她的。我没有任何义务。我是在一家的门槛上捡到她的，当时她又哭又喊。那天是个倒霉的日子。这不，我到这儿来了。上帝写得正确，但有笔误。说句实话，我在这监狱里比在外面过得舒心得多，好得没法比较。现在，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夫人认为我做得对吗？”

玛达莱娜停止了手中的活计：

“我不喜欢评判任何人。”

探视时间结束的钟声响了，难友们陆续回来了。玛达莱娜避开卡鲁正视她的目光，皱起眉，飞快地织完毛线小鞋的最后一行。女友坐得离她更近些：

“可我想让你评判评判。你既然不想说，那我就说吧：我杀了那个女孩子，就像你杀了丈夫一样，是一时冲动。我不比你好，你也不比我好。我们都一样，都是用同样的泥土捏成的。你不同意我的话吗？”

她的脸贴得那么近，玛达莱娜甚至看到那双凶恨的眼睛里红红的血丝。

“我同意，同意。”玛达莱娜靠在椅背上，回答说。

玛鲁·博拉舍拉把胳膊直直地伸到俩人中间：

“卡鲁，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要不，我就要打你的嘴巴了。让这姑娘安静一会儿。现在该我管啦。”

玛达莱娜依然垂着眼睛，感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恐惧：她想站起身，却两腿发软，双手颤抖，手指连毛线针都拿不住了。这时，她又感到玛鲁·博拉舍拉把硬邦邦的手搭在她左肩上：

“不用担心。她是个疯子。可你知道，我比她更疯。她已经尝过我的厉害了。”

好在几分钟过后，放风铃声响了。玛尔达嬷嬷来到门口，玛达莱娜故意放慢脚步，跟在修女的后头。路上，玛尔达嬷嬷对她说：

“好几个人打电话给监狱长，要来看望你，她总是回答说你不愿意会见客人。还有些记者也想来拜访你。”

玛达莱娜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和任何人谈话。我只想清清静静地呆在我的角落。我需要安静，希望人们把我忘掉。我在这个世界上不算什么了。玛尔达嬷嬷，就把我当成活着的死人吧。”

修女沉默了一会儿。前头，随着楼梯里的木屐声、拖鞋声，费罗放牧羊群的歌声又响起来：

“去了……上帝的羔羊去了……”

玛尔达嬷嬷又说：

“监狱长总是说，按照医生的嘱咐，你不能接待来信。可现在已经到了跟你的律师谈谈，让他为你辩护的时候了。这儿的环境对你不合适。你必须出去。我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

玛达莱娜回答说：

“不，嬷嬷，绝对不能。我在这儿，这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杀了人，必须赎罪。我收到我的代理人的信，说他要和一位律师来这儿处理我的案子。我已经转告他说，非常感谢，但我不想请律师。不，不请。我应该接受惩罚。嬷嬷，你看，要是不来这儿，我早就自杀了。”

修女在楼梯口停住脚步，盯着玛达莱娜，拉着她的胳膊，一边走下通向院子的水泥台阶，一边说：

“从现在起，我每天晚上都要为你祈祷。”

夜晚，牢房熄灯以后，玛达莱娜似乎还看见卡鲁那双眼

睛，充血的巩膜仿佛要迸出眼眶。我的上帝，她会干出什么事情呢？如果另一位狱友不及时来解救，她玛达莱娜会怎样呢？难道从今以后永远这样提心吊胆地生活下去吗？她已经听说过在监狱里发生的各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尽管人们千方百计避免发生那种事。几年前的一个凌晨，一位嬷嬷惨遭殴打之后被用她本人的衣带吊死在小教堂门口。后来，人们又发现两个住在同一牢房的年轻女犯像一对夫妇一样赤条条地死在一张窄窄的床上，原来她们被人用头发卡割断了动脉血管。

所以，在寂静的夜晚，值班人员必须在牢房外长长的走廊里来回巡逻；星期天做弥撒时，神父总是提醒并警告女犯们要互相尊重，甚至威胁说，要是发现谁有性行为，就把她送到格朗德岛上的感化监狱。

弥撒结束后，在院子里休息时，费罗手拿圣经高声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帝才毁灭了所多玛和戈莫拉。① 这里千万不能有这类丑事。我们是上帝羊群里迷途的羔羊。女人和男人可以，女人和女人可不行。我们的罪孽已经够多的了。上帝在上面手拿着埃及法宝看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玛鲁把费罗逼到院子最里边的角落里，几乎想把她压成碎片似地说：

“别再给我扯这些老调子了，我都听腻了，再也不想听了。把你的圣经塞到尾巴下面吧，要不就给我的牢房里送个男人来。什么他妈的布道，够了！难道你想让我们这些人在这儿象母狗一样，发情的时候白白叫唤，没有个男人来趴到身上？费罗，闭上你的臭嘴，听着，我不会再说了，说过就算数。”

玛达莱娜躺在床上，听着山头那边传来一阵阵锣鼓声，又

---

①所多玛和戈莫拉是约旦河谷地的两座古城。由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

一次感到手脚冰凉，似乎预感到那个晚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数着念珠，睡意还是迟迟不来。钟声敲响十点、十一点。在这沉寂的夜晚，她清晰地听见哨兵在长长的走廊里不时来来回回走动的脚步声，随后是街上一辆汽车的起动声、一扇窗子的撞击声，门拴的吱吜声，尤其是阵阵微风从铁窗送来的山坡上的锣鼓声。眼皮终于发沉了，她神志恍惚，觉得是在那个雨天的下午，正在和贝尼希奥在餐桌上玩纸牌。这时候，她感到有人把手伸到她睡衣下面，在她的性器官附近抚摸。她猛地抬起头，想到肯定是玛鲁·博拉舍拉潜入了她的牢房，并且就在她身边。

对方威胁说：

“要是不想死，就别吱声！”

她用肥大的手捂住玛达莱娜的嘴，甚至盖住半个脸，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并且把身子重重地压在她身上。玛达莱娜分明感到对方的大腿想蹭着她的大腿根，就紧紧夹住双腿，设法不让对方的阴部接近她的阴部。突然，她猛地一使劲，推开了对方，跳到地上，跑到牢房的另一头，迅速地扫视一下周围，想寻找一件用以防身的物件。身旁只有一把水壶。她抓住瓶颈。这时，玛鲁·博拉舍拉慢慢腾腾地缩起身子，坐在床沿上。

“别喊，要不我就杀死你。”她一边说着，一边站了起来。

玛鲁瞪着圆眼盯着她。不等对方站起身，玛达莱娜伸出那条空着的胳膊，指着半开的门，厉声说：

“滚出去！滚！我已经说了，你给我滚！”

走廊里的一丝光亮射进牢房，两人的身影在暗中显得更加清晰，两双眼睛都射出炯炯的目光，玛达莱娜急促地喘着粗气。现在，她的整个身心都在毫不惧怕地盯着玛鲁·博拉舍拉。

"滚！"她举着水壶又一次命令道。

玛鲁·博拉舍拉慢慢站起身，慢慢地朝门口走去。听到走廊里传来巡夜哨兵的脚步声渐近，她又停住了脚步。

4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编织组不工作，监狱生活更让她厌烦。为了解闷，只得在牢房内找点事干，阅读书籍和杂志，或者编织地毯。她编织的毯子已经从膝盖垂到了脚下的地面。这种时候，她总是不时看看小巧玲珑的手表。她觉得，似乎只有秒针在缓缓走动，分针和时针都像牢房外的时间和永无尽头的日子一样停滞了。

自从那天被赶出牢房，玛鲁·博拉舍拉再也没有用铁丝撬过她的门。后来的几个晚上，她一直担心那个场面重演，并准备还像上次那样奋力反抗。可是，对方似乎害怕了，乖乖地呆在自己的角落，再也不来和她搭话。一切恢复了正常。有时候，夜深人静，玛达莱娜听见玛鲁自言自语，好像是想跟她说些什么，但玛达莱娜仍然谨慎地保持沉默。对这种人，她只想离得远一点。

在不知不觉之中，她在狱友中成了个颇有威望的人物。人们尊敬她、客客气气地对她，甚至称她为夫人。费罗为此找到了正确的解释：

"如果过去我有几次称夫人为'你'，那么，请原谅。现在决不再那样称呼了，不会的。谁识字，就应该为不识字的人祝福。夫人不仅识字，而且学问很深。从没有谁像夫人那样，念圣经念得这么好。从来没有过。所以，不管夫人怎样让我用

‘你’字称呼，我绝对不肯，绝对不肯。我要称呼‘夫人’。夫人配得上这个称呼。”

玛达莱娜只好回答说：

“在这里，我们都一样。”

“不，不一样。夫人和我们不同。我从来没有听见夫人说过一句脏话。洗澡的时候，夫人总是等到最后，不朝别人瞥一眼，而朝墙壁，为赤身露体害羞。这一切你以为我没有看见？我都看到了，别人也看到了。上等人就是不一样。夫人是上等人，还非常有教养。像你这样的好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玛尔达嬷嬷也更加关心玛达莱娜。院子里放风时，她经常坐到她身旁。有一天，她对玛达莱娜说：

“昨天我和狱长一起谈过你，她让我问问你，是不是愿意在上面我们那个浴室里洗澡。”

玛达莱娜马上回答说：

“不，嬷嬷。我愿意和其它人一样在下面洗。现在我已经不像原先那么难为情了。刚开始，确实受了罪。我不是说已经习惯，不，还没有习惯，但是已经能忍受了。再说，女友们也都设法帮助我。我不想和其它人有任何区别，愿意和她们在同一个食堂吃饭，遵守大家都必须遵循的纪律。”

第二个星期，监狱长亲自打发人把她叫去了。玛达莱娜惊慌失措地走进狱长办公室，在门旁停住脚步，没有说什么，静静地等着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狱长抬起头来的时候能看见她。狱长看见她站在那里，说：

“我需要夫人到我办公室来帮忙。我们的档案要重新整理，我不得不起用这个家里的宝贝了。我希望你来帮助我们，就在这儿楼上，不用再去编织房了。”

玛达莱娜感到手心出汗，心脏急促地跳动。她的目光更加坚定：

“狱长，我能提个问题吗？夫人刚才对我说的事，是命令还是邀请？”

“邀请。”

“如果是这样，请允许我留在编织房。”

狱长站起身，绕过办公桌。她穿一件浅色上衣，皮肤呈褐色、褐中带黑，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头顶已有一束白发，手背上筋脉显得非常突出。她把双手合在胸前，把头一歪，盯着玛达莱娜。过了一会儿，脸上两个酒窝绽开善意的微笑：

“既不按我的意愿也不按夫人的意愿。每星期一、三、五，夫人上来帮我整理档案；星期二、四，去编织房。这是命令。”

新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无法回避的特权。在整理档案资料的那些下午，狱长坚持让她和自己在办公室一角的餐桌上共用午餐。她犹豫再三才勉强答应下来。她想到，在下面大饭厅里，女犯们围着长桌，端着锡杯等待厨师用绿色大壶给她们倒咖啡，等待小车上托盘里送来的那一小块稍稍有点黄油的面包。而现在，周围气氛安静，没有嘈杂声，只有她正在整理、分类和保存的文件。对这新的环境，她总算适应了。有时候，她双手仍在桌子上，但眼睛却望着空中，似乎看见了根勒住宅区，看见了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绿色树木。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一辆儿童车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慢慢腾腾地往上走。想到这些，她心中压抑、眼睛模糊。这时候，她总是耸耸肩，驱散内心的激情，重新埋头到文件堆里，直到暮色降临。

她快步下楼，来到院子里，费罗已经手捧圣经在那儿等着。俩人坐到楼房后面角落里那把凳子上，接着念头一天还没有结束的“信徒的行为。”

一天晚上，玛尔达嬷嬷通知她说：

“我接到命令，让你的牢门开着。”

玛达莱娜满脸不高兴地说：

“看在上帝份上，千万别这样，嬷嬷。我执意要锁在牢房里，不想享受特权。求求夫人了。”

修女伸出胖乎乎的手说：

“既然这样，我把钥匙交给你。”

“不，我不想要钥匙，”玛达莱娜说，“把它拿走吧，我想和其它犯人受同样的待遇。我要和她们一样。”

尽管玛尔达嬷嬷说她不能和其它犯人相比，理由很简单，她还没有受审。玛达莱娜马上反驳说：

“可我知道我会被判刑，因为我也杀了人。上帝知道我杀了人。我是罪人，嬷嬷。出于同一原因，自从来到这里，我就坚持穿上这套囚衣。”

修女的胳膊动了一下，像是把钥匙装回衣服口袋。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说：

“如果我是法官，就宣布你无罪。对你来说，监狱只不过是外在处罚，可你内心的自责才是真正的惩罚。这种惩罚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伴随着你。虽然随着时间会慢慢淡漠，但深深的绝望永远留在夫人的记忆当中。不断地祈祷吧，我相信上帝已经宽恕了你。”

下一周的一个下午，头发花白、两腿短粗的阿吉诺·德·巴依瓦博士夹着委托人厚厚的文件夹来到监狱看望玛达莱娜。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睡眼惺忪、手指间夹着一支已经灭了的小雪茄的先生。

玛尔达嬷嬷把她领到办公室隔壁的小客厅，两位先生正在里面等着她。修女停住，让玛达莱娜进去，自己退了出来。

阿吉诺博士对玛达莱娜说：

“我本应早一点来这里，可夫人打发人告诉我说，如果有事就会叫我。直至今天也没叫我，我主动来了。现在已经到了

处理这件案子的时候了。”

说着，他把同伴拉到身边：

“我的老朋友、老同事，路易斯·桑巴奥博士跟我一起来了，他同意为夫人出庭辩护。”

路易斯·桑巴奥博士伸出长长的手：

“非常荣幸，夫人。”

玛达莱娜冷漠地回答了一句，便对代理人说：

“阿吉诺博士，对你的关心，我非常感谢。请不要介意我要说的话：我不需要律师。我犯了罪，知道我理应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你的朋友千方百计寻找为我的过错开脱的理由，我反而会于心不安。不，我不想辩护，愿意接受判决，也必须受到判决。”

桑巴奥先生那双几乎是躲在眼皮底下的眼睛依然无精打采，他朝阿吉诺博士打了个手势，示意由他来回答。他手指间摆弄着金质钥匙链，朝玛达莱娜说：

“亲爱的夫人，没有任何刑事诉讼行为不需要律师。如果被告无力聘请辩护律师，法官会按照被告的要求指定一位律师。您的案件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夫人必须辩护。现在，请允许我向夫人提个请求，当然，无须现在就做出决定。夫人是否已另有人选？如果有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这完全正常。如果您不介意，我下次再来。用不着匆忙决定，司法本身就是个慢条斯理的过程，只能一步一步来。阿吉诺会通知我哪天来和夫人谈话合适。我已经部分地研究过您的案子。但我必须亲耳听听您的陈述，需要您敞开心扉，最大程度信任我。”

说着，他站起身：

“我们已经互相理解了吗？对我这番话不会介意吧？阿吉诺和我是情同手足的朋友。最近我不准备接受其它案子，我把手头的案子都转给了同事和助手们。但对您的案子我很有兴

趣。我感到，夫人处于一个非常险恶的环境之中，而这一环境又与政治情绪紧密关联。所以，应阿吉诺之邀，我同意为您辩护。不过，这必须征得夫人的同意。如果同意，当然好；如果不同意，我也无计可施。不过，应当事先告诉夫人，酬金我分文不收。”

玛达莱娜站起身：

“不能这样，博士。您没有理由不收酬金。我只是希望您不要以为我杀死丈夫是出于一时冲动。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要抛弃我。于是，在他离开我之前，我把他杀死了。我是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的。”

桑巴奥博士弯下腰，吻了吻她的手，蓝眼珠闪出一丝原先没有的光芒：

“夫人总算给我提供了辩护的最根本的论据，我们下次见面时再谈。”

十五天以后，第二个月月初，玛达莱娜同意律师再次来访。在此之前，阿吉诺博士用温柔的语调劝她说：

“警方的任务已经完结，不过很不容易。多亏了鲁卡斯·贝雷格利诺态度友善。现在该轮到法院了。路易斯·桑巴奥博士急于和夫人谈一下。我不仅是代理人，还是您的朋友。作为朋友，我请求您下星期接待他，相信他。请把他与我同样看待。”

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左右，大个子桑巴奥博士来到监狱。这身材高大的汉子，仍然目光呆滞，嗓音粗哑，汗水流到没有浆过的领子上。

起初，玛达莱娜双手抱在胸前，端坐在椅子上，生硬地说：

“听您的吩咐。”

他飞快地用香喷喷的手帕擦了擦脖子；

“今天肯定要下雨，太热了。我以为离这儿不远，稀里糊涂步行到这儿，衬衣都湿透了。不过，不用担心，像所有胖子一样，我爱出汗。衬衣一会儿就干了。”

看到玛达莱娜表情呆板，目光中略带不悦，活像一帧画像，他开门见山地说：

“不知道阿吉诺是否已经告诉夫人，人们都推测贝尼希奥博士死于政治原因，与三月三十一日革命有关。根据这一推断，夫人杀害丈夫并非出于感情冲动，而是被革命击败的共产分子策划的冷酷阴谋的组成部分。”

玛达莱娜把眉头一皱，满脸惊讶地坐到椅子边上问：

“先生刚才说的什么？桑巴奥博士？请重复一遍。”

律师接着说：

“根据这种连许多大人物也认可的推断，人们已经多次查看夫人的履历，并且条分缕析，从而我对您了解也许比您本人更全面。这一推断不能不说是顺理成章。由于参加了这次革命，还由于他的反共态度，贝尼希奥博士是接替拉瑟达州长的最强有力的候选人。因此，左派曾企图对他下毒手。在警察局里，我了解到，警察破获他们一个支部时缴获的文件中有这类指示。既然夫人承认杀死了贝尼希奥博士，那么怀疑您与颠覆分子有关就理所当然了。”

玛达莱娜惊得呆若木鸡，竭力从惶恐中挣脱出来：

“我从未涉足政治，桑巴奥博士。”

“这我知道。但警察也认为，有些颠覆分子伪装得极为巧妙，他们甚至可能以反对颠覆分子的面貌出现。您的情况就可能属这一类。夫人杀害了贝尼希奥博士，警察当然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夫人是在为颠覆分子效劳，对付自己的丈夫。在政治斗争史上，这种案子不是第一次。儿女控告父母，父母告发儿女，兄弟姐妹们之间互相揭发，这类事情在我们里约热内卢

就有。”

玛达莱娜抬起铁青的脸：

“太可怕了！”

“千真万确！”说着，桑巴奥博士把写得密密麻麻的纪录本放在腿上打开：“不过，您承认是情杀之后，政治因素的推测已经搁置到一边。这样就避免了继续对那位年轻姑娘的侦查，是她让贝尼希奥博士坠入情河，是她让您落到这步天地。作为颠覆分子，那位姑娘确有前科。她没被收押，是因为大家知道她正怀着贝尼希奥博士的孩子。”

律师盯着玛达莱娜的脸，镀金圆珠笔尖落在打开的本子上。他一言不发，仿佛在向她那一动不动的眼珠发问。过了一会儿，他舒展开双眉：

“我这儿有几个问题要问夫人。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果夫人愿意，我想请您解释清楚。比如，夫人您是如何让贝尼希奥博士吃下使他送命的毒药的？”

“我已经对警察讲过了。”玛达莱娜不情愿地说。

“请您重复一遍。”

“贝尼希奥从桌边站起来，到书房去拿外衣和文件夹。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要吃的药放在咖啡杯旁边的桌布上。他坐在桌边，看见药片，就拿到嘴边。过程就是这样。”

桑巴奥博士合上记事本，把一个手指夹在里面，另一只手用笔帽敲打着本子的封皮：

“夫人对鲁卡斯·贝雷格利诺可不是这样说的。夫人说，是当着贝尼希奥博士的面打开瓶盖，取出药片交给了丈夫。”

玛达莱娜开始心慌意乱：

“我那样说过？那就是那样吧。这也难怪，我脑子乱了。”

桑巴奥博士手托下巴，眯缝起眼睛，仿佛有些怀疑。随

后，他的目光又一次落在玛达莱娜的脸上：

“夫人是如何得到毒死贝尼希奥博士的药片的呢？”

她先是双手扶住椅子扶手，接着又把双手叉回胸前：

“我已经在证词里说过了，桑巴奥博士。”

律师往前倾了倾身子，右手放在膝上：

“再麻烦您一次，请对我重复一下。”

在回答前，玛达莱娜深深出了口气，垂下眼睛，竭力从记忆中搜索：

“古拉特政权最后的几个月里，贝尼希奥一直担心会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三月初，他甚至对我说，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在一九一七年的三月发生的，这里的革命也可能在三月发生。除了瞎子，人人心里明白。在那段时间，我们的几位朋友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很快就会来到，带着金银首饰和钱财去了欧洲。贝尼希奥考虑过移居巴拉圭，只是我没有同意。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看着，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在巴西站住脚我就要自杀。我们就会失去一切。一旦知道在某一座办公大楼上升起了头一面红旗，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几个朋友也都这样绝望，他们宁愿死去也不甘心当阶下囚，遭受凌辱。其它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落个那样的下场。你看，这一小片药就能立即置人于死地。不管在任何地方，我都会想法赶回家，和你死在一起。如果我回不来，也会打电话通知你。你吃下你的那一片。我吃我的这一片，无须再看巴西的末日了。’我让贝尼希奥坐在我身旁，给了他一片镇定剂，千方百计使他相信，巴西的事总是能安定下来。可他还坚持说我错了，说什么所有共产主义革命都残酷无情，不会放过对手，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巴西中央广场集会那天晚上，我担心贝尼希奥出事，请来了莫达·利马博士。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他镇静下来。第二天，我一切办法都用尽了，非让留在家里

不可，可他就是不肯听。他临走时，还让我发誓一旦接到他的电话就自杀。整整一天，我开着收音机，把药片放在手边。万幸，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相反，危险过去了。当时，我本该把那些药片扔出去，可却把它放在柜橱里的一个抽屉里。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后来，我想到要杀死贝尼希奥的时候，想起了这些药。毒死他后，我就把剩余的倒进马桶里了。这就是我得到那些药片的过程。”

桑巴奥博士重新看了一下记录，合上本子，看着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的玛达莱娜：

“夫人刚才讲的和以前对鲁卡斯·贝雷格利诺警员作的证词几乎完全一样。我原以为夫人会自相矛盾。就我本人而言，我曾怀疑贝尼希奥博士可能是自杀，并准备为这一论点辩护。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夫人杀死的。”

把笔记本放进外衣口袋里之前，他合上本子，用笔帽敲打着封面，眼睛盯着玛达莱娜，眼眉一高一低，仿佛还在思索什么。最后终于问道：

“夫人能发誓对我讲的以及对鲁卡斯·贝雷格利诺讲的一切都准确无误？”

玛达莱娜绷起脸：

“为什么还要发誓？如果先生怀疑我的这些话，那就请不要接受我的案子了。”

她站起身，结束了这次会面。



5

玛尔达嬷嬷奉监狱长的指示通知她，有一位穿着考究、举

止文雅的夫人前来拜访。来者不愿透露姓名，说是要让她大吃一惊。

“她只是说是一位朋友，还说你可能想不起她来了，因为你只见过她一面。”

几个月来与世隔绝，由儒蒂特和阿吉诺博士转交给她的所有寄往根勒住宅区的函件，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信和广告。阿吉诺博士一定把一些带有诬蔑性质的信件扔进了废纸篓。偶尔寄到监狱来的同类信件也是同样处理的。有时，玛尔达嬷嬷在给别的犯人分信时对她说：

“你的信已经扔到垃圾箱里了。”

“谢谢，嬷嬷。”

在监狱里过第一个生日时，她曾想会有人往监狱或者根勒住宅区打个电话。可她什么也没有收到。生日前夕，只有儒蒂特带着一束玫瑰和一个杏仁蛋糕前来看望。儒蒂特告诉她，阿吉诺博士的风湿性关节炎犯了，正在家休息，请她谅解。只要能走动，就来看她。

“请他别为我担心。”玛达莱娜请儒蒂特转告他，“我只希望他不要忘了我，这就足够了。”

这个下午不是探视时间，来了这位奇怪的朋友，还不愿说出姓名……是谁呢？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拒绝会见，可是玛尔达嬷嬷用那双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玛达莱娜细嫩的手为来访者说情：

“那位夫人衣着非常高雅。她非要让您大吃一惊不可，因为您不会想到她会来看望您。见见她有什么为难呢？见见吧。”

神秘来访者使玛达莱娜有点举棋不定了：

“从心里讲，我不想见。”

“那就为我见见她吧。我可以肯定，不会有什么坏处。监

狱里的生活太枯燥，像这样出人意料的事太少了。”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出人意料的事一椿接一椿。先是星期一玛鲁·博拉舍拉杀死了同牢房的伙伴。早晨，警卫员喊米罗卡·平塔姐的时候，见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才怀疑她是不是已经死了。直到走过去拉住胳膊翻过来，才看见她早被人用被单勒死了，眼珠已经一动不动。玛鲁·博拉舍拉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场面，仿佛还在想笑。警卫站在牢房里惊慌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玛鲁·博拉舍拉不慌不忙地说：

“这位太太的呼噜打得太响，我没法睡觉。我困得很，让她别打呼噜了。现在我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

惊慌的女囚们聚到牢房的走廊里，想看看死者。玛鲁·博拉舍拉则被带到地下室的禁闭间，当天又被送进精神病监狱。

在一片混乱中，费罗的声音特别高。她披头散发，光着脚，腋下夹着圣经：

“上帝的羊群里又多了一只黑羔羊。走吧，羊群。走吧，羊群。牧师在上面看着你。不要去撒但①那儿。那儿只是要你毁灭。睁开眼吧！”

下午，院子里静悄悄的。科利娜·玛里亚达一早就被监狱的黑色汽车拉到法院去了，大伙都焦急地等着那辆车回来，好知道这个同伴在那见不到阳光又不能上街的地方还要呆上多少年。她们低声猜测着：

“不会少于三十年，或许还要长一点。那个帮她杀死姑妈的姘夫也得判这么多年，或者更长一些。”

①据圣经故事，撒但，即魔鬼。原是天使，因堕落犯罪，被谪降人间、在世上引诱人们犯罪。

不管科利娜·玛里亚达如何在监狱里赌咒发誓说她清白无辜，上帝能作证，但人人都知道，她在姘夫的指使和帮助下，用一支帽子上的长针扎进了沉睡中的姑妈的心脏。在"案情记录"的第一页上，除了犯罪经过，还记载着犯罪原因：老人在事发头一天的赌博中用一千克鲁塞罗赢了一万九千，准备在第二天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圣·安东尼奥修道院超度亡魂弥撒。

深夜，玛达莱娜为死者和玛鲁·博拉舍拉祈祷以后还没有睡着，外面的走廊里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还有科利娜·玛里亚达的哭诉声：

"不应该判我二十六年徒刑，玛尔达嬷嬷。他们这是存心坑害我，上帝能证明我没有杀害过任何人。这是诬告。我以神圣的名义发誓。我知道，我在这里忍受不了这么长时间。这太过分了。"

修女用她那温柔的声音说：

"忍受得了，忍受得了。时间过得很快。"

玛达莱娜现在已经知道，在监狱里时间过得太慢，太慢，特别是在失眠的夜晚，听着警卫人员不时吹响的哨声。在过去的头几个月里，她似乎习惯了那种日复一日没有尽头的生活：在同一个封闭的空间，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听着人们周而复始的唠叨和怨叹。晚上，回到牢房，听见相邻的牢房上锁以后，便关上灯，躺在床上，借着从走廊里射来的微弱的灯光，拿出毛线棒针，编织起毛衣、小鞋和小衣服来。

每当这种时候，尽管手中的棒针飞快地转动，但在她的脑海中，总把监狱里这种与世隔绝与在疗养院的孤独联系起来，更为一生无可挽回的失败而痛感压抑。还清世上的债之后，她只能乞求上帝在她本人结束余生以前把她召去。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任何牵挂，她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在这几个月里，恶魔似的埃梅琳西安娜太太还是那样咬牙切齿，怒

火冲天，两次写信来，指责她杀害了儿子和孙子。那两封信都是玛尔达嬷嬷不在时由另一位瘦瘦的红皮肤的嬷嬷交给她的。

“别理会那些伤天害理的东西。世界上恶人有的是。您的这个婆母向警察署长投诉，说她的信件没有转交给您，所以我才没有把这些扔进垃圾筒。您看完就撕掉吧，然后再祈祷。”

第二封信的恶毒的结尾深深刺痛了玛达莱娜的心，使她一连几天无法入眠：“在哪儿干坏事，在哪儿受惩罚。如果巴西有断头台，那么对你再合适不过了。你杀死了丈夫和儿子，现在又杀死了情夫。公众舆论已经对你作出了判决。我一定要列席旁听对你的审判。我要亲耳听到对你处以极刑，以便确信我儿子和孙子的大仇已报。你一定会死在牢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看完信，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被人恨到这种地步。神圣的上帝，这是为什么呢？她离开了丈夫，那是因为丈夫实际上早已把她遗忘在疗养院了。没有和儿子生活在一起，那是因为几次咯血以后，医生命令她避开儿子，不让她喂奶。我错在哪里？有什么过失？都已经解释够了，现在无须再解释。

修女看到她那副心烦意乱的神气，对她说：

“要我给您送杯水来吗，玛达莱娜？”

她打了个手势，表示不需要。只有她才知道，在桉树掩映的深山疗养院里，听着带着寒气的晨风吹过竹林的呼啸声，那漫长的岁月是多么难熬。她又一次想到，父亲临终前握住她颤抖的手低声说的那一席话千真万确：

“你永远不用解释。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凭着良心平平静静过自己的生活吧。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评判别人。可是只有上帝才是法官。只有上帝才是。”

尽管如此，监狱里的大部分女犯都想为自己辩解。认罪的

不多。许多人自称清白无辜，是人类邪恶的可怜的受害者。只有朱丽安娜·科达对所犯的杀人罪不以为然，还说她什么也不记得了。

“我是记不得了。很多人说我杀了贝拉米娜。如果真的杀了，那是她倒霉。该她那天死，命里注定的。让她在上边问问上帝是怎么回事，我可不想知道什么。”

女扒手们总是不承认犯有偷窃行为。有个叫塞维利娜·本特阿多的女贼，两次为偷钱包被捕入狱。她喜欢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修指甲、上指甲油、往修长的手指上抹护肤霜，把手心里细嫩的白皮肤展示给大家。塞维利娜到玛达莱娜的牢房观看过贝尼希奥的油画，就只有那么一次，可玛达莱娜马上发现少了一串银质念珠、一瓶香水、一个水晶香皂盒，还有一块麻布手帕。第二天上午，玛尔达嬷嬷来到玛达莱娜的牢房，送还被盗的物品：

“我看见塞维利娜到你这里来了。昨天晚上关她的牢门之前，我发现了她偷去的这些东西。”

玛达莱娜语气坚定地说：

“你误会了，嬷嬷。她没有偷。我可以向你保证，是我送给她的。”

下午，在院子里，塞维利娜看见玛达莱娜和费罗念完圣经回来，便坐到她身旁，一边低下眼睛修着指甲，一边说：

“谢谢你的礼物。不过，我不想要念珠，不能要。我不应该把念珠拿走。上帝会报偿你的。”

值得庆幸的是，最近几个月里，早晨去洗澡的时候不再那么难为情。她跟警卫人员达成默契，晚去一会儿，最后一个洗澡，几乎谁也看不到。吃饭时也不用急急忙忙去占位置，其它女犯人们会给她腾出地方，都愿意跟她在一起。很多人还摹仿她高雅的坐姿以及吃饭、握勺的样子。

尽管如此，有时也会出现争吵、斗殴、甚至杀人威胁，突然间打破日常的平静。每当发现这类情况，玛达莱娜总是吓得心跳加快，眼睛也睁得大大的。当她看到贝内蒂达·罗乌拉要把满满一桶滚烫的汤泼向笑她那奇特发型的女友们时，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吓晕了过去。晚上，她一直在为贝内蒂达祈祷，听着她在狭窄的禁闭室里的喊叫声。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她想和她说句话，而对方在打量了她一会儿以后愤怒地说：

"你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自以为在这儿能用上等人的资格教训别人？让你的道德经滚一边去吧。别看你一副圣人模样，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或许更坏，更坏。"

玛达莱娜后退一步说：

"对不起，我并没有想污辱你。"

一位巡逻人员举着挂在手腕上的警棍走过来干涉：

"这回谁在惹你，贝内蒂达？别来这一套，我都看见了。不要以为你胆子大别人就怕你。算了吧，让这姑娘安静安静吧。"

玛达莱娜勉强忍住，没有哭出声来。织毛衣时，针也不听使唤，错了好几针。她感到浑身发抖，双手冰凉，喉头哽咽。一连好几天，每当贝内蒂达皱着眉头瞧她时，她仍然感到像当时那样恐惧，仿佛对方会把她撕个粉碎。要是她动手，能让她打自己吗？该不该起来反抗，用一拃半长的毛衣针扎进她腹部？她拿定主意：

"不，绝对不反抗，宁愿让她打。"

幸好，时间总算起了作用，贝内蒂达·罗乌拉怒气已渐渐平息。有一次，玛达莱娜在澡堂门口滑了一跤，她马上弯下腰，伸出手："没有关系。你运气不错，摔了个屁股墩儿。我也这样摔过一次，就在这儿。"

狂欢节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不时传来哨声。玛达莱娜发现

走廊里动静异常。随后，脚步声越来越大。接着是玛尔达嬷嬷的声音：

“从这儿走，跟我来。”

玛达莱娜跪在床上，从黑暗的牢房里朝外张望，看见修女后面跟着五个惊恐不安的年轻女犯，其中一个还满脸稚气。她侧耳细听，直至脚步声到了走廊尽头，又下了楼，消失在间或响起哨声的静悄悄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玛尔达嬷嬷见玛达莱娜看着那五张新面孔，低声告诉她：

“都是政治犯。”

玛达莱娜又看了看。她们都在二十到三十岁左右，个个惊恐不安，仿佛担心受到虐待。有一位非常瘦小，穿着宽大的囚衣，几乎看不见她在哪里。另一个稍胖一点，右手裹着纱布，红汞的颜色一直渗到腕部。她走得很慢，由另一位紧皱眉头、脸色沉重的女伴搀扶着。老一点的那一位黑褐色皮肤、头上包着一块印花布头巾，只露出一张长脸。最后一个胸口平平、身子虚弱、拄着拐杖，拖着那条不中用的右腿。玛达莱娜看着她们暗自问道：

“难道她们这些人就能使贝尼希奥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夜不成眠、武器不离身吗？”

玛达莱娜跟这位最年轻的女犯交谈时，姑娘立刻哭起来，说想念交给贝得罗博里斯奶奶抚养的两岁的女儿。玛达莱娜握住她汗涔涔的手，鼓励说：

“这一切总会过去的，你会回到自己家里，但要稍稍耐心一点。”

姑娘抬起无精打采的眼睛望着玛达莱娜说：

“耐心我倒是有。但是，我的健康状况不能再次忍受来这儿以前他们对我施行的一切。我没有自杀是因为我还希望能

出去抚养女儿。你看看我，知道我瘦了多少公斤？十五公斤！我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有一阵子我只想哭。你看看我的指甲，都是刚刚长出来的。”

玛达莱娜握着她那双纤细的手说：

“把命运交给上帝吧。”

“上帝？夫人您在监狱里还信上帝？他们残酷虐待我时，我也曾祈祷过，可还是挨打。别看我现在活着，可当时几次失去了知觉。我只能以我现在受苦是为了让女儿那一代的世道好一些的想法自我安慰。后来，我再也没有祈祷过。”

玛达莱娜的口气显得更加自信：

“我祈祷，特别是我感到寂寞，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祈祷的时候，突然觉得轻松许多。尽管你并不相信，还是祈祷吧。说不定哪一天，在你痛不欲生的时刻，上帝会出现在你面前，给你力量，让你能经受住考验。”

这时候，刚从监狱长那里出来的玛尔达嬷嬷过来告诉她，那位穿着华贵、不愿透露姓名的夫人正等着看望她。

“来看我，玛尔达嬷嬷？”玛达莱娜惊讶地问。

“是来看您。”修女证实说，“这个人很会说话，监狱长跟她谈话之后，便一口答应让进来探望。”

玛达莱娜不知如何是好，更想象不出来的人究竟是谁。她坐在椅子上犹豫了一阵，然后起身跟着修女穿过长长的走廊，上了两层楼梯来到楼上。她一边走一边回忆着和贝尼希奥同居后到家里去过的女友们。莉吉娅·图斯特？热尔曼娜·斯密特？吉奥万尼拉？克罗利尼娅·丰托乌拉？还是希尔维尼娅·梅内塞斯？她觉得这些人都不可能。

来到客厅门口，还没有进去，玛达莱娜看见一位高高的女人正站在窗口朝外观看。她在门槛旁停了一会儿，试图从背影辨认出她是谁。玛尔达嬷嬷的拖鞋声越来越远。玛达莱娜朝前

跨了一步，说：

“我来了。”

那女人立刻转过身。玛达莱娜首先看到的是陌生女人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瓜子型的脸上没有浓妆艳抹，只涂了一层薄薄的脂粉，嘴角挂着两条微笑的皱纹。时髦的灰色裙子更显出她苗条腰肢；白色的衬衣外套着外衣，高高的两胸托着一条珍珠项链，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显得更加熠熠生辉。

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玛达莱娜甚至以为玛尔达嬷嬷找错了人，便问道：

“夫人是想和我谈话吗？”

“正是。”对方边回答，边走过来，“我见过你一次，你也见过我。不过，你可能认不出来了。我们只通过电话。想起我是谁了吗？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我的声音。不记得了？我是贝尼希奥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娅·奥古斯达。”

她一边说，一边朝玛达莱娜伸出双手，仿佛要拥抱她。

玛达莱娜对不速之客毫无准备，立刻沉下脸来。这女人来干什么？她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玛丽娅·奥古斯达把手放下，弯下腰，拿起放在桌上的小包，抬起头，有点尴尬地说：

“我前来造访，你非常惊讶，这我完全理解。我猜想，你一定在问，我来干什么。我马上就解释清楚。请离我近一点，坐在沙发上。”

说着，她似乎要给对方作出榜样，坐在了椅子上，抱着那个小包，脸上带着勉强的微笑等玛达莱娜坐下，然后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打开小包：

“你我现在处境相同：失去了贝尼希奥，而且是同一个人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我不责怪你，真的，不会责怪。我来这儿看你就是证明。你的做法虽然近乎绝望，但也是爱情的体现。如果我是法官，一定宣判你无罪。你想念贝尼希奥，我也同样

思念他。不管他有多少缺点，他仍然是贝尼希奥，我们的贝尼希奥，我的和你的。当他是你的时候，也还是我的，起码每星期有一次是我的。我的性格决定了不能给予他你所给予他的一切。我生性冷漠，可我喜欢过他，非常喜欢。正如你曾喜欢过他一样。你喜欢过他吗？我也曾喜欢过他吧？不，动词时态用错了，应当说，我们都还喜欢着他，用现在时，我们还继续爱着他。我说得对吗？我早就知道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爱是不会死亡的，只能会替代。如果没有新的爱情，就会永远忠于我们的情感。对你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贝尼希奥仍然活在我们的心里。自从我失去他，你也失去了他以后，我们更加怀念他。难道你不是这样吗？我也是这样。最近一段时间，我变化很大。只有我自己明白。有些日子，我暗自思忖：玛达莱娜关在监狱里，找不到人谈论贝尼希奥。而我和以往一样，与世隔绝，无人可谈。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去探望她？我要去，我们有共同的话题，仅我们两人有的共同话题，没有第三个人。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不想给你写信，愿意当面和你谈谈，我做得不对吗？我早就知道你会同意的。谢谢你，玛达莱娜。你看看我给带来了什么。我把这些都留给你。”

说着，她把贝尼希奥过去的照片、信件、毕业证书及有关他的报导统统递给了玛达莱娜。俩人你瞧瞧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一句话，脸上都挂着激动的泪珠。

第七章

归　　来

1

弗拉维娅刚躺下，就感到一阵轻微的产前阵痛。她等了一会儿，看看是否再次出现。果然痛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她站起身，心中充满一种惧怕和期望浑然一体的激情。孩子的小脸是什么样子？像贝尼希奥吗？肯定像他。她从客厅走到厨房，又从厨房回到客厅，在黑暗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母亲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可电视机仍然开着，十点钟的电视连续剧马上就要结束。

最近两个月，每当胎儿在圆鼓鼓的肚子里蠕动，弗拉维娅都激动地眯缝上眼睛。有时候孩子动得厉害，她还把母亲叫来，让她抚摸一下不肯安分守己的外孙。

“他今天可太不像话了。看样子一定是个淘气鬼。”

卡希尔达懒洋洋地伸出胳膊，把手轻轻放在女儿肚子上，淡淡地说：

“可不是嘛。”

看到女儿眼睛湿润了，她故意泼点冷水：

“依我看是个女孩。当今的女孩子比男孩还调皮。从你那时起就这样，当时你父亲还在。”

弗拉维娅反驳道：

“不会是女孩，一定是个男孩，会像他父亲，而且还取名叫贝尼希奥。”

妊娠期间，她只因为呕吐住过三天医院，后来一直平安无事。腹中的婴儿帮助她战胜了贝尼希奥死后头几个月的绝望。对她来说，没有贝尼希奥，就没有活下去的力量。想到肚子里正在形成的儿子，她渐渐对周围的世界重新产生了兴趣，也不再流泪。那些天，正巧博达霍戈公寓无人租用，讲究实惠的母亲便让她搬回那里，把路易·巴尔博萨那套豪华公寓租给了一对有钱的美国夫妇，约定按期以美元支付房租。

“玛丽娅·奥古斯达这个该死的东西，”看到女儿同意她的主意，她进一步说，“她千方百计想取消贝尼希奥遗嘱里对你有利的条款。等这一切处理结束以后，我们为这场官司得花掉你所有的钱，甚至还不够。我挣的那点钱只勉强能维持我的花销。博达霍戈的公寓虽说小了点，但是够我们俩人住了。这一套公寓，连同家具，应该用来赚一笔大钱，一直赚到这种房子不时兴了为止。我知道该怎样过日子，你就听我的吧。生孩子也需一笔费用。别忘了，孩子的一切还都没有准备好呢。”

起初，在既没有花草，没有鸟儿，又没有路易·巴尔博萨大街那宽阔视野的旧公寓里，弗拉维娅感到压抑，难以习惯。窄小的房间，甚至有时碰到墙上。不过，最后终于适应了当年住过的房间，它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远远能看见苍翠的群

山。她带回了两只金丝雀和一只黄鹂鸟，还有几盆花，统统放在厨房后面那块空地方，用条纹帆布遮挡住。

对她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甘心情愿地承认再也看不到贝尼希奥，再也看不到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和短短的头发，再也听不到他踩在地板上的坚定的步伐。夜晚，躺在床上，更加思念他，渴望得到他的胸脯、他的性器官。现在，面对眼前的困难，谁来帮助她呢？警察会放过她吗？会不会再来迫害她？她伏在枕头上又抽咽起来。突然，她又想到了玛达莱娜。什么时候审判她？会判几年徒刑？她想象着玛达莱娜穿着囚衣的模样。她已经为杀害贝尼希奥感到后悔了吗？要么至今仍保持着毒死贝尼希奥时的愤怒？

她又看见了那位高个子警察在路易·巴尔博萨大街公寓的客厅里倒背着双手，一边徘徊，一边问她：

“夫人，你从来没有想过，贝尼希奥博士死后，你将成为他一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吗？”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泪汪汪的眼睛里闪出仇恨的火花：

“既然他活着的时候，我一切都有，为什么要同意这种假设呢？”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把脸一沉，对她说：

“从政治观点看，夫人和他属于两个相反的阵营。他有他的观点，夫人有自己的见解。”

弗拉维娅提高了嗓门：

“我已经说过，我已经不再过问政治。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平静地和丈夫、儿子在自己的角落生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同伙们才在那个晚上把我赤身裸体扔在圣达·特雷萨区，这我已经对你讲过。对于接受命令、整夜在外面张贴传单、游说系里的同学、在工厂门口举行集会，还要冒着被捕的危险，对这一切我统统厌倦了。我曾经想过，要是再不能尽快

改变这种生活，我就自杀。失去父亲以后，我很痛苦，孤身一人，没有目标。是贝尼希奥给了我日思夜想的安宁。他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父亲。既然如此，我怎会想他死后给我留下什么财产呢？我只想让他活着，作为我的男人，我的支柱、我的丈夫活着。如果他还活着，先生决不可能到这里来搅乱我的安宁。”

警察转着两个大拇指，把头一歪：

“我能向您提个要求吗？请您冷静下来，坐下。夫人刚刚给我讲的一切和我原来推测完全相符。我只不过想让您说出来，使我更坚信我的推断正确无误。不会再有别的警察来给夫人添什么麻烦了。”

他那魁梧的身体沉甸甸地坐在沙发一端，不动声色地等待弗拉维娅擦干泪水，平静下来，一面继续转着两只大拇指，一面说：

“我能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吗？不会生我的气吧？这次，我不会让您伤心。在和您交谈当中，或者说非常激动的时候，贝尼希奥博士从来没有流露过自杀的企图吗？”

“自杀？荒唐！生活在幸福之中，谁肯自杀？我让贝尼希奥得到了幸福，特别是当他知道我怀孕以后。”

鲁卡斯·贝雷格利诺掏出一把小巧的玳瑁梳子，在鬓角上方梳理了几下，用宁静的眼光盯着弗拉维娅。随后，把梳子放进外衣里面的衣袋，笑了笑，又皱皱眉头，拿起帽子说：

“对不起，原谅我在不适当的时机前来拜访。我本想放弃这次和夫人的谈话，可后来改变了想法。现在我认为来得好，一切都更清楚了，所有疑点都不复存在了。”

在黑暗的走廊里，弗拉维娅痛得一阵比一阵厉害。弗拉维娅摸着肚子，觉得儿子真的要出生了，再也不是什么假征兆。肚子已经下坠，她分明感到孩子往下走。为什么不去叫母亲？

她走过母亲的房间，看见她还在沙发椅上，电视机仍旧开着。

她站在门口，双手捂肚，等着下一次阵痛到来。当她再开始来回走动，想起了玛达莱娜，突然对她产生了一点同情。可怜的玛莱莱娜，为了爱情，竟然一时糊涂，杀死了他。她又想起当时母亲带着得意的神情从房间里走出来时对她说的那番话：

“我给玛达莱娜打了电话，把一切都告诉她了，包括你已经怀孕的消息。现在，她听了我的话以后，贝尼希奥就无须再犹豫了，只等他收拾几件衣服，提着箱子到这儿来了。这条道我打通了，用不着费脑筋。”

可以肯定，这个电话让玛达莱娜起了杀害贝尼希奥的念头。母亲嘴快，出口伤人，把事实一古脑儿告诉了她。可怜的玛达莱娜，只是默默地听着，觉得天塌地陷。生活崩溃了，她不知所措，失去理智，一心想用死来阻止另一个女人夺走自己的男人！

弗拉维娅双手捂着肚子，屏住呼吸，在客厅门口停住脚步，承认她本人对贝尼希奥之死也负有一部分责任：

“我应该劝阻母亲，不让她打电话。可我没有那样做。”

想到这里，她吃了一惊。如果孩子不是个正常婴儿呢？她紧张地打开客厅的灯光。枝形吊灯的光亮减轻了刚才的恐惧，使她重新振奋起来。她靠在门边，目光空漠，没有注意到对面墙上的壁钟马上就要敲响十一点了。时钟下面的中国式红漆小桌上，黑色的电话机默不作声。旁边，摆满水晶酒具和瓷器的乌木餐具柜和屋子中央乌木圆桌以及四周的四把椅子布置得很得体。里面，背对窗口放着一把奥地利式椅子，贝尼希奥最喜欢坐在那儿，在羊皮纸罩灯下阅读晚报。

客厅门窗关闭，她感到喘不过气来。于是，打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从树冠上面吹进来的凉飕飕的夜风。外面，满天星斗之下，高层建筑上的霓红灯闪闪烁烁；下面，柏油路上，

公共汽车和轿车来来往往，车灯照得空旷的大街更加明亮。

弗拉维娅双手扶着窗台，并没有注意清凉的夜晚，只觉得婴儿又在蠕动，肚子痛得越来越厉害。她想，是否应当谨慎行事，通知医生。

她关上窗子，来到电话机前，拨了雷纳托·贝雷斯大夫家的号码。对方响起了占线声。这个时候还会占线？难道是大夫把电话掐了？等一会儿再打吧！

为了争取时间，她回到房间。幸好从头一天夜里开始出现阵痛以后，她准备好了要带到医院去的手提箱。她打开箱子，看到一切都放得整整齐齐，婴儿出生后穿的小衣服，毛线小鞋、手套、头巾、小被子、滑石粉、薰衣草小袋、香水瓶、日本式拖鞋，还有换洗的衣服及贝尼希奥送给她的银制耶稣像和圣母像。关上箱子前，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她竭力控制自己，从这固执的念头中挣脱出来：

“真傻！上帝是伟大的。我不会出什么事，我的儿子需要我。”

她看了一眼已经铺上蓝色棉褥子的摇篮，塑料铃铛和旁边的毛茸茸的小熊，还有摇篮上边那个橡皮小丑。把这张小床放下并不容易：不能没有床头柜，也不能堵住房间，只得把床挪到窗口。她甚至为还能放下那个书架而惊喜，带银制镜框的贝尼希奥的相片就放在书架上。

在盖上手提箱的时候，她又一次担心地自言自语：

“我的儿子需要我。”

她眉头紧皱，合上箱盖，按好锁襻儿。听天由命吧。她从衣柜里又取出套在睡衣外面的连衣裙，又感到胎儿在蠕动。突然，她从镜子里看见自己怀孕后变了形的脸蛋。这双又圆又肿的眼睛似乎不是她的，肚子上面高高的乳房也不曾有过。她笑了笑，自我安慰说：

“我变成了中国胖女人。”

小贝尼希奥出生后，一定能恢复原来的体型。她有奶喂孩子吗？怎能没有呢？上帝保佑，让孩子第二天就能吮上她的奶。

一切就绪，只差穿平底鞋了。她又对着镜子照了照，稍微整了整头发。半个月前，她以为孩子要降生了，也这样紧张不安地准备过一次。可第二天早上雷纳托大夫把她从医院送了回来。在大楼门口，医生嘱咐说：

“这种假性阵痛很普遍，特别是第一胎。不用着急，孩子到时候自然会降生的。”

弗拉维娅红着脸说：

“对不起，大夫，我让先生一夜没睡好，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

这一次，她又穿上那件宽松的连衣裙，包上块围巾，对着镜子笑了。如果又是一次假预兆呢？不，这次不可能，因为觉得儿子正在往下滑。她来到母亲卧室，母亲在沙发椅上睡得正香，长长的双腿伸到地毯上，烟嘴丢在满是烟头的烟缸里，电视机正在播送午夜新闻。

“妈妈，你的外孙要出世了。”她拍了拍母亲的肩膀。

卡希尔达睡眼惺忪地说：

“嗯，是你叫我了？怎么啦？穿这么多衣服？现在就要生？已经通知雷纳托大夫了吗？快通知他。把电视关上。我马上告诉他。”

母亲拖着拖鞋朝餐厅走去，弗拉维娅双手紧紧握住象牙十字架上耶稣的双腿。

2

深褐色皮肤、戴披肩假发的女护士扶着她躺在医院的铁床上，弗拉维娅立刻轻松了许多，急切地盼望着孩子早点降生。她数着念珠，盯着护士，自言自语地说：

“会平安无事的。”

护士给她盖上单子：

“一定是男孩。今天这儿生的全都是男孩。隔壁房间生了男孩，对面房间也生了男孩。”

弗拉维娅自信地说：

“这儿一定生男孩。”

她朝护士微微一笑，护士摸了摸她的额头，朝门口轻轻走去，脚下没有一点声响，随后又转过身来，用唱歌般的语调叮嘱说：

“如果阵痛加剧，你就用力按电铃。分娩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已经找到了雷纳托大夫，他马上就来。你要尽量放松些，多想些愉快的事。这次不会错了，今天一定会生，羊水已经破了。”

为了能吸烟，卡希尔达一直呆在走廊尽头挨近产房的小客厅里。她讨厌周围的酒精和和乙醚气味。女儿的房间不允许吸烟，她只得带上烟嘴、打火机和手提包里的两盒香烟躲到这个角落。还好，一切正常。她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现在只需等着外孙降生。她朝烟头吹了口烟：“我要当外祖母了！我和女儿，谁说得清哪个是女儿？真可笑。感谢上帝，我的举止，我的长相，绝不像个祖母。带着外孙出去的时候，完全可以说他

是我的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不，这可不行！我带孩子？！难道要用小推车带着孩子到广场去晒太阳？我可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是个爱哭的小家伙，我就捂住耳朵，关上房门，把电视机或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应当让当母亲的去管，去喂奶。母亲的奶是让孩子住嘴的再好不过的办法。对大人都能起作用，更何况是个孩子！”

她坐在柔软的沙发椅上，脖子靠在皮椅背上，两腿交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鞋脱下来，把酸痛的双脚放在上面休息休息有什么不好？她不时地用食指机械地弹弹烟嘴，让嘴灰落到旁边小桌上的玻璃烟灰缸里。她在这里到底能干点什么呢？既不能帮助雷纳托大夫接生，又不能减轻弗拉维娅的疼痛。她摆动着翘着的那只脚，又把烟嘴送到嘴边：

“明天浑身酸痛的会是我。最好能回家睡上一觉。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合理的了。可是，有的时候合理的事难以让别人接受。看来真得在沙发上熬一夜了，或者祈求上帝，让婴儿快点降生。”

只要婴儿一出生，她就立刻逃离这弥漫着消毒剂气味的医院，谁也拦不住。她想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在别人的床上睡觉，她受够了。由于工作，在旅行途中不得不住在宾馆里，吃尽了苦头。她看着闪亮的烟头笑了：

“要是若奥·维森特还活着，看到女儿没结婚就先生孩子，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或许还要打她，甚至连我也得挨一顿揍。为什么打我？又不是我要女儿这么干的，子女都是上帝给的。上帝，谁给的都行。我想看的是孩子的登记场面。要去给孩子登记，用他父亲的名字登记。为什么不呢？他的儿子嘛！玛丽娅·奥古斯达知道，玛达莱娜知道，商会会长也知道。我亲自去公证处，一直到登记完才出来。

她从烟嘴里取下烟头，在烟灰缸底上掐灭，透过玻璃窗久

久望着寒冷的夜色，回忆起把阵痛难忍的弗拉维娅带到医院的辛苦来。起初，她们俩人站在路边，等着看门人去圣·克来门特拐角招呼出租汽车。她们也注意着来往的车辆，不等汽车走近就打手势请他们停下。然而，一辆辆载着客人过去了，司机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后来，终于过来了那辆黑色的老爷车：

“去哪儿，夫人？”

“乌马依达。我女儿要生孩子了，急得很。”

葡萄牙人殷勤地说：

“上来吧。我该收车了，可遇上这种情况，还是送夫人们一趟吧。”

在马特里斯街和圣·克来门特大街的十字路口，遇上了红灯，汽车停下来以后再也无法起动。老头儿朝后面瞧瞧，沮丧地伏在方向盘上说：

“实在对不起，没有汽油了。我忘了到加油站去一下。这事很少发生，可偏偏发生了，而且在这种时候，最好你们等别的出租车吧。”

说着，他下了车，焦急地跑到拐角处想帮帮忙。卡希尔达咬着下嘴唇，恨不得把他打发到阴曹地府。她们不停地打手势招呼汽车，直到第五辆停了下来，司机同意送她们：

“好，我送两位夫人去。”

在医院门口下了车，弗拉维娅擦着脸蛋上的冷汗，打破了紧张的沉默：

“我甚至想，我的儿子是不是会生在大街上。”

现在，她缩着身子，又感到孩子在躁动。不过，现在不再着急了，只要耐心等待，一切都会顺利。她相信，有上帝保佑，孩子会平安降生。为什么不会呢？上帝是善良的。十五天前，当她由于假阵痛住进医院时，曾突然因为事先没有去教堂而感到不安。

两天以后，事情已经过去，但她回到公寓后还是爬上圣·安东尼奥修道院的山头，连母亲也没告诉一声。她提心吊胆地走进空旷的教堂，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等待着修道士。漫长的半个小时过去以后，才来了个下巴上挂着几根稀疏的胡须的年轻修道士，同意叫她忏悔：

“跟我来。”

修道士拿起一直垂到细细的长腿的教服，走进木头忏悔室，弗拉维娅跪在藤编垫子上，心里呼呼跳个不停。周围静悄悄的，整个教堂鸦雀无声，一排排椅子上空无一人，在祭坛上几支蜡烛的照耀下，圣像的外罩显得更加陈旧。地上的瓷砖、门上的合页，斑驳的墙壁，都给人一种古旧和永恒的印象。旁边躺着一块土色的墓石。外面，里约广场方向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车轮的转动声和报童的叫卖声。

忏悔完毕，弗拉维娅坐在教堂的椅子上，为修道士坚持让她去见教母而心烦意乱。当时，她甚至对修道士说：

“我的教母不会见我，更不会原谅我。”

可修道士依然用他那近乎耳语的声音说：

“只管去你的。如果教母不理，那也没有办法。重要的是做出努力。”

她坐在椅子上，继续考虑是不是应该去：为什么非要向修道士讲述自己的全部经历呢？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有过错呢？过错确实有，但她只能承担一部分。跟贝尼希奥有这段风流事的环境不是她造成的。不，不是她造成的。突然之间，她无路可退。上帝知道，当时她晕头转向，不知何去何从，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在她沉船落水的那个时刻，贝尼希奥成了块救命的木板。

她离开教堂，朝圣达·特雷萨有轨电车站走去。在拉巴小广场上面的弓形门那儿，她还在犹豫：应该去吗？还是最好回

家？走下电车，她心里沉甸甸的，放慢了脚步，猜测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她会冲我叫喊，骂我是流氓。如果家里还有狗的话，一定会放出狗来咬我。”

来到大门前面，她没有马上按门铃。周围一片宁静。山坡上，一个男孩把毛线帽子拉到耳朵根，正在放风筝。风筝在一座黑色房顶上空摆动。街道两旁家家窗户紧闭。不能再犹豫，弗拉维娅使劲按了一下门框上的金属按钮，等待大门打开，等待玛丽娅·奥古斯达姨妈皱着双眉在石头台阶上出现。

一分钟过去了。飞得更高的风筝在阳光下闪烁，长长的尾巴不停地左右摆动。弗拉维娅又举起胳膊，按了一下按钮。她屏住呼吸，似乎感到有人从窗户缝朝她窥视，因为她看见窗户百叶窗开了一点后又轻轻关上了。她明白了：

“是她。看见了我，又关上了百叶窗。不用再按门铃，更不用再等待了。”

她沿着围墙慢慢走下斜坡，围墙上的长青藤挂满了花儿：

“上帝作证，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虽然不想来，可我还是来了。我可以心安理得了。”

听着医院走廊里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她又回到了现实当中，伸出胳膊寻找床头柜上的按钮，因为阵痛更加厉害，仿佛整个腹部都要裂开了。是再等会儿还是真的马上要生？五脏六腑又一阵炸裂的疼痛，她慌忙用力按了按电铃。铃声在外面响起来。戴假发护士的那张脸在门缝里出现了，微笑着问道：

“怎么，马上就要生了吗？”

“疼得更加厉害，越来越往下。”弗拉维娅蜷缩着身子，“我觉得被撕成碎片了。”

“好兆头。”对方非常高兴，还是那副满有把握的神气，“我去准备一下。”

几乎接连不断的阵痛使她一刻也不得安宁、汗水浸湿了全身，她仿佛觉得护士把她忘到脑后了，于是又一次伸出无力的手想按电铃，可还是控制住自己，咽下几乎快从喉咙里冒出来的绝望的喊叫。

走廊终于传来了车轮子滚动的声音。病房的门敞开了，褐色皮肤的护士把车推了进来。护士并不理会产妇的呻吟，还是用那种唱歌似的语调说：

“第一胎总是麻烦点。用不着担心，一切都会顺利。雷纳托大夫已经来了，现在是我们的事了。”

弗拉维娅抓住她的手说：

“也是我的事。”

“那当然，当然。”护士附合了一声。

她双手托住弗拉维娅的背，帮她躺到推车上，头稳稳当当地躺在枕头上，随后给她盖上单子，自始至终动作麻利、神态镇定。在推走以前，还问了问婴儿的小衣服。她微笑着轻轻地拍了拍弗拉维娅的脸蛋，鼓励说：

“一会儿你就会带着个长得像母亲一样的儿子一起回来了。”

“像父亲。”弗拉维娅纠正说。

“像母亲也像父亲，应该这么说。”

小客厅里，卡希尔达仍然坐在那张带扶手的沙发椅上，又往烟嘴上插了一支烟，倾听着四周动静。她打着点火机，吸了口烟，站起身。这时候，她听到铃声又响起来，同时看到雷纳托大夫走了过来，戴着口罩，衬衣袖口卷得高高的。卡希尔达赶紧把烟嘴放到烟缸上，迎上去：

“大夫，是现在就生吗？”

“希望是这样。”

卡希尔达又吸了一口烟，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碾碎，快步走

到女儿病房，正碰上推着弗拉维娅的手推车过来。

她挡住手推车，对护士说：

“请稍等一下，我的天使。”

她伏下身，在女儿脸上吻了吻，拍着她的脸鼓励说：

“上帝伴随着你，别担心。妈妈在这儿，我为你祈祷。一切会顺利的，而且会生个胖男孩。”

母亲握着女儿的手，陪着走过长长的走廊。产房门前，她吻着女儿，眼泪汪汪地说：

“放心吧，我是过来人，可以告诉你，没有什么可怕。母亲一声喊叫，婴儿一声啼哭，事情就完了。上帝保佑你。”

推车进入产房门前，弗拉维娅又给了母亲一个飞吻，艰难地说：

“我一直喜欢你。”

产房门关了，小推车和护士的身影消失了，车轮声也渐渐听不见了。卡希尔达想起手提包里的念珠，大吃一惊：

“难道我把念珠放在另一只手提包里啦？对，是放到另一只包里了。不会有事的，上帝知道，我太紧张。祈祷吧，即使没有念珠。重要的是祈祷。”

她又坐到沙发椅上，闭上眼，左手捂着额头，双腿交叉，脑子里想着女儿。可怜的弗拉维娅，现在该明白生个孩子多不容易。不用多久，还会明白，分娩才仅仅是个开始。随后，抚养、教育、让其成材，都是一场斗争。还有开支呢。俗话说得好，儿子是笔债，永远还不清的债。

她闭着眼，开始祈祷。可突然又烦躁地站起来。她听见铃声又一次响起，赶紧跑过去看了看灯牌。看到铃声是从另一层楼来的，才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不久，她又坐下，站起来，更加不安，更加焦急，在长长的走廊里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又走过去，顾不上烟嘴里的烟头已熄灭，耳朵只注意着一

切细微的响动。尽管她走路轻而又轻，但还是听得见自己有节奏的、焦虑的脚步声。她竭力控制自己：

“上帝是伟大的，不会出事的。”

她看了看手表，又和壁钟对了下。已经是凌晨，微风摇晃着窗户。她难以控制自己，只好又回到小客厅，点上支烟，站在那儿吸起来。为了分散注意力，她来到窗前，透过玻璃窗望着外面的夜色，只能模模糊糊看见一棵树枝左右摇动，仿佛被晨风鞭打得晃动手臂求饶。她把烟头扔到烟灰缸里，来到走廊，走近产房，屏住呼吸，侧耳细听，尽量克制心中的焦虑。她记得，马加良斯大夫把女儿拉出来时，那剧烈的疼痛像是撕裂五脏六腑。她声嘶力竭地叫喊，觉得晕厥了过去，直到苏醒过来，才发觉自己的手正抚摸着身旁还带着血迹的小东西。卡希尔达又踱起步来，走到楼道尽头的产房门口，两手冰凉：

“大概生完啦。”她低声自语，身上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正在这时，门开了，随后又关上了，一位戴口罩的护士从身边快步走过，眼睛里透着惊慌。卡希尔达没来得及和她搭话，只是瞪大眼睛，焦急中夹着恐惧。看见护士急冲冲地跑过来，戴着手套的手中拿着两包棉花和一个输血针管。

趁着护士还没有把产房的门关上，卡希尔达问了声：

“不顺利吗？”

护士没有回答，咣当一声关上了门。卡希尔达走到门口，皱起双眉，脸色唰的一下子变得煞白。她想跟进去，可心里更加害怕，双腿不听使唤，颤抖的双唇自言自语地说：

“上帝呀，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听到产房里传出的婴儿啼哭，她立刻用双手捂住脸笑了。外孙终于出世啦！不会再有危险啦！是女孩还是男孩呢？管他是男是女呢。现在她只想马上扑到随便哪张床上，美美地睡上

一觉，睡整整一夜，第二天接着睡。回到小客厅，她把烟插进烟嘴，还没打开点火机，便听到产房门突然打开了。她回转身，面前已站着双手和白大褂上带有血迹、口罩挂在脖子上的雷纳托大夫。卡希尔达半张着嘴迎上去，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盯着大夫的双眼，猜测着他为什么满脸绝望。她一直盯着大夫，结结巴巴地问：

“什么事不顺利吗，大夫？”

大夫双臂无力地垂下，一言不发地看着她，最后叹了口气，几乎要哭出声来：

“你的女儿大出血，无法抢救了。不过，我救活了婴儿。”

3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卡希尔达已经在客厅里呆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玛丽娅·奥古斯达。姐姐出来以后，卡希尔达才能离开。

听到门铃声来开门的年轻女佣带着狐疑的神情，好奇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女人：高高的个子、画着眉，手中还提着一只藤篮，藤篮里面睡着个用小毯裹着的婴儿。

“我应该告诉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是谁来了呢？”

走进花园，关上大门，朝客厅走去的时候，卡希尔达很是恼火，这个混血女人竟然目中无人，不肯让她进来：

“告诉她，是她妹妹带着外孙来了。”

她走进客厅，把篮子放到一张沙发椅上就一屁股坐在旁边靠窗的沙发上。

还没有点燃第一支烟，她命令女佣说：

"给我准备一杯咖啡。新鲜咖啡。我不喜欢喝重热的咖啡，这玛丽娅·奥古斯达知道。"

混血女人关上门，斜着眼，停住脚步，将信将疑地看着点上烟、叼着烟嘴的陌生女人：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有个妹妹。即使早就在这儿干活的厨师也不知道。夫人是从外地来的？像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的女儿一样住在外国吗？"

卡希尔达绷起脸说：

"对不起，我今天不是来回答问题的。去给我冲杯咖啡，别再噜苏。"

女佣揉搓着围裙的边，站在连着客厅和卧室的门中间，看着来客，近乎嘲笑地说：

"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睡午觉的时候不喜欢任何人吵醒她。我得到的命令是三点钟去叫她。夫人想等一会吗？快到三点钟了。"

卡希尔达把一只烟灰缸放到沙发椅扶手上，以此来压住心中的火气。她瞥了一下手表，差十分两点！要是在别的什么时候，她早就一跺脚走了，让姐姐和混血女佣去见鬼吧。这黑女人敲一下女主人的房门，告诉她一位太太和一个婴儿在客厅等着；这有什么难的呢？太太是她妹妹，婴儿是她外孙。她强忍怒气，用烟头敲了敲烟灰缸：

"你去给我准备咖啡。既然有命令不让叫醒她，那就别叫了。我只是不想让孩子哭。如果孩子哭起来，你得帮我把奶瓶热一下。"

女佣似乎客气了一些，伏在篮子上面，两眼好奇地看着，把露在外面的小脚用毛毯盖好：

"女孩还是男孩？"

"男孩。"

“真壮实，脸红红的。几个月啦？”

“明天就满三个月。不过这孩子非常好带，几乎不哭。只有饿的时候才哭几声，只要一吃奶就睡着了，整夜都不闹一次。我从未看到过这么好带的孩子。有个这样的小东西挺有趣的。”

卡希尔达说着，掏出一张纸币塞在女佣手里：

“去吧，给我弄杯咖啡。”

“这是怎么说的？夫人用不着破费。您看，我这样显得多不好，上帝恩赐您。”

佣人理了理藤篮里的毛毯，朝卧室走去。卡希尔达瞥了一眼周围，觉得姐姐把客厅重新布置了。客厅里边墙上原来放镜子的地方，现在是一幅贝尼希奥的新画像——一幅贝尼希奥全身油画。旁边，放着一张类似的照片。油画显然是新作，光彩夺目。钢琴上面，依着摆着姐夫的两张相片。再往前，几乎在卧室门口，一尊贝尼希奥的铜像赫然嵌在木柱上，表情刚毅，目光炯炯，在窗外阳光的映照下更加神气。

卡希尔达又坐到沙发上，叉开双腿，用手指夹着烟嘴：

“上帝呀，这也太过分了吧？好像她和贝尼希奥一直都在度蜜月似的！我到死也不会理解这个玛丽娅·奥古斯达！”

这时候，卡希尔达渐渐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女儿的死让她悲痛万分，不知如何是好，甚至连丧事也不能安排，只得请雷纳托大夫操办。当时，尔希尔达晕头胀脑，只知道用双手捂着脸，瞪大眼睛一再说：

“不，这不是真的，我的上帝。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帮帮我吧，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吧，让我看到这一切都只是恶梦一场吧！”

在小教堂里，看到弗拉维娅躺在棺材里，周围是玫瑰花和挽联，表情那样平静、安详，她终于攥紧双手，大叫一声，眼

泪顺着沮丧的脸流下来。从公墓回来以后，她服用双剂量的镇静剂，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只觉得嘴中发苦、眼睛酸疼。公寓里一片狼藉。怎么抚养还躺在医院摇篮里的初生婴儿呢？一天一夜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勇气面对新的生活。最后，她不得不去看望外孙。还好，雷纳托大夫推荐的年轻儿科大夫用奶粉代替母奶，让贪嘴的婴儿吃得饱饱的。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孩子全靠护士们的热心照料，其中一位叫济尔达的胖护士答应白天到卡希尔达的公寓照顾小贝尼希奥，好让外祖母去应付工作。

安安静静地睡了一天以后，孩子晚上不肯再睡，一会儿挥动小手，一会儿拼命要抓自己的脚，一会儿又要吃奶。孩子不习惯嘬吮假奶头，不习惯房间的黑暗。一连好几个晚上都是这样。起初，孩子一哭，姥姥就马上给他喂奶，打开灯。没有过几天，卡希尔达觉得，床和摇篮之间的灯使她的头在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第二天便感到神经紧张、眼睛酸疼，眼皮沉重，不停地用手背捂着嘴打呵欠。想到第二天晚上不得不照样受这份罪，心情愈加烦躁，叹一口气，用拳头拍打着另一只手的手心：

“上帝呀，这苦我得受到什么时候？贝尼希奥一天比一天胖，而我却在这死胡同里一天比一天更神经质了。”

听从儿科医生的劝告，她每天晚上给孩子吃下一片镇静剂。然而，尽管按照医生的主意让孩子喝糖水，贝尼希奥还是照样哭，和前几个晚上哭得同样厉害。

女佣用银制托盘端着香喷喷的咖啡走进来，卡希尔达说：

“你知道你自己很和蔼可亲吗？”她打量着女佣，接过咖啡杯，“非常和蔼可亲。叫什么名字？”

“玛丽娅·罗乌德斯。可人们都叫我蒂鲁。”

“蒂鲁。多好听的名字，很亲切。蒂鲁，看样子你很会看

孩子。从没有人对你说过这一点吗？真的。我从你刚才看着孩子的眼神和整理孩子小毯的动作看出来了。真让人喜欢。”

“直率地告诉您，要说会不会看孩子，我会；不过，虽然会，但是不喜欢。带孩子太劳神，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静。当女佣之前，我当过保姆，干了九年，干腻了。小孩子能猜测别人忙不忙。我最后看的那个孩子连我上厕所、洗澡的时间都不给。她还讨厌电视剧。只要电视剧一开始，小姑娘——那是个女孩——就又哭又闹，我都快气疯了。”

卡希尔达喝完最后一口咖啡，啧啧称赞了一番，把杯子放回托盘：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那是你运气不好。有的孩子安静得很，一点也不累人。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知道睡觉。我的外孙就是这样。”

女佣吃惊地说：

“外孙？是夫人的外孙？”

“你以为是儿子吗？不，不是。是外孙。女儿死在产房里，留下了这个儿子。死得太突然，无法抢救。至今我还在伤心，好像这一切都是假的。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我的生活还乱糟糟的。”

蒂鲁叹了口气：

“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受罪。”

“是啊，你说得对。俗话说世界是泪水山谷。我的确相信是这样。”

蒂鲁又叹了口气：

“可怜的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也受到了打击。丈夫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是在他去世以后才来这里的。从像片上看，我很喜欢他。看样子非常和蔼。厨娘告诉我说，他心眼儿好，从不忘记给她带件礼物。玛丽娅·奥古斯达每天傍晚来客厅里

弹奏他们结婚的时候流行的乐曲。那些乐曲都很动听，跟今天的音乐不一样，现在的音乐节奏太强烈了。更有趣的是，早餐，午餐和晚餐桌上，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总是让我摆上他的咖啡杯、盘子，好象死者也来用餐一样。前一个女佣离开这里，就是因为她不服从女主人的命令。我跟她不一样，我服从。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费什么事？夫人您不想喝杯水吗？如果您想要，我就去拿。我会很乐意去的。真的不要吗？那我就把托盘送走啦，对不起。孩子也什么都不需要吗？我去厨房时，看看玛丽娅·奥古斯达太太是不是还在睡觉。要是醒了，我就告诉她夫人在这儿。您叫什么名字？”

“卡希尔达。”

“孩子呢？”

“贝尼希奥。”

“和玛丽娅·奥古斯达丈夫的名字一样？她知道孩子叫这个名字吗？那么最好夫人自己告诉她。玛丽娅·奥古斯达夫人会非常激动的。我都激动了，可以想象她会怎样。”

女佣刚刚离开，孩子在篮子里就动起来，伸出圆圆的小腿，仿佛想从小毛毯里挣脱出来。姥姥手举着烟嘴，瞧着孩子，观察着他是不是会重新安静下来。她刚刚把两条不肯安分守己的小腿盖上，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就来，就来。”卡希尔达说着，把烟嘴放在烟灰缸边上，“别喊叫！昨天晚上你哭得够厉害的了。安静点！”

她附下身子，想给孩子噘上奶瓶，发现该换尿布了。她提起孩子的腿，看见黄巴巴一滩屎，把鼻子一皱，赶紧给孩子擦。往屁股上撒了点滑石粉以后，她一面给不安的外孙换上了干净尿布，一面不耐烦地说：

“安静点。我总不能一边给你擦，一边给你喂奶。你弄得我满手是屎，我还没叫喊呢。安静点！得一样样来呀。”

贝尼希奥一边蹬着小腿，一边哭叫着，卡希尔达打开手提包，用手巾纸擦了擦手，又往手心上和指头上喷了几滴香水。接着重新伏在篮子上面，把奶瓶送到孩子嘴边。

“现在看你还嚎不嚎。”

昨天晚上，她又是一夜没有睡好，今天上午打算去旅行社，决定再请一个月假。她一直在家等着护士，可护士十点钟左右才到，还说什么在赫尔默斯元帅大街车站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

卡希尔达盯着她的脸说：

“这可是你第四次用这种话搪塞我了。要么确是巧合，要么就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她听到时钟响了。

“你应该七点半到这里，好让我八点出门。现在已经十点了，可你刚刚来。”

对方一本正经地说：

“卡希尔达太太，您知道吗？最好夫人您另请高明照看外孙。我再也不愿意忍受这孩子和夫人您了，给我结账吧！”

卡希尔达把门打开：

“请便。”

女佣冲出客厅：

“祝您运气好。”

卡希尔达哐啮一声关上门。外孙高声哭起来，两条小腿在摇篮里乱蹬。她提高嗓门，怒气冲冲地喊：

“别哭了！凡事都得有个界限。难道我受得还不够吗？莫非你也想气我？”

她又一次遵照儿科医生的嘱咐，看了看是否有什么东西勒着或者扎着孩子，把孩子放在摇篮中间，让他随意动弹，又松了松尿布，发觉褥子湿了，又垫上一块，然后把孩子放好，但

还是没有止住孩子的哭声。她两次试着把假奶头放到孩子嘴上，可小东西就是不要，仍然哭个不停。

卡希尔达忍无可忍：

“想嚎吗？那就嚎个够吧。”

她来到餐厅，但仍然能听见孩子没完没了的哭声。贝尼希奥扯着嗓门嚎叫，仿佛在对外祖母抗议或指责。卡希尔达给旅行社挂了电话，说醒来后身体不适，浑身酸痛，还许诺说：

“明天我一定去。肯定，身体会好的。我有时候就犯这毛病。不过，来得快，去得也快。”

把话筒搁到电话机上以后，听到外孙哭得比刚才更厉害了，仿佛真的哪儿受了伤。她动了心，把孩子从摇篮里抱出来，搂在怀里，坐到摇椅上，嘴里哼起催眠曲，就像当年抱着弗拉维娅一样。在舒适的怀抱里嘬着假奶头，孩子渐渐安静下来。卡希尔达踮着脚尖把孩子放回摇篮里，动情地看着他。这时候，她觉得眼睛模糊了，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冲乱了脸上的脂粉。

现在，她伏在藤篮上面，手扶着奶瓶，看着外孙两个小腮一鼓一鼓吮奶的贪婪样子，又激动起来。可怜的孩子，不知道父母是什么样子，孤身一人来到世界的大漩涡里。她有义务抚养这可怜的孩子，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并且没有钱支付这笔费用。贝尼希奥的财产清单，包括留给弗拉维娅的那一部分现在还在法院，还要费很多口舌。弗拉维娅的那一部分属于她的儿子，这孩子是她的法定继承人。而她，卡希尔达，在弗拉维娅死后，还有权收取路易·巴尔博萨大街那套公寓的房租吗？莫非那笔房租会存放到孤儿事务处，听任法官处理吗？而她，作为死者的母亲，却连钱的影子都见不到。不管怎么说，最好还是靠自己工作挣钱。然而，在旅行社工作必须陪旅游者外出，又怎样照顾孩子呢？要是有可能，她就什么也不干，一心一意

带外孙。可不能啊。上帝知道，她不能这样。

这时候，贝尼希奥已经把瓶子里的奶喝光，心满意足，闭上眼，安静了，嘴角上还挂着一点儿奶，小胸脯随着均匀呼吸一起一伏。卡希尔达盯着孩子圆鼓鼓的脸蛋，又满意地瞧瞧伸开的小胳膊。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的小腿挪进毛毯下面。她喜孜孜地朝卧室转过身去。玛丽娅·奥古斯达在门口出现了，只见她睡眼惺忪，绷着脸，上下眼皮之间的眼珠闪着严厉的光芒。

两人默不作声地对视着，好像互相揣度着对方。玛丽娅·奥古斯达气得脖子上的筋都粗了：

“你带这个孩子来干什么？”

卡希尔达仍然逼视着对方，立刻回答说：

“来求你收养他。”

第八章

审　　判

1

玛达莱娜抱着那包一年多前玛丽娅·奥古斯达带来的照片和剪报走进小客厅，对她说：

“我几次让人打电话到您家，可回答说夫人去旅行了。我想把这些东西还给您。我都有点着急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把身子往沙发背上靠了靠说：

“首先，请别称我夫人，我请求你。我不愿意我们之间讲什么客套。莫非不想要我再来这儿？”

玛达莱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垂下目光：

“请原谅，这样做，倒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了。总有一天，我会那样称呼的。请给我一点时间。起码暂时让我称您为夫人。不过请用‘你’字称呼我吧。我不配称夫人。”

“你觉得怎么称呼好就怎么办吧，”一阵思衬之后，玛丽娅·奥古斯达说，“在我们之间，我不希望有客套和隔阂。你认为怎么随便就怎么称呼吧。这包照片和剪报，既然给你带来

了，就归你所有了。”

玛达莱娜感激地垂下目光，把小包放在腿上，双手按着说：

“真的是我的啦？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就在昨天晚上睡觉以前，我还又看了一遍。”

说着她抬起眼：

“夫人您外出旅游了很长时间……”

“我去了瑞士。那儿有我一个跟瑞士人结了婚的女儿，还有三个外孙。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原以为会不习惯。可我很喜欢。在回来的旅途中，我一直在飞机上睡觉。一觉醒来，也就到了。你坐过飞机吗？应该坐一下。从这儿出去就马上旅行一次。”

玛达莱娜叹了口气：

“我不会出去得那么早。”

“会的。为什么不会？狱长刚才对我说，你的案子下个月就要审判。我一定去旁听，一定去。怎能不去呢？刚回到里约，我就设法了解你的案子是不是已经判决。我现在更放心了。”

玛达莱娜盯着她问：

“为什么您对我的自由这样感兴趣呢？”

“我理解，你是为了爱才犯罪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来过这里，而且以后还要来，如果我来探访不给你添麻烦的话。我能来吗？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们有仅属我们两人的同一桩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只有我们俩谈起贝尼希奥同样亲切，同样的怀念。不是吗？”

“对。”

“你会被释放的，我敢肯定。”

玛达莱娜把头抬得更高一些，表情严肃，脸色微微苍白：

“我犯了罪，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我对坚持要求法官释放

我的律师也一直是这样说的。不，我不愿意被释放。我需要补赎我的罪过。只有这样我才能心安。”

玛丽娅·奥古斯达握着提包的金属锁，把头一歪，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法院释放你呢？”

“不，别这么说。那我会不知该怎么办的。也许会自杀的。是的，夫人难道以为我会若无其事地回到公寓吗？我干了什么事，自己心里清楚。我单身一人，在那些卧室客厅里是永远不会得到安宁的，迟早得从窗口跳出去。玛尔达嬷嬷说过我释放的可能，听了以后我一夜没有睡着。于是我想到，如果真的那样，我就钻进某个修道院，度过余生。但我不能这样，我犯了罪，他们不会接受我。我在这儿服刑，这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服刑期满以后，我要去个与世隔绝的角落，直到上帝召唤我。我的一生已经完结了。如果到那时我还不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老太太，就去养老院侍奉老人们。或许去当个护士。不，我还不知道。不过，一切得等在监狱里赎完罪才能考虑。这罪我应当补赎。”

玛丽娅·奥古斯达打断她的话：

“能听我一句劝告吗？把这个案件交给上帝吧。结果一定会符合上帝的意愿。不要再折磨自己。往往想象中是一回事，事实上又是另一回事。听天由命吧。”

“玛尔达嬷嬷也一直是这么对我说的。

玛丽娅·奥古斯达坐到沙发的一端，离对方更近些：

“你知道我失去了我妹妹吗？”

“弗拉维娅的母亲？”

“对，弗拉维娅的母亲。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途中突然死亡，当时大轿车上坐满了旅游者。我那时在瑞士，从一份加急电报得知她的死讯时，卡希尔达已经安葬了。”

玛达莱娜睁大了眼睛，双手扶着沙发椅把手。她只见过卡希尔达一次。那是个下午，他们都在跑马场。贝尼希奥对她说：

“看见那位瘦瘦的、身穿浅色连衣裙、手里拿烟嘴，在那群美国旅游者前头的女人了吗？她是玛丽娅·奥古斯达的妹妹，叫卡希尔达，能说四、五种语言。”

玛达莱娜只能看到她的背影，高高的个子，身材苗条，先是沿着跑道边上的草坪，后来又登上看台，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等她回来的时候，她看到了她的正面：夕阳照着她棕色的脸庞，两只眼睛黑而有神，一头秀发直披到肩头。

“真漂亮。”她说。

贝尼希奥接着说：

“在参加选美的时代，她差一点当上巴西美女。

可现在，她躺在墓穴里，和弗拉维娅及贝尼希奥一样，与泥土为伍。玛达莱娜抬起头，盯着玛丽娅·奥古斯达问道：

“弗拉维娅的儿子跟着谁呢？”

“跟着我。”玛丽娅·奥古斯达用手捂着胸脯洋洋自得地说。

她长时间地盯着玛达莱娜，两眼炯炯有光，嘴角边露出浅浅的笑纹。随后，把手放到腿上：

“弗拉维娅死后三个月，卡希尔达带着外孙到我家去了，请求我照看孩子。她旅游的时候，没有人为她照看。我同意要这孩子，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通过未成年事务法官办理手续，把孩子交给我。卡希尔达同意了。实际上，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呢。我想到了所有的朋友，发现未成年事务法官竟然是我第一个丈夫的大学同学，手续很快就办好了。”

玛达莱娜把眉头稍稍一皱：

“那孩子跟夫人到瑞士去了？”

“没有。我情愿把他留在家里，交给一个非常可靠的女管家照看。我回来时吃了一惊：孩子都会走路了，长得健康、红喷喷的脸、黑黑的头发。知道吗，为了满足女儿的要求，外婆给他取了个什么名字？贝尼希奥。真的，取名叫贝尼希奥。”

说着，玛丽娅·奥古斯达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请看，这就是他。是不是个胖小子？我从未想到过我会对一个孩子像对他这样亲。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小孩。现在他已经会说话了，聪明极了。和他父亲一样，眼睛黑黑的。”

玛达莱娜皱起眉头看着照片。如果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不扎结输卵管的话，她会和贝尼希奥生个这样的儿子。她仔细观察着孩子，渐渐发现他的嘴、鼻子和下巴的确像父亲。看到她继续默默地盯着照片，迟迟不肯退还，玛丽娅·奥古斯达伸手拿了过去：

“他一个人就能使整个家里显得满满当当。还叫我妈妈。你看，都那么大了，离我远了还哭呢。只要一看见我，马上又挥舞着小胳膊笑起来。他特别喜欢和我一起在院子里玩，已经开始进游泳池了。我把他放在水面上，他就会挥动胳膊，拍打小腿，非要自己游不可。可可爱了。英国女管家都忌妒我。她认为贝尼希奥更喜欢我。真的，他喜欢我。”

她又乐滋滋地看了一会儿，才收起照片：

“这孩子给我的生活增加了新的意义。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比喜欢自己的外孙还喜欢他。我现在又一次看清了这一点。我的外孙不像是亲的。几个外孙都随父亲，我女儿也不像我，像我第一个丈夫。不管从长相、身材还是脾气看，一点也不像我。在她家里，我觉得是个外人。外孙们几乎不讲葡萄牙语，只说法语和德语。这怎么行呢？如果不是因为需要住院进行比较长时间的治疗，我决不会在那儿呆好几个月，或许第二个星期就回来了。现在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再也不离

开了。自己的家乡就是自己的家乡。这个贝尼希奥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每天都跪在上帝面前，感谢他给我的恩赐。我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呀！我知道我受之有愧。我一直就是为自己活着，只顾自己。医生让我去苏黎世治疗，我匆匆忙忙离开里约热内卢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这个孩子。我觉得，对他的亲切温柔让我变成另一个人了。”

她看着玛达莱娜悲伤的眼睛：

“请原谅我把这些话都痛痛快快地这么对你说出来。我也只能对你这么说说。反正我也不常来这里。”

看着她拿起手提包和雨伞要走的样子，玛达莱娜站起身：

“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吧。”

几分钟以后，玛达莱娜来到院子里，其他女犯人都已经往饭堂那边去了。费罗怀里抱着圣经，哭丧着脸说：

“夫人今天可把我坑了。我在这儿等着受罪，而夫人呢，在楼上没完没了地闲聊，好像上帝的话也能等待您似的。我倒要看看等到死的时候，魔鬼会在房间的角落里等着谁。”

玛达莱娜安慰说：

“晚上睡觉前我给你念，费罗。”

“不是一回事嘛。上帝是知道我和他对话的时间的，是下午在院子里。到了晚上，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跟他说，他的耳朵都顾不上听啦！”

晚上，到了各自进牢房的时候，玛达莱娜碰见了正在走廊里等着她的费罗：

“请原谅我和夫人高声叫嚷。我错了，不该那样做，请原谅。可是，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如果愿意念，就念吧。如果不想念，我就找别人。”

“我念。”玛达莱娜马上答应。

“那也不是一回事。”

老妇人在离开之前又说：

“人们都在说夫人这几天就要审判啦。还说要释放您。我不相信。我看出去没有什么好处。出去干什么？另外，我也需要夫人。到今天为止，夫人是给我念圣经念得最好的一个。另外一些人念得特别快，好像把词都吃了。夫人不一样，念得慢，解释得一清二楚。我就是喜欢这样。”

2

警车的后门咣啮一声关上了，接着又有人拧动安全把手，把门锁紧。玛达莱娜只觉得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几个圆形小孔透进一点光亮。随着视网膜渐渐适应了黑暗，她才看到这狭小的空间里，前面和左右两边各有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的轮廓。

“准备完毕？”中士问道。

“全部完毕！”押警答道。

“可以走了。”中士重重地敲了一下司机座位后边的挡板。

车子启动了，绕过院子，穿过两道门，接着又是两道大门，才来到狱外明亮的大街上。

一开始，玛达莱娜紧紧抓住椅子的边沿，唯恐车子的颠簸会把她从右边的押警身上甩过去。等车子驶出鹅卵石地面，来到笔直平坦的水泥路面，才飞快地朝城中心驶去。

头一天下午，狱长告诉她说：

“你的案子就要审判。律师正在那儿等着跟你谈话。你应当按照他说的去做。”

她到小客厅，看见路易斯·桑巴奥博士正倒背着手，身子

微微前倾，低头朝窗口踱去。玛达莱娜等着律师转过身来能看见她，但这位老律师一直若有所虑，直到她走到只有几步的距离时才抬起头来。

“我没发现夫人来了。”律师赶紧表示歉意。

律师两眼微肿，两腮下垂，外衣显得肥大，看样子比上次更加苍老。玛达莱娜坐到沙发的一头，律师坐在她对面。

“夫人不为明天的事担心吗？”

“我一直很平静。”玛达莱娜立即回答，“从被关押的那天起，我一直在等待着审判。”

桑巴奥博士把双手按在膝盖上，盯着她的脸：

“请别介意我要说的话，请看着我。我不想让您伤心，但不能不对您直言。夫人知道我一直对您的招供持怀疑态度吗？确实如此，并且马上就告诉您其中的原因。一般说来，如果有人在夫人所说的条件下杀了人，他必定设法回避提及受害者的名字。而夫人每次向我叙述时从来都没有回避过。”

一时冲动之下，玛达莱娜差一点猛地站起身来，然而她仅仅直了直身子，头从草编靠背上挪开，脸上表情生硬：

“从来没有回避过，桑巴奥博士，那是因为我从来不要隐瞒或否认所犯的罪行。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有预谋地杀死了丈夫，明确知道当时的所作所为，因而我必须在狱中补赎这一过错。我一直都是对您这样说的。”

桑巴奥博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手，两手手指交叉，捏得指关节咯咯作响：

“在审判过程中，请您低着头，不论人们说些什么有关您的话，都不要听，特别是原告提出指控您的时候。他们会说出很多不堪入耳的话，您就当作与您无关。即使在我发言为您辩护的时候，也不要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您一定要保持安静，好象不在场一样。还记得埃梅琳西安娜太太吗？”

“当然记得：是我第一个丈夫的母亲。怎么啦？”

“她是原告的主要证人。埃梅琳西安娜太太坚持要发言，并且还找到了住在米那斯州内地的一位贝尼希奥博士的远亲，是一位州收税员。在她的劝说下，这位远亲雇了律师（由她付费，这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帮助检察官控告夫人。我同意为夫人辩护以后，她也去找过我，想让我拒绝为您辩护，甚至答应出大价钱。我坚决不肯。我认为里约和圣保罗新闻媒介上有关夫人的材料大部分是她提供的。”

玛达莱娜眯上眼，叹了口气：

“这位太太一直恨我，桑巴奥先生。打从我结婚起，她就讨厌我。就是她让我远离儿子、远离第一位丈夫住进疗养院的。而当我离开路易斯·马利亚诺去和贝尼希奥同居时，她又夺去了我的儿子。后来，我丈夫和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以后，埃梅琳西安娜太太又把那场灾难的责任统统推到我头上。是的，先生，她把责任推给了一个早已离开路易斯·马利亚诺的我。这位太太是个疯子，该进精神病院的疯子。”

桑巴奥先生点了点头：

“我也这样认为，但不能对她等闲视之。她一直在兴风作浪，跟您作对。”

玛达莱娜耸了耸肩膀：

“这一回，这个疯子是在为我白白浪费时间。我不想被释放。我已经适应了监狱里的生活，可以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有贝尼希奥，我到外面去干什么？她不是要跟我纠缠吗？那就让她缠着吧！她想怎么说我就可以怎么说。我不再看报，也不看杂志。我只对我过去那段过幸福生活时期的报纸和杂志感兴趣。我再一次请求您，桑巴奥博士，别为我的事担心。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已经足够了。也请您告诉阿吉诺博士，让他也不用为审判我的案子而焦虑。如果法院决定释放我，我反倒会不知

所措。”

桑巴奥博士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下嘴唇，眼睛从玛达莱娜的头顶上方望着墙壁。在三十多年的律师生涯中，他第一次面对一个心甘情愿受到判决的人。他盯着玛达莱娜的眼睛说：

“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让夫人获释。如果能够如意，请夫人不要介意，因为我是您的律师。”

他站起身，接着说：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玛达莱娜太太。如果我是法官，一定释放夫人。”

现在，她正在前往法院的柏油马路上，感到外面阳光越来越强烈。

就本人的愿望来说，她真想穿着已经习惯的囚衣前来法庭。可是，狱长和玛尔达嬷嬷都非常果断：不，绝对不行！她是被拘留的犯人，没有必要穿监狱里的灰色囚衣，更不用说穿着去法庭了。

她反问说：

“为什么呢，玛尔达嬷嬷？”

“因为你是到法庭接受审判。如果身穿这套囚衣，就会造成已经判罪的印象。”

要找到一件合身的连衣裙并非易事。最近几个月，她几乎把衣柜里的全部衣服处理了：一部分给了儒蒂特，另一部分分发给了狱友，只留下几套已经过时的旧衣服。严格地说，已没有一件合适的，有的太肥，有的太瘦。一位曾经当过裁缝的女狱卒用一个晚上帮她把那件稍微合适一点的蓝色连衣裙改了一下：裙摆过膝，长袖，白色的领子上镶着花边。穿上以后，对着牢房里的镜子一照，仿佛忘了是在试衣服，突然成了原来的自己。但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马上又清醒过来，意识到是在遭受惩罚，于是把头发梳到后面，用玳瑁发卡夹住。只剩下一

个人时，她又照了照镜子，发现头发已经开始显出花白色，简直变成另一个人。她思绪万千，强忍住眼泪，把脸转向微弱的晨光刚刚照亮的贝尼希奥的画像。

凌晨，夜晚的黑暗尚未散尽，玛尔达嬷嬷来到牢房叫玛达莱娜去小教堂，发现她正跪在床边，双手捂脸祈祷。

玛达莱娜抬起头，胳膊还举在空中，惊讶地问：

“到时候了，玛尔达嬷嬷？”

得知警车八点钟左右才来接她，她想拒不乘囚车：

“坐出租车吧，玛尔达嬷嬷。坐出租车也不费事。或者我让我的代理人派人来接。”

刚从教堂里出来，费罗就拦住她说：

“能和您说句话吗？喂，如果愿意，就把我的圣经带上。我已受过审判，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人家总是说您的坏话，气得人真想喊叫，恨不得一脚把那伙人踢到粪坑里去，包括蜷缩在一角、呆头呆脑、不争不辩的律师在内；接着就是坐在木头凳子上，听那些穿着大褂的傻瓜们唠叨个没完没了，让人犯困。我都打盹啦。带上我的圣经吧，那样您会轻松些。”

她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谢谢你，费罗。”

瘦小的费罗快步跟上拿着肥皂盒和浴巾的女友们朝澡堂走去。玛达莱娜跟着修女回到牢房。嬷嬷对她说：

“我一直在为你祈祷。不论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忍耐。该怎样，就得怎样。上帝看得一清二楚。”

穿过走廊，去院子的一边乘车时，玛莱达娜看见许多女友正等着她，祝她走好运。又一阵心潮翻滚，扶着身旁的玛尔达嬷嬷，加快了脚步。

现在，汽车经过市中心，到了法院附近。她闭上泪汪汪的眼睛，又回想起向她告别的一双双手臂。车子突然刹住，她几

乎来不及抓住凳子的边沿。

中士对押送人员说：

“到了，准备下车。”

玛达莱娜听到一阵嘈杂的人声。透过前面的小孔，她看见法院门口隔离绳外挤满了人。她一阵恐惧，攥紧了被汗水濡湿了的双手，似乎感到这群人要朝她扑过来，抓住她，推搡她，撕破她的连衣裙。车门打开了，上午的阳光突然照在她那张惊恐的脸上。她坐在车上，心惊胆颤，不敢下去，听见一个挥动着一本小册子的瘦个子报童在高声吆喝：

“快来买喽！罪犯的全部经历：她的爱情和罪行。故事曲折动人，真实可靠，比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更有刺激性。请你来断断今年最轰动的奇案吧。先生是主张释放玛达莱娜还是主张判决？快来看吧，看看犯人应该判几年徒刑。每本只卖十个克鲁塞罗。”

玛达莱娜惊魂未定，看了看四周，好像想寻找另一个出口。她觉得，所有人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她。她甚至想到，有人会乘荷枪实弹的警察措手不及，猛地伸过胳膊，愤怒地把她揪下车去。这时，她脸色苍白，没有一点儿血色，连站起身来的力气都没了。她竭力克服内心的惊恐，心里想：

“只能从这儿出去。”

一阵闪光灯扫射过来，一架架摄像机向她逼近，她蜷缩起身子，尽量朝后躲避，吓得险些喊出声来。最后总算镇定了下来，只见玛尔达嬷嬷在车门前出现了，向她伸出右手。

不等玛达莱娜开口，嬷嬷赶忙说：

“我是坐在前面的司机室陪你来法院的。来吧，跟我来。”

全副武装的警察推开人群，为玛达莱娜打开一条通道。嬷嬷扶着她朝前走去：

“可惜我不能等到审判结束。不过，我要不停地为你

祈祷。”

玛达莱娜扶着玛尔达嬷嬷的胳膊，快步走上面目狰狞的大楼前的大理石台阶。到了门口，嬷嬷停下来，玛达莱娜被带到由一名警卫看守的小房间。几分钟以后，身着律师服的桑巴奥博士进来了。看到玛达莱娜嘴唇不停地哆嗦，双手冰凉，他鼓励说：

“别担心。遇到这种场面，不仅夫人害怕，就是性情冷漠的人也胆战心惊。大厅里坐无虚席，请不要惊慌。报纸在您的案件上大做文章，闹得沸沸扬扬。摄影师、摄像师，记者们都在等着您。法院外面，还有个家伙叫卖一份攻击您的小册子。我来的时候，他还在这里面，我把他撵出去了，并且为此向法官提出了抗议。埃梅琳西安娜夫人很早就来了，坚持要作为原告一方的证人头一个发言。不要理她，一直保持缄默。不论是指控还是辩护，您只管低着头听就是了。警卫是不会允许记者靠近夫人的。万一有谁靠近您，您什么也不要回答，律师会替您说话的。”

听到大厅响起铃声，他说：

“马上就要开始了。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过来带夫人。上帝伴随着您。”

玛达莱娜怀里抱着手提包，右手搓揉着一块手绢，脸色苍白，默默地坐在房间里面的藤椅上。在这儿，她仍然能听见卖小册子的人的叫喊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和罪行。她闭上眼，乞求上帝缩短这残酷的考验。随后，叹了口气，尽量寻找理由来忍受这一切：

“这是我应受惩罚的一部分。是我让贝尼希奥自杀的，是我。上帝知道，我必须赎罪。”

两名警察随同司法官来到房间带她前往法庭，她用痉挛的手紧攥着手帕，站起身来。进入大厅之前，她听到了大厅里面人声嘈杂，接着是一阵急促的铃声，要求全场肃静。

刚一进门，她就听见人们说：“是她！就是她！”玛达莱娜赶紧低下头，似乎为了不让前面挡住道路的几十位摄影师的闪光灯照花眼睛。一位警卫费尽力气冲破几十架照像机形成的屏障，领着玛达莱娜沿着红色地毯来到为她准备的法官对面的一把高背椅子旁边。起初几分钟，她只是按照命令行事：坐下，站起来，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再坐下。她一直低着头，痛苦地捏着手绢。穿过大厅时，她顾不上东张西望。来到被告席旁边，才认出了坐在第一排的几位贝尼希奥在商会的同事。

大厅的左角上，放着一台立地大电扇。伴随着电扇无休止的嗡嗡声，是书记官宣布审判程序的平淡冷漠的声音。玛达莱娜双膝并拢，裙子盖到膝盖以下，半闭着眼，尽量置身于这一切之外，竭力回忆一幕幕依稀的往事，以打发这个漫长、压抑、难熬的上午。

3

黑色的警车把玛达莱娜从法院送回监狱，已是第二天凌晨。走进牢房，她只想扑到床上，一觉睡到天亮。

法官宣读完判决书，场内立即响起鼓掌声和抗议声。满面倦容的桑巴奥博士走到玛达莱娜身旁，拢了拢耷拉在右耳上的花白头发，语气沉重地说：

“我竭尽了全力，可法律就是如此，或许还会更糟。埃梅琳西安娜太太的证词差点让我失去理智。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狠毒的女人。您回去休息吧，明天我再考虑该怎么办。此刻我的脑袋都成一盆浆糊了。”

玛达莱娜默默地听完，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忘记这些吧，博士。我本想刑期会更长。谢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

在激烈的的辩护中，她几次抬起目光，仿佛要戳穿老律师的谎言。有一次，她揉搓着手帕竭力克制自己，竟然用指甲把手帕撕破了。后来，她渐渐沉静下来，保持镇静，但分明感到太阳穴咚咚作响。等身穿黑色丧服的埃梅琳西安娜太太坐在证人席上，摇着西班牙式扇子开始指控她时，只有上帝知道，她用了多大的气力才忍住没有发作一场。

“法官博士先生做得对。他应陪审团一位成员的请求，让我出庭发言。我非常了解被告。是的，对她了如指掌。不过，诸位看到了，我的手掌是干净的，而那位夫人的良心肮脏透顶。这一点我马上就证明。”

法官用力摇铃，警告证人只能谈事实，不得下结论。玛达莱娜瞥了老太婆一眼，目光中充满厌恶和气愤，随即垂下眼皮，继续默数着念珠。

夜幕渐渐降临，天气突变，一阵风吹来，门窗呼呼作响，沉重的门帘高高卷起，桌子上的文件四下飞舞。

埃梅琳西安娜太太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

“对不起，法官先生。我只想再补充几个事实，以证明书记官先生今天上午念过的我的证词确凿无误。”

她嗓门粗，声音高，整个大厅都听得清清楚楚，使指控显得更加咄咄逼人。说到激烈之处，老太婆吐沫星四溅。她时而朝玛达莱娜投去刻薄的目光，时而摆弄着扇子，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合上，或者用它敲打着手背，但一直口若悬河，用词尖刻。

入夜，检察官站起身来指控被告，玛达莱娜只是把双眉一皱，看都没有看他一眼。不久以前她已经见过检察官，对他那肥胖的身躯，玳瑁眼镜，还有搁在案卷上面的那双毛茸茸的手

印象非常深刻。透过镜片，他的眼睛显得更大，那张凶恨的脸更加咄咄逼人。玛达莱娜竭力集中精力祈祷，尽量不理会他究竟说些什么：无非是证实书记官刚刚念过的那些无耻诽谤。

尽管低着头，玛达莱娜仍然注意到检察官的每个动作。他那肥胖臃肿的身子似乎要把主席台压塌了。现在，他理了理外衣，吐了口痰，翻开卷宗，却迟迟没有开口。一阵挪动椅子和脚在地板上的摩擦声之后，大厅里一片寂静，偶尔能听见咳嗽声和神经质的低语声。

为了让周围的人更加侧耳倾听，检察官故意把声音压到几乎听不见的程度：

“在这篇讲话中，我可以仅限于重复刚才念过的主要段落。事实不言自明。被告原来的俩位女佣的证词再清楚不过地肯定了第一位证人——她的婆母——所说的此人邪恶天性。她们都提到曾亲耳听见玛达莱娜太太因为醋意大发而威胁说要杀死第一个丈夫。这难道就是已故的路易斯·马利亚诺博士决定离开她、并把刚刚出生的儿子也从她这个不能给予孩子应有的母爱的女人身边弄走的主要原因吗？事实是，当时，被告在肺结核疗养院已经痊愈，却继续留在那里。出院以后，却又去和另一个男人——即后来被她杀害的男人——同居。”

又一阵风吹进大厅。检察官翻了翻卷宗，伏在摊开的文件上，仿佛想斟酌下面要说的话。停了一会，他倒背双手，扫了一眼大厅，瞥了一下玛达莱娜，又看了看法官和陪审团：

“根据解剖结果，不幸的贝尼希奥·达·西尔瓦博士是急性中毒身亡，犯罪现场是受害人原来的住宅，即和被告一起生活的地方。在没有受到负责凶杀案的刑警的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被告本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交代了可信的细节。事实简单明了，客观，清楚，符合逻辑推理，足以使被告不得

不承认是这一罪行的作案人。”

他手扶主席台的边沿，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微微晃动一下肥胖的身体。在吊灯照射下，他的丝绸外衣熠熠闪光。他用异常自信的语调高声说：

“二十八年前，西翁学校发生过一起奇怪的投毒案。一位即将毕业的年轻女学生被大剂量巴比妥致死。在那所寄宿学校里，这位学生和另一位同龄女同学本来亲密无间。然而，有一天，其中一位醋意大发，两人话不投机，另一位决定服毒自杀，弄得死去活来，经美国波士顿一家医院几个月的抢救无效，于一年后死亡。和她争吵并向她提供一瓶巴比妥的女同学正是二十八年后毒死贝尼希奥博士的同一人！那就是她，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一位！”

桑巴奥博士站起身：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抗议，这是诽谤。我的被辩护人与此事毫不相干。后来证实的事实是：受害者本人企图陷害她的同学，后来又后悔了，并推翻了原先说过的关于玛达莱娜夫人的一切坏话。我亲耳听取了校方的陈述，并查阅了有关的秘密档案。法官先生，检查官在公然撒谎！”

检察官回敬说：

“然而玛达莱娜夫人连续两年被剥夺了入学资格。”

桑巴奥博士口气仍然激愤：

“那是因为她得了胸膜炎，病情严重。我有证据在手，有给她治病的医生的证明，医生劝她延长在山上的疗养时间。还有建议她在疗养院休养两年的医疗证明。”

检察官向前靠了靠：

“那么，为什么西翁学校后来又拒绝被告的入学申请？”

“因为已经没有空额。于是，我的被辩护人不得不找到贝得罗博里斯的萨格烈——科埃尔学校就读以完成学业。”桑巴

奥博士挥动夹在手指间的一张纸驳斥说："尊敬的阁下，这就是证据，证明我所说的确凿无误。"

场内一阵嘘声，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嘲笑检查官，还是律师。同时，响起挪动椅子的声音。一扇窗户突然被风吹开，丝绒门帘向大厅内高高扬起。法官长时间摇着铃：

"原告继续发言，请安静！否则，我要中止审判！"

大厅里恢复了安静，检察官又翻了翻案卷，抬起头，两只手掌举到肩头的高度：

"法官先生，陪审团的先生们，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此事虽然发生在几年之后，但至今仍然是个谜。诸位听了以后就会看到，这第二个故事和西翁学校的故事、以及现在正在审判的根勒住宅区发生的事件如出一辙。"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被告的父亲得了偏瘫。他在离开医院，还不能说话并且半身瘫痪的情况下被女儿收养。被告干得漂亮！独生女儿对父亲孝敬备至！在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年代里，这无疑是个人人交口称赞的做法。然而，就在这充满父女深情的漂亮行为后的第二个星期，发生了一件颇令人费解的事：被告的父亲因用错药而一命呜乎！"

桑巴奥博士站起身，满脸怒气：

"莫非阁下也想把这令人遗憾的事实的责任推到我的被辩护人身上？这可能吗？我简直难以相信！"

检察官愤怒地反问道：

"这有什么难以相信的呢？"

"可事实已经由侍候病人的护士澄清了。这里有警方保留的证明，报纸上也曾报道过此事。连护士也同意，她一连四夜没有睡好，那天凌晨被闹钟叫醒，糊里糊涂地给病人拿错了药。"

检察官冷冷一笑，双臂交叉在宽阔的胸前，手指敲打着袖子，仿佛似乎有意让外衣在枝形吊灯下熠熠闪光：

“我这位尊贵的同事说得妙：护士同意！可同意不是承认，更不是招认。现在，面对贝尼希奥的中毒身亡，面对玛达莱娜夫人在西翁学校的同学的死亡——其情节诸位已经了解，我要问陪审团的先生们：为什么不同意是这个女儿本人换了药呢？她是父亲大笔财产的独一无二的继承人！”

“我抗议，抗议！”桑巴奥博士高声喊着来到主席台前，“这太过分了。当上述事件发生时，我的被辩护人不在里约，而是和第一个丈夫在一起。我请求尊敬的法官先生让检察官先生仅谈与本案有关事实！我抗议！强烈抗议！”

法官用力摇了摇铃：

“批准律师的请求。检察官先生的发言应仅限于本案已经承认并经证实的事实。检察署代表继续发言。”

玛达莱娜咬着右手的指甲，脚用力踩着地板，免得从椅子上蹦起来。她脸色苍白，双目圆睁，脸也变了形。真可恶！她看看检察官，又看看桑巴奥博士，气愤已极，恨不得把两个人的谎言全部戳穿！不错，确是护士睡得糊里糊涂，拿错了药，也是护士本人失声痛哭着向医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可是，父亲去世时，玛达莱娜并非不在里约。就在他身旁！在他痉挛的时候，正是她在握着父亲的手！

她又一次竭尽全力控制住情绪，低着头，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期待心跳恢复正常。当桑巴奥博士站在主席台前开始辩护时，她听到大厅里一片低语声，轻轻瞥了他一眼。

等大厅安静下来，律师说：

“法官先生、陪审团诸位先生们！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了原告的诉状和论据之后；在悉心研究案卷之后；在和被辩护人几次面谈之后，我更加深了对这一案件的第一印象：贝尼希奥·

达·西尔瓦博士先生不是被谋杀——贝尼希奥·达·西尔瓦博士先生是自杀。”

检察官怒不可遏：

“阁下不应这样考虑问题。这与案件真相不符，与被告的供词不符！”

铃声骤然响起，压过了大厅里嘈杂的议论声。法官厉声喊道：

“安静！辩护律师正在发言。”

桑巴奥博士用刚才开始时同样沉稳的语调继续辩护，只是为了让周围更安静，把声音压得低了些：

“那天，我的当事人确实和男伴在早餐桌上发生了口角。当时，她情绪激动，指斥了贝尼希奥博士，因为她得知博士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学生，并要丢弃她去和女学生同居。两个佣人的证词对这一点已经解释得相当清楚。玛达莱娜夫人提到了她为伴侣做出的牺牲；为了他，她离开了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这一事实也由原告一方的头一个证人埃梅琳西安娜太太阁下在本法庭所做的证词所证实。在争吵中，玛达莱娜夫人回忆起她在艰难时刻给予伴侣的帮助。她还提到，在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中，两人一直亲密无间，从来不曾翻过脸，从来不曾高声争吵过。贝尼希奥博士先生激动得擦了擦眼睛，低下头：‘你说得对。我不能对你做这种事。不，绝对不能。至死不能。不过，你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我不是在请你饶恕。不，不能请求。我现在对你所做的一切是不可原谅的残酷行为。是的，我首先承认这一点。昨天，我回到这里，并看见你正等着我，我曾想到，既然已无法从新女伴那儿解脱，还不如自杀。’这时，法官先生，陪审团诸位先生，我的当事人绝望已极，把头伏在桌子上，抽泣着对伴侣说：‘贝尼希奥，我的生命已经完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对我太残忍了，还不如把我杀死

呢！你这是在对我发慈悲？'玛达莱娜夫人抬起头，脸上满是气恼和悲凄的泪水，看见贝尼希奥博士打开药瓶，从里面取出一粒药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博士坐在餐桌一端猝然身亡！"

铃声又响了，大厅一片嗡嗡声，他提高了声音：

"这就是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对这一案件得出的结论。那么，为什么玛达莱娜夫人承认是她给了贝尼希奥博士致他于死命的药片呢？这是因为，她感到对伴侣的自杀负有罪责，于是决定承担他死亡的全部责任，以作为对自己的惩罚！法官先生，陪审团诸位先生，这就是事实真相！玛达莱娜夫人现在相信，如果她不指斥他的行为的话，贝尼希奥博士本不会自杀的！所以，她坚持说是她杀死了贝尼希奥博士！"

玛达莱娜十指交叉，紧攥双手，竭力忍耐，但不停地摇头，满脸怒气地否认律师的陈述。大厅里议论纷纷，铃声还在响着，玛达莱娜瞪大眼睛，几乎要站起身来。

黑色警车穿过两旁家家关门闭户的大街，把她带回监狱。我能服完刑期吗？还是会在这之前死去？任凭上帝安排。在黑暗的囚车里，她坐在钢制板凳上，两边有警察押送。她闭上眼睛，只觉得车子在空旷的大街上驶得越来越快。突然，车速减了，停下来，一扇大门打开了，接着又一扇打开了。警车迎着黎明的寒风开进监狱院子。

押送中士刚把车门打开，玛达莱娜就看见玛尔达嬷嬷站在旁边，没有睡好觉的眼睛带着不安的询问。

修女伸出手把她扶下车，问道：

"已经判决了吗？"

"判了。"

"多少年？"

"十六年。"

一阵寂静。四周几间牢房里亮起灯光。巡夜人员吹了一声口哨。玛达莱娜听见自己在砖地上的脚步声。再往前走，开始上楼梯，她感觉到修女搀着她的胳膊，帮助她扶着扶手上楼。

第九章

重　　逢

1

钥匙在锁眼里慢慢转动，她的手在颤抖。玛达莱娜知道，只要把弹簧扣转过去，里面就是被生活摧残得七零八落的幸福的往事。钥匙转了一圈。她犹豫了片刻，才拿定主意，把门朝里一推。

前厅的阳光伸向公寓，照出空气中浮动的尘埃。雪松窗户被帘遮得严严实实，宽敞的大厅阴暗而寂静。一股霉烂气味扑鼻而来，仿佛对有人突然来到这关闭已久的住宅、打破这里的沉睡和安宁而怏怏不快。

不到一星期以前，监狱长在放风时把她叫去，告诉她已经建议对她假释：

“夫人是一位模范犯人，而且刑期已经服满一半以上。再说我也需要为一批新政治犯腾出房间。”

新来的监狱长先生寡言少语，眼镜框上的两道眉毛又粗又密，目光严厉，惯于发号施令的声音显得威风凛凛。玛达莱娜心慌意乱，双手冰凉，回答说：

“是，上校先生。我明白。”

当天下午，她忐忑不安地开始为返回自己的公寓做准备。

现在，她身体肥胖，白发苍苍，脸上表情总是若有所思，说起话来声音低沉。像其它女犯人们一样，她能够快步行走，但更喜欢独处一隅，一面读书或者绣花，一面咀嚼着往日的回忆。晚上，熄灯以后，她睡意全无，听着巡逻人员的哨声追思往事，常常伏在枕头上哭泣。然而第二天早晨，人们又看见她用温柔的目光朝同伴们微笑。

长期以来的经验教会了她沉默寡言，离群索居，尤其是那次应玛尔达嬷嬷请求用亲身体验开导一位新犯人以后。对方圆瞪着眼睛，恶狠狠地说：

“夫人，您以为我的案子和您的一样？不，不一样：我可没有给丈夫下毒药，更没有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去参加葬礼。您的事我清楚。整个审判过程我都在报上看到了。可我是清白无辜的，没有杀过人，不像夫人您那样冷酷。我遇到的是一群猪狗，会在法官面前戮穿他们的把戏！”

玛达莱娜低下头：

“请原谅，我并没有想伤害你。”

她承认，远离她们是个正确做法，尽管也感到回避其它犯人会让别人误以为她高傲，尤其是会伤害那些地位低下的女犯人。不过，她们当中有许多人亲眼看见过她为费罗的生病和死亡而伤心地哭泣。她永远不会忘记同伴用湿漉漉的手紧紧把她的手握住，眼中闪着恐惧的光芒问她：

“上帝要来逮捕我了吗，玛达莱娜？还是我已经在地上还清了债？为我祈祷吧！我把这本圣经留给你。这是我仅有的财产。如果我能到上帝身旁，我会告诉他你是个怎样的人。我会这样做。我能求你一件事吗？这或许是最后的请求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请拿起我的圣经，翻到‘诗篇’第二十三篇，那里

说，‘上帝是我的牧者’。念吧，念慢一点。”

玛达莱娜念完这一篇，抬起头，发现女伴的眼珠已经不动了。她帮她合上眼皮，把手交叉放在胸前。她伏在被单下显得更加苍白、瘦骨嶙峋的女伴身上低声哭泣起来，深信上帝把监狱里最好的羔羊收回到他的羊群。

第二天，开始准备回到根勒公寓，她把费罗的圣经放在玛丽娅·奥古斯达给她的贝尼希奥的所有照片、剪报上面。突然她望着空中，暗自问道：

“唉呀，玛丽娅·奥古斯达最后怎样了呢？

判决以后，玛丽娅·奥古斯达来看过她一次，两人痛哭了一场。几个月后，玛丽娅·奥古斯达又来，告诉她要带着已经会说话的小贝尼希奥到瑞士去。到苏黎世后，给她曾寄来一张明信片，并祝她节日快乐。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音信。难道她一直和女儿住在那里？还是又无声无息地隐居在圣达·特雷萨的住宅？

同一天，得知她即将假释的阿吉诺·德·帕依瓦博士前来看望。博士更加消瘦，裹在那条蓝色围巾里还冷得哆里哆嗦。玛达莱娜问起玛丽娅·奥古斯达：

“大概死了。”老人的眼窝显得更加凹陷，“可我没有在报上看到邀请参加葬礼的消息。”

玛达莱娜大吃一惊：

“要是这样，她抚养的孩子大概和她在瑞士的女儿一起生活了。”

老人攥着围巾的一端，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大概是吧。”

沉默片刻之后，他又说：

“既然夫人坚持回到原来的公寓，我已经打电报给夫人的女佣，让她赶回里约，收拾一下房间。我希望这两天她就能回

来。我怕她有困难，给她电汇了车票。经夫人同意，她已经在外边呆了将四个月了。如果是我，我绝不会同意：背痛不应当到农村去治疗。可既然夫人让她去，我只能服从。夫人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经过多次反复，贝尼希奥博士的遗产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夫人您被排除在继承人之外。我没有为此提出上诉。何苦呢？夫人的父亲留下的那笔遗产已经足够了。既然够用，还有什么可争的呢？那孩子倒是运气不错。理所当然：他还要生活下去。但愿他要利用好那份财产。”

跟玛达莱娜告别时，他深深弯下腰，用衣领和围巾捂着干瘦的胸脯：

“您原先的司机后来为我的办公室开车，现在想回来继续为您效劳。在这八年里，他一直照看您那辆车，每星期到车库发动一次。他告诉我，那辆带篷车经过抢修，几乎像刚从工厂生产出来的一样。我不肯相信，所以今天乘它来这里了。确实好极了。后天下午司机来这里接您，放心吧。可惜，因为夫人不同意，我不能跟他一起来。”

玛达莱娜握住他那长长的手说：

“等您从别墅回来时再来看我吧。”

“我可以等夫人回公寓以后去郊外。这不费什么事，我甚至会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她回绝说：

“我和法布里希奥一起回去吧，啊吉诺博士。照我请求的做吧。那样我会更高兴。从别墅回来后再来跟我聊聊。”

他把身子弯得更低：

“按夫人说的办。”

他抬起白发苍苍的头，望着对方深沉的眼睛说：

“我能劝您一句吗？忘记过去的一切。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新的一天永远是新的一天。”

她没有回答，只是眼泪汪汪地微微一笑，看着他扶着木头扶手一步步走下楼梯，然后又回到牢房，坐在床沿上，交叉起双腿，两只手按着膝盖，思考起返回公寓的事来。应该回去吗？还是远离里约为好？她曾想过到家乡圣·路易斯去。离开那儿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她想在那所面对大海的二层小楼里度过一生。最后，拿定了主意：回到根勒住宅区的公寓。为什么要逃避自己的过去，逃避幸福的往事呢？她开始把要带的东西装进箱子里。

两天以后的下午，玛尔达嬷嬷过来告诉她司机正在监狱门口等她。玛达莱娜拥抱着修女，忍不住哭出声来。上午，她同难友们一一告别，把大部分用品分给了她们。在此之前，她已经和女狱警们和监狱长告了别。清早，她到小教堂做了弥撒，又围着院子转了一圈，看了看和费罗一起读圣经的地方，才郁郁不乐地回到牢房，脑子里回响着吹打树枝的风声和那个永远关不紧的水龙头滴答滴答的滴水声。

玛尔达嬷嬷提着几乎空空的箱子，玛达莱娜腋下夹着贝尼希奥的画像，沿着长长的走廊朝院子走去。到了门口附近，她转过身来，似乎在寻找自我，却惊愕地发现，在那一长排牢房前头，女伴们正在向她招手。

她喉头一阵哽咽，加快了脚步。直到几分钟以后，坐进汽车里面，才感到笼罩着整个城市的太阳光是那样刺眼。在监狱度过了整整七个春秋。七年前，在去法院的路上透过警车的小孔，最后瞥过一眼大街。现在，阳光下的一座座住宅，一幢幢楼房和一棵棵树木，都显得虚无缥渺，仿佛并非人世。一切都那么广阔，宽得无边无际。放眼朝汽车的前方看去，她感到一阵晕眩，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摇晃。后来，眼睛渐渐习惯了看远方的景物，才对一直沉默不语、从反光镜中观察她的司机说：

“你们一家都好吗，法布里希奥？”

“一个儿子死了，只剩下两个女儿，都已经是大姑娘了。妻子的腿病没有好转，但还能照顾两个女儿，尽管整天疼得哼哼个没完没了。”

一阵沉默之后，他眼里还带着惊奇的目光对玛达莱娜说：

“您胖了些，玛达莱娜太太。头发也白了。”

玛达莱娜点了点头：

“是啊，法布里希奥，到年纪了，人就发胖，再加上遭受折磨，也让人头发变白。一切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直到彻底变化到来，当然这要取决于上帝。”

红灯亮了，汽车停下来。等着绿色信号的人群急急忙忙从人行横道上穿过大街，从大街的这边走到那一边。后来，同样的场面一再重演，玛达莱娜突然想起监狱里费罗的歌声：

“去了……上帝的羊群去了……”

这里，仿佛有一位看不见的牧者指引着一群群同样的羊群从山峡走下来。羔羊聚到一起，然后各奔西东，接着又在喊叫声、嘈杂声、哨声、汽车的喇叭声中重新汇合到一起。

随着一阵长长的哨声，信号灯变了，汽车向前冲去，人群又不耐烦地挤在路边。玛达莱娜望了望人来人往的街道，觉得城里人比以前更多了。一些人死了，更多的人来了。正如费罗所说，羊群依然在挪动。

离根勒住宅区不远了，司机对她说：

“阿吉诺博士让我告诉夫人，他已经收到佣人的口信，说今晚儒蒂特一定到这里。如果夫人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帮忙，我就把大女儿带来，她手挺巧的。”

“不用了，法布里希奥，谢谢你。”

“她会非常高兴来的，玛达莱娜太太。”

然而，玛达莱娜已经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顾看克罗利亚

教堂、马沙多广场上的古树和通向根勒区的大街。她的心绷得紧紧的，屏住呼吸，瞪起眼睛远远望见了十字路口，望见了威严的中央大门、林荫大道、两边山坡上的高楼、还有桔林宫的一角，接着就是她那套公寓房间的窗口了。

来到门口，一只手抱着贝尼希奥的画像，拿着钥匙的另一只在颤抖。她闻到了长期闲置的屋子特有的气味。瞪大眼睛朝阴暗的楼道望了望，接着又摸着墙壁寻找电灯开关。电灯突然亮了，两边的壁镜霍然出现，金黄色的博物架及上面的青铜马耀人眼目，帕蒂纳里的名画和阿尔梅依达·儒尼奥的乡村风景格外鲜艳。

她肩头一用力，门打开了。她慢慢走进去，感到心脏在激烈地跳动。客厅里光线昏暗，家具和陈设线条模糊，她在楼道尽头停留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这新的环境，随后又摸索着墙壁，几乎要哭出声来。顶灯突然亮了，清冷的光辉立刻溢满整个大厅、黑木椅子、两套沙发、法国挂钟、两艘庞赛蒂的轮船、紫葳木制的沉重的桌子、波斯地毯一齐呈现在眼前。玛达莱娜盯着贝尼希奥的画像，在阴冷的灯光下，贝尼希奥正在朝她微笑。她难以自制，又一串泪珠从呆滞的眼睛里滚出来。

她哭着把贝尼希奥的画像放到钢琴上，然后过去把大窗户的窗帘拉开，接着摇动雪松木窗框上的把手，把百叶窗完全打开。花园的阳光漾进屋里，室内的陈设更加金碧辉煌，一幅幅油画更加鲜艳夺目。玛达莱娜把眼光转向旁边的小客厅和餐厅。她抽泣着走进餐厅，站在餐桌旁边她原先坐的椅子后面。贝尼希奥滑到地上之前，先是把头伏在这张桌子上。霎时间，那一幕清楚地浮现在眼前。她记得，当时大声呼唤女佣：

"儒蒂特！来这儿！快来呀！"

在女佣赶来之前，她把双手伸进贝尼希奥腋下，把他拖进了卧室：

“没关系，亲爱的，一会儿就好了。就会好的。只不过是一阵晕眩。医生马上就来。”

接着转身对前来帮忙的儒蒂特说：

“叫莫达·利马大夫，快点！快跑！看在上帝份上，快！”

她独自一人把贝尼希奥瘫软的身体抬起来，平放在床上，坐在他旁边，伏下身子，摸摸他的脸：

“饶恕我吧！我在这儿呢，是我呀，你的妻子。我已经不生气了。我向上帝发誓，再也不责怪你啦，醒过来吧！原谅我，可怜可怜我吧。喂，是我呀！”

她悲痛欲绝，拥抱着伴侣嚎啕大哭：

“我也不想活啦！世界对我来说已经完了！我要跟你一起走，贝尼希奥！让上帝把我一起带走吧！”

现在，她又回来了，回到了这所公寓，但已经成了个臃肿肥胖、满头银发的老妇，不知道如何度过上帝赐予的余生。在八年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忍受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现在，周围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她还能支撑着活下去吗？莫非这一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漠，由于自认为已经补赎罪孽而渐渐消失？

“只有上帝知道。”她轻轻叹了口气。

她在公寓里转了一圈，又回到客厅，感到稍稍轻松了一些。

在大厅和餐厅之间，又回想起曾决心从窗口跳下去的绝望情景。她朝阳光明媚的远方望去，公园里的树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下午的景色使她精神为之一振，靠近大理石窗台，往下张望，仿佛在寻找当年那两个追逐皮球的儿童。正是因为看到了那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推着童车的保姆，她才没有跳下去，没有结束苦难的一生。保姆现在在哪里呢？那个婴儿又是谁呢？两个男孩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当在草

地上玩球时，救了一条人命。这是上帝的旨意，还是偶然的巧合？

“是上帝的旨意。”她得出结论。

她仍然伏在大理石胸拦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大街，绷紧的脸上还是那副沉思的表情。最后，她舒展开双眉，把目光落到一位头戴绿色西班牙便帽，跟着一只大花狗、朝前面的大路边走去的先生身上，直到他们消失在公园的树荫里。

2

直到回来几天以后，玛达莱娜才能在宽敞的卧室里睡好觉。在她眼里，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宽阔。习惯了牢房里窄小的硬床板，睡在柔软的双人床上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甚至想搬到餐厅旁边的小卧室去住，那里有一张土耳其式的小床，和牢房的床倒有点相似。只是因为害怕看见不停观察她的儒蒂特那惊讶的表情才没有真的搬过去。午餐时，她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分明看到女佣用诡密的眼神观察着她使用餐具时两只手那犹豫不决的动作。她低下头，不得不承认：

“很多事情要重新从头学起，我的上帝！”

几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在住了多年的公寓里行动自如。不过，还常常为在屋里踱来踱去、无所事事而感到腻烦，有时还不得不强迫自己向儒蒂特发号施令，让她整理和打扫房间。

儒蒂特察觉到女主人的怯懦，俨然成了女主人，常常自作主张。一天晚上，女主人柔声细气地打发她干什么，儒蒂特先是惊奇地瞪大双眼，后来才点头答应：

“好，玛达莱娜太太。您说得对。我没有掸钟表，也没有用绒布擦椅子。等收拾完餐桌马上就去。请原谅。”

玛达莱娜的口气依然那样平静：

“谢谢你，儒蒂特。”

玛达莱娜跟新厨娘也处得融洽，像当年贝尼希奥在世时那样教她该怎么做。她执意要为监狱的女伴们做点有益的事——不过她不想以个人的名义，因为她不愿意把自已的名字跟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为此，她和阿吉诺博士进行了一次长谈。阿吉诺博士手里拿着一摞单据一项一项把帐目报完，说她的财产状况良好。

“我已经说过，”玛达莱娜强调说，“这几年，我的生活变化很大，从绝望变为深沉，渐渐克服了心中的气恼，把命运交到上帝手里。先生刚才说，我的收入远远大于开支，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我死以后，没有儿女继承遗产。活人和死人是一回事。我想请先生考虑一下处理我的财产的办法：一部分用于我生前；另一部分留给我死后。我曾想用贝尼希奥的名字设一项大奖，可担心这样做会弄得沸沸扬扬，有沽名钓誉之嫌，这绝不是先生眼前的玛达莱娜的初衷。后来，我又有个想法，觉得不错。如果我把财产用来教育女犯人的孩子们，您认为如何？”

“好主意！”老人赞许道，“太好了！”

“既然先生同意，我也希望您跟监狱里一位修女商量一下。她是我的好朋友。”

阿吉诺博士竖起被香烟熏得发黄的食指，眼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

“是玛尔达嬷嬷？”

“对，是她。第一步，您仔细考虑这个方案，然后，再去和她谈，要绝对保密。”

她停顿了一下，等着老人点着熄灭了的玉米叶卷烟：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个问题，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套公寓。先生看到了，这套房间只住一个人实在是太大了。在这里，我必须雇两个女佣，一个不行。这太过分了。当初我决定回到这里，是因为觉得在这四壁之内能唤起对幸福的往事的回忆。今天，我仔细想了想，改变了主意。我一人住在这里，没有孙子孙女们在这些大厅和走廊里玩耍，那我就太自私了。于是，我决定：一旦哪个小一点的公寓空出来，我就搬走，最好是在桔林区或卡特德区。有一间卧室、一个客厅，还有佣人的房间就足够了。我想，在归天之前，我不需要更大的空间了。”

就在这天下午，黄昏时分，静悄悄的公寓里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她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心不在焉地望着从公园的树梢上飘到窗前的彩色云霞，双手搭在一本马沙多·阿西斯早年的小说上，等着儒蒂特去接电话。几天以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辰，她自己拿起听筒：

“喂？”

话筒里立即传出埃梅琳西安娜太太那尖厉的声音：

“是你吗？已经回到了犯罪现场？真是不可救药。可惜巴西没有绞刑架和断头台对付你这类案子。十六年的美好时光，可你只享受了八年就回来了。阴险狠毒，寡廉鲜耻！”

玛达莱娜不动声色：

“夫人说完了吗？莫非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好，听我说。对我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何苦来呢？我对您的咒骂无动于衷，并且不止一次请求上帝饶恕夫人的坏脾气。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是我在说话，我已经耐心地听完了你的咒骂啦，所以您也得听我说说。夫人已经到了准备去见上帝的年龄了，想想该怎样请求上帝饶恕您干的坏事吧。至于我，我已经原谅

您了。”

老太婆更加激愤：

“杀人犯，还对我讲解伦理道德？岂有此理！您要知道上帝的法律不是对付我的，我没有杀死过任何人！是对付你的，玛达莱娜。你应该入地狱，让魔鬼拿火把烧你！你这样的灵魂无可救药！”

现在，电话铃又响起来，玛达莱娜继续坐在那儿，把手指插进小说里，等着儒蒂特去接。莫非又是埃梅琳西安娜夫人？

过了一会儿，女佣说：

“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夫人。她要和您说话。”

玛丽娅·奥古斯达？一直没有听到她的消息，玛达莱娜还以为她已经死了呢？她激动地站起身，没有坐到电话机旁的摇椅上，站着接过话筒：

“玛丽娅·奥古斯达！我太高兴了！”

对方的声音有气无力：

“到监狱里去了一趟，听说你已经回家了。祝贺你。我想和你谈谈。今天不行了。最近我稍微一动就累得要命。去了一趟监狱，就把我累坏了。明天下午我去你那儿，我们一起喝杯茶。一杯清茶。只是我们俩。”

“来吧，我等着您。”

第二天下午，玛达莱娜让儒蒂特把一套中国瓷器放在小客厅的时钟架旁的圆桌上，等待客人到来。

门铃刚刚一响，玛达莱娜不等佣人去开门，自己便迈着稳健的步子穿过走廊，拉开安全门链。站在前厅中央望着她的是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柱着拐杖的老太太。

“不认识我啦？”

“当然认识，玛丽娅·奥古斯达。进来吧，又见到您，真高兴。怎么，柱拐杖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走在前面，步子缓慢而艰难，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

“我快完啦，玛达莱娜。前天，为了要在这两天干点事情。不得不输一次血。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玛达莱娜搀着她走进客厅：

“别这么说。上帝知道我们该活多久。来，过来，坐在这把椅子上。”

坐下之前，玛丽娅·奥古斯达朝公园方向看了一眼：

“风景不错，阳光也好，空气新鲜，一片翠绿。”

她把目光停在贝尼希奥的画像上：

“和我家里的那幅一模一样。我看依斯莫罗维奇是画了两幅：一幅给我，一幅给你。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线条，同样的色彩。哪一幅是原作？我的那幅，还是你这幅？”

她笑了笑，仿佛要掩饰因发现丈夫新的不忠行为在嘴角露出的不满：

“我们的贝尼希奥总是这样……”

她敛起笑容，屏住呼吸，颤抖的双手紧紧抓住椅子扶手，两边太阳穴上渗出汗珠，脸色更加苍白，仿佛疼痛难忍。

玛达莱娜赶忙问道：

“你不舒服吗？要给您拿杯水吗？还是喜欢喝茶？”

“茶。”玛丽娅·奥古斯达说。

她用颤抖的手把茶杯送到发青的嘴唇边，抿了一口，接着又抿了一口，随后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

“我和死神周旋了好几年了。自从几年前在瑞士作了手术以后，就一直没得安宁。我在苏黎世住了一阵子，整天求医治疗。后来又作了两次手术。几年的挣扎，得到的只是延缓最后的毁灭。上星期，我又从苏黎世回来了。这次再也不能作手术了。医生坦率地对我说过了。我至多能再活上几个星期。女儿

不想让我回巴西，可我想死在这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次和你会面。”

看到女佣过来，她说：

“关上那扇门。我想和你单独谈。”

玛达莱娜打个手势让女佣走开，关上门，心里很是纳闷。她难以相信，眼前这个面无血色、骨瘦如柴、瞪着两只火辣辣的大眼睛盯着她的竟然是玛丽娅·奥古斯达。可怜的玛丽娅·奥古斯达，脸上笼罩着死人般的铁青色，只有长长的睫毛下的瞳孔还闪烁着生命的光芒。

玛达莱娜转过身来，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

“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从提包里取出一张两面写满秀丽字体的纸递给玛达莱娜：

“请读一读。我估计你会大吃一惊。今天上午，我的律师陪我把另一份考贝交给了你认识的鲁卡斯·贝雷格利诺警长？现在，我想让你看看。看完之前什么也不要对我说。”

玛达莱娜心情有点紧张，赶忙四处寻找眼镜，最后在博物架上找到了，原来放在了马沙多·德·阿西斯小说的旁边。她好容易才把眼镜腿插到耳后，把垂下的两绺头发都弄乱了。

玛丽娅·奥古斯达双手支在拐杖把上，专心致志地看着玛达莱娜的目光在纸上飞快地移动。

看完一面，玛达莱娜迅速地翻过来。她脸色发紫，呼吸急促。然后，双手垂到胸前，抬起困惑不解的眼睛望着玛丽娅·奥古斯达，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玛丽娅·奥古斯达急切地问：

“全看完了吗？”

霎时间，惊愕、愤怒、迷惘和痛苦一齐涌上玛达莱娜的脸庞，她怜悯眼前这位老人，只见她双手抱着拐杖把，下巴倚在

手背上，脸苍白得像是一张纸，眼泪在凹陷的脸上不停地流淌。

“看完了。”她终于说出了这一句话。

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接着说：

“我当时还以为贝尼希奥是自杀，由于我的过错而自杀。所以，我一直坚持承认犯下了这桩不是我犯下的罪行。”

玛丽娅·奥古斯达垂着眼皮：

“你头脑里从来没有闪过我是凶手的想法？”

“从来没有，只想着贝尼希奥是自杀。每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总是说要自杀。”

玛丽娅·奥古斯达抬起头：

“他是我杀死的。”

她塌着肩，对着一动不动、仿佛是雕像般的玛达莱娜，一会儿抬起眼睛，一会儿又垂下目光，有气无力地慢慢叙述着：

“你不会不知道，当时贝尼希奥已经毛病在身，是我让他提前死的。我干这件事不是为了报复你，而是为了报复我的外甥女弗拉维娅。她被扒得精光、吸毒成瘾，被扔到我家门前，我收留了她，而她却成了他的姘妇。我知道她只想从他那儿攫取钱财：确实，她得到了一套豪华的公寓，还有首饰、巴西银行的股票，并且把她写进了遗嘱。我曾设法让贝尼希奥睁开眼睛，可惜为时已晚：他爱上了她，爱得神魂颠倒。他最后一次去我家午餐时，他甚至对我说，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就不再回那里。‘这是真话，夫人，我不再回来！’他就是这样说的，当着我的面，望着我说的。我气昏了头，但还能装出很坦然的样子。我家里有一瓶毒药，那是他在古拉特时期准备下的，打算一旦共产主义获胜他就自杀。还记得那些毒药吗？就是跟他调节心律的药相似的药片。坐到餐桌上以前，我去取了一片。贝尼希奥刚吃完药，我用手指夹着毒药对他说：‘你把这片药掉

在台布上了，'我亲手把毒药放进他的药瓶里，后来他把药瓶放进了上衣口袋里。”

她停下来，喘息着，仿佛随时可能憋死。她用手帕擦了擦前额：

“我当时确信他已经和弗拉维娅一起生活，估计两个人一起用餐时，贝尼希奥会吃药，会吃错药当场死亡。电台、电视台一报道他死的消息，我就给拉瑟达办公室打了电话，提出了对这一投毒案的怀疑，但没有报我自己的姓名。当时州长已经知道这一点，不知是谁提出来的。”

这一席话又累得她精疲力尽，不得不又停顿了一会儿，垂下头，呼吸困难，鼻翼翕合。她低着头继续说：

“几个小时以后，我才知道估计错了，贝尼希奥没有死在路易·巴尔博萨大街，而是这根勒公寓，和你在一起。第二天，从收音机的特别节目里听到你承认给了贝尼希奥一片毒药，把他毒死了。我惊诧，茫然，不知所措，对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莫非得知他贝尼希奥用弗拉维娅取代你时，你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偶然的巧合还是思维传感？还记得我去监狱看你时，给你带去的那一包剪报和贝尼希奥的照片吗？我本想看看你是不是肯向我坦露胸怀，但始终没能谈起这个话题。直到开庭审判，桑巴奥博士为你辩护，说贝尼希奥是自杀身亡，我才坚信你的清白无辜。我记得，当时我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不漏掉律师的任何一句话，一个佣人甚至来敲我的门，担心我出了什么事。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怜悯你，所以又去看望你。”

玛丽娅·奥古斯达又停顿了一会儿，擦了擦额头，擦掉眼里和脸上的泪水，然后才开始说话，声音极低，玛达莱娜不得不靠近她才听得清楚：

“就在最后一次看望你那天的晚上，我去了苏黎世，在那

儿作了第一次手术。住院以前，我就写下了你刚才看过的这份供词，放在文件袋里，用腊封好。一旦我死在手术台上，就由我的女儿设法呈交里约热内卢警察局局长。回到巴西以后，我担负起抚养弗拉维娅的儿子。我想，尽管你在贝尼希奥之死一事上清白无辜，但你毕竟夺走了'我的'丈夫，于是就把这份供词和遗嘱放在一起保存下来。"

她抬起头，盯着玛达莱娜：

"这是因为，在上帝和世人眼睛里，贝尼希奥是我的丈夫。自从你把他从我身边夺走后，我每星期只能见他一次，并且这一点点可怜的权利还是低三下四从你那里恳求得到的恩赐。请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玛达莱娜。我并非那种许多人——包括我的女儿和女婿——以为的冷酷无情的女人。不，我也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也是上帝用同样的泥土捏成的。所以，思来想去，最后觉得你也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汗水从干瘪的脸上流下来。她呼吸更加急促，胸部激烈地起伏，默默地望着脚下，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仿佛稍微轻松了一些：

"现在，我确信我活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决心在如此漫长的沉默之后供认一切。今天上午，我到警察署拜访了鲁卡斯·贝雷格利诺博士。他听完招供以后，考虑到我健康状况严重，准许我回家。的确，我曾两度休克，不得不接受抢救。幸运的是，下午总是好过些。我已经留了一份你刚看过的材料给鲁卡斯博士。目前，我急于解决孩子的问题。玛达莱娜，这孩子要留给你抚养。"

看到对方表情惊诧，她接着说：

"对，留给你抚养。"她重复了一句，"小贝尼希奥不习惯跟我女儿在瑞士生活，和我的外孙们更合不来。我两次企图把孩子留给她，但都没有成功。在返回巴西的旅途中，我终于

找到了个解决办法。抚养小贝尼希奥，你是再合适不过的人了。在你这套公寓里，地方宽敞、空气清新，有人爱抚。我完全相信，在这里他能得到爱抚。有你这样好的人照看，我死也安心了。我同阿吉诺博士和你的律师桑巴奥博士通了电话。此刻，他们大概正在处理此事，做出让贝尼希奥跟你一起生活的决定。”

她环顾左右，寻找时钟：

“怎么，已经五点钟了？”

餐厅的大钟仿佛正等待这句问话，恰恰在这时候响起来。两个人默默地听着。钟声不紧不慢地响着，余音在整套公寓里萦回。

“五点钟了。”玛丽娅·奥古斯达重复了一句，“管家已经到桔林区的一所学校去接小贝尼希奥了，我让管家把他带到这儿来。你会喜欢他的，一个非常招人喜欢的男孩。”

两人默不作声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表情严肃，精神紧张，单等着响起门铃声。傍晚的霞光渐渐从客厅消失。玛达莱娜刚要站起身打开博物架上的台灯，门铃突然尖利地响起来，她打开走廊的门，举起手快步走出去开大门。大门一开，迎面是一位清瘦的金发女人，手里拿着个革制提包：在她面前站着的小男孩瞪大眼睛望着玛达莱娜，仿佛想认出她是谁。

金发女人对犹豫不定的孩子说：

“跟夫人说话呀！”

玛达莱娜伸出冰凉的手。孩子笑了。她朝孩子走过去，孩子朝她走过来。在这一瞬间，玛达莱娜心中积郁的痛苦突然消散，似乎贝尼希奥本人正朝她走来，这个贝尼希奥的眼神和钢琴上那幅画像上的贝尼希奥一模一样。

里约热内卢　1980年4月29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默默的招供
作者＝（巴西）若苏埃·蒙特罗著喻慧娟译责任编辑　瞿洪斌
页数＝２６２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６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０３月第１版